

综 述

一、关于发起两淮战役的战略谋划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命令我军只能“原地驻防待命”,不让我军接管敌占城市;另一方面把大批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命令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对我军的反攻作“有效之防御”,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我方解放区“推进”。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于8月22日指示全军,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24日,毛泽东又专电指示华中局,要求“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并强调要“一切作持久打算”,“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四军3师部队集结主力奉命西调,除留10旅仍驻苏北以外,7旅、8旅部队全部集结于津浦路西,会同2师部队,准备向蚌埠以南的明港、浦口、南京方向前进,阻击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的东犯。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无暇他顾,我军主力部队虽守株待兔,却会失去肃清根据地内残敌的有利时机。于是3师师长黄克诚和2师政委谭震林联名向华中局提议,3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行西调。

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接到报告后,从短期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增加筹码和国共两党极有可能出现的长期对峙局面两方面考虑,同时

也为了避免出现主力部队陷于无事可做的被动局面,于9月5日致电新四军军部的张云逸和饶漱石:“将三师部队(或再加二师之一部)抽调集中,扫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军部接电后,明确授命3师发起两淮战役,进行扫清苏北敌伪的作战。

二、战前的具体形势分析及战斗部署

3师在黄克诚给华中局送报告时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两淮战役的准备工作,7旅、8旅继续西调,10旅旅长刘震率部从洪泽湖东侧的高良涧、蒋坝等地出发,向淮阴推进。同时安排了先扫清外围敌人,将淮阴城包围的行动,并让作战部门抓紧侦察摸清地形及城内敌人的情况,迅速制定攻城方案。淮海军分区新2团、师特务团、苏北地方武装射阳独立团和淮阴、涟水警卫团,在接到命令后也都按指令从南、东、北三面配合向淮阴逼进;淮安、涟东独立团等担负着对淮安的警戒和包围。

“两淮”地区的人民群众听到新四军将攻打“两淮”的消息后,立即踊跃支援前线,地方上组织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和几万人的担架队。为了让部队便利过城壕,上万民众在3天内挖通15公里水道,放干城壕里的水。妇女们赶做军鞋,地方医院增设病床,文艺工作人员连夜赶排节目,全社会都行动了,四面八方汇聚成人民战争的海洋。

淮阴、淮安是两座历史古城,也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到淮阴,1939年为日军占领后,又成为日军的屯兵要地。6年多来,对淮南、淮北、苏北、苏中根据地“扫荡”之敌,均以此为疏集中心,形成分割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联系的一大障碍。两淮相距17公里,皆面对运河,水深城固。淮阴城高8米,城上工事完备,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了地堡,城四周在运河及护城河等

屏障的基础上,还增设了鹿砦、铁丝网,城外围还增设卫星据点,形成纵横十余里、以城墙为骨干的严密的城垣防御体系。守敌潘干臣部有3个正规团,加上淮阴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武装,共有9000余人;淮安位于运河东岸,城墙长约两公里,墙高12米,城内和四周河渠纵横,易守难攻,被称为“铁打的淮安城”。日军在淮安统治期间,不断增修加固防御工事,在城墙顶上建有炮楼和射击掩体,在城内十字街口和指挥所附近筑有地堡,设置了障碍,驻守城内的伪旅长吴漱泉摇身变为“国民党淮安独立旅”,有5000多守军。

鉴于此,两淮战役就成为一次非同以往的极其艰巨的攻坚战。抗战以来,我军大量采取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攻坚战极少,负责这次两淮战役主攻任务的3师大部分主力还是第一次执行县城以上坚固城防的攻坚战作战任务。对于进攻方来说,攻坚战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战斗方式,防守方凭借防御力量和集中的火力能够予以进攻方重大杀伤,而进攻方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火力方能取胜,且一般情况下伤亡损失也比运动战要高。要取得攻坚战的胜利,高水平的指挥非常重要,两淮战役也正是灵活使用了多种战术相结合,在缺乏攻坚经验的情况下,以极小的代价,在短时间内夺取了淮阴、淮安两座城池,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于硬朗的强攻之中,闪现出战争智慧的火花。

三、战时攻势迅急如电勇猛如虎

9月6日,一切准备就绪,华中局同意攻打两淮的电文也传达到了3师。下午2时,原计划的攻城时间一到,城东北角下预埋的一棺材炸药引爆,城墙东北角被炸开几米宽的缺口,对我军攻城威胁最大的炮楼被炸毁,守敌一部被压在倒坍的炮楼下面,附近的敌人也被震昏。28团1营突击分队利用这个机会一拥而上,仅5分钟即登上城头,在东门城头上插上第一面红旗。尔后沿水门后街向西发展进攻,2营由东门两侧地段与1营并肩突破,其余各部也分别从不同方向突破、纵深穿插,切割敌人阵型。各炮兵部队分别在城外有利地形上选

择阵地,负责压制突破地段敌前沿火力点,掩护部队突破。第28团第2营在突破城墙后,在一名理发师的带领下,如疾风般直插敌师指挥所,一路势如破竹,冲击扫荡沿途守军,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抵达指挥所,击毙伪军首领潘干臣,并将敌师参谋长活捉,迫其下令全城守敌停止抵抗。各路人马都攻入城后,因为伪军各团已接到停止抵抗的命令,也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于是战斗进程大为缩短,我军取得了在1小时30分钟内全歼淮阴守敌9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淮阴攻坚战顺利进行,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指战员,7旅、8旅主动要求接下攻打淮安城的任务。根据淮阴之战的成功所积累出的攻城经验,9月22日,新的战斗打响,7旅19团、20团从城东南和南方突破敌城墙一线防御,并向敌纵深突击,快速歼灭了敌人。8旅24团和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独立团,也从各个方向突破敌城防,并迅即向敌纵深穿插,对敌实施分割包围。战至10时,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敌被切割成相互孤立的几块。伪旅长吴漱泉、伪专员李云需带领残部200余人,依托钟鼓楼及楚王殿工事顽抗,我军集中各部队向其发起猛烈冲击,经30分钟激战,将其全歼,吴漱泉被击毙,淮安城顺利解放。从早上8时正式开始攻城,直至下午15时取得胜利,我军只花了数个小时,而真正激烈战斗只有两个小时,号称“铁打的淮安城”就被顺利攻克,全歼守敌。至此,两淮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四、强大的政治攻势作用显著

两淮战役中的宣传工作,也是前所未有的,对战役的推进和战果的巩固功不可没。在战前,针对伪军的防守,我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策略。军事上紧缩包围,控制要点,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开展宣传攻势。每到晚上,枪炮声停止,新四军战士就会拿着土喇叭,隔着城墙对着城内喊话:“伪军兄弟们,不要再替潘干臣卖命了,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此外还利用弓箭、风筝将传单、宣传品送到

城里,间接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在经济上则主要是封锁敌人,以防止粮草进城。新四军部队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强有力的攻势,给守城伪军带来了不可抗拒的破坏力,伪军内部军心动摇,出现了分化,有的认为继续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开始蠢蠢欲动。

参与两淮战役宣传工作的团体众多,根据统计,当时直接参与宣传的共有400—500人,他们组成了庞大的宣传工作队。其中地方上有宣传队、青年工作队、淮宝女工队;部队上有宣传队、宣传组、文工团;新闻报道方面有淮海报社、盐阜报社和新华日报苏北分社记者组成的记者团,其他的还有苏北文工团、新安旅行团等文艺团体。攻城之前,各宣传工作团体来到即将开赴战场的部队中进行鼓动宣传,他们通过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表演花鼓、大鼓等战士们喜闻乐见的节目,来激发大家的斗志。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到哪里,宣传队伍就到哪里;民工们到哪里,宣传队伍就到哪里。在枪林弹雨中,不放弃夺取每一个宣传阵地。在淮阴之战中,28团宣传队在部队攻入十里长街和攻打东城门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传单、墙报贴上了墙。部队步步战斗前进,他们也步步前进战斗,鼓舞着战士们旺盛的斗志。在火线上,对敌宣传工作也创造了不少范例,无疑是对削弱敌伪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宣传工作者们在东门的阵地上升起了大幅的活动标语。他们利用船桅杆与滑车,把芦席做成的活动标语高高吊起,像拉洋片一样,系统地一张一张拉给伪军看,让伪军们看得清清楚楚,使伪军们知道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火线上的喊话工作也做得很好,在制高点上筑起了广播台,对伪军官兵进行形势教育、民族教育,启发伪军官兵的觉悟,号召在火线上起义,号召伪军官兵在我军攻城时停止抵抗,枪口朝天放,躲到老百姓家里去,减少伤亡,这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五、战役的影响

两淮战役既是第3师在苏北地区对伪军进行的最大一次战役,也是3师在华中5年多的艰难抗战中的最后一次战役,此役共歼伪军1.5万余人,缴获炮15门、轻重机枪180余挺及大量军用物资。此战役,不仅解放了两淮地区的人民,而且使部队得到了锻炼,获得了大兵团攻坚作战的宝贵经验,还给予其他各孤立据点之敌以极大震撼。陈毅军长在祝贺专电里说道:“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拼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的确,两淮战役及之后的一系列胜利,使得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华中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为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的设立创造了条件,让两淮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的一年多时间成为华中政治经济中心。

目 录

综述 (1)

史料选编

新四军致华中各地日寇通牒 (3)

新四军政治部命令 (4)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日本投降后华中两大任务的部署致各区
党委、地委电 (5)

苏北行政委员会发布通令 (6)

新四军政治部告伪军、伪组织官兵书 (7)

苏北军区司令部兼新四军三师司令部、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发出
联合通牒 (9)

苏北解放区发表《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自新条例》 (10)

苏北解放区发表《严惩叛国汉奸条例》 (11)

毛泽东关于抗战胜利后党的方针及华中战略任务致饶漱石等电
..... (12)

建议主力调回路东夺取铁路一段并以一部扫清苏北、苏中敌伪
据点的报告 (13)

刘少奇关于集中部队扫清苏北日伪据点致张云逸、饶漱石电
..... (15)

李一氓、曹荻秋同志代表苏北全党及人民向解放淮阴全体指战员 慰问	(16)
命令	(17)
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统一解放淮安部署致苏北军区电	(18)
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发表淮阴战役首次公报	(19)
八旅贺电	(21)
新四军第三号作战公报(节选)	(22)
军首长嘉奖电令	(23)
第三师淮安城作战公报	(24)
围攻淮阴城我军突入城占领十里长街俘伪军中队长以下二百余人	(25)
淮阴五千余名之后勤大队涌上前线服务	(26)
伪二十八师拒降 我军攻入淮阴	(27)
战士与群众	(28)
王凤山大炮队出发淮阴参战	(30)
苏北我军收复淮阴	(31)
淮阴管委会成立	(32)
我军进入淮阴城关以后	(33)
创迅速解决战斗光辉范例 我军英勇攻克淮阴经过	(35)
淮阴战役中我毙俘伪九千余	(37)
解放后的淮阴一瞥	(38)
淮阴之战	(39)
淮阴战斗中的四支一、三连	(44)
战斗拾零	(46)
两小时的总攻击国旗插在淮阴城上	(48)
九月六日	(49)
攻城的模范连队——二十八团二营第四连	(51)

炮兵们	(55)
在南门	(57)
攻城前后的宣传工作	(59)
一切为了前线	(61)
淮阴群众慰劳前线	(64)
万余群众欢呼胜利 清江市庆祝大会	(65)
铁的一、三连 血的第二班	(66)
淮阴解放后第八日——苏北文工团上演“淮阴之战”	(69)
英勇的八连	(70)
华中我军解放淮安城	(72)
洋油栈俘虏营的一角	(73)
淮阴六塘区庆祝清江大胜利	(75)
解放淮阴淮安搏斗时 文化工作者涌上前线	(77)
苏北首次光辉战绩 我军一举攻克淮阴城	(78)
重建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亭碑记	(79)

亲历者回忆

忆两淮战役	黄克诚(83)
解放两淮	洪学智(90)
忆淮阴城攻坚战	刘 震(95)
回忆淮阴解放	李一氓(107)
攻打淮城	胡炳云(109)
收复淮阴城	李广涛(111)
第一次解放淮阴城	吴 觉(119)
突破东门	张 峰(122)

攻城不怕坚

- 忆淮阴城南门攻坚战 郑贵卿(127)
- 机枪在吼叫 谢有才(135)
- 打东门点滴 朱勤昌(141)
- 解放淮阴城片断回忆 王士英(143)
- 忆打南门 左霞树(147)

战西门

- 淮海新2团西门战斗追记 (149)
- 淮阴城内的号声 李太学(152)
- 北门战斗 史成章(154)
- 攻打北门回忆 王凌洋(157)
- 解放淮阴城的日日夜夜 左林(159)
- 活捉伪团长戴贤三 侍伊本(164)
- 攻城后的“攻心战” 朱振武(166)
- 走向人民军队前后 孙正奎(171)
- 战火中的记者团 章南舍(176)
- 淮阴战斗中的仁慈医院 陈再生(178)
- 淮安城攻坚战的亲历者郭宗元 王卫华(181)
- 解放淮安城 杨大成(185)
- 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 悼念为国捐躯的战友 郭琦(190)

专题与研究

两淮战役纪实——纪念两淮第一次解放70周年

- 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195)
- 刘震率部攻克淮阴 白茅(205)
- 洪学智与两淮战役 郭家宁 马婷(211)

目 录

- 两淮战役的指挥艺术 耿 宣 刘臣林(217)
- 试论两淮战役中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其作用
..... 刘臣林 成 静(224)
- 两淮战役中的攻心战 陶洪仁(230)
- 关于 1945 年淮阴城攻坚战史料的两点考证 马 婷(238)
- 铁血清江 孙栋廷(243)
- 淮安战斗 (263)
- 淮阴战斗的一般情况
..... 中国人民解放军 81043 队政治部供稿(265)
- 淮阴城攻坚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16 师供稿(271)

为烈士正名

- 关于请求为“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出具证明的报告 (277)
- 关于徐佳标烈士相关情况的复函 (278)
- 寻找,给战斗英雄以烈士之名 (281)
- 舍身堵枪眼的英雄何时真正拥有“烈士”称号 (286)
- 堵枪眼英雄荣登“烈士英名录” (289)
- 关于徐佳标烈士的证明 (291)
- 用身躯堵枪眼的钢铁战士
——纪念战斗英雄徐佳标烈士牺牲 64 周年 郭 琦(292)
- 关于徐佳标被确认为革命烈士的前前后后 郭家宁(297)

附

- 淮阴之战(五幕七场历史报导剧) (305)

史料选编

新四军致华中各地日寇通牒

1945年8月11日

(一)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驻地听候处置。

(二)将一切武器、交通工具、军用器材及所有物资于二十四小时内全部交附近之本军部队,不得有任何损坏,亦不得交于本军以外任何方面。

(三)对中国人民及盟国俘虏,不得有任何损害行为。

(四)派代表到就近本军部队接洽。

在日军遵行上列诸项后,本军即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以生命安全之保障。如违犯任何一项即视为敌对行为。本军则予坚决消灭。

(选自《新四军文献5》)

新四军政治部命令

1945年8月11日

(一)伟大胜利的日子已经到了,我们要坚决勇敢地完成党所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二)进占各城市,解放一切沦陷区,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阻碍。

(三)解除敌伪武装,摧毁一切伪政权,如有抗拒,则坚决消灭他。

(四)坚决执行命令,服从统一指挥,严肃军纪,整顿军容。

(五)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不枪杀虐待。

(六)进入城市和新地区要正确执行政策,保护各阶层人民利益,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安定社会秩序,保护私人企业,保护一切公私建筑物,不许损害群众一针一线。不许乱没收东西,严格执行公平买卖,尊重各地民情风俗。

(七)帮助沦陷区武装起来,并建立民主政权。

(八)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防止骄傲,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向兄弟部队学习。

(选自《苏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日本投降后华中 两大任务的部署致各区党委、地委电

1945年8月12日

各区党委、地委：

一、日本投降后华中两大任务：一为争取伪军，缴除敌伪武装，收复我军包围线内各城市与交通要道；二为准备应付内战到来。

二、为完成上述两大任务，我各师主力应集中江南与津浦线，准备击退顾祝同、李品仙、何柱国之来犯。

三、各师主力机动后，应广泛发展民兵、扩大地方军，提高地方军到主力条件，做到依靠地方军与民兵担任地方警备。

四、各地应进一步组织群众，大批训练干部，加强财经粮食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各部队机动时，应特别严明纪律，注意加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与各兄弟兵团间的亲密关系。

华中局

八月十二日

(选自《新四军文献5》)

苏北行政委员会发布通令

1945年8月13日

日寇最后投降条件虽尚未签定,但最终命运已经显然。我苏北各城收复在即,特规定城市收复之日,各县县政府原划定区域有县城在内者,应即迁回执行善后及复兴工作,淮海区板浦应由灌云县政府迁入,众兴应由泗沭县政府迁入,沭阳城应由沭阳县政府迁入,淮阴城应由淮阴县政府迁入,盐阜区涟水城应由涟东县政府迁入,盐城应由盐城县政府迁入,淮安城应由淮安县政府迁入,所有上述各城市之区长……淮海区县政府应即动员县队、区队民兵配合主力收复各该城市。

(原载《苏北报》1945年8月13日)

新四军政治部告伪军、伪组织官兵书

1945年8月15日

伪军、伪警、伪组织的官兵们：

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你们弃岸奔明重返祖国怀抱的最后机会也到来了。

八年以来，你们误入歧途，特别是受了国名党反动派“曲线救国”的欺骗，给国家民族以严重危害。今天祖国已经翻身，想你们抚今追昔，悔恨之情当难以言宣。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凡为同胞均加爱护。过去已有不少的伪军向我反正，我们即备加优待，与之并肩作战，此种事实，你们当知之甚稔。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却又用花言巧语来再次陷害你们，要你们重为他们的爪牙，继续反民族、反人民的罪行，你们千万不能一错再错，自找绝路了，因此我们要求你们：

一、立即停止一切抵抗，并立即派人到附近本军部队或民主政府接洽，在日本投降未签字前率部反正，以便得到不改编、不降职、不编散部队三大保证。

二、如果在日本投降签字前不投降，即须全部缴除武装，将一切武器弹药、军工器材、粮食仓库全部交出，不得有移动、破坏、出卖等情事，并不得交与本军以外之任何方面。

三、如敌军还不投降或仍图顽抗，你们即应单独或会同八路军、新四军加以镇压，逼其缴械，对地方治安与金融市场应负维护之责。

四、如拒绝投降缴枪，本军当予以坚决消灭。

伪军、伪警、伪组织官兵们,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建功赎罪的机会了,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光荣反正过来,与本军亲密携手,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新四军政治部

(选自《新四军文献5》)

苏北军区司令部兼新四军三师司令部 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发出联合通牒

1945年8月15日

一、日本已接受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已发布告伪军投降改编条件。

二、本师、本委员会特通牒苏北各区伪军伪组织:甲、应即限期(10日内)向附近本师部队或专署、县政府接洽改编,本部可保证其生命及部队建制;乙、如拖延时日,负隅顽抗,本师当即以武力强制解决,伪军官佐,当不给予参战俘虏之待遇;丙、如伪军小部队对其上级之逆顽加以反抗,自行举义反正投入本军者,当特加奖励;丁、伪组织人员,应将典守资财款项文件,向附近县政府接洽缴出待命,当予宽大。如肆意破坏,乘机窃取,定行严办,时机紧迫,希即猛醒,求取自新之道。

令出法随,毋遗后悔,特此通牒。

(选自《苏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

苏北解放区发表《处理伪军 伪组织人员反正自新条例》

1945年8月23日

苏北解放区在《淮海报》上发表《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自新条例》共十三条,对伪军、伪保安队、伪警察及伪党、政、特务机关之官兵人员的自新政策与办法,作了具体的规定。基本精神是:凡伪军、伪组织之人员,不论其投敌原因,出于自动或被迫,不论其出身、成份、隶属党派,及投敌时间之长短,或犯有破坏政府法令、破坏抗日军队、杀人等重大罪行者,凡能决心悔改,立功赎罪,一概不究既往。凡投诚反正且有功绩者,分别予以奖励,并准恢复其公民权。条例规定办理反正自新之机关,为苏北各地县以上各政府与部队团以上各级政治处,及新四军各级联络处与办事处。

(原载《淮海报》1945年8月23日)

苏北解放区发表《严惩叛国汉奸条例》

1945年8月23日

苏北解放区发表《严惩叛国汉奸条例》，条例规定：为严密组织调查叛国汉奸一切罪行起见，专署以上行政区建立调查叛国罪犯委员会，委员会由参议会、政府、军队政治部，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新四军办事处或联络处、司法机关、专署以上公安局代表十一人组成；委员会下组织人民法庭，接受人民控诉，举行人民公审或缺席预审。条例规定惩办的对象是：凡伪军伪组织人员，不遵守本区《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自新条例》履行反正自新，或经过历次劝告警告，仍然冥顽不化，继续破坏抗战，或表面接受秘密抗战任务而阴奉阳违，玩忽宽大政策者，概依本条例办理之。条例规定惩治办法为没收或代管其财产直到处以极刑。

(原载《淮海报》1945年8月23日)

毛泽东关于抗战胜利后党的方针 及华中战略任务致饶漱石等电

1945年8月24日

饶、张、赖并转粟、叶^①：

各电悉。

- 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
- 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 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
- 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
- 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 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 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 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 九、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选自《新四军文献5》）

^① 指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粟裕、叶飞。饶、张、赖，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政治委员、副军长、参谋长。粟、叶，当时分别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

建议主力调回路东夺取铁路一段并以一部 扫清苏北、苏中敌伪据点的报告^①

1945年9月3日

一、桂顽主力(一三八师、一七三师二纵队)均已集中田家庵、洛河街一线,已于昨日下午5时从上窑南强渡,伪吴化文部之主力及少数日寇进占刘府西夫街、吴店、新城口之线策应,我上窑守军在顽伪截击下已安全撤回。朱乃瑞率两个团进至王子城一线,亦有佯动之势。吴部将来仍会沿下塘集、水家湖至上窑推进。

二、目前在顽进入蚌埠行动中,我要求得歼其一路已完全不可能。

三、我们对今后作战及目前行动的意见如下:

(一)今后对桂顽决战之战场已不在路西而在路东。因为:

- 1.桂顽目前决不会以主力进攻路西;
- 2.路西地区狭小,不利我主力机动作战;
- 3.路西粮食缺乏,物资接济困难,我不能长期等待决战;
- 4.铁路线上决战,敌顽力量优势,毫无胜利把握。但在路东决战将顽敌控制津浦南段(蚌埠至浦口)之线。

(二)目前我们部队具体行动:

- 1.二、三师主力调回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桂顽策应徐州附

^① 此报告是黄克诚和共同指挥津浦线作战的二师政委谭震林研究后,联名向新四军军部提出的建议。

近作战；

2.主力一部回师肃清苏北、苏中各城市伪军，创造大块区域，联成一片，作尔后长期作战之战场；

3.七师转到路西，坚持路西，以便二师主力能机动作战。

上述意见请考虑电复遵行。

(选自《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关于集中部队扫清 苏北日伪据点致张云逸、饶漱石电

1945年9月5日

张、饶二同志：

敌人伪军与顽军合作，接引顽军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得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无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克诚）、谭（震林）意见，将三师部队（或再加二师之一部）抽调集中，扫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被动地位。以前谭、黄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行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我对华中情形不清楚，你们考虑决定。至于三、四师部队则仍应执行原来计划。七师主力则以集中到皖东为好，但可考虑留曾希圣在皖中坚持。

刘少奇

九月五日

（选自《新四军文献5》）

李一氓
曹荻秋 同志代表苏北全党及人民
向解放淮阴全体指战员慰问

1945年9月7日

黄师长、洪参谋长、吴主任：

师、十旅及盐淮两区地方兵团合力攻占清江，其功绩之影响，不仅完成苏北之巩固，对于整个华中东部实奠定最坚实之基础，我们代表苏北全党及苏北人民慰劳肥猪一百口，请为分发各连队，并向全体指战员致崇高的慰问，团以上干部同志，俟城内秩序稍定，拟另行举行庆功宴会，顺此附闻，即致

敬礼！

李一氓

曹荻秋 九月七日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0日)

命 令 九 月 八 日 于 淮 阴 本 部

1945 年 9 月 8 日

首先攻入淮阴城为我十旅二十八团部队,特给予该团以“清江部队”光荣称号。

此令

师长兼政委 黄克诚
参 谋 长 洪学智
主 任 吴法宪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12 日)

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统一解放淮安部署致苏北军区电

1945年9月10日

苏北军区：

十日辰电悉。同意你们对淮安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之部署。但政治上争取应限定其投降时间，并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攻城部署。如我准备完成而伪尚拖延时间，则应以军事解决之，免日久生变。

张、饶、赖

九月十日午

(选自《新四军文献5》)

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 发表淮阴战役首次公报

共俘伪参谋长以下八千余人
缴机枪达百挺步枪六千余支

新华社苏北分社九日讯：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发表淮阴战役首次公报如下：

自日寇宣布接受波茨坦投降条款，朱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立即收复敌占城市后，我部即通牒盘踞淮阴之伪二十八师潘干臣部，限其于五日内受降改编，孰料竟遭拒绝，我随即调动大军促其悔悟，而潘逆竟恬不知耻狂吠“曲线救国”胜利，更加紧抢粮筑堡，企图继续其残害人民之罪行。我为收复失地，解救人民，围攻淮阴之战，遂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始，我军扫除板闸、码头镇、王营、西坝等外围据点后，二十七日继续攻占城郊之飞机场、火油栈、农业学校等军事要点，将外城四面包围。二十八日敌在西门三度反攻，企图夺回已失阵地，均被击退。二十九日黎明前，我全线进攻，四面攻入外城，占领全市区的四分之三，将敌压缩在内城一隅，至此攻城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二十九日至九月五日，我军一面积极进行攻坚准备，一面进行政治攻势，喊话、散发传单，高楼上悬挂活动标语，第三次写信保证其全部官兵缴械后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对潘逆之说服、争取可谓仁至义尽，而潘逆竟冥顽不化，一如过去，且枪杀为我向其送信的张老汉，军

民闻之,无不义愤。于通告城内居民妥为荫蔽,与伪下级官兵仍可于战斗中携械投诚后,当即下达总攻命令。六日晨开始炮击,十四时步兵发起冲锋,攻击南门之我特务团指战员,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战斗最为壮烈。攻击东门之二十八团以英勇迅速动作,在爆炸奏效后及猛烈炮火掩护下,五分钟突入市街,造成全局胜利的模范行动。其余部队相继从东、南、西、北门攻入,只九十分钟即将敌伪全部解决。综合战果,计毙伪师长潘逆干臣以下官兵二九二名,俘伪少将参谋长刘逆绍坤及伪团长伪组织人员共八三二五名,缴获步枪六三四七支,轻机枪七六挺,驳壳枪二零三支,手枪四二支,手提机枪一二支,迫击炮五门,掷弹筒六三个、加农炮二门,各种弹药四一六一四发,电台四座,电话机五九架,马二零二匹,脚踏车二二辆,汽车一八辆,汽艇四只,摩托卡一辆及其它军用品无数。我光荣牺牲营长宋传海、副营长张培英同志以下指战员一八九名,伤五百九十名,消耗各种弹药三万余发。

按:淮阴为苏北中心城市及战略重镇,控制运河、盐河及镇江至徐州至海州的水陆交通线,居民十万。三七年底京沪沦陷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至此。三九年二月拱手让与敌人,今为我军收复,已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2日)

八 旅 贺 电

洪参谋长、吴主任、刘旅长：

听到你们攻克淮阴大胜利的消息，兴奋了我们在疲劳推进中的全体指战员，特先电贺，并希将战果电示。

旅长 张天云 参谋长 胡继年
政委 李雪三 副参谋长 庄 龄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3日)

新四军第三号作战公报(节选)

1945年9月1日至15日

华东解放军总司令部顷发表第三号作战公报称：自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我军解放县城六座，大小市镇九十八处，斩获人枪一万六千余，尤以淮阴、泰兴诸役最为出色。各线战果如下：

一、苏北我军自八月二十七日起，对运河沿线重要交通联络点淮阴县城，实行围困，并以政治攻势争取其守伪投降，但驻伪潘逆干臣执迷不悟，凭坚顽抗。我军即于六日下午三时发动总攻。进攻东门之部队，以神勇迅速的动作，三分钟即突入东门。接着南北门我军经激战后亦胜利登城，三路配合进行巷战，经两小时战斗，全部结束。伪二十八师师长潘逆当场毙命，生俘伪二十八师参谋长刘逆绍坤以下团长、县长、秘书长等官兵八千三百余名，毙伤伪官兵三百余，缴获步枪六千三百四十七支，轻机七十六挺，驳壳二百零三支，手枪四十二支，手提十二支，迫击炮五门，小加农炮二门，各种弹药四万余发，电台四架，汽车十八辆，汽艇四艘，马一百零二匹，兵工厂四所，其他军用品无算。

攻克淮阴后，我军一部即转锋南下，围攻淮安县城。现淮安三城已占其二（即新城与夹城）守伪数千退入旧城负隅顽抗。目下我正部署总攻。

（选自《新四军文献5》）

军首长嘉奖电令

洪参谋长、吴主任、刘旅长：

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仍希继续扩大战果，并给负伤指战员致慰问。

军 长 陈 毅 政 委 饶漱石
副军长 张云逸 参谋长 赖传珠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20 日)

第三师淮安城作战公报

1945年9月23日

〔新华社苏北分社讯〕我三师司令部于二十三日晚八时发布淮安城作战公报如下：

我三师主力，在攻克淮阴城后，即回师南下，围攻淮安城。经过充分的准备，于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我英勇健儿，在炮火掩护下，仅经过五分钟的战斗，即突破三丈六尺高的淮安“铁城”。伪“剿匪”第五支队吴漱泉部，第二支队李东海部，及保安支队马绍南、殷效实部等部五千余人，全部歼灭，周围十五方里的淮安城，仅于半点钟内，全部为我解放。总计战果公布如下：计俘伪团长殷效实、金觉非以下官兵四千三百五十人，击毙伪支队长吴漱泉、马绍南以下三百余人，获步枪三千七百三十八支、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四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三十四支、手炮五十九个、掷弹筒五十二个、平射炮二门、迫击炮三门、手提机枪三支、冲锋枪一支、各种子弹三万六千发、炸弹一千二百余个、掷弹筒弹一百二十五个、炮弹五十八个、马六十二匹、自行车十六辆、电话机三十八架、收音机六架、电台三座、望远镜四副、兵工厂两座、电线十余里，其他甚多。我消耗弹药四万五千余发、炮弹九百余发、炸弹一千个，我营长曾照林以下一百四十二名光荣负伤，排长以下三十人英勇殉国。

（选自《新四军文献5》）

围攻淮阴城我军突入城占领十里长街 俘伪军中队长以下二百余人

淮海支社前线三十一日讯：二十七日下午，我军攻克王营、西坝后，尾追向淮阴逃窜之残敌，遂将淮阴（即清江浦）团团包围，二十八日拂晓，我淮海分区四支队，首先由石码头南、西门之外围守敌，尽将伪匪赶入城内，我战役第一阶段之计划，已先期完成，是役我淮海部队俘伪中队长以下二百人以上，缴迫击炮一门（其它军械正清查中）并收获兵工厂、面粉厂各一所，及其它军用品甚多。

又讯：现该城被围之敌，包括伪二十八师及各地——众兴、涟水、渔沟、泗阳等溃退而来的残兵败将，为数虽达八千余人，但“太太”及其他非战斗人员约占半数，战斗员仅四五千人，且又极度惶恐，多欲放下武器，敌伪军官，对士兵监视极严，守城之敌，划定一定区域，不准稍越界限、互相交谈，否则即行逮捕。城内因人数过多，吃水极成问题，现在唯一水源，是沟塘的污水，且无磨坊，均煮麦子充饥，全城为恐怖所笼罩，他们所等待的将是最后的毁灭。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2日）

淮阴五千余名之后勤大队涌上前线服务

于铁民

淮阴消息：为了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地方兵团配合主力一部，围攻淮阴，自渔沟、三棵树、王营、西坝等十余据点收复后一气攻入十里长街及第一道土城。随着战争的胜利，淮阴人民是百倍的紧张起来了，千名民兵、五百四十副担架、一千五百名伙队，约五千余名的后勤大队，随着战斗的部队，涌上了战场，六千个条筐，一千九百条麻袋，如数征齐送到前方，构筑防御工事。十一万斤麦面、二十余万斤烧草，连续不断的向前方输送，运输队的确是发挥了他们高度的工作热忱。在后方的男女老幼，也有组织进行募捐慰劳，鸡蛋每家一个两个，小鸡每家一只两只，抗票每家一元两元，很短时间募集了五千个鸡蛋，五百只小鸡，十五口肥猪，抬的抬、挑的挑如赶集一样络绎不绝地送往前方各个兵团。新解放的人民说：“‘二皇’打仗没有一个送东西的，八路打仗，送东西这样多。”工伙队在王营镇打扫街道，修理大桥口的两段路，许多人站在旁边带着惊奇的眼光说：“过去八路军过来就扒路，现在为什么又修路呢？”民兵除警戒外，正忙着贴标语、送捷报，有一个民兵在十里长街被流弹打中负伤了，然并未减低他们的工作热忱，犹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总之不论民兵、担架队、工伙队以及后方的男女老幼，均充满着胜利、紧张、严肃、热情的配合作战部队去完成他们的神圣的战斗任务。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2日)

伪二十八师拒降 我军攻入淮阴

[新华社华中六日十九时急电]新四军已于六日下午二时攻入五条公路的大联络点,运河线上重镇淮阴(清江浦)城内,现正与城内拒降之伪二十八师所部猛烈巷战中。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7日)

战士与群众

淮阴战斗速写之一

天蒙蒙的,东头的部队准备进攻湖南会馆。

战斗开始了,敌人的机枪乱叫,在我们搭起的运河船桥上,走着一位六十岁的老太婆,她的脚那么的小,但她却抖着精神,从河北向河南走,因为她晓得这桥是新四军的。

战斗剧烈了,她刚走到桥中央,敌人猛的一炮,她也随着炮声往下一倒,她是被震倒的,并没有炸死,她气喘喘的挣扎着起来,守桥的一个战士,冒着弹雨很快地把她扶了起来说:“老奶奶!我扶着您走,送您回家去!”“同志!多谢您!”她感激地说:“我能回去,用不着您去,您去开火吧!多一个可多打死几个和平军呢!”

炮愈打愈厉害了,我们已冲进东圩门,打退了湖南会馆里的敌人,同时也占领了东北水渡口的碉堡。

“新四军进街了,开门欢迎啊!”

敌人刚跑掉后,我们一个炊事员的老婆便沿街喊叫了,她是住在本街上的,当她丈夫当新四军的时候,她明里不敢说“新四军”的三个字,但暗地里却总给邻居说“新四军”是一定要来的,这次真的来了,她快活得要命,随着她的喊声后面门“吱呀”地开了,一群喜悦的人们拥了出来,都笑嘻嘻地向着部队问好:“辛苦了,同志们!我们有救星了!”他们放着胆子靠近队伍,有一个小孩子拉新四军战士的粗手,战士把小孩子拥抱在身边,他大胆的摸着战士的枪。

“小宝宝!这是什么?”

“是枪！”

“干什么的？”

“打‘二皇’的！”

“‘二皇’哪里去了？”

“挨你们打到内城里去了！”

周围的战士和群众都“哈哈”地笑了,笑得那么和谐!老太太搬着凳子,年青人拉着席子请战士们休息,东头一个理发员拿剪刀高兴地喊叫:“同志,剪头不要钱,不要钱!”

一切都是热烈的,全街的门都开了,大人小孩都围着我们的战士,像看新女婿一样的在看。有些战士和群众高兴得不知要说些什么,才能表达出双方的心情,终于九班长大喊了:“同胞们!我们新四军是什么队伍啊?”“是人民的队伍!同志们!是人民的队伍!”

“轰”了一下,城边战斗又开始了。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7日)

王凤山大炮队出发淮阴参战

杨立志 朱保华

涟水消息：淮海区一等民兵英雄王凤山，为配合前线部队反攻，特于上月二十八日上午，率领民兵十五人，后勤队员十名，向淮阴进发。四人运炮弹，一人赶牛，两人管理炮车。两个大犍牛拉着一个炮车，个个都精神抖擞，跟随着炮车后说：“捉鬼子的时候到了！现在我去捉个把看看。”有的说：“这次去搞一支大盖子来用用。”

（《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9 日）

苏北我军收复淮阴

江淮地区我解放二十七座县城

苏皖江北地区联成一片

[新华社华中八日十八时电]江北重城南北水陆交通要冲淮阴县城(清江浦)已于六日完全为我解放。守城拒降伪军四千余人,全部解决,当场击毙伪二十八师师长潘逆干臣。上月二十九日黎明前,我攻城大军经激战后,即从四面攻入外城(淮阴有两重城防),占领全市最大之十里长街与火油栈、仁慈医院等大建筑物。至此全城已被我占领一半,退入内城之伪二十八师全部,及从涟水、泗阳逃入淮阴之伪军,一再拒绝投降,歼灭性的总攻即于六日开始,并即攻入内城,获得全胜,战果与详情待继续报告。按:淮阴是运河、古黄河、盐河、六塘河,五条公路的交叉点。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9日)

淮阴管委会成立

又讯：淮阴战时军事管理委员会，已于上月卅一日，正式成立，由吴法宪、曹荻秋任正副主任，吴觉、杨光池、雷铁鸣、南士云、高原任委员，下设秘书、公安、敌产、宣传、俘虏、执法、公共机关管理、行政管理八组，委员会由苏北军区与苏北行政委员会共同组织，在城市政权未正式恢复前，统一领导一切管理工作。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9日)

我军进入淮阴城关以后

淮阴城关和河北完全占领后,正如一个战士说:清江成了两个天下,白天困守城内的伪军,常常躲在城垛里放冷枪。晚上伪军处在草木皆兵的精神状态,黑暗带给他们死亡的威胁,他们在里头焚烧民房,用民家的门板桌椅等架起一个大火堆,照亮半边天,他们显然没有火光,就没有精神上的安宁。常常因为一点声响,放射无数发的子弹,一到晚上,就枪炮齐鸣,乱放一通,足足忙了两个钟头。

在城墙的外边,我们的战士,高声唱着小调和戏曲,拉着胡琴,他们和老百姓一起居住,这里的老百姓,从我们部队的伙食,从战士红润的脸色,从我们部队的严明纪律,从源源而来的年青的人们,还从我们整营整连的一色的好武器……逐渐增强了对我们的信心。

古老的墙壁上,出现了斗大字的新标语和彩色的墙画,在部队宣传队之后,苏北文工团、十旅文工队、新安旅行团、青年工作队等陆续到达城关,活跃的宣传小组分别慰问解放民众,并进行读报、解释布告和调查工作。有一个小同志和一个胡子伯伯谈得非常投机,这个小同志侃侃而谈,老伯伯笑容满面地倾身而听。街上到处贴着本报和《盐阜大众》,有的知识分子,已经向宣传小组同志要求定报,索取《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本小册子的人更多。

已经解放的街道,像一个苏醒过来的人逐渐恢复健康。近郊解放区民众,挑草、挑菜来城关出售的一天天增多。连日来街道上已到处有辣椒、青菜、枣梨等卖……军民菜蔬供给亦不感困难。肉案子上,也出现了鲜肉,理发店都已开市,铁铺全部开工,忙着锻制铁镐等军

用品。抗票流通无阻,人民像信任我们的战斗力一样,信任抗币,近郊解放区来的小贩,只收抗币,拒用法币和伪币。

仁慈医院门口贴着“三师野战医院”几个字,这两天我三师医务工作人员和该院原有工作人员,以惊人的热情在整理病房,忙着擦玻璃窗拖地板……迎接新的神圣而紧张的工作,他们的学问与技术,将作最理想的贡献,他们的伟大正义与友情,将获得永久的感谢!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9日)

创迅速解决战斗光辉范例 我军英勇攻克淮阴经过

我士气百倍前仆后继

两小时迫敌放下武器

〔淮阴前线特派记者团六日午后六时专讯〕 我军解放淮阴砖城之战,已胜利完成。围攻淮阴砖城之战,经数日之准备,到昨日为止,已达白热化程度,沿城外围较高的建筑物上已架起无数的机枪,大炮阵地,接近砖城的居民,在部队的劝告下,已向外围迁移。攻城部队,均分配阵地,指战员均入剑拔弩张状态,大炮于五日晚起开始怒吼,盘踞城内的伪匪蜷伏工事内。六日下午,细雨蒙蒙,我炮兵更密集发炮,在烟雾中射击仍准确,伪匪在城墙修筑之工事,已被我炮兵轰毁大半。傍午,全城战争空气,已极紧张;正午十二时,我各路攻城部队已进入阵地,攻城部队计分东、南、西三路,各路相距敌沿城墙工事不过三十米远。午后一时半,我攻城指挥部指挥旗在三层楼的建筑物上挥动,号兵发出了三遍战斗的号音,我预伏在东城根三百斤重之爆炸物,轰然一声,震撼全城,全城周围即进入战争状态。烟雾中我数千健儿即奋不顾身扶梯爬坡。

东路担任主攻的是曾经在高沟、杨口创造过光辉的攻坚战绩的“一八”部队,记者在城根高建筑物的阵地内观战,战士们越过工事,到城东北,已经被我爆炸物轰毁了大半截的炮楼跟前,在我狂风咆哮般的机枪火力掩护下,仅仅五分钟,他们完成了爬坡的任务,接着大队便攻进了城厢。红色的营指挥旗很快的分成两路摆动着前进,黄

色的团指挥旗距离红旗三四百米远,紧接着在上空飘扬,在红旗下面,英勇的战士们,如同赛跑一样,从一座房屋,穿过另一座房屋。仓惶的敌人抵抗微弱,在我强烈火力的压迫下,几乎听不到敌人的机枪声。大约一小时之后,战斗的行列冲进了大街心,冲进了潘逆干臣的司令部,一颗愤怒的子弹,结束潘逆干臣的狗命。

南路主攻的“三一”部队,接受了光荣的任务后,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准备工作和思想酝酿,为了解放淮阴七万人民,都下了“一定攻城去”和“死”的决心。班长们在班务会议上,提出了自己战死后的代替人。总攻开始了,遇到了敌人猛烈的火力,攻城战斗进行了卅分钟,在敌人几十挺机枪的密集射击下,我们英勇无比的指战员们,前仆后继,谁也没有想到后退。无情的子弹劫去了三营宋营长和张副营长的生命,三个连长也都挂彩了,但这只会更增加战士们的百倍愤怒,队伍仍像潮水一样,不可阻挡的冲上城墙。结果,在一营指战员的协同动作下,终于打破了潘干臣自誉为“铜墙铁壁”的南门,在南门的城楼上,插上了灿烂的胜利的红旗。同时一鼓作气,俘虏了千余个“黑狗”,缴了无数枪械。

当我东南两路大军把敌人撵向西边的时候,我西路主攻的新二团也进攻了城门,猛烈的炮火给敌人一个迎头打击。敌人在西边曾一度企图顽抗,但在我四面夹击中,终于一批一批的放下了武器。

两个多钟头,胜利的结束了这场战斗。两个多钟头之前,曾经在城头上坚守的愚蠢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不仅有一颗热爱人民和恨绝人民公敌之心,而且还有组织战斗的伟大魄力。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0日)

淮阴战役中我毙俘伪九千余

缴机枪七十余挺炮二十余门

军息：此次淮阴城战役，我军计毙俘伪师长以下九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七十余挺，大小炮二十余门，步枪五千余支，完好汽车二十余辆、汽艇五只，其它军用品甚多。现仍在清查中。

按：淮阴亦名清江浦，居江淮之间，城夹运河南北两岸，旧日两淮货物，江南漕船咸集于此，又为南人北上，舍舟登陆之孔道。自运河失修，津浦通车，出此途者遂解，然尚有小轮船上接陇海路运河站，下通镇江，交通称便，且北之西坝，为淮盐集散市场，而淮北土产，亦多集淮阴，船运至沪，交通商业仍为江北重镇。全城人口约十万，旧淮扬镇守使署，第七区专员公署皆设此。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初，（阴历正月初）为日寇所陷，遂为日寇屯兵重地，对我淮南、淮北、苏北、苏中各区“扫荡”之敌，皆以此为枢纽，日寇山泽大队于车桥战役为我歼灭后，即改驻南皮大队，日寇投降，该大队于八月二十四日离淮阴集中海洲，尚留伪二十八师潘逆干臣驻守，并有泗阳、涟水伪保安队等皆退居城内。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10 日）

解放后的淮阴一瞥

当战斗基本上结束,城内还有稀疏枪声的时候,我军政首长们都已经爬梯上东门垛,苏北公安局的纠察队,缠着鲜红的臂章,已经在街道上维持秩序。这时候东城门因两边工事一时不易清除,还没有完全凿开,城门里头拥挤着俘虏和担架,等着出城。在许多担架中,有一个抬着潘逆干臣的死尸,满目烟容,加上流血后的苍白,非常丑陋。战时军事管理委员会吴法宪主任,特地在城门口替这个“曲线救国英雄”摄了最后一张照片,以纪念我们将士们的英勇和自豪。这时候,夹道商店,都挂起国旗。这些国旗,曾经加上一条狗尾巴被汉奸们侮辱过,后来又曾经被“曲线救国”的英雄们,除下狗尾巴来重新侮辱了一次,这一回才真正作为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代表而胜利飘扬。市民们完全自动地在门口摆了许多茶案,殷勤地招呼我们喝茶。从民众的谈话中,知道潘逆伪军,完全想不到我们今天白天总攻。今天中饭时辰,还有几个伪军,故意把一个小女孩子所心爱的一只鸽子摔死,要一家印刷所的锅停煮自己的饭,替他们煮鸽子汤,那个小女孩,则哭着吵着。这几个馋得要命的伪军大概没有来得及把这只鸽子消化掉,就做了我们俘虏了。在围城时期,伪军任意掠夺民众粮食。有一家商店十八口人,存两担多小麦被伪军征来了一百五十斤。城内民众所有的磨子被伪军强征来大半,这家的磨子也被征去了,只得整天煮整麦子吃。这老板说:再围三四天,许多穷户要饿死了。在围城时期,城内市民,晚上都打地铺睡,白天也都不敢开门。他们说:“你们来了我们才敢开门!”人人脸上都有了笑容,他们即使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内心的无声的发言,我们解放了!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0日)

淮 阴 之 战

随军记者团

淮阴城十万人民忍受六年七个月的苦难,终于在九月六日看见了太阳。拨开云雾的是谁——是新四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四军!九十分钟消灭九千多手执利器的汉奸,这不是神话,也不是夸张,而是活的人创造出来活的事实。

(一)英雄旗招展

深的壕沟,高的城墙,敌人枪孔里的枪炮组成一面死亡的网。下午两点钟,最激烈的攻击战首先在南门展开,敌人像野兽似的疯狂叫喊,疯狂地射击,枪弹、手榴弹挨着石头砖块一齐地泼下来。战士似乎听不见刮风似的枪炮声,看不见迷眼的烟火,他们两眼只注意爬墙的道路,头脑里只记着胜利。

突击班第一批冲上去,半路上倒下了,第二批上去又倒下来,第三批终于把梯子竖起来,七连五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第一个爬上去,当他把“英雄旗”插上敌人的工事,魁伟的身体在城头上站起来的时候,大家看他的胸前冒了一股烟,身体晃了几晃,他中弹了;但没有立即倒下来,他翘起一只脚,举起双手像鹰一样,把一颗手榴弹投给敌人,然后才倒下来;而且他倒向城里,挂在城垛上的两条腿,还顽强地堵住敌人的机枪口。这位灌云籍的十九岁青年战斗英雄,为人民一直战斗到停止最后一口气,直到两条小腿只悬挂着两条筋。

后续部队向着徐佳标的英雄旗帜前进,梯子跌下来一个又上去一个,在弹片下,我们的勇士在地上躺满了,梯子下堆成堆,轻伤的从死掉的战友身底爬起来,又抓住梯子,重伤的同志没有呻吟,他们明白,痛苦的呻吟是会破坏战斗意志的。一个小鬼忽然惊叫:“营长倒了!”小鬼身旁胸口冒着血花的勇士说:“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于是小鬼像这老战士一样,咬紧牙,闭起眼不作声了。他俩虽然都想救护他们亲爱的营长,然而最使他们伤心的,就是现在躺在敌人面前自己竟没有动弹的力量了。激战继续进行,勇士们只有一个动作——“打”,只有一个决心——“冲”,现在他们不说话,徐佳标的战友们都像徐佳标一样,他们只按照战斗前所说的“死要死到城里去”的话去做。

同样壮烈的战斗也发生在西门。四支队的勇士们越过战友们的尸体猛烈冲锋,连害疟疾的一连排长孙明华同志都不愿休息,硬带着十二颗手榴弹带头冲上去。

当然敌人最后还是照例在我们面前低头了,我们占领了南门,也占领了西门,战死的特务团的几十个几百个徐佳标式的英雄,他们的英名是不朽的。

(二)灰色的巨浪卷进城头

二十八团在东门进攻,和南门的特务团爬城的同时,高沟战斗英雄李武林拉动了炸药的火绳,浓烟带着巨响从地心升上天空,这便是总攻击的信号。

炸药是从地道内爆发的,这地道直达东北炮楼之下,长五十五米,是七连十二个奋勇队员和四个干部的汗水和辛苦换来的,他们在空气极其稀薄——燃不着灯,窒息得人不能呼吸的地道下,整整工作了两昼夜,这代价便是毁灭了敌人的重要的火力点,两挺轻机,一挺重机和十六个射手都埋葬在碉堡的瓦砖里,给冲锋的部队开辟了一

条大道。

当爆炸的浓烟正向天空蔓延,响声还在震荡的时候,我们各阵地的机枪,像爆发的山洪一样,连续的响成一片,冲锋号的响亮声浪,在枪声里上下翻滚。我们的一、二营的指战员们,就在这浓烟里,号声里,山洪一样的枪声里,像一阵灰色的巨浪,卷上城头。一营二连首先在东北的炮楼登城,二营四连在东门上插上了红旗,这卷上城头的巨浪,有着无比的力量,它就要冲尽这城市的污秽,挡不住,任何力量也挡不住它。

但是敌人还企图作无益的顽抗,他们从城上的工事里向外打手榴弹,一连八班的勇士登城以后,只剩三人了,然而就是三个勇士也终于驱走了敌人。谷登先同志连打四颗手榴弹,一枪射杀两个黄皮,就把敌人赶出了工事。在同时九班勇士井嘉良,他用梭标穿进了敌人的工事,不巧却钩住了麻包,这批守城的敌人,便暂时的——仅仅是暂时的——逃出了毁灭的边缘。

进城了,在这极短的、千百倍紧张和震耳欲聋的枪炮下,我一、二、三营的指战员们都从高高的梯子上去向城头,并且像三支锋利的羽箭,射向我市的中心。(一营在右,二营在左,三营居中。)

同时,我三十团也扑向城市的西南。

(三) “杀”!“杀”!

当敌人像黄蜂一样沿着城墙向西逃窜的时候,二连的二、三两排随着连长如飞地赶去。八班的勇士高孝云,头上挂了花,鲜血从脸上流向肩头,他虽然感到伤口的疼痛,但是敌人需要消灭,他还能走,他不愿向后,他用手堵住流血的伤口,冲向同志们的前头。

前进一二里路的时候,遇到最顽强的伪师部特务连,这是一群恶狗,他们只晓得替主子效忠,却不愿投到祖国的怀抱,他们拼死抵抗,

机枪手负了伤还在疯狂地打,连长失去人性似的指挥恶狗们反冲锋,他们步步前进,每过一步,便喊一声“杀”!

这些在我们的勇士的面前是没有用的,只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而已。他们前进,所得到的是一阵机枪和手榴弹,他们喊“杀”!我们勇士们的杀声比黄狗们的狂吠喊得更响,三次四次,反冲锋都在我们勇士们宏壮的杀声下失败,终于又在杀声下屈服投降。

(四)末日到了

二营四连在东门大街上疾风似的前进,路上的敌人都放下了武器。他们先头只有十六个勇士,就这样直冲向伪师部的大门。院内的机枪在绝望的哀鸣,潘逆干臣在大碉堡上张皇失措——虽然他的周围还有百余支张着机头的驳壳枪——勇士们把手榴弹投向院内,机枪的哀鸣当即消失在爆炸声里。我连副刘子林,七班副刘以让,九班副朱守和随即冲进了大门,那些在日寇的屠刀下耀武扬威的,穿着染满了同胞们的鲜血的军服,抢劫杀戮人民的刽子手——高级军官们,颤抖抖的都像夹着尾巴的狗,这就是他们世界末日到来。刘连副一把抓住了伪参谋主任,他们在勇士面前已经不是官,而已经是一只羊了。

“打电话,叫各团投降!”

刘连副的话像铅块一样,每一个字都打在他脑子里,动也不能动,这只现在才驯良的羊,颤抖抖地拿起了听筒。

“奉……奉师长命令,停止抵抗,很温和的把枪交给新四军……”

电话传向各团。

七班副刘以让,一个人冲进伪师部里的大碉堡,对那些手拿驳壳枪的马弁们,他连看都不看,径直走向楼顶,这平日凶恶的黄皮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手中枪,然而在我们勇士的面前,他们的手都软了,他

们失去了力量。

勇士们昂然走向楼顶,可惜潘逆干臣早已躺在血泊里了,楼顶高高挑起了白裤头(他们原来似乎已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的!”然而如今他们又决定投降,可惜事先没有准备,临时只好用白裤头来代替投降的白旗)。

(五)皆大欢喜

东门部队冲进伪司令部,南、北、西门部队也进了大街,各兄弟兵团的勇士们互相交换着胜利的、喜悦的眼色,互相祝贺、呼喊,“快的很啊!”这轻松而愉快的话语,在火药的气息里,在细雨和零星的枪声里,随处飘荡。

成百成千的俘虏,一批批沿着人行道走过,他们倒戴着军帽,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长衫,还有的穿着女人的上衣,男的,女的,穿拖鞋的,赤脚的……都张着一双可怜的而惶恐的眼睛,看着我们勇士们的欢笑。他们踏着满地的储币向前,每隔数步,便是从他们的手里放下来的枪堆、军衣堆、箱子……

扛着所缴获机枪、大炮的勇士们,从各个巷子里走向大街,后面都跟着几副担架,那上面不见伤员,都是堆着实实在在的胜利品,伙子们走的特别有力,嗝子咳……嗝子咳……的声音从欢笑的嘴巴里送上大街,又高又响——给这些胜利喜悦的气氛里,加上了新的彩色。

(许铭、章南舍、杨巩、朱非文、朱崇义、肖山、张容、田军、莆红书、黄黄、王航集体写作。许铭、章南舍执笔)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2日)

淮阴战斗中的四支一、三连

非 文

淮阴的西北角,竖立着一个三丈多高由砖和石头砌成的坚固炮楼,东、西、北三面突出于城墙之外,满布着机、步枪眼,敌人在炮楼上布置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二挺,都是张着口朝着那条通过楼下的大路,炮楼的西面是二丈多深的城壕,大路的北面临运河,防守在这炮楼和西、北两面城墙的敌人是伪二十八师主力二零九团的一营和特务连。

我们的部队从鸡蛋厂出发冲锋,必须要经过那一段毫无掩蔽与被敌人机枪所封锁的大路,不用说,这地形对我们是不利的。

四支一营奉命为一梯队后,即开始兵力的部置:以一、三连负主攻之责,二连为二梯队。当我们战士听到南门友军已先向敌人攻击的枪声时,一个个都着急了,磨拳擦掌,很想立刻就冲到炮楼上去。

战斗开始了,一连一排的二班抬着梯子,拿着手榴弹首先冲出,三班跟着为突击组。

一排副孙明华同志,以前是模范班长,在这次攻城中,他也是以身作则,起了很大的模范作用,攻城前他就患了疟疾,一听到攻城,他就坚决的向上级要求参加作战。他身上装了十二个手榴弹,在冲进炮楼时,为敌人的猛烈炮火所伤。二班长任然德,在战斗前就和三连的五班提出挑战,准备给敌人一顿饱餐。战士何广华,在战前就向上级提出要求参加主攻的投弹组、架梯组。这次他拿着手榴弹,很快冲向炮楼,因敌人火力太猛,负了伤。

当二、三连接近敌人炮楼后,即架上梯子,刚爬上梯子,敌人的三挺轻重机枪和特大号的防御手榴弹,便如山洪瀑布一样的倾下来,他们仍是继续的向上冲,结果因为地形不好,敌火太猛,以致大部伤亡。

三连是与一连并肩作战,他们是以二排全排和三排六、七两个班为前锋,剩下来还是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坚持着,如七班副王兆才同志,被压在牺牲了的同志的死尸下面,等到后续的班把梯子靠上时,他即从死尸底下一跃而上梯子冲上了炮楼去,当时他还鼓励着人家说:“我们要沉着顽强,要坚决把敌人消灭,就剩一个人也要拚到底!”

南门占领了,城楼上高高地插着一支胜利的红旗,他们望见这旗子后更加着急了。“看呀!我们红旗插上南门了!”“坚决地冲上去呀!不要叫二团丢脸!”

东门也攻占了,敌人已再无法固守了,开始恐慌动摇,一、三连即趁机冲上炮楼,把敌人消灭,与友军会师于淮师校址。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12 日)

战 斗 拾 零

阿 黑

(一)骑黄狗

爆炸后的硝烟掺杂着泥土,黑鸦鸦地遮住了天,枪炮声响成一片,二十八团六连五班副井喜祥冲上去了,子弹在他头上叫,他不管,炸弹在脚上开花,他不看,他第一个爬上城头。“二皇”们在城头上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排长却还爬在工事里向外打枪,他看见我们的勇士,他拿起了手榴弹,说时迟那时快,井喜祥同志从垛口上猛然跳下来,正骑在“二皇”的背上,前一秒钟还是排长,现在却是井喜祥同志胯下的黄狗了。

(二)敌人是小鸡,我们是老鹰

二十八团七连在城里如入无人之境,从东门直打到城的西北角,他们的先头只有孙连长和三个班,在街上因为其他任务分去了一大半,到此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好厉害,他们竟把一千多敌人赶进了淮师的校园里,说来像神话,其实是事实。排长韩汝荣、班长张洪扬带着五个战士冲进了大门,要他们缴枪,请你们相信,七个英雄像大鹰飞进了鸡群,千余个“二皇”都苍白了脸,颤抖着直撅撅地跪在地下,有的把帽沿转向脑后,举着双手,摇着枪,摇着帽子,摇着手帕……纷乱地喊着:“缴枪,缴枪,我们缴枪!”

(三)原来是一门炮

三十团一连一排长刘传然,忽然看见一所大院子门前站着敌人的哨兵,他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冲过去。哨兵把帽子拿在手里摇,刘排长没有管他,直冲进去!在极其猛烈的炮火和勇猛的冲锋下,刘排长的头发昏了,他踉跄地跑进一所房子,里面乌黑黑地站着一个人。他虽然头昏,但他却还清楚地知道需要消灭他,便突然跳上去抱住那乌黑的家伙,狠命地要把他摔在地下。然而没有用,这家伙闻风不动,告诉你,不是刘排长真的没有了力量,原来是一门炮。真正的人——“二皇”炮兵,早已跪在地下了。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2日)

两小时的总攻击国旗插在淮阴城上

[新华社华中九日电]我随军记者报导光复淮阴的战斗情形称：淮阴内城之战到六日那天，已至决战阶段。沿河外围高大建筑物上，我架起无数的炮兵和机枪阵地。五日晚大炮开始怒吼，敌伪蜷伏工事内不动。六日上午细雨蒙蒙，发炮更密。在烟雾中仍极准确。敌城墙工事不久被毁，中午东南西各路沿城部队，均进入离城三十米远之冲锋阵地，午后一时半，指挥部的指挥旗在三层大厦上突然出现，冲锋号响彻全城。东城墙三百斤的巨大爆炸物的轰炸巨响，淹没了所有的声音，使全城陷入烟雾与震撼之中。我们立即以扶梯上城，战士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只五分钟即越过工事，突入城内。红色的旗子迅速分两路挥动前进，在红旗招展下，战士们像赛跑一样，从一座房屋穿进另一座房屋，以压倒的火力和白刃肉搏，逼敌人仓惶后退。经一小时激烈巷战，这一支从城东入城的铁流已奔泻到城中央伪二十八师司令部，立即捣破了全城伪匪的首脑机关，结束了伪师长潘逆干臣的狗命。南路主攻部队向敌人称为“铜墙铁壁”的南门强攻，守敌以几十挺机枪密集扫射，阻击我爬城勇士，经过三十分钟无比恶战后，灿烂的胜利国旗终于在南城墙上插上了。当时就俘虏了一千多人。两路大军向西压缩与往城西攻入城内的主力进行四面夹攻，顽抗的敌人才整批的放下武器，我军夺取七万居民的淮阴之战的总攻击，仅两小时，即获全胜。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15日)

九月六日

阿 青

二点钟攻击的。当总攻开始的时候,居民们爬到楼上去看,要看看新四军是怎样飞到城里去的。在天主教堂的附近楼上,曾打伤几个人,但是看的人还是去看。

部队在东门进城了,成千成万的居民们跑到街上,他们欢呼,他们兴奋,议论纷纷。一个年青的妇人高兴地对一个老年人说:“让我们好好的过一过今年的团圆节吧!”

战斗很快地解决了,兴奋、狂欢,从城内下来的部队,抬担架队的佚役,看热闹的群众,整个街上挤满了人,好些故事都发生在这胜利的混乱里。

和洋狗“谈话”

我们的战士把一只洋狗扣在十里长街上的一家院子里,这家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当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位老奶奶并未卷入狂欢纷乱的人群里,她却在和洋狗谈话:“你怎么不跟你鬼主人走呢?现在没有肉吃了,也没有鸡吃了。”老太太停了一下,洋狗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安的动了动前爪,当然它不能回答。

“现在你被捉住了,再也不要作威作福,稊头稀饭将就了罢!”老太太特别拖长了声音结束了她的谈话。

进城看看

从王营来了成千成万的人,他们要进城去看看,虽然,他们离城很近,常在城里,然而这次却觉得特别新奇,因为是新四军在城里的城了。

战斗刚解决,城内戒严,当然他们有点失望,但是他们却跑到大堤上,翘起脚向城里看,虽然看不见什么,也不肯走开。

“唉唉!怎么这样快呢?”

“真是神兵神将!”

仇!恨!

在炮火里,伏子上前线去抢伤号,当他们走在去王营的大路上时,有的发现抬的不是新四军,而是抬的“二皇”,他们是多么恼火啊!有四个伏子,无论如何不抬了,我们的战士给他们怎样说也不行。另有一副担架抬到王营的大桥上时,发现是抬的“二皇”,他们看看四周没有新四军,立刻把他倒在地上,这个一砖头,那个一脚,第三个又加上一扁担,马快毁灭了他。血海深仇啊!这是最后的报复机会,当政府知道的时候,尸身已漂浮在盐河里了。

给你“糖”吃

一副担架停在王营至西坝的路上,伏役们再也不愿抬这没良心的“二皇”,但是“二皇”却在上面要水,要糖,一位老奶奶在旁边说:“好好好,我给你糖吃。”边说边在地上抓起一把泥土向“二皇”的脸上撒去。

“冤有头,债有主。”人民敢说敢笑了!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6日)

攻城的模范连队——二十八团二营第四连

本报记者团

“将我们的旗帜插在东门城楼上”

——连长张昌义同志讲

我们四连的指战员,抱着充分的牺牲决心等候着总攻击令。

我们攻城的第一组是手榴弹组,组长是排副孙宗正同志,他和于登福同志在阜宁战斗、侉儿庄战斗、灌东战斗、朱码战斗中,一连串保持着战斗英雄的头衔,参加这一组的,还有各班选拔出来的袁锡凤、潘登高、苏开云、朱崇高、崔维生诸同志。

攻城第二组组长蒋秉文同志,他们负责架梯子。接着就是我们的突击队——第三排。

冲锋号响了,敌人的机枪、手榴弹像雨点一样的打过来,营长命令我赶快冲锋。我们执行命令是没有半点犹豫的,我们立即冲向前去,越进护城河的桥,冲过三十多米的距离,到达城门楼下面——这就是淮阴的东门。我们的第一组向城门楼上抛掷手榴弹,掩护第二组架梯子,于登福、崔维生两同志负了伤,潘登高、朱崇高两同志英勇地倒在血泊里,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铺起爬城的路。各架梯组在第一组的掩护下,飞速地完成了架梯任务。突击队飞奔上梯子,攀登城墙。梯子断了,机枪手吕荣同志跌了下来,当他跌下的时候,他还是保护他的武器,他两手举起机枪,他的腰部着地,跌伤了腿和腰,膀子还中了弹,但是他的机枪还是完整的。他重新登上梯子,冲在前面。最激烈的战斗就在这里了。

罪恶的敌人不让我们登城,集中火力封锁门楼上的缺口,机枪、手榴弹从南、北、西三方面横扫过来,但是敌人的火力阻止不了我们前进。为了解放淮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决心早已下过了。我们用手榴弹向敌人阵地抛掷,我们用长矛短枪向敌人阵地猛击,然后我们离开自己的梯子,冲进敌人的阵地,几分钟时间,我们占领了敌人的阵地,将我们的旗帜插在东城门楼上,我们替后续部队开辟了顺利的道路,让他们和我们一道进城去消灭敌人。

营长第二次命令我前进。

我们毫不停息地前进。我们从城门楼向东门大街前进。前面(西)、南面、北面,敌人从三面用火力的封锁我们,不让我们下城门楼。前面我已经说过,敌人的火力不能耽搁我们前进,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刘智三同志一贯充当开路先锋,他用手榴弹击退两面的敌人,因此我们能够迅速地进了街。刘智三同志负伤了,他用他的血,洗清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们消灭了敌人的最高指挥部”

——副指导员张成才同志讲

战斗进入了巷战,我们像风卷落叶似地前进,追击敌人,三三五五的敌人开始缴械投降,东门大街为我占领了,一幅一幅的国旗,从大街两面楼窗上伸了出来,这是中国的国旗。我们问:“什么人?”渴望我们好久了的市民们,他们答:“我们是老百姓。欢迎你们新四军的!”

东门大街的尽头是十字路,路口是敌人的机枪阵地。这时,我们只有一个连,一面进行巷战,一面前进。我们的三排在最前面,我们一共是十七人:杨永停、宋保坤、殷维书、张学坤、黄步春、张洪强、朱守和、江长春、王守成、谷长贵、王益民、李玉龙、刘义让,排长周俊生,副连长刘子林、机枪手吕荣,还有我。

为了前进迅速,必须肃清东门大街的敌人。我们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进行搜索,将潜入伪保安处和邮政局的敌人全部俘虏。因此,我们放心地继续前进。敌人占据十字路口的阵地,以机枪火力阻止我们。他们阻止不了我们的,我命令前进,并提出夺机枪的口号,我们的三排副就毫不犹豫地率领半个班冲向敌人的阵地,并在冲锋中向敌喊话:“缴械不杀!”敌人动摇了,一部分窜向伪师部,还有五十余敌人倒戴着军帽倒挂着枪,投降过来了。

我们的任务是打到十字路停止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前进,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假如我们不前进了,我们就给了敌人一个休整的机会,那我们是不干的。为了胜利,我们继续前进,前面就是伪二十八师师部——淮阴伪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伪师部再向西,是一条南北街,敌人由南向北转移,我们的机枪手吕荣同志和他的同伴拼命地向南北街射击。南北被我们切为两截,我们的机枪手英勇地粉碎了敌人集结的企图,巩固了我们的阵地。于是,我们飞快地冲到伪师部门前。

敌人的重机枪架在院子里,向外面射击,我们的吕荣同志当先以机枪还击,敌人的重机枪手被击毙了。我们的副连长刘子林同志和战士朱士新同志,不顾一切地冲进去,夺过敌人的机枪。敌人绝望了,不敢抵抗了,抛出他们的武器,用白裤头当降旗挑起来了。

七班副刘义让同志当先冲进敌人的大炮楼捉住了伪二十八师师长潘逆干臣,潘的马弁们吓呆了,他们拿着武器,不知所措,潘干臣还不投降企图最后抵抗,当场被击毙了。副连长刘子林同志夺了机枪以后,转身进入大炮楼,在电话机的旁边,捉住伪参谋主任,我们的副连长严厉命令他立即下投降命令,这个伪参谋主任,拿起电话筒:“喂!师长命令你们,立即停止抵抗,温和地向新四军缴械。”一个团又一个团,他都下了命令。城内每个角落,枪声突然稀薄了。这是一个多么机警的动作啊!由于我们连副的机警,对我们整个战役起了重大

作用。战斗时间因之缩短,使我们全盘战役的发展,更加顺利。

淮阴城最高指挥机关被我们消灭了,我们俘虏了五百多伪军官兵,我们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我们的人很少,太忙乱了,我们前进中止了。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6日)

炮 兵 们

凡 工

炮兵们在淮阴的攻城战中,获得丰功伟绩。

二十八团——现在的“清江部队”的炮兵连,他们从清江城的北面到东面,在四天当中,构筑了十二座炮兵阵地,每一个阵地距城墙仅三十米至五十米远,这些阵地,不仅在敌人的机枪火力圈内,而且敌人的手榴弹,也不时的打到这里。在敌人的火力不断袭击下,他们利用夜间挖土,抬泥,堆麻包,架盖板,他们流了揩不干的汗筑成坚固的工事。

淮阴城除了四个城门楼外,在城角上城墙的中间,还有突出的堡垒和炮楼,这些突出的东西控制城墙四周的各个角落,阻止我们部队接近城墙。在总攻前,炮兵们在试炮中,已开始了摧毁它的工作。

六日的拂晓,淮阴城四周的大炮,忽然一起怒吼,连民兵英雄王凤山的土大炮也在北门外发出隆隆的巨响。二十八团的炮兵开始轰击东城门楼。

东城门楼的两面,高高地竖着两个炮楼,成为它的卫星碉堡,它像一只凶恶的狗,伸出两个锐利的牙齿。这时,我们的主攻方向,决不能让这只恶犬拦住我们冲锋部队前进,炮兵们沉着地、迅速地、加紧毁灭它的工作。我们的炮兵,从拂晓到下午两点钟没有一点休息。他们忘记了一切,他们头脑里只有毁灭敌人,他们的眼睛里只有炮上的标尺和敌人的堡垒。他们的动作只有装炮弹、发射,擦炮筒,连汗都来不及揩。

炮筒打热了,热得炙人,他们用油擦,用水泼,就像这样,他们还是一炮、一炮又一炮准确地从城楼上打开缺口,摧毁城楼的两翼炮楼,摧毁两面城垛上的工事。打碎的砖瓦随着浓烟升上天空,飞向四面八方,落在紧靠敌人的炮手们的头顶上。

攻击开始了,炮兵们把阵地移到很高的房顶上,用迫击炮掩护冲锋队前进。炮兵们算清距离,每一炮都准确地落在冲锋队前面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我们的冲锋部队前进,我们的炮兵跟着前进,在炮兵们翻越城墙的时候,李德兴同志一个人扛起百余斤的炮身,上了梯子,越过城墙,占领了新的阵地,继续发炮,为我们冲锋部队扫清前进的障碍。正像一个俘虏说:“我们吓坏了。我们头也不敢抬。当你们上城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参谋长叫机枪连去堵!谁知刚出来,一颗炸弹在他们面前开花了,机枪连长的膀子炸断了,腿炸伤了,你们的部队跟着冲上来,整个机枪连就各自逃生,一哄跑散了。”

炮兵们的前进和步兵一样迅速,他们始终不脱离冲锋部队,一直到全部胜利。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6日)

在南门

陈忠良

大炮从拂晓开始,连串地摧毁着突出城垛的炮楼,城门两翼的乌龟壳接二连三地打透了肚子,火药、铁片、浓烟绕着半个清江天空,敌人被吓得钻到城脚,再也不敢露头了。

下午两点钟,在南门五百米远的战线上,五十多挺的轻重机枪,结成火网,像巨雷一样地怒吼了,这是冲锋的前奏,接着总攻击的号音响了,攻城的勇士们没有顾及暴雨似的子弹阻挡去路,也没有对“死”表示过畏惧,七中队第三班首先直冲正面炮楼,在十五米远的冲锋道路上,通过一条狭窄的木桥,三班的勇士就在敌人的火力下消耗了。钢铁的五班,穿过机枪的丛网,飞驰上梯,第一爬上梯子的是战斗英雄班长徐佳标同志,他把步枪在肩上一套,握着一颗炸弹,另一手是一面“战斗堡垒”的红旗,他大跨步上去,第一个插上了一面胜利的旗帜。“冲啊”、“大红旗挂上城头了”,三大队健儿振奋高呼!正当徐佳标第一颗炸弹打进炮楼,敌人迎面一枪打中了右额,“死在城头上”,徐佳标忍痛低语,马上送进去第二颗炸弹,第二颗子弹又中胸部,徐佳标同志仰倒在城头上,停止了呼吸。唐士连同志踏着班长的血迹前进,倒下来;李学忠第三个冲上去,打下来了;谢秀和高喊:“五班同志要死在一块!”说着第四个冲上去,一个倒下,再上一个,直至副班长刘学清最后倒下来,钢铁的五班真正做到自己所说的“宁为清江鬼,不做怕死虫”的誓言。可是钢铁是打不烂的,牺牲流血吓不住决心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壮士们的鲜血,汇成了一条“坚决”、“顽强”

的洪流,接着勇士们还是再接再厉地勇往直冲。

八中队与七中队并肩齐进,勇猛攻城,剧烈恶斗,勇士们奋勇前进!一只手臂断了,用另一只手打炸弹。副政指常进先曲了腿还高喊冲!政指郭琦同志负伤下去还对教导员说:“我们三大队要争气,剩一个也要冲。”九中队的勇士们也同样地和七、八中队在一起搏斗,英勇牺牲,昂然不屈,大队长宋传海、大队副张培锐俩同志也壮烈地牺牲了。

一大队在东面是另一路攻城矛头,在同一时间内与敌人反复冲杀,在敌人的火网中洗滚水澡,可是每一个指战员绝不犹豫胆怯,个个奋勇当先,向城上的敌人扑斗着。

第二次总攻击号音响了,二大队加入作战。四中队政指刘进修同志率领一个班冲上城楼与敌人拼刺刀,负伤后被敌人推下城来牺牲了。六中队任良泉身先士卒亦光荣殉国。七中队长郝振德同志负伤不下火线,并自动代理大队长率三大队继续冲击。三中队一排六个战士自己组织起来往上冲,一中队青年战士陆鸿飞同志挂彩说:“要死死到城里去!”说罢,爬上城墙。人民的队伍是钢铁,是堡垒,是永远打不垮的,英雄们踏着烈士的尸体,浴着血流,驱逐了清江南关的敌人,冲入南门大街。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6日)

攻城前后的宣传工作

续 之

淮阴之战,我们宣传工作的火力也是很强的。现在淮阴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墙壁上的标语和布告、报纸、号外、传单、墙报、墙画等已经把墙壁装点得“花团锦簇”。在攻城前后做宣传工作的团体,除部队宣传队宣传组外,有苏北文工团,新安旅行团、十旅文工队、青年工作队、苏北公学工作队、淮宝女工队、淮阴县宣传队等,人员不下四五百人,人力使用上可算已经超过了必要的程度。他们做着街头宣传、访问、调查,攻城前到部队里去帮助作鼓动工作,攻城后慰问负伤将士,在鼓动士气、安定民心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部队宣传队,紧跟着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夺取一寸寸的宣传阵地。我二十八团宣传队在部队攻入东圩门和东城门,战事正在激烈进行时,就把事先准备妥当的标语、传单、墙报贴上墙,不丧失一分钟时机。部队战斗步步前进,他们也步步前进。

我火线上对敌宣传工作,这次也创造了不少新的方式方法,无疑在削弱伪军斗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我三十团,在东门火线升起巨幅活动标语,利用二根船桅及滑车在工事内升降更换。又以芦席制成许多活动标语,叠起用绳联系,放在屋顶,像拉洋片一样在屋后一张张地翻给伪军看。火线喊话工作,十团也做得很好。预先讨论了喊话提纲,随时检讨改进。最初喊话叫伪军开城门投降,后检讨认为要求过高,就改为要伪军在我们攻城时枪朝天开放,我们攻城就缴枪,给以许多保证。有一次喊话,伪军打枪,喊话的人就喊:“不要打

枪,打枪做什么?我们讲话,你们亦可以讲话,大家不打枪。”后伪军就停止打枪。接着喊话的人就喊:“我们大家赌咒,喊话时不打枪,谁打枪谁就是孬种。”在朗读我方规定的缴械投降奖励办法时,伪军听了很感兴趣,这边喊过,伪军要求重读一遍。

各宣传工作团体在攻城前至各攻城部队中鼓动宣传,都彻夜赶编赶排新的活报杂耍。如苏北文工团,做“矮人讲话”杂耍向战士作鼓动演说,并演出自编之花鼓、大鼓等及“活捉潘干臣”活报。当“活捉潘干臣”演完,“潘干臣”被擒时,演员就说:“这是假的潘干臣,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把握活捉真的潘干臣啊!”战士们大声地回答:“有!”总攻那一天,苏北文工团还向战士献花。当天战事解决后,两位文工团负责同志进城,正有许多担架向城外送,有一个担架上的负伤战士招呼这两位同志说:“你们是文工团的吧?你们今天还在我们那里献花的。”这两位同志被激动得将要流泪,只得安慰他说:“你负伤啦!回头我们一定到医院来看你。”

进城后,我们没收了一个伪方印刷所,立即集合工人开工,已印出布告“告淮阴民众”、“淮阴战果”等。现旅里在赶排“春的消息”及新的秧歌剧,苏北文工团则连日赶排五幕大剧《淮阴之战》及“吴独膀子”大活报,准备在十三、十五两日群众大会演出。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6日)

一切为了前线

百 痕

在光复淮阴的战役里,我解放区的人民是以最大的勇敢、赤诚来支援前线的。因为清楚地知道复仇和援救沦陷区人民的时候到了。无论在前线,或在后方,都是那样奋不顾身地在工作,创造了许多为前线而服务的英雄和模范。

(一)五万人民涌上前线

当围攻淮阴城的消息传开去的时候,靠近城郊四面的解放区政府、人民都忘记了寒冷、疲劳,倾其所有的精力组织为前线服务的后勤工作,在淮阴成立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在淮宝、淮安都成立了后勤委员会,具体领导着运输、担架等工作,人民积极涌上前线的有五万三千六百六十三人之多。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啊!

民兵们维持后方秩序,帮助伏役运输粮草,木工、铁工帮作攻城器材,总之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技术贡献出来,参加前线工作。

(二)他们贡献一切力量

寒冷、阴雨并没有减弱他们的热情。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一切为着主力!这就是他们的动力,难道还有比前线的胜利更重要的事

情吗？在寒冷的雨地里，三四天内挖通了从淮阴到淮安的长约三十里的水道，把城壕里的水引出去。

同时淮阴民政科的同志，因寒冷和疲劳都生了疟疾，等到猛烈的热冷过去之后，又照常在工作了。

前线的需要是紧迫的，当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前方要人了，便拿着饼跟来前方，如果是吃稀饭，那就索性不吃，日天用人要去，夜里也去，盐西区的教导员胡志全同志亲自领导民伕昼夜不息的援助军队进行坑道作业。淮阴木工在几天之内全部完成了攻城器材。城北、盐集两区，六十余民伕，在前线与××团挖了从洋油栈至东门的通道，风寒、雨冷、泥泞满身，忘记了疲劳，他们只知道要工作要胜利。

艰巨的前线粮草运输工作，直继续到战役的结束。从远的淮宝、蒋坝道上至淮阴的王营街里，川流不息地流动着运输队，男和女，老和幼，推着、挑着、拉着、挥着如雨的汗水，走过深的水，滑的泥泞，这些没有拿枪的男女勇士们！英雄们！在为了祖国，为了解放自己同胞的战斗里，他们贡献了一切力量！

(三)他们出现在前线

总攻时间迫近了。战斗的准备更形紧张。成百成千的担架分散在攻城的各部队里。我们血肉关系的军与民将在火线上并肩作战。

当燥热的浓烟和响亮的军号把战士们带上城头的时候，担架队跟随在他们后面，毫无犹豫没有后退，更忘记了饥饿与疲倦。他们和战士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我们的敌人——伪二十八师。

当勇士们负伤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在前线，像援救兄弟一样，用粗大的手，轻轻地拉起他们，温和地询问他的伤势，转向安全的所在。淮海一百二十五副担架就这样参加二十八团的攻击。在南门，周桥区民伕纪兆俊同志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右膀子被子弹穿过，他还不知

道,大概是在掷石头吧!当鲜血浸湿了他的衣服流红了手掌心,他才发觉是真的负伤了。然而,他并没有呻吟、叫喊,像我们勇士一样坚强,他曾这样的说:“这轻微的负伤没有什么,是为了自己的。”

同样,在东南,淮宝盐南、盐西、吴集担架也是那样勇猛、奋不顾身进行前线救护工作。当勇士们在浓烟弹雨里爬坡的时候,他们也紧跟着冲了上去。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新四军是人民的宝贝,他们不能让一个勇士在前线长时间地忍受痛苦,他们和战士同样的英勇,同样的奋不顾身,单淮宝的民伕英雄就牺牲了五位,伤一位,淮阴民伕死一伤一。

在解放祖国领土的战争中,他们不仅流尽了最后一滴汗,而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和战士们的血交织着流在淮阴的城头,像一朵自由幸福的花,将永远在城上放光!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6日)

淮阴群众慰劳前线

肥猪八十九口 鸡子一千余只

于铁民

淮阴消息：攻克淮阴城，消灭伪二十八师的消息传出后，淮阴人民对于三师健儿，对于自己的武装，顿时发出一种疯狂的热爱，把他们自己养的小鸡，鸡子下的蛋，自己种的瓜、豆类、黄菜，把自己积蓄的几个钱，都拿出来了，买肥猪，买梨子，买粉丝，买纸烟，买毛巾，还有买不到东西拿钱来的，全县男女老幼日夜奔忙募捐慰劳品，经过王营镇向前方送慰劳品的络绎不绝，推着的、挑着的、背着、抬着的，一个接着一个。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新解放区的人民，一天到晚，用惊奇的眼光，去注视着他们。

王营镇的老百姓，是从敌人的铁蹄下新解放出来的，也自动地发起募捐慰劳，买些猪肉、牛肉、小鸡，打着旗子，敲着锣鼓，代表排成行列，接着老解放区的慰劳队，一齐慰劳攻城部队。一位刘先生说：“王营镇的人民，从沦陷到现在，自动慰劳部队，今天还是第一次。”

从八号到十一号（连渔沟慰劳在内），统计各区送往前线的慰劳品有八十九口肥猪，一千八百一十一只小鸡，九千八百九十六个鸡蛋，三千六百四十五斤梨，三百九十七斤黄菜，九百六十四斤瓜和豆类，八斤粉条，一千五百三十七包纸烟，六条毛巾，六万多元杂币。现各区青年、儿童人民代表们，犹继续不断地送慰劳品到清江城去。

（原载《苏北日报》淮海版 1945年9月17日）

万余群众欢呼胜利 清江市庆祝大会

清江市消息：淮阴县政府于十四日上午十二时，在城南公园召开市民大会，十一时许，该市所辖各镇各乡，男女老幼，成千累万，手执各色小旗，列成队形，由四面八方经大街小巷，向城南公园集中，锣鼓之声响动全城，一支又一支的人流汇成一片五颜六色的人海。会前几分钟，市民们欢天喜地，一堆一堆地聚在一起，畅谈他们的过去与现在。有的说：“七八年没有像这样热闹了。”一位老先生说：“城南公园过去是最热闹的地方，六七年来，它和我们老百姓一样，被鬼子糟踏得一踏糊涂，现在也解放了。”围着一周的人都笑了。开会了，军乐队奏起军乐，接着吴专员、陈县长、张市长、三师代表一一向新解放的群众致热烈的慰问并讲明我们的政策和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号召全体人民，共同建设新淮阴。

地方士绅胡海泉先生，亦登台讲演感谢新四军解放淮阴。因到会达万余人之多，听不到台上讲话，后面人向前面挤也听不到，只好到后面干叽叽。听不到就看，市民们互相询问：“谁是吴专员？”“谁是陈县长？”“谁是张市长？”一个小贩子说：“这是淮阴复兴的头一任县长、市长，大家可不要忘掉。”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7日）

铁的一、三连 血的第二班

本报前线特派记者 黄 黄

“九月六日下午二时总攻淮阴城”，这是师部给各主力兵团的命令，二团全体指战员都高兴死了，因为他们听说这光荣的任务，同样也要他们参加完成。战前，各连全掀起了攻坚动作演习的高潮，尤其一连和三连，他们演习得就更热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主攻连——他们，还进行竞赛呢。

六号下午一时半，城的东、东北、东南、西南，就都卷入了战斗，枪炮声早搅成了一个蛋。

他们本来准备先用炸弹进行爆炸，随即再进入冲锋的，可是，其他各处都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一、三连被急得再也不能等待了，马上一窝蜂一样都冲了上去。

他们的冲锋出发地是鸡蛋厂，离砖城只有十几米远，这一线放着伪匪四五千主力军——一〇九团、特务营和教导总队，堵着这条冲锋道路的是三挺不停息叫啸着重机枪，再加这里紧靠着伪师部，所以伪匪想阻止他们的冲锋的火力就特别猛烈，炸弹、子弹暴雨倾泻一样的泼出来，而且这里是一条宽阔平坦的河堤，连个隐蔽体也没有。

可是，冲向伪匪的是自觉为人民服务的钢铁健儿，在他们——英勇的一、三连——面前，没有不能渡过的艰险，没有足以稍减他们勇气的威力，伪匪的火力越凶猛，他们冲的越迅速，伪匪越企图顽守阵线，他们越冲得更坚决，前面倒下去一个，后面跟上来的是十个，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畏惧”，他们只知道这是“为了人民”。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冲进城了！

三十团、师特务团也冲进城了！

淮阴、涟水警卫团都冲进城了！

后面连续发出喜人的胜利消息，这消息是千度高热的大火，沸腾了他们的血流，充足了他们的勇气。现在就说最先冲上去的一连第二班吧：

他们在战前班的动员会上，都争着要求主攻，争着要求投弹突击小组，并且和五六个班挑了战，他们说：“别看咱们是个套筒子班，这一次一定要夺个光荣牌子。”他们决心：在战斗中仍就要取得“模范班”的称号，班里个人与个人也挑了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宁在阵前死，不愿战后亡”的。

他们压下去敌人的唯一利器，是手榴弹，不管伪匪用多强的火力阻止他们，他们仍是硬碰硬的逼近，像急冰雹一样向伪匪直贯手榴弹，贯得那些伪匪只好把头缩下去。

他们全班是抱着“剩一个人也要冲上去，剩一支枪还是要拼到底的”决心的，他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直到拼成了血的二班——三位壮烈牺牲，五位光荣负了伤。

二班长——模范小班长任颜德同志，他始终站在他领头的地位，不幸，他光荣牺牲了。

早为大家所景仰的孙明华同志，他的疟疾还在打，可是他仍就带着十二颗手榴弹上了战场，坚决指挥着二班，同样他也光荣负了伤。

二班……三班……四班……一连……三连……冲呀！勇猛的冲呀！没有人畏缩，一心只知前进，就连三连七班好在战斗中装病的朱秉宇，也带着病冲上去了。在这火与血混搅的激烈战场上，他也光荣负了伤。

一连四、五班是最先接近炮楼的，他们十来个人一齐冲到城墙脚，使伪匪枪不能打，炸弹一贯就滚下了运河，死亡线已经渡过来了，

他们马上沿着梯子爬城,后面的同志也决堤洪水一样地涌了上来,城脚下的人越拥越多,梯子上的勇士也越上越多,伪匪让炸弹攒得没得魂了,直喊“缴械”,人民的战士群立在淮阴城上了,随着那胜利的红旗,鲜明地在城上招展了,那嘹亮的军号在城上播扬了。

幻想顽守的伪匪,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武器全部成了我们的胜利器,光是铁铸成一、三连就缴到两门大炮,一百多人枪……

一、三连钢铁般坚决的冲锋,钳制住了敌人的大部主力,直接增强了各兄弟兵团的力量,加快了各兄弟兵团的进展速度,而且他们也最后胜利了,他们的名字与辉煌的战果密切联结着,他们——一、三连,永远是铁铸的,他们——壮烈牺牲的勇士,永垂不朽,他们——光荣负伤的勇士,不久将仍猛虎般活跃在战场上。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17 日)

淮阴解放后第八日——苏北文工团 上演“淮阴之战”

淮阴消息：淮阴解放第八日，“淮阴之战”已于十四日晚市民大会后在城南公园上演，观众数千，演出者是苏北文工团，此剧是黄其明、范政、张拓三同志集体创作的五幕活报剧，内容完全取材于当地军民亲眼见的亲手做的活的事实。“淮阴之战”，反映了新四军为解放淮阴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精神，反映人民一旦认识了新四军以后，如何的亲如手足，暴露蒋汪一家，中央军与和平军不分，情节极为动人，当我们部队冲向城头时，观众亦捏拳张目掌声大作，当群众亲切地慰问我们负伤的战士时，很多观众被感动流涕。此剧演出时间约两个多钟点，作者与演者以战斗的姿态，于短短的七天时间，便完成这部创作，七天中间，曾熬了几夜，他们并请了十个木匠，帮他们做道具，因此出现在舞台上的宏大的场面，生动的情节，不能不说是他们辛勤的果实。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18 日第 1 版）

英勇的八连

黄励华

淮阴战斗前,作为三营第一梯队的八连,在班排战士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深入动员,勇士们都提出了保证,提出了挑应战,提出了“不装孬种,死也死到城里去”的响亮的口号。

六号正午,八连集合了,在紧急的炮声中,勇士们踏着结实的步子,进入了相距南门城墙不过五十米远的阵地,战斗的火焰在胸中燃烧,血脉在紧张地跳动,为了胜利,为了消灭敌人,为了拯救淮阴受难的同胞,勇士们都下定了牺牲与必胜的决心。

“敌人叫喊了,同志们,不要怕,敌人在动摇!”这是连长简短有力的鼓励。

当怒吼的轻重机枪稍稍喘息的时候,号兵立即发出了冲锋的战斗号音,连副带着二排的勇士紧握着枪杆,一股劲冲上街道,冲过了木桥,直冲到城墙下。排副带六班架上了梯子,拿红旗的徐国文就首先爬上去,上了一半,被子弹打中牺牲了,吴金华立即拿起红旗爬上去,也牺牲了,李用英跟着挺胸而上,到顶时又被敌人打下;但是“死”不能吓住勇士们,坚强的为人民的意志驱使着他们,谁靠近梯子,谁就向上爬。

在二排冲锋的同时,一、三排也勇猛地冲上去,他们咬着牙齿,从牺牲同志身上跳过,一口气冲到河边,敌人的机枪挡不住勇士们前进,河水达不到底,凭着颗战胜敌人的心,不会游水的喝几口水也使劲蹬过了河。

三排的梯子架上了,刘怀德拿红旗首先爬上去,梯子矮,把红旗插在城墙上,一个人打了几十个手榴弹,不幸负伤牺牲了。接着姜浩望爬到梯子中间负了伤,田东河又跟着上去,敌人急得没办法,把城垛推下来,把砖头门板丢下来。

城墙下牺牲的同志多了,负伤的也多了,可是,每个人并不因死、因负伤而恐惧,相反的,却更增加了仇恨,增加了勇气,敌人的手榴弹从城上撂出来打了几个滚还没炸,就给勇士们拾起抛到水里去了!

“拿手榴弹向上爬!”指导员紧张的喊声激动着每个人的心。

梯子上手榴弹打完了,下面的同志源源不断地接济,负伤的同志解下了身上的手榴弹,又从牺牲同志的身上去搜索,李兆清、胡彬就是这样被敌人机枪打死的;颜士法、王加仁负伤后还在压机枪梭子,直至自己不能动为止,勇士们冲上河岸时,徐连香负了伤还继续向上冲,直至第二次重伤,才不能支持地慢慢地倒下来。曹凤五、徐国文战斗前却生了病,他们也没要求休息,都勇敢地参加战斗,作了壮烈的牺牲。卫生员刘必良跟着部队冲到城墙下,积极的包扎负伤勇士,敌人从城墙上丢炸弹和砖块,他头也不向上望,直到最后负了伤。

革命勇士的血不是白流的,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对他们的抚养,都不吝惜地贡献了一切,甚至生命。

当九连的勇士们冲上城时,八连的勇士只剩几个了,他们毫不犹豫、毫不踌躇地随着九连上了城。的确,敌人决不会料想到“土八路”是这样坚决顽强!敌人受了严厉的惩罚,胜利终究是属于人民武装战斗勇士的!

英勇的八连同志,你们的战斗姿态是猛虎,你们的战斗决心是钢铁,不管负伤、生病的,只要一口气,就坚持着战斗,你们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为人民而战的坚强意志,是伟大的,光荣的,永远不会磨灭的!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18日)

华中我军解放淮安城

五百里运河线为我完全掌握

〔新华社华中廿二日急电〕淮阴东南淮安县城，已于廿二日晨为我新四军攻占。至此，华东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台儿庄以下、高邮以上全长五百余里运河线，完全为我掌握。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25日）

洋油栈俘虏营的一角

集体创作 方穆执笔

洋油栈的屋顶和两个三丈高的大油箱,屹立在运河边上,被太阳照耀得发出胜利的光芒;这里面住的是过去威风凛凛,欺压人民,淮阴战斗后解除武装的俘虏。

一间能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做了他们的住地,俘虏们自由地在里面睡觉、抽烟,大天井里三五成群在谈笑、散步、读报或凝视着贴在墙上的画报。

每天两顿大米饭,五毛新抗一天的菜金,还可以吃到大肥肉,这样的生活,在他们几年来是没有的!他们自从挂起“中央”、“和平”、“中央”的招牌以后,没有时辰不陷在饥饿冻冷中,一天三顿稀头粥喝不到,冬天没棉衣。新四军打进淮阴,他们才翻了身。他们自己也说:“我们解放了!”一个做小生意的在墙外看到这种情形,愤愤不平地说:“新四军对他们太好,打头当‘二皇’连稀稀头粥也喝不饱,今天当俘虏反嚼起大米饭来了。”

上午饭后,他们集中在广场上课,教员的话,每一句都印在他们的心里,每一句都在打消他们的恐惧与怀疑,使他们一步一步认识出自己的道路——要求参加新四军。一个年约四十岁的伪连副梁富春也硬要参加部队,当告诉他因年龄大而说服他回家时,他说:“过去太对不起你们了,我一定要在这里干,当伙伙也愿意。”有的感动得把隐瞒的事揭发出来,伪事务长罗平和说:“过去不了解新四军,害怕改名贺焕明,现在知道新四军以仁义待人,要求把名字改过来。”特

工王业安改名王乐安被检举出来后,一个伪连长说:“人总是有良心的,这样宽大我们还不坦白,真没有人性!”

伪军家眷挤在破墙外面,仰头探望,看到吃大米饭,她们说:“做新四军俘虏比当‘二皇’还好。”看到上课,她们说:“直行是进学堂。”

老弱有病要求回家的,全发了路费和路单,他们把路单看作“护身符”,一层两层包得很紧得藏起来。一个侂老乡临走时带着颤抖的声音说:“你们待咱这样好,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咱要做个好人来报恩!”

(原载《苏北报》1945年9月29日)

淮阴六塘区庆祝清江大胜利

六塘通讯小组

淮阴消息：本月二十日，六塘区，于团结村小夹圩，召开团结、东楼、万柳、二圩四个村的淮阴战斗胜利庆祝大会，到会三百余人，由谷振荣同志报告淮阴战斗经过，经九十分钟的激战，解放了清江城，伪师长潘干臣，当场击毙，生俘伪军八千余，当官的十名，群众情绪极为高涨，（群众自发高呼，好啊！）交头接耳地讲起来，八路军本事大，铁梯砖城也能拿！清江自民国二十八年正月被敌人占领后，至今已经六年半了，现在才重见天日！清江人民幸福，我们也幸福，这幸福是谁交给我们的呢？自动回答：“八路军共产党！”伪军二十八师是老中央军投降的，他也说为了老百姓，你们相信吗？群众回答，不是的，坑我们老百姓的。并嗡嗡地骂了起来：“狗养的！”“说那话是哄他爸爸挑驴的。”现在清江解放了，我们可以永远过好日子了，在这六年半中，大家受过敌伪的罪吗？被烧的举手，占全场百分之十，被脱衣的举手，占百分之八十，被打和捉去弄工的举手，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场哄起来了，说：哪个没有受过他的罪呢？有一位老太婆单独站起来，说：“葛玉柱住钱集时，叫我去弄炮楼，因走得慢了，打我三个脑后。”又有一个说：“我弄工很出力，他说不好，正是冬天，把我推到冻窟里去。”哄！全场都站起来伸冤诉苦了，把会场变成了法庭，现在清江拿下来了，这些坏蛋都捉住了，你们受过那些人的罪，把名字说出来。只提出戴国

聘、陈永庭、万玉柱、张戴余等二十余人，群众这时高呼起来，要求政府立即枪毙他们呀！全场的鼓掌声，雷动震耳，大会即在这情绪极高涨时，胜利地结束了。

(原载《苏北报》淮海版 1945 年 9 月 30 日)

解放淮阴淮安搏斗时 文化工作者涌上前线

部队宣传员与地方干部合作

〔新华社华中四日电〕解放淮阴与淮安两役，动员了四百多个文化工作者在火线上服务。他们赶排活报、杂耍，在各主攻部队演出。演员们给突击队战士献花，并在各冲锋出发地装置巨幅宣传画，鼓动英雄们奋勇向前。在城四周我军攻势范围内，文化工作者的宣传阵地和机枪阵地并列着。他们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使伪军士兵看到劝降的标语。当我第一梯队攻入时，紧随部队入城的宣传队即在刚占领的大街上，向商店宣传，并张贴安民布告，向受难同胞慰问。美术工作队迅速涂去敌伪标语，绘上新的标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像。文化工作者进城后日夜赶排表现攻城英雄的《淮阴之战》的五幕话剧，在该城解放后数天的祝捷大会上演出，博得大众的好评。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7日）

苏北首次光辉战绩 我军一举攻克淮阴城

伪廿八师全部就歼 伪师长潘逆干臣当伤毙命

苏北分社前线六日讯：苏北中心城市，商业重镇及水陆交通枢纽之淮阴城（即清江浦）为我黄师健儿，以九十分钟之突击，全部解放，伪二十八师全部就歼，伪师长潘逆干臣当场毙命，缴获枪炮、弹药、汽车、汽船及其它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造成苏北地区，执行朱总司令命令收缴敌伪武装的首次光辉战绩。战役自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二十九日黎明将敌驱入内城。一周间，敌伪屡次拒绝投降，我遂于六日开始炮击，十四时整城墙根相继发出爆炸巨响，在浓烟掩护下，我指战员发起猛烈冲锋，五分钟即爬越城墙，九十分钟全部解决战斗。

按淮阴城控制运河、盐河及镇江至徐州、至海州的水陆交通线，自古为淮盐集散中心，市区面积约三十余平方公里，战前居民达十万。三七年底京沪沦陷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此地，三九年一月，数万大军一枪不发让与敌人。沦于敌伪魔掌下六年七个月的居民，当我第一梯队进城时，即自动烧茶插旗，连称“欢迎、欢迎！”

（录于北京军事科学院资料室）

重建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亭碑记

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六日，我新四军三师遵照朱德总司令各解放区部队立即收复敌占城市的命令，发起了围攻淮阴的战役。

其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苏北各县城大部解放，然盘踞淮阴之伪二十八师师长潘干臣却拒绝我最后通牒，将伪军龟缩于淮阴城周围纵横二十余里的地区，妄图依据城堡，为国民党守住这一战略要地。我军遂将敌四面包围，并先后扫除板闸、码头、西霸、王营和城郊等外围据点，将敌压缩在城一隅。九月六日下午二时发起总攻，攻击东门的二十八团借爆破烟障，率先登城突围直捣敌司令部，当场击毙伪师长潘干臣。攻击南门的特务团迎着敌几十挺机枪的密集扫射，涉城壕、踏云梯，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将鲜红的战旗插上南门城楼。参战的其他主力及地方部队也相继从各城门攻入，合力取得了歼敌九千人的辉煌战果。至此，被敌伪占领近六年半之久的苏北重镇淮阴宣告解放。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遂连成一片。新四军部当即通电嘉奖。

为永远纪念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徐佳标、宋传海、张培英等一百八十九名英雄将士，我民主政府于一九四六年春在城南公园兴建了“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亭”，然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我军撤离淮阴，此亭即毁于兵火。值此淮阴攻城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特重新建亭勒石于南门旧址。烈士们的高风亮

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为淮阴的富裕文明而奋发
进取！

革命先烈们永垂不朽！

淮阴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九月

亲历者回忆

忆两淮战役

黄克诚

(1986年3月)

两淮战役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后,新四军第3师为肃清苏北敌伪,解放淮阴、淮安,使华中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而进行的攻坚战。

—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布声明和命令,要求“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迫使日伪投降。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命令我军只能“原地驻防待命”,不让我军接管敌占城市;另一方面把大批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命令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对我军的反攻作“有效之防御”。同时,依靠美帝国主义帮助,赶运国民党军队,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解放区“积极推进”,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大城市、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我们应改变方针,即除个别要点仍应力争外,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8月24日,毛泽东同志电示华中局:“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

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并强调要“一切作持久打算”，“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当时是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3师奉命集结主力，准备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由地方武装和民兵向苏北境内敌伪发起广泛反攻，先后解放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等城镇，迫使苏北敌伪纷纷向主要点线收缩。长期盘踞在苏北地区的伪军潘干臣、吴漱泉等部，受国民党反动派加委，摇身一变，分别改编为国民党第6军第28师和淮安独立第2旅，连同伪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反动武装，据守淮阴、淮安两县城，同我顽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准备组织第3师主力部队歼灭潘、吴伪军，攻取淮阴、淮安县城，逐个扫清苏北境内残敌，解放全苏北。

正在这时，接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要第3师主力部队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与第2师部队会合，准备阻击桂系顽军东犯。我们原定的扫清苏北残敌的计划遂暂时搁置，对部队作如下部署：我率第7旅（已在淮南路西）、第8旅分别进至淮南津浦路两侧的定远、盱眙、涧溪等地区，与第2师的部队会合；而将第10旅留置于临近两淮的高良涧、蒋坝地区，以便既能西进作战，也可以回师东返，相机歼灭两淮之敌。在西进途中，考虑肃清苏北敌伪作战的需要，师参谋长洪学智又返回苏北，相机组织领导攻取两淮的作战。

第3师和第2师部队集结在津浦路两侧，等候半个多月，未见国民党军队东犯的动静。我估计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还不大可能向我根据地进攻。在这样情况下，我军主力部队旷日持久集结于津浦路两侧，势成守株待兔，却失去肃清根据地内残敌的有利时机。为此，我和当时共同指挥津浦线作战的第2师政治委员谭震林研究后，于9月3日联名向华中局及军部建议，将2、3师主力调回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队；主力一部回师肃清苏北、苏中各城市伪军，创造联成一片的大块根据地，为尔后长期作战准备

战场。电报同时报到中央。9月5日,刘少奇同志从中央电示华中局:“顽军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顽桂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不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3师部队抽调(或再加2师之一部)向东扫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3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据此,第3师主力部队即回师苏北,发起两淮战役,进行扫清苏北敌伪的作战。

二

淮阴、淮安是两座历史古城,又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到淮阴。日寇侵占后,又成为日寇屯兵要地,形成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联系的一大障碍,人民群众早已渴望拔掉这颗钉子。两淮县城相距17公里,都面对运河,水深城固。淮阴城高8米,淮安城高12米,城上有日寇经营几年的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了地堡,城四周在运河及护城河等屏障的基础上,增设了鹿砦、铁丝网,城外还增设卫星据点,以此构成了以城墙为骨干的防御体系。

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主力和地方部队已拥有7万余人。此时,在整个苏北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军队的数量和质量上,也明显地超过敌伪。敌伪虽然麋集几座县城,深沟高垒,但是,他们早已陷入解放区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根据敌我态势,我们确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首

先以位置距两淮最近的第 10 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阴,然后以相继赶回的第 7 旅、第 8 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安。

在我第 7、第 8 旅部队尚未东返时,第 10 旅旅长刘震指挥第 10 旅及淮海军分区新 2 团和师特务团,已于 8 月 26 日由高良涧、蒋坝等地出发,向淮阴开进;苏北地方武装射阳独立团和淮阴、涟水警卫团,从东、北两面配合向淮阴逼进;淮安、涟东独立团担负对淮安的警戒和包围。从 27 日到 31 日,夺取了淮阴外围的全部据点,严密包围了淮阴守敌。

人民群众听到围攻两淮的消息后,立即沸腾起来,踊跃支援前线。地方上组织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后勤委员会”和几万人的担架队、运输队、工程队川流不息地涌来。还组织了木工、铁工为前线修造攻城器材。为了让部队顺利越过城壕,上万民工在 3 天内挖通 30 里水道,放完城壕里的水。妇女赶做军鞋,写慰问信,地方医院人员都行动起来担负医护,并用木板、凳子增设了 1000 张病床。文艺工作同志连夜赶排节目到攻城部队演出。民兵英雄还组成土炮大队,赶着牛车拉着土炮来到城下,配合攻城。四面八方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8 月 31 日夜,调整了攻城部署。第 10 旅集结于城东和东南,担负主攻任务;师特务团、射阳独立团、新 2 团从城南、西、北三面实施包围,担负助攻任务。主攻点选在房屋较多、便于荫蔽接敌、又是守敌两个团的结合部、防守较为薄弱的城东北角和东门。

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积极进行实地勘察、战前训练和攻城准备。针对地形、敌情特点,修筑了十多座高于城两米的机枪制高点,挖掘了 55 米长的地下坑道,直通攻击点炮楼之下,准备实施爆破,赶制了渡河用的浮桥和登城用的云梯等器材。与此同时,向城内守敌展开政治攻势,用弓箭和风筝向城内散发传单,悬挂大字活动标语,进行阵前喊话,并两次向敌伪发出通牒,敦促其缴械投降。但敌伪冥顽不化,自称为“曲线救国的胜利者”,拒绝投降。

9月6日,守敌拒绝我最后通牒,并残忍地杀害了为我方送信的张老汉,广大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守敌估计我将在夜间突袭攻城,因而入夜及黄昏、拂晓戒备严密,而白天则较为疏忽。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将总攻的时间出敌不意地选在白天。整个上午,我炮火时紧时松,守敌紧张了半天,不见动静,便慢慢地松懈下来。14时正,我攻城部队突然开始炮火急袭,并以制高火力封锁敌碉堡。第10旅第28团(第10旅第28团,在攻打淮阴战斗中英勇顽强,首先攻入淮阴城,伤亡小,俘获大,在克城歼敌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淮阴又称清江,是苏北重镇,战略要地。黄克诚、洪学智、吴法宪下达军令,授予第10旅第28团以“清江部队”光荣称号)第1营通过地道对城墙实施重量爆破成功,城墙东北角被炸开几米宽的缺口,对我军攻城威胁最大的炮楼被炸毁,守敌一部被压在倒坍的炮楼下面,附近的敌人也被震昏。我突击分队仅5分钟即登上城头,在东门城头上插上第一面红旗。旋即与守敌展开激烈搏斗,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进入纵深,在观音寺将伪淮阴保安团团部消灭。其他方向的攻击部队也先后突破敌城防,勇猛穿插分割,直捣敌纵深。

从南门进攻的我师特务团,因爆破器材在前进中被敌炮火击中,未能按计划实施爆破排除障碍,便提前5分钟发起冲击。虽遭到很大伤亡,仍前仆后继,奋勇登城。尖刀班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第一个攀上城墙,把红旗插上城头,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顽强地与敌搏斗。他看到从敌人的一个暗堡内射出机枪火舌,疯狂地向我军扫来,封锁住我军前进道路,便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后来,为了纪念这位战斗英雄,当地人民群众把他献身的地方淮阴南门命名为“佳标门”。

在西门,我攻城部队在突破敌城防后,直冲入敌教导营营部,捉住了敌营长和一个号兵。我突击排长曾当过司号员,他立即令敌号

兵供出号谱,从敌号兵手里夺过军号,吹起敌人的集合号,把已经混乱动摇的敌一个营的官兵全部俘虏过来。

15 时许,我第 28 团第 2 营在一位熟悉情况的理发工人的引导下,取捷径直捣敌指挥部,乘敌恐慌万状,在机枪尚未架好之际,投出手榴弹,把敌机枪炸掉,立即发起冲锋,一下突进敌据守的院内,歼灭了敌警卫部队,敌伪师长潘干臣被击毙。15 时 30 分,城内守敌残部先后投降,一小部分敌人企图从西北突围,也被我新 2 团、射阳独立团全歼。淮阴遂于 9 月 6 日解放。

三

当淮阴战斗进行时,我各县地方武装即将淮安守敌严密包围。淮阴战斗胜利后,第 10 旅主力即于 9 月 13 日开抵淮安城下,紧缩了对淮安的包围。接着,第 7、第 8 旅从淮南东返,先后进至淮安城下,接替了第 10 旅。当时师参谋长洪学智已对攻取淮安作了筹划,我东返后和他会合。由第 7 旅旅长彭明治指挥第 7 旅,第 8 旅旅长张天云指挥第 8 旅,以及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等独立团攻歼淮安之敌。守敌根据我在城北集结兵力,城北地形便于接近诸情况,判断我将从北面进攻,遂将其主力部署在北面。我却将主攻方向选择在城南敌防御薄弱之处。以第 7 旅之第 19 团、第 20 团,第 8 旅之第 22 团分别从城东南、城南和西南实施主攻,第 8 旅之第 24 团在城西北,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独立团等分别从城西、城北和城东实施助攻。针对守敌依托运河及高大城墙,采用一线设防的特点,我各部队运用淮阴攻城的经验,制作了各种攻城器材,抓紧进行临战训练和准备,构筑了十几个高于城墙的制高火力点,挖掘了直通城墙底部的长达 150 米的地下坑道。同时,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发出通牒。守敌拒不投降,并于 9 月 21 日拂晓,组织敢死队百余人,由西城墙坠下,向我偷

袭,企图突围脱逃,被我第8旅之第24团第1营全歼。

22日8时,对淮安守敌总攻开始。首先向敌实施炮火袭击。我第8旅之第22团通过地道,荫蔽地进至城根,以预先运去的重磅炸弹在城西南爆开大缺口,敌炮楼被炸得灰飞烟灭,硝烟未散,我部队立即涌入。我各攻击部队的突击分队也在制高火力掩护下,迅速排除各种障碍,发起冲击。第7旅之第19团、第20团从城东南和南方突破敌城墙一线防御,并向敌纵深突击,快速歼灭了敌人。第8旅之第24团、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独立团,也从各个方向突破敌城防。经短时间激战,敌依托高大城墙精心设置的防线,全部被我摧毁。我各攻击部队迅即向敌纵深穿插,对敌实施分割包围。战至10时,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敌被切割成相互孤立的几块。我在继续攻击的同时,展开阵前喊话,瓦解敌人。并发动居民群众搜捕化装隐藏的散敌,迫使残敌大部投降,一部就俘。12时,伪旅长吴漱泉、伪专员李云需带领残部200余人,依托钟鼓楼及楚王殿工事继续顽抗,我遂集中各部队向其发起猛烈冲击,经30分钟激战,将其全歼,吴漱泉被击毙。15时,号称“铁打的淮安”即告解放。

在围攻淮安的同时,我第10旅及地方武装又于9月18日对响水口一带伪军徐继泰部发起攻击,歼敌近千人,攻克响水口、陈家港、大伊山、新安镇等市镇,控制了灌河两岸,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

据当时粗略统计,两淮战役总计全歼淮阴、淮安守敌伪师长潘干臣、伪旅长吴漱泉以下13000余人,后经进一步查证实为15000余人(淮阴战斗歼敌9000余人,淮安战斗歼敌6000余人),缴获炮15门、轻重机枪180余挺、长短枪8870余支、掷弹筒及各种弹药、车辆、马匹、物资很多,给予各孤立据点之敌以极大震撼。

两淮战役及以后的胜利,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华中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

(选自《黄克诚军事文选》)

解 放 两 淮

洪学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我解放区“推进”。

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2日指示全军:大城市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我们应以主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24日,毛泽东同志又专电指示华中局,要求“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统一部署下,我3师奉命在苏北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先由地方武装及民兵解放了沭阳、宿迁、涟水等县城,迫使敌伪向主要点线收缩。这时,长期盘踞在苏北地区的伪军潘干臣、吴漱泉等部,受国民党加委,摇身一变,分别编为国民党第6军第28师和淮安独立旅,据守淮阴、淮安两城市,同我顽抗。潘、吴虽已改变为国民党部队,但我们还是称他们是“伪军”。针对这种情况,3师准备集中主力先歼灭潘、吴伪军,攻取淮阴、淮安两城市,再扫清苏北境内残敌,解放全苏北。

9月,正当我们积极备战时,国民党白崇禧桂军向大别山我新四军2师发动进攻。新四军军部准备消灭这些桂军,相机威逼南京,命令我们3师向津浦路西出动,与2师会合,然后和2师联合作战。命令成立前线指挥部,黄克诚任总指挥,谭震林任政委。

3师部队经过动员,向津浦路以西出发。我们路过洪泽湖,在船

上,我同黄克诚师长议论。

我说,消灭广西桂军当然好,但我们伤病员怎么办?重要的是我们的后方苏北还有敌军,淮阴、淮安还在伪军手上。我们部队到津浦路以西去了,后方不安宁,我担心要受损失。

黄师长听后点头,觉得我讲的有道理,但不马上表态。

我又说,这样只顾前不顾后不行,后方不安定,对我们很不利,影响军心士气和民心,后方必须稳定才好。

我提议留下8旅和特务团,配合地方上的武装,先消灭淮阴的敌人,然后再攻淮安,解除我军的心头之患。

黄克诚师长说:“敌人固守淮阴。淮阴是一座古城,三面是水,易守难攻。你想打淮阴,有没有把握?”

我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日本已投降,伪军士气低落。我们准备充分,各方面动员好了,还是有一定把握的。现在我们部队嗷嗷叫,士气高涨,早就想打了。”黄克诚师长说:“那好,要是打的话,那就由你统一指挥,我带队伍先走,去请示军部后,给你们答复,你与吴法宪到观音场等我电报。”

我与吴法宪到观音场等电报。同时,积极进行打淮阴的准备。

我们建议先打两淮的意见,得到谭震林政委的赞同。

9月3日,黄、谭联名向华中局及军部发电建议改变计划。5日,刘少奇从中央电示华中局,同意3师留部分部队先肃清两淮敌伪再西调。

在观音场,我们很快收到黄师长的电报,说他马上也到观音场,见面后当面再谈。

黄克诚师长回来以后,说华中局和军部同意打淮阴。他把8旅带走,留下10旅和特务团,由我统一指挥,打淮阴。

淮阴城墙高8米,水深城固,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又是屯兵要地,是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根据地的钉子。进到淮阴

后,我们先扫清敌人外围据点,逼近淮阴城下。

我们先派了一个与潘干臣有关系的县长,给潘干臣送去了一封信,向他讲明形势,如果继续与新四军为敌,与人民为敌,不会有什么前途和出路。我们要他起义,起义后给他一个师的名义,编为新四军的一个独立师。而且,限他几日几时回答,不起义就攻城。

这个送信的县长是潘干臣的结拜兄弟,去了以后,潘干臣也热情招待他,但对起义的事,避而不答。我们得知潘干臣的态度后,积极作攻城的准备。

潘干臣见我们包围了淮阴城,老是晚上袭扰,以为我们要晚上攻城,所以他们晚上不睡,白天才睡觉。我们故意每天晚上都去袭扰他们,疲劳敌人,给敌人造成错觉。

经过 10 多天充分准备,反复研究,确定攻城方案:10 旅 28 团、30 团从东南门攻击突破,由我指挥;10 旅 29 团、特务团从西南门攻击突破,由刘震指挥。为击敌不意,发起突然攻击,把总攻时间选在下午 2 时。我军准备了几百张梯子,隐蔽进入城下。下午 2 时整,在炮火掩护下,各团同时发起攻击,架起梯子,突上城墙。经过 3 个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近万人。我军伤亡 200 余人,特务团牺牲一个营长。

在城里,部队进入纵深时,我第 28 团 2 营在一位熟悉敌内情的理发工人引导下,取捷径直捣敌指挥部,其他几个连队也相继赶到,把机枪架在指挥部门口。2 连连长张昌义带领战士冲入指挥部屋里,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对着电话骂对方“笨蛋”,叫嚷“坚决顶住”!理发工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敌师长潘干臣。张昌义厉声喝道:“潘干臣,举起手来!”潘干臣丢掉电话机,一边说“我投降,但我要见黄师长”,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摸枪。张昌义眼疾手快,一枪把潘干臣当场击毙,并厉声骂道:“狡猾的家伙,还要见黄师长,就在这里见鬼吧!”此外,部队还抓住了 9 个伪县长,都是周围县里躲进去的。有一

个伪团长,藏在夹墙里,战士并不知道墙壁里有人,只是喊:“你出不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那个团长吓坏了,连声喊:“我出来,我出来……”就这样,又抓了一个伪团长。几乎在同一时刻,我28团4连副连长刘子林冲进指挥部另一间房子,一把抓住敌人师参谋长刘绍坤,喝令他:“打电话,命令你们的各团投降!”刘绍坤颤抖地拿起电话筒:“师座命令,停止抵抗。”15时30分,各处残敌都放下了武器。

淮阴战役俘虏敌人9000多人。这么多人,没法给他们搞饭吃,后来就组织他们自己做饭吃。淮阴城攻下后,我们封锁了3天,清查敌伪宪特,查出了不少坏人。

新四军军部当时也是希望我们早日攻克淮阴,还没有攻城,就派人来为军部号房子,那意思就是非把淮阴城早日拿下来不可。

在我军攻击淮阴时,由盐阜军分区谢祥军司令员率领6个独立团包围了淮安城。淮阴攻下来后,部队休整3天,调整干部,补充人员,总结经验。3天后,10旅和特务团进抵淮安城下,准备歼灭淮安的敌人。这时黄师长率7旅、8旅结束了援西任务,来电说,免去10旅和特务团攻打淮安的任务,改由7旅和8旅打淮安。由刘震指挥10旅和特务团去打响水口的许继泰伪军,并要求部队行动时注意保密,以防止敌人闻风逃窜。淮安当时的守敌是“独膀子”吴漱泉的一个伪军师,伪苏北挺进军第3、第8纵队,伪保安第5团及第8支队等6000余人,由一个姓刘的城防司令统一指挥。

我军攻击淮安城的部署是:8旅攻击城西南,7旅攻击城东南,以南门为分界线。为锻炼提高地方武装战斗力,城北面之敌交由盐阜区部队歼灭,以城中间十字街为南北分界线。8旅先到淮安城下,在进行攻城准备时,用平射迫击炮把敌城墙上的23个炮楼全部摧毁了。攻打淮阴城时用的梯子也全部运到淮安,分给了部队,部队自己也制作了一些攻城器材。7旅到达后,进行了3天的准备。我决定在第2天拂晓发起总攻。这时接到黄师长电报,说他下午4点钟回到

师部,所以我们把总攻时间推迟了一天。黄师长回来后,我把打淮安城的部署向他作了汇报,黄师长听后同意我们的计划。22日拂晓,我军发起总攻。经过20多分钟激战,我军突破敌人城防,冲入城内,激战4个小时,守敌全部被歼,淮安城即告解放。这次战斗,各个部队和地方武装打得都很好,黄师长表示很满意。

在战斗中,吴漱泉率其残部依托钟鼓楼及楚王殿工事顽抗,被我军当场击毙。姓刘的城防司令乘混乱换便衣逃脱。在我军攻城时,由原南京伪警卫师起义后改编为新四军独立师的师长,被军部派来参观。他在指挥所与我们一起观看了7旅攻城的战斗。战斗结束后,黄师长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他对黄师长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你们攻城作战,你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打得很好,值得学习。”

攻下淮安之后,我们集中7旅、8旅、10旅和盐阜区的部队准备攻盐城,方案都制定好了,黄克诚师长表示同意。他说:“华中局要开会,我去参加,你和吴法宪带部队先走,军事指挥由你负责,政治工作吴胖子负责。”这样,部队开始向盐城方向集合,我也跟着部队走了。

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接到黄克诚师长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回师部,部队停止行动,另有新任务。回来后,才知道中央命令我3师进军东北。

(选自《洪学智回忆录》)

忆淮阴城攻坚战

刘 震

34年前,当时我军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由于坚定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一举攻克了敌人重兵防守的淮阴城。这次战斗,是我苏北新四军3师从长期的游击战转向较大规模的攻坚战的一个成功的先例。当时全体参战指战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

(一)

1945年8月21日,洪泽湖东岸蒋坝、三洲、高良涧一带,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各个村落里,锣鼓声咚咚锵锵,欢乐歌声高亢嘹亮。我3师指战员们,虽然经过5天的长途行军,但是,刚一到了休息的时候,见到欢迎的男女老少,就放下背包,把疲劳抛在一边,和当地人民一道,载歌载舞,热烈庆祝日寇宣布投降后,我苏北军民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我们师指挥部的几位负责同志正围拢在一起,商讨如何贯彻执行华中局关于切断津浦路南京——蚌埠间敌伪的联系,攻克沿线敌伪据点,相机向南扩大战果,配合兄弟部队会攻南京的命令,忽然,机要人员持后方来电报告:苏北两淮(淮阴、淮安)、响水口、灌云等地的伪军,在接受国民党整编后,正日夜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并妄图盘踞苏北,再行作乱。另悉:国民党反共将领李仙洲也正率部东进,妄图

策应苏北顽伪,扰乱我解放区。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师指挥部迅即向上级反映了面临的各方情况,提出了先回师解决两淮等地顽敌,巩固扩大苏北解放区,使苏中、苏北两区汇成一片,解除后顾之忧,以便苏北我军大规模机动作战的建议。毛主席、延安总部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指示我3师:“迅速占领运河、串场河沿线各城市,使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打成一片。”正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电令我们:“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

毛主席、中央军委、军首长的指示给了我们以巨大鼓舞。在紧急召开的师党委会议上,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指出:“国民党对我们寸土必争、寸利必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和陈毅军长的指示,同他们来个针锋相对!李仙洲不是气势汹汹地要支持那些换上‘国军’番号的伪军吗?好吧,我们暂不同李仙洲正面交锋,而用猛烈的铁拳,先将这些‘黑狗’、‘二皇’砸个稀巴烂,叫李仙洲这个反共‘司令’什么也捞不着。”经过认真讨论,师部作出了回师先歼苏北残存顽伪的具体部署。报经上级批准后,师党委决定:由我(当时任淮海军区司令员、3师副师长兼10旅旅长)率所部将师的后队改为前队,迅即回师,首先攻取苏北战略要地——淮阴城,消灭守敌潘干臣,3师8旅等部回师后,再先后解决淮安、响水口、灌云之敌。这一决定下达后,广大指战员对不需再多跑路,很快就有仗打,无不拍手称快。特别是随同主力一齐行动的淮海区新2团的指战员们,更加欣喜若狂。他们一则高兴的是又有了战斗锻炼的机会,二则是很快把大汉奸潘干臣干掉,可以解除家乡父老的切肤之患。

(二)

8月26日拂晓,我们沿着洪泽湖堤策马北进。哒哒的马蹄声伴随着战士们整齐有力的脚步声,像一阵阵低沉急促的战鼓在耳边回响。黎明的曙光,照在战士们的面颊上,一个个像小老虎雄壮威武。无论指挥员、战斗员都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淮阴城,一拳把淮阴城的敌人砸个粉碎。

淮阴是一座历史古城,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战略要地。1937年底宁沪沦陷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至此。1939年2月,国民党一弹不发把它拱手让于日寇。从此,这里成了日寇屯兵要地,成为钉在我苏北根据地的一块毒瘤。6年多来,对我淮南、淮北、苏北、苏中各根据地“扫荡”之敌,以此为疏集中心。城内7万居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周围数百里无辜群众惨遭蹂躏,连根铲除这块毒瘤,早已成为苏北军民所痛切渴望。10天前,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寇南波大队撤往海州,现在为伪军28师驻守。该敌计有正规军3个团7000多人,另有淮阴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军2000多人。伪首潘干臣在接到蒋介石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军第28师”的番号后,迅速进行了整编,并将主力收拢城区,加强防御,城墙上修筑了大量工事,城四周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有地堡,护城河与城墙之间设有鹿砦、铁丝网,城外围拼凑了反动区乡武装,构筑卫星据点,形成纵横十余里的城垣防御。我们清醒地料到:攻打淮阴城将是一次非同以往的极其艰巨的攻坚战。抗战以来,我们大量采用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对于县城以上坚固设防的攻坚战,这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引,有广大指战员英勇机智的战斗精神,有苏北地方党和群众的全力支援,打胜这一仗,是完全有把握的。为了确保这次战斗的胜利,通

过反复研究,确定采取两个步骤:

第一步,快速扫清外围敌人,步步逼进,紧紧将城包围;

第二步,摸透情况,正确地确立主攻、助攻方向,选好突破口,以有效手段,突破坚固设防,分割歼灭城内之敌。

在急速前进中,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侦察员报告:我10旅前卫4支队已经进至淮阴城南5公里的高升桥,与敌打响。我看了下手表,正是27日上午6时,枪声成了大队人马急进的兴奋剂。

部队在晨雾中前进,前面的枪声时疏时密。13时后又接到4支队报告:上午与敌接火后,很快消灭了高升桥守敌。城内守敌两个营,出城进行反冲击。经激烈冲杀,将敌打退。现我正向傅家庄、金家坪、刘家庄、王家祠堂一线急进!

在扫清外围敌人的战斗中,不断接到扫除敌卫星据点的胜利消息。特别是1支队主力,勇猛打退敌人在西门外进行的三次疯狂反扑,进到西城门口。至31日晚,我全部扫除了杨庄、王营、西坝、码头等数十个卫星据点,紧缩了包围圈,陷敌于孤城之中。担任打援的淮安、涟东警卫团,还胜利地消灭了板闸的敌人,卡断了淮安守敌增援的通路。

手持“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一切为着主力部队的进攻”的各色彩旗的5万多民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工程队,在“淮阴反攻委员会”的领导下,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奔向淮阴,涌到枪林弹雨的火线,同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构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三)

为了给潘干臣一个悔悟的机会,我发出通牒,令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然而,潘干臣不但毫无悔意,反而狂吠什么“我们是曲线救

国胜利”。并扬言：淮阴城防“固若金汤”，任你新四军长出三头六臂，也休想飞进城来！

潘干臣这一嚣张顽固姿态，更加激起我广大指战员的高昂斗志。

连日来，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向各级指挥员面前。“打开淮阴城，活捉潘干臣，为苏北人民除害！”的口号声震荡在每个指战员的心底。

我们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东门是敌 111 团防守，南门及其附近地区是敌 109 和 110 两个团防守，西门是敌常备旅防守，北门是敌保安团防守，敌师指挥部设在北大街东侧的道台衙门内。经过各级指挥员实地勘察，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了精确的了解和周密的分析研究后，我们一致认为，东门外花街房屋较多，便于我隐蔽接敌；南门和西门外地势开阔、低洼，城内守敌力量较强；北门紧靠运河，易守难攻；城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些建筑物可资利用。因此，我们决定了以下部署：决定以东门为主攻方向，配置 4 支队和 2 支队；南门为助攻方向，由师特务团和 1 支队负责；城东南、西北各配置一部兵力，相机突入城内以便分割敌人，各个歼灭。

具体部署下达后，我们随即察看了各部队的战前准备工作。

在东门阵地上，担任主攻的 10 旅 4 支队、2 支队的广大指战员们忙得热火朝天。我们和 4 支队支队长彭金高同志在一间平房的隐蔽处，看到几个战士正在聚精会神地从下向上数着城墙上的砖头层数，然后，又量起一块城墙砖的厚度，又把城墙砖层之间的嵌缝加进去，这样一算一加，很快测出了城墙的高度 8 米左右。此情此景，不由得我们发出了内心的赞扬：“哈哈，同志们，你们把城墙高度算得这么准，看来使用多么长的梯子攀上城墙就更有把握喽！”

听到我们的赞扬，一个老战士笑着说：“首长，敌人有洋枪封锁，我们就有土机器对付！这也叫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嘛！”

阵地上，顿时响起一阵欢乐的笑声。

在一间楼房的走梯口,十来个用竹、木和麻袋装土垒成的高于城墙两米以上的机枪火力发射台,快要筑好了。

在东门北侧,由 16 名干部战士和 60 多位支前民工隐蔽奋战了两个昼夜,掏挖的 55 米长的地道已经完工了。一口装着 500 斤黑黄两色炸药的大棺材,已经通过地道悄悄地送往城墙根的敌人炮楼下。

一位正在捻引信的战士悄声笑着说:“这口大棺材开了花,可有好景子看哩!”

为了便于我部队越河攻城,淮海支前民工冒雨日夜赶挖一条从淮阴到淮安长达 30 华里的出水道,正在把护城河水引出去。

在南门外师特务团指挥所里,团长郑贵卿同志正在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确定突击队、红旗手、爆破手的战斗编组问题。热烈的讨论开始了,一位操着灌云口音的小伙子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以打开淮阴城的实际行动,支持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胜利成功!”

郑贵卿同志告诉我:那个小伙子是新提拔的 7 连 5 班班长,阜宁战斗英雄徐佳标,刚确定的尖刀班就是他那个班。我点点头说:“有这样的钢铁战士打先锋,再硬的城池我们也能攻破啊!”

在西门和北门阵地附近,淮海新 2 团、射阳警卫团、淮阴警卫团的战士和民工们,正在赶制大批过护城河的浮桥和登城用的云梯。参加制作的人个个汗流浹背,人人面带喜悦。

从实地观察和大量的汇报中,我们知道:各种攻城准备工作都是这样日夜不息地进行着。

在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的基础上,各部队又结合具体方法,选择相似地形进行反复演练和临战训练,并在夜间多次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制造我夜间攻城的假象,使敌造成错觉。

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攻城准备就序的时刻更猛烈地展开了。围城各部队利用船桅装滑轮的原理,在城墙四周火线上升起了巨幅的活

动标语牌。“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怀抱!”“不要再为潘干臣卖命!”等内容的对敌宣传口号,像拉洋片一样,一幅一幅展现在城内敌人的眼前。城四周,各式土洋喇叭进行的阵前喊话此起彼落,一包又一包用弓箭、风筝传带的宣传品纷纷飞进城里。

总攻前夕,我们指挥部再次代表苏北党政军民向城内潘干臣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然而,冥顽不化的潘干臣非但执迷不悟,拒绝投降,还丧心病狂地枪杀了为我向其送信的张老汉。我围城军民无不义愤填膺。“誓死打开淮阴城,坚决消灭潘干臣!”这钢铁的誓言,像雷霆的吼声,在城墙外轰鸣,似团团烈火,在每个指战员胸中熊熊燃烧!

(四)

9月6日拂晓,阴沉沉的天空洒下蒙蒙细雨。我军隐蔽在淮阴城四周的大炮一齐怒吼起来,连淮海民兵英雄王凤山的土大炮,也在北门外阵地上发出隆隆巨响。

我们走出指挥所,来到东门外炮兵阵地。只见4支队、2支队的炮兵们,正用猛烈的炮火轰击着东门城楼。在闪光中,我们隐约看到,城门楼两侧高高竖着的炮楼,像一只凶恶的野狗伸出的两个锐利的牙齿,严密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摧毁它,绝不能让这只恶狗在总攻时拦阻我军前进的道路!”炮兵们沉着地、迅速地一炮接一炮猛烈开火。只见打碎的砖瓦,随着滚滚浓烟,升上天空。

敌人以为我们要进城,也用炮向城外猛烈地狂轰。

总攻真的要开始了吗?

敌人总是错误地作出估计。围城以来,敌人最担心我们在夜间突袭攻城,每当入夜,他们就加岗加哨,严加戒备,不少地段还安置了照明器材,特别是黎明和黄昏,戒备更严。相反,白天时间,尤其是下

午两点左右,则有些松懈。针对这一重要情况,指挥部决定将总攻时间放在下午两点正,狡猾的敌人怎么也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在白天收拾他们。

为了继续迷惑敌人,整个上午,我们的炮火时紧时松,时疏时密。敌人等了半天,不见我们有什么其它行动,因而慢慢地松懈起来。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总攻时间就要到了!

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我担任突击任务的指战员们,人人都像急欲出膛的炮弹,只待总攻信号一响,他们就立刻猛发出去!

“滴铃铃铃!”忽然桌上的电话急响起来!接过一听,原来是南门阵地郑贵卿团长报告:由于运送爆破器材的小车在前进中被敌打毁,目标被敌发觉,请求提前发起攻击。我们稍作研究后,便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时候,南门守敌野兽一样,疯狂叫喊、疯狂射击,枪弹、手榴弹挨着石头、砖块一齐倾泻下来,指战员们有耳不听刮风似的枪炮声,有眼不看硝烟弹雨,直向城墙猛冲过去。尖刀班第一批冲上去倒下了,第二批上去又倒下了。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这时“轰隆隆”一声巨响,震撼全城。主攻东门的4支队在城东北角重量爆破成功了!

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滚滚浓烟从地心升向天空。

各个阵地上的机枪,像山洪暴发一样怒吼起来,冲锋号的响亮声浪,在枪炮声里翻滚。

各路突击队、红旗手、投弹手、爆破手一个个龙腾虎跃,冲锋向前,力争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淮阴城!

指挥所里,不断传来各部队胜利前进的消息。

在城东北角,一个敌炮楼被炸得飞上天,城墙被炸开7米多宽的缺口,守敌一个排全部葬身在城墙下。我4支队1营2连5班长曾家良,高举红旗,顺着云梯,像拉满了弓的飞箭一样,射向城头,第一

面鲜艳红旗顿时在东门城头高高飘扬。同时登上城墙的还有4连2班的张班长。

4支队1、2营的勇士们,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像一阵阵巨浪涌向缺口,卷上城头!守在城门口附近的敌人,猖狂进行反扑,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妄图阻挡我部队突入城内前进。

反扑是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的。我2营4连全体英雄们,在连长张昌义的带领下,仅用5分钟时间,便突入城内,冰雹似的手榴弹,纷纷飞向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死尸遍地。敌人的反扑被打退了。张昌义带着他的全连战士们,冒着周围敌人的猛烈枪弹,不顾一切直插水门后街,向西冲杀前进!

他们像旋风一样扫清一路敌人,企图顽抗的伪保安团也被他们打得人仰马翻,遍地横尸。守卫西大街十字路口的敌人,除少数吓得窜向伪师部,其余都举手投降。

接着,张昌义带着他的战友们,由一名熟悉情况的理发工人作向导,直向伪28师师部冲去……

与4支队突破东北城墙的同时,1支队的炮兵在支队长王凤余同志的指挥下,猛烈开火,迅速在城东南面轰开了一段城墙,突击队潮水般地涌入城内。

南门阵地上,敌人火力太猛,特务团3营长宋传海光荣牺牲。团主力迅速加入了1支队的突破口,共同向纵深急进。

西门攻城部队是淮海新2团和射阳警卫团。他们发起冲锋之后,射阳警卫团的尖刀连2营5连连长牺牲了,2排长李云龙立即代理指挥,迅速扫清突破口残敌,冲入敌教导营部,活捉了敌教导营营长“赵老虎”。同时又捉住敌一个号兵,强令他供出敌号谱。李云龙这位曾经当过号兵的棒小伙子,夺过敌军号,昂头挺胸,鼓起腮帮吹起了敌人的集合号!号声把七零八散的“老虎营”集合起来了。就这样,号称“老虎营”的教导营所有官兵,全部当了俘虏。

负责攻打北门的淮阴警卫团,在总攻发起以后,由十数名共产党员组成的突击队,凭借已被敌人烧毁的北门运河大桥桥桩和桥墩,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机枪扫射,冲向北门城楼。第一架云梯被敌人打断了,又架起第二架云梯。他们冒着敌人的火力,勇猛地登上了城楼,消灭了城楼上的守敌,又配合主力部队对城西部敌人的围歼。

向纵深奋勇冲杀发展迅速的4支队传来捷报:“敌师部已经摧毁,师长潘干臣当场击毙。”原来,当4支队1营2连连长张昌义带着战士冲到敌师指挥部的时候,其他兄弟连队也陆续赶到。敌哨兵见势不妙,慌忙朝天打了一枪,拔腿就往回跑。里面冲出百十个伪军,看到我军冲杀过来,便呼啦一下急忙卧倒,在门口架起两挺机枪准备向我射击。4连2班长猛地投出两颗手榴弹,把敌机枪手炸掉了。1排长趁势带领突击组从大门突入。

张昌义和一名战士冲进了一间房子里,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对着电话发脾气。理发工人立即认出他就是潘干臣。张昌义举起枪厉声喝道:“潘干臣,举起手来!”潘干臣把手从电话机上移开,正要掏枪抵抗,张昌义手扣扳机,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狗命!这个双手沾满苏北人民鲜血的汉奸,终于落得应有的下场。

在同一时刻,敌师指挥部的另一间房里,4支队4连副刘子林一把抓住敌师参谋长刘绍坤喝令他:“打电话,命令各团投降!”

刘绍坤颤抖抖地拿起话筒:“喂!××吗?师长命……命令,停止抵抗……”

15时30分,各处残敌,眼见抵抗已经绝望,就都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也被射阳警卫团、淮海新2团截歼。这场战斗,共俘虏敌军官兵8000余人。

胜利的红旗,在淮阴城楼上、各高大建筑物上迎风飘扬!

(五)

淮阴城攻克了,淮阴城解放了!

陷入敌掌6年7个月之久的淮阴古城,重又回到人民的怀抱。城里城外,到处是笑脸,到处是歌声。淮阴城内外成了欢乐的海洋。

成千成万的群众,熬过长期铁蹄践踏的苦痛,今天重见阳光,获得解放,怎能不发出内心的欢乐!

当地党政和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一支支慰劳队,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带来许多肥猪及鸡蛋粉丝等各种慰劳品,从淮阴城外络绎不绝地运往城里,慰劳自己的子弟兵。

陈毅军长从延安发来嘉奖电:“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仍希继续扩大战果,并给负伤指战员致慰问。”人民的慰劳,军首长的嘉奖,给了我参战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我们当地党、政、人民团体一起在城南公园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宣读了陈毅军长的嘉奖电和兄弟部队的贺电,并宣布师部命令:10旅4支队首先攻进淮阴城,发展迅速,伤亡少,缴获大,对战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授予该支队“清江部队”光荣称号。该支队担任主突击任务的1营2连和2营4连授予“清江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2连5班长曾家良,4连2班长张志山战斗中勇猛顽强,均第一名登城,分别授予“淮阴战斗登城英雄”称号,各记特等功一次。该两班荣获“淮阴战斗模范班”,各记集体功一次。4连连长张昌义机智勇敢,亲率突击队插入敌师指挥所,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并记特等功一次。射阳警卫团在战斗中打得勇猛、作风硬、战斗力大为提高,决定报请军委批准荣升主力,编为新四军3

师 8 旅 23 团,授予该团 5、6 连“清江战斗模范连”称号。

师特务团在战斗中,虽然伤亡较大,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牵制敌人兵力,对攻克淮阴城作出贡献。该团 7 连 5 班长徐佳标,在第一个登城时身负重伤,仍继续坚持战斗,并以自己的身体堵住敌机枪眼,掩护突击部队勇猛登城,追认为“淮阴战斗英雄”。为了纪念和发扬徐佳标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师党委和地方党委决定将淮阴城南门命名为“佳标门”,徐佳标生前所在的班命名为“佳标班”。

开过了祝捷大会,我们就告别了淮阴城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去执行上级交给的新任务,向东南进发,迅速包围了伪顽旅长吴独膀子盘踞的淮安城。

(选自《长风扫敌顽》)

回忆淮阴解放

李一氓

1945年夏天,把盐阜、淮海两个区合并为苏北区,黄克诚当书记,我当副书记兼苏北行署主任;原来的两个区降级为专员区,当时简称专区。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军部命令“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淮阴、淮安就在运河线上。我们就准备由淮海军区第10旅担任主攻去收复淮阴。这次军事行动就由10旅旅长刘震同志指挥,他也是淮海军区的司令。这时原驻淮阴的日军南波大队已撤往海州。接防淮阴的是伪军第28师潘干臣部队。潘干臣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参谋长,带部队投降后,当了师长。这个人非常反动,我们进军淮阴后,他态度很顽固,拒不投降。那时各地的伪军都很恐慌,再不会有什么外来力量的支援,也丧失了粮食、弹药的补给。我们分别把淮阴城周围的敌军据点都肃清了。固守淮阴的伪军力量有9000人,人数再多,也只是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潘干臣想得到淮阴以外的国民党部队的救援,完全是妄想。奇怪的是在一个城里挤了很多敌伪县长,如国民党的行政专员、泗阳县长、淮阴县长、涟水县长,汪精卫的淮阴伪县长、泗阳伪县长。

我们只需要克服淮阴城城墙这一关,那9000人就很容易解决了。但在那时的装备情况下,爆破这个城墙,我们还是只能采取老办法。我们把淮阴城东面花街的民房,一家挨一家的打通,迫近城墙角

下,这样就不会被敌人发觉。然后向城墙挖地道,挖好以后,用棺材装上梯恩梯(TNT),拉上引线,把棺材送进城墙下面的地道,然后回填加固。9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进行爆破。爆破一举成功,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攻城部队首先利用这个缺口爬进城去,扩大战果。东城以外的各方面,在知道城墙已经爆破的情况下,也搭好云梯,奋不顾身地爬上城墙。这些部队分头解决正面的敌人,最后把潘干臣打死了,把他这个师整个消灭了。

进攻开始时,我和吴觉爬上闸口旁边的中华楼饭店的三楼上,向城里看得很清楚。后来我们就下了楼,跟着指挥机关,经过花街民房进入阵地。城墙爆破以后,攻击部队还没有进去多少人的时候,我和指挥机关也就跟着进城了,一直到最后结束战斗。就在当天晚上,地委机关和行署也进来一部分人。吴觉是淮阴地方有名人士,熟悉地方人情,把他拉进城去很有必要。自此以后,我就自己安营扎寨,和刘震分开了。

淮阴城是1939年3月被日军占领的,到这次解放为止被日伪军盘据达6年半之久。在9月份内,淮阴以外的县城如淮安、盐城以及其他各县也全部一一解放了。苏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淮阴在苏北来讲是一个古城,韩信的老家,是一个经济中心。光复淮阴,是苏北抗日战争的一大胜利。

(选编自《李一氓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攻 打 淮 城

胡炳云

1945年9月份,我军开始攻打淮城。当时,淮城驻有伪军好几个旅,有吴独膀子的部队,有王光夏的部队,还有什么马团、杨团、徐团等部队。由于淮城的工事搞得很坚固,加上敌人的武器又较精良,所以要把淮城拿下来是比较困难的。当时群众有一种说法叫:“纸糊的清江,铁打的淮城”,也反映了攻打淮城的艰巨性。

9月上中旬,我们包围了淮城。开始我们想争取城里的敌人投降,敌人没得粮食吃,我们就把食品往城里甩,观察一段时间,我们看敌人没有投降的意向,于是便决定用武力解决。在正式攻城之前,我们在城外不远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土炮台。这个炮台都是用草袋、麻袋装上泥土叠起来的,比城墙还要高,发炮时可以居高临下。同时还准备好若干张大桌子,桌子上面捆上三四床潮湿的棉花胎子,以便战斗打响时,人可蹲在桌子下扛着桌子前进。一切准备就绪后,9月22日上午10点钟,开始攻击,我们这边参加攻城的部队有7旅、8旅。在兵力摆布上,东面和西面佯攻,19团攻打东南角,20团攻打南门,22团攻打西南角。攻城时,我们旅长、团长都是亲自爬城墙。那时用梯子爬城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城墙外面有一片开阔地,要接近城墙非常困难。攻城开始时,我们首先在土炮台上居高临下向城内开炮,压住敌人的火力,使敌人没有还手之力,接着,战士们顶着扎有棉花胎的大桌子朝城墙靠近,大桌子多了,连成一条龙,其他同志就可以弯着腰成串地进到城墙脚底。此后就用梯子爬上城墙,攻入城

内。当时,我是从东南和南门之间的城墙爬上去的。敌人的防线一旦被突破,就兵败如山倒,跑得快的,向北跑掉一部分,其余一部被打死打伤,一部投降,解放淮安城的战斗顺利地结束。

(选自《开辟与巩固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收复淮阴城

李广涛

淮阴城,又名清江浦。这古老的城市啊,三面环水,秀丽动人,大运河在她身边流过,偎倚在清江浦上。历史上,她曾抚育过多少风流人物,俊杰名流。这些史话,“俱往矣”!只有今天,看解放了的劳动人民,他们是怎样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为人民吧!

1945年到来后,敌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人民力量成长起来了。经过了八年的全面抗战,改变一切,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面貌。劳动人民在民族觉悟的基础上,阶级意识培养起来了。在减租减息以后,农民逐步增长着对土地的要求,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嘛!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完全正确,土地是应该交给人民的。由于劳动人民阶级觉悟提高,人民力量也就壮大了。人民知道枪杆子重要,人民政权重要,只有拿起枪杆子才有发言权,才能打江山为人民,才能掌握政权坐天下。在党的政策教育下,我们学会了有步骤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学会了讲究具体政策,分化地主阶级,团结开明士绅,压倒顽固力量,以减少革命的阻力,团结人民大多数,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一个时期党的建设得到了加强,经过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在农村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党的堡垒作用。向城市发展,包围城市、夺取城市,在根据地来说,是作了强有力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这一时期,在国际形势方面,也大大有利于我们: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头子垮台了,树倒猢猻散!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由于人民力量的巨大,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实现他“以战养战”的迷梦。日本帝国主义者崩溃的命运是注定了。又加上苏联在结束卫国战争后,迅速出兵东北,向日本帝国主义宣布要他立即无条件投降,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在接受无条件投降时还有他的阴谋,那也不过是他的幻想而已!

自朱总司令发布反攻日寇的命令后,根据地人民更是人心大振。淮海区掀起了空前的参军运动高潮,仅仅 20 多天功夫,在淮阴县就成立了“反攻团”,3000 多新战士,涌进了“反攻团”,有的区民兵大队、中队,集体地参加了“反攻团”,军区委任了周文科同志为“反攻团”的团长。当时淮阴县的“警卫团”,拥有 3 个营的武装力量,这时正活跃在淮阴地区的边沿,先打开盐河边的张渡据点,逼走了沦陷 6 年的徐淮公路上重镇——渔沟的敌人。至此,淮阴城北 12 华里外,已无敌伪踪迹。根据地内,士气旺盛,群情奋发,为了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揭开了解放淮阴城的战役序幕。

在淮阴之战的前夕,淮阴城周围解放区的人民,以最大的勇敢和赤诚来支援前线。他们一切为了前线。群众曾自发地提出“倾家荡产,支援前线”!虽然没有得到领导上的批准,但可见群众对支援前线的热情了。在支援前线中,无论男女老幼,都想献出一份力量。不论在前线或是在后方,人们都是在奋不顾身地工作,在 5 万多支援前线的民工中,天天都出现有光荣模范的事例。他们不仅承担运输粮草的任务(当然运输粮草的任务也很艰巨,从家家户户把麦子磨成面,车子推,肩上挑,送往前线,在交通工具赶不上的条件下,民工们就将上百斤的面粉背在身上,一夜还要走七十八里路),而且在攻城前,民工们还组织了铁工、木工,专为前线修造攻城器材。为了顺利地攻进淮阴城,民工还建议把淮阴城下的护城河水放完,使攻城部队便于越过城壕,直接攀登城墙,以减少伤亡。在军事指挥员批准后,上万名

工,忘却了饥饿和疲劳,在“放完城壕水,打进淮阴城”的口号下,只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在支前动员中,大兴区的妇救会,没有上前线支前的任务,但知道前线部队要鞋子穿,她们用3个日日夜夜,做了军鞋2000双。慰问信上写着:“一千针,一万针,做好军鞋慰亲人,一步踏进淮阴城。”攻城前,在通往淮阴城的交通大道上,在盐河、运河的航道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支前大军,都具有这样一个信念: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们清算这八年的血债,为了救援沦陷在铁蹄下的同胞们,是我们争作贡献的时候了!

淮阴之战的宣传工作,也是前所未有的。前线指挥部,组织了近千人的宣传队伍,有“苏北文工团”、“新安旅行团”、“10旅文工团”、“淮阴文工团”等,深入到前线。战士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民工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在枪林弹雨中,不放弃夺取每一个宣传阵地。像28团宣传队,在部队攻入十里长街和攻打东城门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他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传单、墙报贴上了墙,不丧失一分钟时机。部队步步战斗前进,他们也步步前进战斗,鼓舞着战士们旺盛的斗志。在火线上,对敌宣传工作,也创造了不少范例,无疑对削弱敌伪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如28团在东门的阵地上,升起了大幅的活动标语。他们利用了船桅杆与滑车,把芦席做成的活动标语,高高吊起,像拉洋片一样,系统地一张一张拉给伪军看,让伪军们看得清清楚楚,使伪军们知道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火线上喊话工作,也做得很好。在制高点上,筑起了广播台,对伪军官兵进行形势教育、民族教育,启发伪军官兵的觉悟,号召在火线上起义,号召伪军官兵,在我军攻城时,停止抵抗,枪口朝天放,躲到老百姓家里去,减少伤亡,这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围攻淮阴城的战斗,是在1945年8月27日开始的。当时我“淮阴警卫团”,在朱慕萍团长的指挥下,一举攻下了淮阴城的外围据点王营、西坝,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并继续攻占了飞机场、农业学校、

火油栈等军事要地后,尾追向淮阴城逃窜之敌,直指淮阴北门城下,占领了北门大桥的桥头堡垒。28日拂晓,淮涟子弟兵28团,首先从城东石码头突入土城,当即将十里长街全部占领,与30团共同守着东门的阵地。在城南,由3师特务团占领了城南小街。分区2团也直逼西门城下,并控制了面粉厂的制高点。敌人在西门外三度反扑,企图夺回他失掉的阵地与制高点,都被我分区2团击退。到此,淮阴城已被我团团围住,围攻淮阴城的第一个阶段胜利结束了。这一阶段,我军就俘虏了伪军200多人。

战斗进入了攻城的准备阶段。所有的围攻部队,都掀起了一个为攻城献计献策的群众运动,到处都看到干部与战士们在议论攻城的妙计。在28团的阵地上,全团都在研究选择攻城的突破点。因为在28团阵地的前沿,有个最大的障碍是敌人东城的大炮楼。这个炮楼三面突出,上下3层,建筑在古城墙深厚的基础上,很有抵御炮火的能力。当时我们又没有大口径的炮火,敌人就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点,封锁了沿东门城墙的一线,企图给攻城部队以致命的威胁。28团要是强攻,必然会带来重大的伤亡。在攻城大会上,有人主张组织火力强攻,有人主张佯攻,让别的部队为主攻部队,都没有得到指挥员的批准。有一个战士曾经做过矿区采煤工人,他主张挖地道进去,这一意见为指挥员采纳了,决定挖地道,埋炸药,掀翻大炮楼,为进攻部队开辟道路。决定作出后,由7连12个战士与4个干部组织起一个作业突击组,深挖地的作业开始了。他们先从平地挖了两公尺深的井,能容纳两个战士下去,然后,前面两个人挖掘,后面两人运土,直向大炮楼的方向,一寸一寸地前进。挖完了土还要立上顶柱,以免塌陷。作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等于是匍匐前进,睡在泥坑里作业。经过几个日日夜夜,几十米长的一条地道,终于准确地挖到大炮楼底下,并安装了两箱黄色炸药,接通了一条雷管线。大功告成后,这16位英雄向指挥员汇报作业完成,请指挥员查验。当指挥员

和他们一一拥抱时,只看到这16位英雄,满身都沾上了泥巴,就像泥人一样,但是这16双血红的眼睛,还是焕发着青春的光彩。指挥员激动地说:英雄们,你们忘我的战斗,双手都磨烂了,双眼都充血了,这些代价,正是为了减少千百位战友们的伤亡,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为进攻淮阴城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你们的胜利,就是攻克淮阴的先声。攻城准备工作一切都就绪了,只待一声攻城令下。

9月5日,我军对守敌28师潘干成提出最后通牒,要他弃暗投明,缴械投降,尚可赎罪于万一,并说明我军宽大政策,还委派了郊区菜农张老汉作为送信的使者。勇敢的老汉,拿着人民的通牒,毫无畏惧地放开步伐,走向敌人的阵地,一个伪军官引着他直向伪军司令部走去。人们不禁要问,一位贫苦的老菜农,明知道此行任务重大,凶多吉少,也没有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奖赏,哪里来这股勇气?答案是明显的:这是因为老汉熟悉解放区的人民生活,熟悉共产党,他在旧社会有着自己的痛苦经历,是受过封建势力和反动派的压迫与日本鬼子伪军的迫害,他希望结束这罪恶的昨天,准备用鲜血为明天开辟道路。就在这个时候,伪军们正在忙着改编番号,不知死活地还在庆贺他“曲线救国”的成功。原来是伪军28师已经接到蒋介石任命的番号“绥靖第二军”。潘干成原是汪精卫任命的中将师长,现在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军长了。在受到蒋介石表扬他“曲线救国”有功、升官晋级的情况下,潘干成得意忘形,他命令全军将士坚守淮阴,撕毁了人民的最后通牒,并惨无人道地将送信使者张老汉杀死。

消息传到我军后,全体军民痛心疾首,纷纷请战。我们最高指挥部忍无可忍,在9月6日晨下达了总攻淮阴城的命令,经过半天的炮击,在6日下午2时,全线发起总攻。进攻南门的3师“特务团”集中了50多挺轻重机枪,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攀登城垣,前赴后继,战斗十分激烈。进攻东门的10旅28团,就在全线总攻令下达后,引爆炸药,一声震天撼地雷鸣,地动山摇,东门城上的这座大炮楼

就连根拔起,飞上了天际。爆破成功后,28团全团指战员,冒着硝烟,应声突入城内。1营在右,顺着北城墙根;2营在左,顺着东门大街;3营在中央,三个箭头向西纵深发展,首先解决了伪28师的“特务营”。当2营4连沿东门大街前进时,打进了伪军部的大门,但是战士们还不知道是伪军司令部。4连副连长,在枪声中隐约地听到嘈杂的电话铃声,副连长立即机动地带一个排冲进去,虽然遭到了敌人警卫部队的激烈抵抗,副连长终于冲过院落跨进了屋内,只见屋内挤满了一群伪军官,桌上也放了很多电话机。副连长心里想这一定是敌人的指挥机关,但副连长身边只有几个战士了,他拿着驳壳枪,正准备开口,命令敌人缴枪,不料为首的一名伪军官没有等副连长站稳脚,就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了过来。副连长眼快,一手推开战士,自己身子一闪,顺手一枪把这个军官打倒了。这个军官正是大汉奸变为“国军”的少将军长潘干成。潘干成被打死后,那一群伪军官,随即放下了自己的手中枪,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下。副连长稍一镇静,便大喊一声:谁是参谋长站出来!应声而起的一个伪军,颤颤抖抖站起来说,刘参谋长不在,并自称是参谋主任。副连长灵机一动,马上命令说:“我命令你,以潘干成的名义,马上下达命令,令全军各团立即停止抵抗,全部放下武器。”副连长说着就逼近他的面前,又以更严肃的声音说:“这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吓得伪军参谋主任连声说,我执行解放军命令。只见他拿起电话,真是以潘干成名义下达了命令。在28团突入东门的同时,30团也同时突入,分别向西南发展,接着师“特务团”攻入了南门,2团攻入了西门,淮阴“警卫团”也攻入了北门。各路人马都攻入城后,因为伪军各团已接到停止抵抗的命令,再说敌人没有巷战的设防,也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于是战斗从下午2时起,仅仅90分钟就结束了。我淮涟子弟兵3师10旅28团,在这次战斗中,由于爆破成功,首先攻入城内,打死了潘干成,勒令伪军投降,获得了苏北军区司令授予“清江部队”的光荣称号!

淮阴之战,打死了伪军 28 师师长以下官兵和国民党新任淮阴县长吴卫九等 292 名,俘伪军少将参谋长以下官兵 8325 名,缴获步枪 6347 支,轻重机枪 76 挺、短枪 245 支、大炮 5 门、小炮 60 门、加农炮 2 门、各种弹药 41000 多发、电话 4 部、马 102 匹、汽车 18 辆、汽艇 4 只,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至此,伪军 28 师,也就是蒋介石培养的“绥靖第二军”覆灭了!

在潘干成覆灭的同时,另一个胜利,是把蒋、汪伪在淮阴、泗阳、涟水的党、政、军机关,县、区、乡人员与地主恶霸、土匪、“还乡团”势力,随着淮阴城的攻克而彻底摧垮了。尽管这些坏蛋,都改名换姓地隐蔽起来,但在群众的大力搜捕下,一个个又都相继落网。单就淮阴一个县来说,搜捕出来的有汪伪县长汉奸恶霸周公望、李玉书、黄子侯,有恶贯满盈长期驻守在汤集敌伪据点里的蒋介石政权区长金云汉、汪伪区长戴国聘,有渔沟敌伪据点里的恶霸地主吴仲坚和他的打手“四阎王”等要犯 30 多人。这些都是在八年抗战中,杀害群众和抗日干部,血债累累的罪犯。这些罪犯都一一被人民群众带到他作恶最多的地方,在万人大会上,由人民群众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处置了这些罪犯,伸张了正义,为八年抗战中在淮阴牺牲的烈士们报了仇!

淮阴城解放后,恢复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6 日午后,战斗刚结束,苏北党政负责同志就亲率工作人员,进入县城开始指导工作。仅仅两三天功夫,就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苏北行政委员会发出了安民布告,《苏北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苏北文工团”、“新安旅行团”等单位随军入城后,就把标语、墙报、宣传品贴满了街头巷尾。苏北行政委员会为救济灾民,两天内就运到 12 万斤粮食。淮阴县也拨出 10 万斤小麦、20 万斤玉米,以最低价格实行平糶,以整顿市面金融,解决民困。苏北地方银行华中银行收兑了伪币,淮阴市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努力整顿市政工作,并调查灾情,打扫街道,抢修了北

门外的大桥,东门外的闸口,汽车、轮船开始通车、通航。战斗结束后的第8天,“苏北文工团”在城南公园广场上演出了大型话剧《淮阴之战》。剧情反映了新四军为解放淮阴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精神,反映了人民一旦认识了新四军以后,如何亲如手足。剧情也暴露了汉奸、恶霸、蒋汪一家,中央军与和平军不分,情节极为动人。同日在城南公园的广场上,还开了几万人的庆祝大会,四乡农民也涌进城来,到处红旗飘扬,庆祝淮阴城解放,共庆淮阴这古老的城市得到了新生。

(节选自《淮阴史话》)

第一次解放淮阴城

吴 觉

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以后,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同志率主力部队沿津浦线南下,我淮河大队和淮海区各县地方武装正在淮阴农村清除敌人的据点,这时,李一氓同志从盐阜区发来电报,令我部队进入淮阴城。

我们接电后,迅速向淮阴进逼。敌人见大势已去,慌忙放弃王营、西坝。待我接近淮阴城,枪一打响,敌人则连城外的土圩也不守。我部进入土圩,敌人又放弃河北岸之十里长街,拉掉大闸,烧毁北门桥,龟缩到城里,关紧城门,在门洞里塞满麻袋泥土,把城门整个封锁起来。我部队迅即占领十里长街,一部西渡河,伸展到西门外,占领了面粉厂、鸡蛋厂,更向南迂回,占领南门外小街;又一部从东边搭船桥过河,占领花街、慈云寺和文庙一带。至此,完成包围圈,把敌人死死困在淮阴城里。

这时,城里守敌有潘干臣的28师,国民党的督查专员、各县逃亡县长以及地主武装近万人。他们人心涣散、十分恐慌,但受了“援军已到蒋家坝”等等的欺骗宣布,抱着蒋介石军队很快就会来救援的幻想,仍企图负隅顽抗。

淮阴城系清朝同治年间所建,不为久远,城墙下部又是拆洪泽湖大堤石块垒成,笔直坚固,无法攀爬,只好靠云梯上城。我们的围城部队包括各乡民兵只有数千人。完成包围圈以后,为了便于运动,我们把对准城墙上敌人火力的街巷都封锁起来,而把民房打通变成一

条通道。我们一面围困着敌人,等待主力部队回师淮阴,发起总攻,一面做好进攻的准备,挖地道通向城墙脚下,准备炸城。地道的选择点,定在东门外靠运河边城拐角东门炮台的下面。那里离城外民房只有100多米。从老百姓家掏洞,通到城墙,比较切近。从地道把炸药运送到城墙底下,只要炸药一爆,就可以在民房掩护下,迅速接近城墙。

当黄克诚同志率3师主力部队回到淮阴以后,马上开始部署进攻。

9月6日午饭后开始进攻。当时我和李一氓同志在闸口旁边那个饭店(中华楼)的小三层楼上,从窗口向城里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部队在城墙外面,钟伟同志还拿着红旗,等待爆炸。引线点着,“轰”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把敌人炸蒙了。刹那间,只见钟伟同志把手中的红旗一甩,领着队伍,从民房中打出的“背巷”,一溜溜直冲城墙。梯子朝上一靠,部队就鱼贯上了云梯,占了城头。这时各路一齐出动。东门一线,首先突击进城。我看到,部队从东门大街不断向前进展。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李一氓同志问:“到哪里了?”我说:“已经到了潘干臣的司令部了。”那红旗就竖在潘干臣司令部的屋顶上,我们在城外这三层楼上看得真真切切。李一氓同志说:“我们下楼吧!赶快进城!”于是我就陪他进城。

大闸已被拉断,我们从临时搭起的独木桥上走过。李一氓同志爬上云梯进了城。我那时身体很胖,不便从云梯上城,就从东门绕城墙到了北门。那时战斗已基本结束,只听见断断续续的枪声。城内正在搜索。我从北门进城,看到城门外堆了一大堆尸灰——国民党匆匆撤退时,把许多死掉的人堆在桥头烧了。我进了城门,迎面见到沿街躺着一匹死马——那马倒毙多日,又值9月天热,已经膨胀发臭。

我们的部队进城以后,绕过敌人的碉堡、街垒,抄到敌后,很快就

结果将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县党部的顽固派,还有几个县的汪伪县长,一网打尽。计有敌行政督察员赵子钰、泗阳县县长吴卫久、淮阴县县长杜宗藩、涟水县县长陈剑农,淮阴县伪县长周公望、泗阳县伪县长陈升儒,以及各县党部负责人,大小特务、区、乡长等若干人。潘干臣当场被击毙。这一仗消灭了敌人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的团队。

淮阴解放后两三日,我即召见地方士绅、实业家、有名望的人,并在伪县政府礼堂宴请了他们。宴会上,宣布成立人民政府,宣讲我们的经济工商政策,并任命了第一任市长张一平等,把张一平以及政府负责工商和银行界的同志介绍给与会者认识。会后,市政府即开始正式办公。

我当时任淮海专员公署专员,两三个月以后,秩序上了轨道,我即离开淮阴城,回到专署。

突 破 东 门

张 峰

(一)

夜色深沉,秋风微嘶。在苏北广袤的平原上,一支英勇善战的新四军健儿,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向运河岸边的古城——清江疾进。

这是1945年8月下旬。我新四军3师执行朱总司令员的命令,挥师南下,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7旅、8旅直插津浦线,我们10旅也挺进到蒋坝、高良涧一带。

8月24日,我们刚刚抵达高良涧,突然接到了命令,立即停止南下,迅速回戈北上,收复两淮。

于是,我们28团由后卫改变为前锋,调转箭头,直指清江城。

清江城是倚傍在运河岸边的苏北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城墙高达二丈多,布满了鹿砦、铁丝网,深阔的护城河,是一道天然屏障,碉堡、炮楼在城墙的周围密布。整个布势易守难攻。日本鬼子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攫夺胜利果实,拚命地要把清江城作为控制苏北的一个战略要点。原来在这里依附日寇作恶多端的顽伪潘干臣第28师,挂上了国民党的招牌,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8师”,继续与人民为敌。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企图,解放在日伪蹂躏下近7年之久的淮阴人民,使苏北、苏中、淮北、淮南解放区连成一片,我们遵照上级的命令,攻克这座被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

(二)

部队赶到了淮阴外围。经一昼夜的战斗扫除了城外据点,打进外城,占领东门一带。

东门外原来有很多民房,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顽伪们为了保住他们的狼穴鬼窟,竟把离城一百公尺内的民房统统扒掉了。眼下这里到处是断壁残垣。

这时,攻城的具体任务下达了,担任东门战斗的是我们28团,阵地是东门至东北角。29团在东门以南至东南角。28团是主攻团,而我们1营又是团的主攻营。29团从东南角的侧面配合我们战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铁钳,死死地钳住了敌人的咽喉。

但是,这个仗怎么打法呢?

按照我们的火力条件,攻下该城是不容易的。我们将迫击炮改为平射,一炮轰过去,只能把城墙打一个洞,当时炮弹又少得可怜。主要靠轻重机关枪发挥作用,但轻重机关枪也不多。而敌人呢?工事坚固,据点密集,兵力配备也很强。因此,大家主张采用掏心战术,在城墙炮楼的地下实施爆破,以机枪火力作掩护,以勇猛神速的动作,出敌不意地突破。这样的作战方案,乍一看的确比较冒险。但敌人兵力虽强,却比较分散,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而且,从整个作战部署来看,我们是“声东击西”,以佯攻将敌人主力吸引到南门,而我出敌不意地以主力强攻东门。这是集中优势打敌弱点,破其一点,牵动全局的一着好棋。

战斗的方案确定后,我们进行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做竹梯,挖战壕,筑工事,布置火力点。在花街后边的楼上、房顶上,架起了轻重机枪,枪口直对着城墙上,东门至东北角这段城墙特别高,我们就在高楼房上筑工事,把机枪架上去。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压制敌人

火力。

城墙东北角上,有敌一个炮台,三挺轻重机枪在咆哮着。这就是我营主攻的地方,我们把它作为爆破点。离这里有20多米的地方,有一间残存的房子,我们就从房里打开洞口向炮台方向挖去。开始洞口很大,战士们可以站着挖,后来越挖越小,到最后只能一个战士趴下向前掏,为了正确地掌握方向,战士们用枪条扣上红布,通出地面,目测方向。通过几个昼夜的苦战,终于把洞挖到了敌人炮台的底下,在敌人的心脏里,埋下了一大棺材的炸药。

(三)

9月6日,灰蒙蒙的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拂晓,我们和往常一样,阵地上的炮火、枪声又开始轰鸣了。几天来,敌人被我们围困得精疲力尽,士气低落。刚刚困战一夜的敌人,又被当官的逼上了城墙,各种枪炮毫无目标地乱放一通。

稠密的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整整响了六七个小时,接近中午时分才渐渐地稀疏下来。

围城以来,敌人总认为新四军的战术都是夜间突袭。因而,每当夜色来临,敌人便草木皆兵,戒备森严。白天却像耗子一样,钻进洞里不出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们总攻的时间恰恰选在白天。

下午两时前,阵地上异常的沉寂。

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敌人的炮楼。战士们一个个好似一支支拉满弓的利箭,一触即发。

突然,“轰隆隆”,大地在雷鸣般的巨响中抖动了,一股滚滚的浓烟冲天而起,飞向云霄。

总攻开始了!

我们的机枪,响声骤起,像山洪一般咆哮着,无数条火龙飞向城

去……

号角声声,在硝烟里,在枪炮声中,部队似一股灰色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城墙涌去……

云梯架上了城墙,敌人几次把梯子推翻了,战士们不顾敌人连续掷下的手榴弹,重新把云梯架上,梯子被炸断了,新的云梯马上换了上来,又被炸断了,一个头上流着血,身上衣服着了火的战士,用肩膀扛着一个被炸去一截的梯子……

2连5班长曾家良,高擎着红旗,踏着战士的肩膀,跃上了云梯,冲上了城头,顿时,一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城墙的东北角上空迎风招展……

红旗下,2连2班的张班长上了墙头,2连3排的排长上了城头,我也带着3排冲了上去。勇敢的战士们拿着大刀,向敌群砍去。一场白刃搏斗,杀得敌人横尸遍地。

上了城头,我利用地形,倚在垛子口上,用驳壳枪点射着敌人,敌人一个一个像稻草捆似的倒了下去。

守在缺口处的敌人,被我们压下去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又响了起来。部队潮水般地涌进城,敌人的城墙防线崩溃了。

可是,守在城门里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子弹像雨点一样向我们扫射过来。

我们的战士毫不畏惧,一枚枚手榴弹向敌人掷去,乘着硝烟弥漫的一瞬间,迎着枪弹冲了上去!

惊慌失措的敌人,纷纷抱头鼠窜。我指挥部队迅速向两翼发展,穷追逃敌,一直把敌人追到西大街的十字路口。这时,2营也顺着东门大街冲了上来。部队直向伪28师指挥部冲去……

与此同时,攻打南门的我师特务团,以及攻打西门和北门的地方警卫团等兄弟部队雄师猛虎般地扑了进来,各处残敌,被我们紧紧地包围在老淮师的院子里,乖乖地缴械投降……

只用了 90 分钟的一场激战,俘虏敌军官兵 8000 多人,伪酋潘干臣被当场击毙。

红旗,在古老的清江城上空升起来了。陷入魔掌近 7 年之久的清江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新的战略后方在苏北开辟了,我们又秣马厉兵向新的战场驰骋。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攻城不怕坚

——忆淮阴城南门攻坚战

郑贵卿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诗句像冲锋号角，鼓舞我们艰苦奋斗，继往开来，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作为一名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进行过攻关夺隘战斗的老兵，读到叶帅的诗，心情更是分外激动。抚今追昔，思绪万千，一幅幅当年浴血战斗的场景清晰地眼前浮现出来，江苏淮阴城南门攻坚战，就是一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战斗。

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我们新四军3师特务团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到处是锣鼓，到处是鞭炮，到处是笑脸。那天夜里，大家都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八年抗战到底胜利了，今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该是什么样的局面呢？

喜讯接着喜讯，遵照毛主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的指示，和朱总司令8月第5号命令，军部命我3师挥师南下，并准备配合兄弟部队会攻南京。

可是，当我部刚刚接近明光车站时，拒绝投降的伪军竟向我军开

火了。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直就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反共反人民,如今,抗战胜利了,卖国贼蒋介石又急忙密令伪军以就地“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整编”为幌子,继续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眼看蒋介石要攫夺全国人民浴血八年取得的胜利果实,指战员们哪个不气得牙痒?为彻底消灭日伪反动势力,打破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军部令我3师10旅和我们特务团挥戈东进,打下苏北重镇淮阴城,把苏北、苏中和淮北、淮南根据地连成一片,给蒋介石脊梁上狠砸一拳。这下,大家可乐开了锅,我团10个连队都沉浸在临战之前所特有的激动和欢乐之中,我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从洪泽湖直逼淮阴城。

淮阴,位于苏北中部,大运河畔,自古以来,它是苏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座古城,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约一公里,四周是高大坚实的城墙和一条宽阔的护城河,敌人在城墙上修起了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起了明碉暗堡,摆出了一副死守的架势。

龟缩在城里的是刚由日伪军摇身一变而成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军第28师”,加上“淮阴保安团”、“淮阴常备旅”等反动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涟水、沭阳等10个县的反动日伪县长妄图逃脱人民的惩罚,也躲进了淮阴城里。

守?守得住吗?八年抗战,几百万日伪军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可耻下场,如今,依凭一城一池,能救得了这一伙民族败类的狗命?敌28师少将师长潘干臣真是太自不量力了。

反动往往是用愚蠢来体现的,潘干臣居然胆敢拒绝我3师师部敦促其投降的通牒,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我团扎下营来,我和政委黄励华奉命赶到师指挥所,在城东南约三四里路的一座小楼里,我们见到了3师副师长兼10旅旅长刘震和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等首长,经过实地勘察和分析研究,师指

挥所决定：10旅28团突破东门，我们特务团突破南门，射阳独立团和新2团分别围攻北门、西门，29团则在我团和28团之间的城东南角待机行动。首长对这次战斗作了详细指示后，又特别对我和10旅28团团钟伟同志谆谆嘱咐道：“守东门附近地区的是敌28师111团，守南门附近地区的则是109、110两个团，他们都是潘干臣的嫡系部队，你们的担子不轻呀。”我和钟伟同志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首长紧紧握住我们的手，目光里充满了信任和鼓励：“回去好好准备，打个漂亮仗，打出我们新四军的威风来！”

离开师指挥所已经是深夜，我们策马前进，敌人害怕炮击，城里早已是灯火寂然，一片黑暗，我们都没讲话，一路只听马蹄轻响。望着黑森森的淮阴古城，我在想：快了，淮阴城快回到人民的怀抱里了，战前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着。

我们对部队进行深入动员，在南门外召开了军民诉苦会。潘干臣杀人放火、欺压人民的血腥罪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深仇大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把全团斗志鼓得足足的。对南门一带的地形，我们组织了连以上干部作了实地侦察，南门一带城墙是整个淮阴城最坚实最高大的一段，高达8米，宽达三四米。而且，南门是双道城门，城外是一片开阔地，又有一条10米宽，二米三米深的护城河。我们出击的唯一通道，只是护城河上一座小木桥，敌人在桥的两头都设置了障碍。我们在桥南小街里最高的房子上设置的制高点，还比南门城墙矮一大截，没有大炮、没有炸药，唯一可供爆炸用的是一颗未爆炸的美制B29飞机炸弹。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总攻前，我们对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我们向敌人喊话，宣传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争取自新之路。然而，敌人认为有险可恃，气焰十分嚣张。一个泗阳口音的家伙一到夜晚就在城

楼上对我们进行“骂战”，耍尽一副流氓相。临战前一天晚上，他竟对我们喊话的同志放冷枪，打死4连指导员。敌人的反动气焰更激发了革命战士的顽强斗志。

就在攻城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传来了毛主席亲自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给我团极大震动。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是个大流氓，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他是不会安好心的，我们要用战斗保卫毛主席，我们胜仗打得愈多，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桌上就愈主动愈安全。广大指战员喊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打下淮阴城，保卫毛主席！”“打下淮阴城，牺牲最光荣，爬也爬到城里去！”

9月6日是师指挥所决定的总攻日期。这天拂晓，阴沉沉天空下着小雨，根据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指示，总攻时机的选择一反往常，不在我们惯用的黑夜，而偏偏定在白天。在大白天发起总攻，这是敌人意想不到的。师部的命令是：下午两时，以爆破为号。

我们提前开了午饭，为预祝胜利，各班都添了点水酒。10点钟，我和3营长宋传海、教导员李鹏一起到了担负正面主攻任务的3营10连。宋传海端起一碗酒，望着7连突击班的战士，语重心长地问道：“同志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看着你们，淮阴人民在看着你们，你们能不能为全团杀出一条前进道路，把红旗插上淮阴城头，为人民立功？”

5班战士立即发出了钢铁掷地般的声音：“能！”全师闻名的“阜宁战斗英雄”5班班长徐佳标两眼烧着一团火，他望着我和宋传海、李鹏同志大声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突击任务，把红旗插上淮阴城头！”说完，领着全班同志把各自碗中的水酒一饮而尽。

是的，有这样的战士打头阵，我们能不放心吗？

下午两点整，我们的爆破开始了。

我们用湿被子盖着一辆手推车当“坦克”，把仅有的一颗装有引信的B29飞机炸弹推上去了。车过小桥，刚进入开阔地，敌人机枪响

了。“坦克”冒着弹雨前进,一直把炸弹推到城门洞子里头,出乎意料,点燃引信后,炸弹竟没有爆炸!

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指战员们心中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这时,东门方向浓烟滚滚,惊雷隆隆,接着又传来一片冲锋号声,28团爆破成功了,攻击开始了。

我们主攻营3营也立即用八二迫击炮轰击城楼。当时,我们一个团仅有两发迫击炮弹。第一发,打到城里去了。第二发,准确地命中了城楼。可是,再没有第三发炮弹了。怎么办?刺刀、云梯,要征服固垒高墙。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营营长宋传海、副营长张培英和几个连指挥员一阵风跑进了团指挥所,他们一条声地说:“团长,你就下令强攻吧!我们誓死也要把南门拿下来!”话还没有落地,又有好几个营连指挥员也跑到我们面前请求下达强攻命令。望着热切求战的指战员们一幅幅刚毅的面孔,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为了适应爆破未成的新情况,我和黄政委商量,改变了原定由7连单独主攻的计划,命令8连和7连并肩进攻。我下达了强攻命令。

立刻,制高点上的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齐开火,猛力射击。我们的神枪手也发挥了威力。敌人火力被我们压下去了。

宋传海和张培英率领隐蔽在护城河小桥南侧的部队出击了。“打下淮阴城,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像春雷震响。英勇的战士们冲过小桥,跃过开阔地,潮水般地冲向城墙。

过桥时,8连副连长李文才带领的一个排被人流阻在街南。眼看兄弟排都冲到前面去了,怎么办?李文才情急智生,挥着驳壳枪,大喊一声:“跟我来!”接着跳进了护城河。李文才是四川深山沟里长大的,根本不会游水。没走几步,河水就把他淹没了。他坚定、沉着,憋足一口气,把枪举在水面上,潜过护城河,带领战士们,同兄弟排一齐冲到城墙脚下。

与此同时,1营也在右侧通过浮桥,发起了进攻。

一架架云梯飞快地举上城楼,登城开始了。

攀登在最上面的,是突击班长徐佳标。他左手抓梯,右手握枪,一面火红的战旗,斜插在背后的子弹袋里。动作灵活敏捷的徐佳标在云梯上迅速地上登,他第一个攀到城墙上沿,奋力把红旗插在城头上。我们的红旗第一次在古老的淮阴城上迎风飘扬了。

当突击班的战士们接近城头的时候,我们制高点上掩护攻城的火力不得不停止射击,正在攀登的战士又不能使用手中的武器,这时,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激烈的城头争夺战开始了。敌人居高临下,依托碉堡和城垛,用火力、刺刀和马刀封锁登城点,手榴弹像下冰雹似的扔向城下,我们战士遭到了很大伤亡。徐佳标脚下的云梯被炸断了,突击班的战友们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徐佳标眼疾手快,他就势抱住城垛,想奋力攀上城墙,就在这时,一个守敌凶恶地举起马刀,将徐佳标同志的两只手齐腕砍断了。英雄的战士昏迷在城垛边上。城头上的那面鲜艳的红旗仍在烽火硝烟中召唤着战友们前赴后继,奋勇战斗。

一架云梯被炸断,另一架云梯又立即竖起了;一个战士被敌人刺刀捅下去,第二个战士又迎着刺刀冲上去;敌人扔下手榴弹,我们的战士又拾起来扔回去……古老雄伟的淮阴城头,展现了一幅幅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历史画面——指挥员身先士卒,战士英勇顽强。我们的军队,真不愧为毛主席培育出来的伟大的军队。

第一架云梯被炸断,3营副营长张培英立即又竖起一架,他刚要领着战士们向上攀,敌人扔下的手榴弹爆炸了,他牺牲在云梯旁边;4连长惠汉良领着战士沿云梯向上猛冲,刚要登上城头,又被敌人一梭子弹打下云梯,惠汉良同志英勇地牺牲了;6连长任良泉、7连长王德、8连长李云山也相继英勇牺牲了;8连指导员郭琦在快登上城头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摔下了云梯;8连突击班长彭正华从炸

断的云梯上摔到了城墙下,一条腿折断了。他侧身靠在云梯上,左手抱着一捆手榴弹,右手一颗颗向上扔。他连续杀伤敌人,为战士们突破城楼起了重大作用。凶恶的敌人把彭正华的云梯从城墙上推开,云梯猛地向后扑倒。彭正华临危不惧,又迅速把一颗手榴弹甩向城头的敌群。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英勇的战士彭正华从云梯上摔了下来。云梯炸断,短得够不着城墙垛了,负伤的战士就背靠背地坐在地上,让战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搭起人梯,把残缺的云梯举上城楼,身负重伤不能再登城的战士就趴在地上,把敌人扔下城墙的正丝丝冒烟的手榴弹拣起来扔进护城河去。有的手榴弹就要爆炸,已经来不及拣起来扔出去,他们就立即扑上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奋勇攀登的战友。

在我们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指战员面前,敌人吓倒了,退缩了。我们占领了第一道城门,登上城楼的战士们继续用刺刀和鲜血开辟前进的道路。

在铺天盖地的冲锋号声中,我们的二梯队投入了战斗,指战员们奋勇向前。

突然,城墙上出现了一个暗堡,敌人凶恶地从暗堡里向外打机枪,扔手榴弹。原来,潘干臣派他的女婿带着军官教导队来增援了。我们的后续部队受阻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就在这时,我看到,昏迷的徐佳标被震醒了。在他抬起头来侧身一望的那个刹那,他清楚地看见他的营长宋传海,一位年仅24岁,跟随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进行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被敌人从暗堡里打出来的子弹击中英勇地牺牲了。

徐佳标啊徐佳标,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是全团的突击班长,你是突击班的红旗手,你该怎么办?徐佳标,你负伤流血,更失去了双手,你又能怎么办?

徐佳标是怎样回答同志们的希望的呢?我看见,他用被鲜血染

红的双臂支撑住身体,坚毅地向那机枪火力点移动过去。一寸、二寸、三寸……一个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了城垛,顺着城墙向下流。

一米,这个在平时伸手可及的距离,今天,英勇的战士徐佳标都要用自己的一生去走完它。

终于,徐佳标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枪口,敌人的火力哑了。战士们呐喊着,潮水般涌向城墙,登上云梯,冲上了淮阴城楼。

同志们抱起徐佳标的遗体,他的腹部竟被敌人罪恶的子弹打成了马蜂窝……就在这一瞬间,连送饭的饮事员也拿起了武器的3营全体战士,由代理营长李鹏率领着,和兄弟部队一起,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冲上云梯,登上城门,迅速夺取了第二道城门。

敌人崩溃了。他们惊惶失措,四下逃窜,像一群被驱赶的的鸭子。我们突破南门后,又迅疾向西门、北门发展。在西门内,我们十几名战士勇敢地冲进一所学校,俘虏了1000多名被我们打得丧魂落魄、无处逃窜的敌人。从东门突破的10旅28团利剑般长驱直入,一举杀进敌28师指挥部,击毙了恶贯满盈的刚刚穿上国民党军装的少将师长潘干臣,淮阴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淮阴人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人民群众帮助我们捉拿那些作恶多端、妄图逃跑的敌人。那个天天晚上在南门城楼上骂战、放冷枪的操泗阳口音的家伙,企图化装躲进群众家,也被我们抓住了。

经3师党委批准,英勇舍身堵枪眼的徐佳标烈士被授予“淮阴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所在班被命名为“佳标班”。为纪念壮烈牺牲的英雄,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

9月8日,秋高气爽,阳光万里,我们告别了被烈士鲜血染红的淮阴城南门,告别了飘扬着红旗的古城淮阴,继续高举红旗,紧握枪杆,向新的城堡关隘,向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又开始了新的胜利进军。

(选自《长风扫敌顽》)

机枪在吼叫

谢有才

要说 1945 年第一次打淮阴进攻东门么,算起来快有 40 年喽!

那时候,我在新四军 3 师 10 旅 4 支队(即 28 团)1 营 4 连 1 排当机枪班长。年龄 20 出头,个子横高竖大,正是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时候。人说是站着像铁塔,走路似旋风,自己也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崩干的粮食攥在手里,也能捏出几滴水来。班里其他 11 位小伙子也都同我一样,劈得响,打得快,个个都是铁铸的硬汉子。当时,我们 4 支队的任务是主攻东门。由于首长指挥好,部队打得勇,战役结束后,支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全部任务,而且伤亡极少,所付的代价也很小。我们机枪班 12 人更是无一伤亡。这是我从 1941 年入伍以来所参加的一次规模最大、胜利最辉煌的战斗。

—

记得是那年 8 月中旬,部队驻扎在涟水三岔口、前后三庄一带。15 号,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后,战士们、乡亲们,人人眉开眼笑,个个欢天喜地。就在这时候,部队接到向南京、蚌埠一线进军,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听到这个消息,想想自己参加主力 5 年来,转战淮海,在钱集在高沟在杨口,在林公渡,在叶圩子,在其他战斗过的地方,我们的机枪(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的机枪)一次又一次地喷出复仇的火舌,一个又一个地拔除日伪的据点,一批又一批地

迫使顽固不化的日伪军向我缴械投降。如今,又要去南京、蚌埠等大城市,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怎不令人从心底发出欣喜和快慰!

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南挺进着!跨出涟水地,越过淮阴县,波光粼粼的洪泽湖呈现在我们眼前。可是,8月24日,正当我们来到高良涧附近,忽然接到指挥部命令。部队停止南下,迅速回师北上,解放两淮!

二

部队接受命令,立即调转方向,前队作后队,后队作前队,北进淮阴,我们4支队原来排在队伍最后面,这一下改到了最前面。路上,听说盘据淮阴的伪首潘干臣不但不向人民低头,相反,正指挥伪军加固城防,准备继续与人民为敌。听到这一情况,我们无不怒火万丈!

“打进淮阴城,消灭潘干臣!”这一钢铁的誓言,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迸发出来。

8月27日,天刚蒙蒙亮,我们正进到离城十多里的高升桥。忽然,啪!啪!啪!枪声大作——我们1营前卫和桥下的敌人交了火。一阵激烈的战斗后,敌人丢下100具尸体,直往城里逃去。中午后,当我们继续前进时,又同城内窜出的两营敌人打上了,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败退后,我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傅庄、刘庄等地方。记得当天晚上,我们驻到了王祠堂附近。第2、第3天,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向前推进,蒋庄、费庄、徐家河、马庄、唐庄、赵庄等,一个个都被我们先后攻占。29号下午,部队进到了城南小鬼庄、火油栈。31日,我们打下了城东。

在我们4支队向前突进的同时,1支队、2支队、师特务团、淮海新2团、射阳警卫团等许多主力和地方部队,也都同我们一样,向前突进,紧缩了包围圈,将敌人死死地困在孤城当中。

三

断爪的困兽必然更疯狂。

淮阴城四周的敌人被肃清了,但城里的敌人不甘失败。凭借坚固的城墙,他们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企图与我顽抗。

要说起当时的淮阴城墙,那确是高耸坚固,易守难攻。城北边紧贴运河,东、南、西三面均有护城河。东门到西门,约有4华里,南门到北门,约有2华里。所有城墙,均为古式厚砖所砌成,高两丈四尺多。城墙里面是土坡,上城很容易;城墙外侧,壁陡成崖,没有结实的云梯,绝无法登城。

为了阻挠我军攻城,疯狂的敌人在护城河与城墙之间设置了鹿砦和铁丝网,在城墙上修筑了大量野战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上地堡。

所有这些,都给我军攻城带来困难。但是,困难吓不倒经过八年艰苦锻炼的我3师英雄健儿。我们机枪班全体和全支队的战友们一道,在各级首长的指挥下,迅速进行着紧张的攻城准备。

为了压制敌人的火力,东门外的楼房上,闸口运河北的许多房顶上,配置了几十个机枪火力点;为了掩护攻城部队的出击,东门外的许多房屋,墙壁相互打通,人员进出往还既方便又安全;为了利于攻城,除原来准备的部分云梯外,我们还利用桅杆和一些征得的木料、竹竿赶制了大量攻城用的云梯;为了保证攻城部队的胜利前进,一项重大的隐蔽工程——东门爆破坑道正在加速进行:在离东门60多米远的一所宅院内,七八十干部、战士和支前民工日夜奋战,正在赶挖一条通往东门炮楼下的地下道,准备将500多斤的炸药,装进一口棺材里,运到正对东门炮楼的城墙下,供总攻开始后,进行重量爆破。与此同时,每天晚上或夜间,部队除派出多股小部队,对城内鸣枪袭

扰,制造夜间攻城的假象外,还组织许多宣传小组,运用各种土喇叭,向城内进行喊话:“伪军兄弟们,回到人民一边来吧,不要再为潘干臣卖命了!”在白天,部队还用船桅等,高竖标语牌,一幅接一幅,像拉洋片一样,向城内敌人展开宣传。有时,又用弓箭、风筝等,向城里投射大量宣传品。为了给敌人悔悟的机会,指挥部还一次又一次派人送信给潘干臣,劝其放下武器。但是,敌人顽固不化,嚣张得很。在我们进行喊话时,他们不仅同我们隔城对骂,还经常向城外施放冷枪——他们不放过城外每一个暴露的人影,连离城老远下河挑水的居民也被他们射杀。

四

总攻的时刻到了!

9月6日,天刚麻花亮,毛毛细雨洒个不停。经过一夜疲劳折磨的敌人(我军围城以来,敌人从不敢在夜间休息),刚想像往日一样,准备躺下休息,忽然间,城四周犹如炒爆豆炸芝麻一样,我军阵地上,各种火器同时鸣叫起来,隆隆的炮声,咯咯的机枪声,轰轰的榴弹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在我们机枪班阵地——花街回民饭店附近,我们亲眼看到,2支队的炮兵勇士们,正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东门炮楼。一闪一闪的火光中,敌炮楼上被炸开的瓦片,纷纷飞向天空。

愚蠢的敌人以为我军要攻城了,也用密集的炮火,向城外猛轰。然而,我们的炮火时紧时松,时疏时密。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中午。经过一个黑夜又一个半天折磨的敌人,又自作聪明地以为惯于夜战的新四军,是不会白天攻城的。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总攻就要开始,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

快到两点钟,忽听得南门阵地枪声大作——呼呼的机枪声,咚咚

的炮声,汇成一片。特务团的同志们提前向敌人发起了冲击!

我命令全班同志,立即将三挺机枪,全部压足子弹,等待东门总攻信号的发出!

“轰隆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高耸的东门城墙被炸开两丈多宽的缺口!

嘹亮的冲锋号即刻响起来,我和机枪班全体同志,迅即端起机枪,扛着子弹箱,像出弦的利箭,穿过打通的空道,冲向城墙。城墙里,敌人据守顽抗,他们用手榴弹和机枪向城墙缺口猛烈轰扫。我连3排长正向前猛冲,忽然被敌人罪恶的子弹打倒在地,光荣牺牲。

一见此状,我两眼火星直冒,端起机枪,扳动扳机,哒哒哒,哒哒哒,一梭梭愤怒的子弹射向敌群。一部分恶狼应声倒地,其余的一个个顺着街巷,抱头鼠窜。

我带领全班同志,直插东大街,和前锋的战友们一道,在今新半斋饭店附近,捉到一批俘虏,又转弯折向北门东后街,迅速冲杀过去。在漕市口附近的丰济仓大院内,又俘虏一批敌人。这时候,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

“2营4连已经解决了敌司令部,匪首潘干臣当场击毙!”

趁着胜利的兴奋和喜悦,根据预定的计划,我们又配合兄弟部队,向据守淮阴师范(今淮阴中学)的最后一批敌人冲去。

在一队队潮水般奔袭而来的新四军面前,在一面面发着闪闪寒光的我军刺刀威逼下,最后一批敌人终于放下武器,举起双手……

五

下午6点来钟,战斗全部结束了。我们班分在北门大街的一幢小楼上休息。这时候,大街上仍是一片匆忙、欢乐的景象:押送俘虏的、搬运战利品的兄弟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战友们还在忙碌着。市民

们个个喜形于色,谈笑风声,他们三三两两站在街上,追述着新四军和伪军战斗的情景。有的还高兴地向着过往的新四军战士递来茶水,口里感激地说:“解放了,多亏你们哪!”

看着大街上这一幕幕情景:我的心里像滚锅的开水一样沸腾起来:5年前,自己十八九岁时,父母先后病故。生活无着,我便和唯一的亲人——哥哥一起,夹着剃头包,在南门一带地方给人剃头混穷。由于不愿忍受鬼子、汉奸的欺凌,又到涟水梁岔一带农村串庄走户,去剃“四方头”。兄弟俩相依为命,希望求得温饱。但是,鬼子、“二皇”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凡是有血性的年青人,谁的心里不憋着一股子怒火啊!1941年春,在梁岔这个普通的农村小镇上,我报名参加了军,加入了淮海人民抗日武装第10团,后来,又编为新四军3师10旅4支队……

解放淮阴后第2天,我们在城南公园参加了祝捷大会。会上,副师长刘震表扬我们打得好,并指令我们,迅速做好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第3天,我们离开淮阴城,向淮安城进军……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打东门点滴

朱勤昌

1945年上半年,我在新四军3师10旅30团2营6连2排当副排长。下半年,我们部队从泗阳出发,到了洪泽湖畔的高良涧,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8月下旬,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回师北上,收复淮阴。

命令传达以后,我们部队随即日夜兼程,往淮阴而来,记得到了清江城南(今大运河南边一点),东方的天际才露出鱼肚白。

此时,淮阴城西门、北门已由地方部队先行包围。我们的任务是由东向西、师特务团由南向北压缩敌人。仅两天时间,我军就扫清了山芋行以及运河以北的守敌,至此敌人全部龟缩到城里。

我们6连住在老轮船码头一带。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我们,大批粮草食品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住地,老轮船码头的河堆上堆满鸡鱼肉蛋。群众的支持,更加鼓舞战士们攻城的斗志。

我们连攻城的突破点选在东门北边几十米处,东门外居民房子多,而且连在一起,便于我们接敌。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第一,在花街二面打墙洞,家家掏通,干部和战士白天黑夜地干,不到一个星期,就掏到了城墙附近;第二,发动群众做了20多个梯子,一律都是青竹子的,二丈多高,4个人负责扛一个,每个班都有两个。

我们排有3个班,正副排长3人,一人带一个班,分工是4班架梯子,5班爬梯子,6班作掩护。我带的5班是爬梯子。上级命令我们:只要城门爆破声一响,就必须立即爬上城墙,冲进城去。

攻城那天下午,我们排每个战士,各人手持一支步枪,腰上别着子

弹和手榴弹,在离城墙三四米处理伏待命,大家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

下午两点时分,我们正处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忽听得东门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顿时浓烟滚滚弥漫了湛蓝的天空,接着枪声、炮声连成一片,子弹像暴雨般地射向城头。4班战士火速竖起云梯往城墙上靠,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我带着5班战士趁着浓烟,迅速跃上了城头。6班顺势而上,我到城顶刚想曲身下跳,突然眼前一黑,便叽哩骨碌地滚到城里,不少人和我一样,弄得满身尿屎,臭气逼人,原来城墙里面是土堆的斜坡,坡下长满了芦苇和青草,遍地皆是大小便。当时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解放淮阴城,活捉潘干臣”,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呢!我们立刻爬起来,像猛虎般地沿着里运河堆的南岸向西追击逃敌。我们边追边打,一直追到现在的北门桥,碰见28团的大批部队。这时满街都是我们的人。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当我们找到北门时,亲眼看到潘干臣已经一命呜呼了。这次战斗前后不到两个小时,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它标志着清江这座古城获得了解放。

当天晚上,我们排住在漕市口巷子里,城里城外一片欢腾,到处都是新鲜的空气。我们把分得的大米、猪肉拿回住地,和市民群众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共同欢庆胜利。

第二天早上,晴朗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我带着战士到钱庄去翻伪钞。只见战士们押着一队队的俘虏向西大街走去,街上遍地都是枪支、弹药、包袱、毯子。我们把拾来的几十条被子、毯子都送给了群众。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夸赞,新四军才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我们部队在淮阴休整后,第3天在城南大校场参加了淮阴城解放祝捷大会,3师副师长兼10旅旅长刘震同志以及当地民主政府的首长都讲了话。当天晚饭后,夜色笼罩着大地,微风吹来,使人感到一阵清凉,就在这时候,我们又奉命启程去包围淮安。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解放淮阴城片断回忆

王士英

1945年6月,涟东县委调我到苏北党校学习(我当时任涟水县交通二分局局长)。苏北党校在益林镇东北角附近的农村,离益林镇仅几里地。

8月15日上午,我在河中游泳,见到从西南方向来了一个骑兵通讯员。他骑在马上就高兴地喊着:“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听到这意外的喜讯,赶忙上岸穿上衣服。当骑兵通讯员路过我面前,我又问:“消息是真的吗?”骑兵通讯员说:“是真的。”党校的同学们听说日本鬼子已无条件投降了,都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当晚,学校驻地益林镇老乡们,有的放鞭炮,有的扭秧歌,从来也没有那样的高兴。同学们大都从前线调来学习,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与敌人进行非常艰苦激烈的斗争,现在日本鬼子已无条件投降了,内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当天夜里,我们久久不能入睡,都在谈论:八年抗战胜利了,今后应该如何办?有人说要到大上海接管,有人说要到南京接管。

就在这天夜里,校党委来了通知,调我和其他30个同志到3师师部工作。我接到通知后,内心很高兴。不少同学来我住处送行,还问身上有没有零花钱。我说身上还有几角钱。同学们借给我5元“大抗”(当时苏北的抗币)。当晚我去支部书记蒋桂同同志那里告别,他为我复返前线表示祝贺。

第二天上午,我们30余同学背上被包,到苏北区党委报到。区

党委组织部陈科长和我谈了话。他说,3师已奉命接管南京,要我们30余同学去作接管工作。我们到3师政治部被分配到师民运部工作。这时,新四军军部已任命3师黄师长为江苏省主席,3师任务是接管南京,到南京去接受敌伪军投降。3师主力部队已向南京方向挺进。我也随师部到淮北路东十里长山。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下令汉奸汪精卫的所有伪军为国民党地下军,并命令伪军就地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来接收。我3师先头部队已到达津浦路明光车站,因敌人听从蒋介石命令拒绝向我军投降而交了火。

这时我3师又奉命解放两淮(淮阴、淮安)。3师当即又挥师北上。当我们3师主力到达两淮时,地方兵团已将两淮围困得水泄不通,我师主力是采取先克淮阴再克淮安的作战方针。淮阴伪军1万多人,汉奸潘干臣是伪军的师长,日寇投降后,潘逆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在淮阴城内修筑工事,凭借淮阴的坚固的城墙与护城河这一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妄图与我军决一死战。战役开始后,淮阴城外东门的花街,运河北的十里长街,还有南门外的街道,都为我军攻占。敌军龟缩城内,在城头上修筑工事,固守待援。我军过去多是打游击战和运动战,像这样规模的攻坚战还是第一次。当时装备较差,仅有几门迫击炮,而且炮弹少。主攻部队为了登城作战,进行坑道迫近作业,还把城外的民房打通,便于部队向前沿阵地运动。城墙上的敌人有时还向我阵地放些冷枪。

我军决定9月6日攻克淮阴城。领导派我到淮阴南门随攻城部队执行战场纪律。上午我到南门指挥所观察地形,了解情况,以便下午随攻城部队登城执行任务。据了解,淮阴的南门是我军的助攻方向。除地方兵团参战外,由师特务团担任攻击任务。总攻击时间为下午两点。淮阴的东门为主攻,由10旅4支队担任。南门城门已被敌人用麻袋堵塞,城墙有8米多高,在城楼上有敌人的机枪掩体工事。如果我军要攻入城内首先要通过狭窄的石桥,然后才能接近城墙架上

云梯登城作战。在南门街道的南头,有一个小水塘,水塘的北岸是我军迫击炮阵地,水塘南岸是小炮楼,我军攻城部队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下午两时前,我攻城部队都进行了攻城战斗的动员。师特务团的第3营为攻城的第一梯队。他们喝了酒,碰了杯,宣了誓,每个战士雄赳赳气昂昂,枪都上了刺刀,准备好炸药和榴弹,做好登城的云梯。两时前已作好攻城的一切准备工作,攻城部队在隐蔽的前沿阵地严阵以待,就待一声令下,冲过石桥,登上城楼,杀向敌人。那时几分几秒的时间都感到特别长。就在这紧张时刻,表的时针已指向总攻击时间了,3个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们的攻城的先锋营,抬着云梯如同猛虎下山一样,冲过石桥杀向敌人。顿时全城的机步枪大作,手榴弹、迫击炮弹、炸药包的爆炸声震响云霄,顷刻间我攻城的第一梯队的伤员已抬了下来,冲锋已经受阻,城楼上敌人几十挺机关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封锁石桥的通道。

攻城勇士们在接近城墙时,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优势火力顽固抵抗。我攻城勇士不畏牺牲,陆续跃出掩体,踏上石桥,有的负伤了,有的牺牲了,有的虽然通过石桥架起云梯,但当攀上云梯时,又摔了下来。在这激烈的战斗中,指战员们内心非常焦急,攻城的第一梯队遭到很大伤亡,第二梯队的勇士们又跃出掩体继续扑向城墙。前边的伤员抬下来,后边的战士们继续冲上去。就在这紧张的战斗情况下,指挥所派了骑兵通讯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骑着马飞驰来到炮兵阵地传达刘旅长命令,限定三炮击中目标,支援登城部队。我炮兵非常勇敢,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密集火力下,汗流浹背,忙着擦炮装炮弹,向敌人开炮。这时有几发炮弹已命中目标,在城墙上爆炸。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指挥所刘旅长从望远镜中观察到:我攻城部队胜利的红旗已插上了城墙。攻城的勇士们已在城楼上与敌人冲杀。刘旅长拿着望远镜带上通讯兵,随攻城的部队登上城楼,我

也跟随刘旅长一起登上城楼。第一个登上城楼的徐班长,为插上这面胜利的红旗,他一条腿在城楼上,另一条腿从城墙上跨下来,而他却紧紧抱住红旗的旗杆,伏在城上壮烈牺牲了。当我们登上城楼时,攻城勇士们正在追击敌人。

到下午5时左右,城内敌人已全部缴械投降了。这时淮阴市民每家门口都插上红旗,还摆上茶水,贴上“热烈欢迎我军胜利入城”的标语。这次攻坚战役中,4支队由于先攻入城内,荣获上级命名为“清江部队”、“淮阴支队”的光荣称号。文工团还为攻打南门插上红旗的徐班长排演节目,赞颂他为解放淮阴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淮阴解放后,3师主力部队又转战淮安。3师7旅一举攻克了淮安城。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忆 打 南 门

左霞树

1945年8月,我在沭阳警卫团1营1连2排当副排长,在打开沭阳王圩据点后,部队奉命随新四军3师主力南下。部队到了高良涧,又继续沿着洪泽湖堤向南京方向挺进。

我记得是一天下午4点钟,部队刚到蒋坝,6点钟又奉命全部登船,张帆回返。开始湖的风小,船行较慢,晚上9点过后,西南风越刮越紧,只听得船舵击水的哗哗响声,远方黑沉沉的天际与湖面连成一片。数十条船,排成一个个雁翎队,在湖面上急驰。

第二天上午,部队在南赵集小桥下船,连饭都没有吃,就向东南方向急行军。晚上七八点钟赶到了清江城南轮船码头附近。开始我们对这次军事行动的任务不大清楚,直到部队从城南向城东移动时,连长才说:“报告你们好消息,淮阴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10旅的梯子一靠就冲上去了。”这时大家才豁然外朗,知道要攻打淮阴城了。

我们部队移动到淮阴城东附近的一个村庄,开始挖掩体修筑工事。当时提出的战斗口号:“打下淮阴城,活捉潘干臣。”上级鼓励我们说,谁先打进清江,就授予“清江部队”的光荣称号。攻城的具体任务是:28团攻东门;师特务团攻南门;新2团攻西门;我们沭阳警卫团突破点在师特务团1营右侧对面。

清江南门是一片开阔地,城墙外,几里路方圆都是水洼地,只有现在的新民路西有一条通向体育场西侧的小街(当时是粮行),别的没有什么人家居住。攻城时必须越过这片开阔地才能接近城墙,中

间不好隐蔽。

9月6日那天下午,我们刚吃过午饭,忽然南门枪炮连天,杀声一片,原来是特务团提前攻城了;接着东门也打响了,机枪像狂风般怒吼,顿时清江城淹没在烟云雾海之中。我们在连长赵洪海的命令下,也抬着云梯向城墙冲去。

南门正面敌人的火力太强,手榴弹像雨点似的从城头甩下来。虽然看见特务团的同志们像巨浪似的卷向城头,但敌人的火力始终不见减弱。原来南城门在结构上是前后两道门,中间是空的,爬上第一道城墙跳下去的战士大都牺牲在套门里。尽管如此,特务团的同志们在1营长曹俊德同志率领下,继续奋不顾身,顺着云梯向城上爬去,哪管云梯折断,人员落下。这样,一直坚持到28团攻进东门,守敌慌乱动摇,火力减弱,才攻进城里。

我们沭阳警卫团只有四个连,我们连是从特务团1营右侧约50米处爬上城墙的。当我们进城时,敌人基本上已无火力抵抗,我们排在小南门没费劲就缴获了4门掷弹筒小炮和其他数十件武器。我们进到博古路向西位置时,我们团政委傅中华宣布说,潘干臣已被击毙,战斗胜利结束了。此时是下午4点多钟,同志们个个高兴得龙腾虎跃。

9月6日的当天晚上,晚风习习,空气中还在散发着阵阵硝烟的气味。我们怀着胜利后喜悦的心情,在南园宝塔旁边开会。会上宣布上级决定我们沭阳警卫团1、2、4连编入3师特务团;3连编入10旅旅部特务连。我们1连连长仍是赵洪海,副连长是单宝珍,我还在1连3排当副排长。

我们在清江休整3天后,随即开赴涟水,投入新的战斗。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战 西 门

——淮海新 2 团西门战斗追记

8月,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一阵暴雨刚刚过去。沉闷的雷声还不时地在阴霾的天空上滚动,大地湿漉漉的。这时,正在钱集体整的淮海新 2 团,接到上级的命令:配合主力,攻打淮阴。

部队沿着纵横交错的交通沟在朦胧中急进。刚到渔沟就和伪军交上了锋,我军势如破竹,打得敌人望风而逃。淮海新 2 团战士趁胜追击,直插淮阴飞机场,横扫十里长街,伪军全部龟缩于淮阴城里。

新 2 团奉命攻打淮阴城的西门。

部队到达十里长街后,在城西(对面是鸡蛋厂)通过浮桥,横跨运河,在城门西北角面粉厂一线,构筑工事,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城墙高达两丈多,堡垒密集,障碍繁多。城下护城河深四五公尺,宽十多公尺,护城河西是一片 100 多公尺的开阔地,设有铁丝网、鹿砦。但在紧靠运河的城墙西北角,沿运河堤却有一条很窄的通道,直接通向城根。

经过多次现场侦察,团长吴大林和政委吴书等首长研究决定:1 营担任主攻,2 营为预备队。选择城西北角为突破口,并决定在鸡蛋厂向城墙方向挖一地道,直通城下,准备进行爆破。

地道约有 200 公尺长,由于要从护城河下通过,因此深达 7 公尺。在敌人火力下,要在短时间内挖好这一条地道是十分艰巨的,这个任务交给了 3 营。

在 1 营、2 营休整备战的同时,3 营全体指战员投入了紧张而艰

巨的挖地道战斗。

黑洞洞的地道,又闷、又热、又湿,有一股恶心人的气味。如果不是为了战斗的胜利,谁也不愿在这里停留片刻。就这样战士们凭着一盏灯火如豆的煤油灯,光着膀子,顾不得擦一把汗,拚命地挥动着铁镐。

随着地道向纵深进展,洞口越来越小了,空气更加稀薄了,作业的难度更大了。一次只能一两个战士匍匐着前进,一镐一镐地向里掏。然后,再把掏出的泥土盛在筐里,一筐一筐地向外拉。

鸡蛋厂的小塔是唯一能压制敌人的制高点,团副官主任李玉华带着机枪射手,把一挺机枪架了上去。

1营指战员正在为主攻作准备,决定1连担任尖刀连,并组织了架梯组,由4班长孙怀友担任组长。

9月6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面粉厂至鸡蛋厂一线阵地。1连指战员们隐蔽在鸡蛋厂的工事里,紧握手中枪,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时刻。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激烈的枪声响过之后渐渐地稀疏下来。团指挥所里始终充满着紧张气氛,首长们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着阵地。

突然,南门传来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东门也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破声,总攻开始了。可是,我们的炸药没有响,爆破未获成功,怎么办?战斗情况瞬息万变,不允许我们有半点的犹豫。首长果断地命令:1营立即强攻!

强攻西门开始了。

刹时,子弹雨点一样向城头泼去。敌人看出我们的意图,一支支罪恶的枪口从城头上伸出来,子弹像冰雹一般。

4班长孙怀友率领两个战士,每人携带8个手榴弹,扛着梯子,闪电般地向城墙冲去,刚离开鸡蛋厂,一个战士便负伤倒了下去,孙

怀友和战士贺长美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迅速跃到城墙脚下，架上了云梯。

但是，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太猛，1连战士被压在鸡蛋厂里，进攻十分困难。连长王德雨急得两眼通红，他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

猛虎般的勇士们一个个飞身纵上战壕，向城墙冲去，霎时，一排手榴弹甩上了城头。

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地向1连扫射着，几个冲在前面的战士倒了下去……

敌人发现我们已经架好了云梯，拚命地要推倒它。孙怀友和贺长美死死地抵着梯子。敌人又不敢探出身子射击，子弹打不到他们。只听城头上狂叫着：“甩手榴弹……”手榴弹从城头上甩下来，“嗤嗤……”地冒着青烟，他俩又接二连三地把手榴弹一个个甩进了河里。突然，有一颗手榴弹，在孙怀友的身旁炸开了，滚滚的浓烟把他们吞没了。可是，不一会他们又神话般的从烟雾里站起来了，牢牢地扶住了云梯。

敌人碉堡里的火力比以前更加凶狠地狂叫着。这时阵地上又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1连指导员薛瑞云，率领着战士又冲了上去，他们在弥漫的硝烟和火力的掩护下，终于用鲜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勇士们不顾敌人戳来的刺刀，顺着云梯向城头上冲去。城下躺着我们的战士，有的牺牲了，有的挂了重彩。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这时，东门打开了，28团战士们最先攻进城里。敌人纷纷向城的西北角溃逃。西门的敌人乱了阵脚，新2团战士们乘机跃上了城头。

西门被我们攻占后，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根据魏亚峰、索时斌、孙怀友、左林、赵华、高晓峰、朱士善等同志口述，清江市党史办公室1982年整理）

淮阴城内的号声

李太学

攻击开始了!

王连长领着突击排向护城河跃进,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盖过来。战士们仍旧抬着云梯飞奔着。突然在抬云梯的战士中间激起几个烟团,几个战士躺下了,但还是一只手捂着另一只胳膊高喊着口号,带着第二架梯子前进。

刚刚到河边,又飞来一颗炮弹在王连长身边爆炸,王连长慢慢侧着身子倒下去,2排长李云龙飞快扑过去:“连长!连长!”一连几声没得到回答,只有一只粗壮的胳膊高高举起,向他挥动两下,就慢慢地垂下去了。

“同志们!跟我来!”李云龙举起连长的驳壳枪第一个跳下护城河,带领战士勇猛地冲了过去。

可是,刚要架梯子时,城上的敌人忽然劈劈叭叭地撇开了手榴弹。梯子在硝烟里几次竖起来又倒下,倒下又竖起来,最后,只剩下李云龙自己和一个班长两个战士,梯子再也立不起来了。

“怎么办?”重新组织兵力通过开阔地,不但会延误时间,而且会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只有组织5连还没突过护城河的部分兵力,继续突击是最理想的了。作为一个营的教导员,我不能片刻犹豫,急忙跳出隐蔽部,决定亲自去组织。真凑巧,刚出门就遇上两发炮弹的爆炸,衣服被弹片撕开了两个口子,我接着往前跑,不料又被6连长拖回来。

这时,只见李云龙把5连剩下的人带上去了。我赶忙叫4连、6

连加强火力掩护。李云龙这个脾气直爽、身材高大，外号叫“大洋马”的小伙子，当号兵的时候，就跟着王连长，此刻他和王连长一模一样，领着战士们冲到城下，大声喊道：“架上梯子就是胜利！”战士们有的扯绳子，有的压梯脚，有的用棍顶，负了伤的不能站起来，就坐着扯，坐着顶，不一会，云梯终于竖起来了，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向城上攀登。

我赶忙叫号兵吹起冲锋号，4、6连冲击了。部队一翻进高大的城墙，就将北门的一座伪营房包围了。我看见一个伪军端起机枪就想开火，可是还没等他扣动扳机，就被5连一个战士抓住了。不一会，名叫“赵老虎”的伪军营长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李云龙一个箭步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脖颈，夺掉他手上的枪，说：“老虎！你赶快给我下命令投降！”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李云龙见伪军还在四处溃散，不能和他磨牙，便将他一推，接着就转脸问老虎的号兵：“快说，你们的集合号谱是什么？”敌号兵见事不妙，只好照实说了。

李云龙昂头挺胸，鼓起腮帮，吹起了敌人的集合号！号声把七零八落的“老虎营”集合起来了，另一伙企图突围的伪军也被截住，和老虎营集合在一起，共计有营级军官8名，连排级20名，士兵将近700人。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步枪600余支，还有一堆堆的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时，李云龙整整服装跑来向我报告：“教导员，俘虏集合好了，请你讲话！”

我该讲什么呢？在这些和我们纠缠了5年的伪军28师匪徒面前，真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才解恨，他们原来是国民党部队，日本鬼子侵入苏北后，由他们师长潘干臣领着投降，当了伪军，盘据在苏北的首府淮阴城，到处烧杀抢掠，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们又受国民党委任，成了国民党的什么“先遣军”拒绝缴械，但是，他们在人民军队强有力的打击下，终于全部就歼。

（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政治部编《廿八年间》）

北 门 战 斗

史成章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卖国求荣的汪伪反动派,此时已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在全国人民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淮阴警卫团,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淮阴境内频频出击,狠揍残敌。特别是淮阴辐连其他县城的伪军据点,均接二连三地为我拔除。由于守敌军心涣散,战斗力锐减,在我军所到之处,这批寡廉鲜耻的家伙,往往不战而逃,我们只好骑在马上追赶。

本来挥师南下的3师主力,在接到指挥部新的作战命令以后,迅速回戈北上,决定收复淮阴城,从而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淮阴城系晚清所建,城墙高耸坚固。北有大运河,东、南、西三面有护城河。1939年日寇侵入后,这里是苏北日伪的主要巢穴之一,也是附近匪顽的大本营。日寇撤离后,城里除了驻有汪伪和平军28师之外,加之各地投奔来的汉奸武装,兵力不下万人。

是年8月下旬,我们协同主力部队一道,顺利地完成了对淮阴城的包围任务。我军是采取先围后打的战略,迫使敌断粮断水,消磨士气,促其疲劳。在围城当中,3师主力负责东门、南门一线,我们淮阴警卫团负责北门一线。我们团当时共有2000来人,团长是朱慕萍同志,副团长是史福太同志,政委是淮阴县委书记李霁明同志(兼),当时我是副政委。团下设3个营,1营营长王朗,2营营长杨××,3营

营长黄驭。我们的前线指挥是淮海军分区吴信泉同志。围城期间,我们的团部设在王营镇的罗大楼。围城刚开始,我们便在河北一带的巷头、桥头树起篱笆等物,构筑工事。当时的北门桥,是河北进入城里的唯一通道。然而在几天之前,当我大军压境、外围之敌正向城内逃窜时,就被守敌付之一炬,当时不少伪军和马匹都被烧死在桥上。尽管桥被焚毁,我们依然选择这里为攻城的突破点。所以我们特地从指挥所挖了战壕直通北门桥。此外,我们还向县里要了100多个民工,以及担架、梯子和其他一些爆破器材。

9月5日晚10时许,吴信泉把我和史福太同志找去,当时朱慕萍同志亦在场。吴信泉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攻城时间和作战任务。他指示我们要拿出最大的牺牲精神,坚决完成这次攻城任务。并决定我和史福太同志带领部队攻城,主攻时间是翌日中午。本来,我们早就从3营选择了一个连作为主攻连,同时还选举了另外一个连作为预备队。这天晚上,我们对主攻连和预备队再次进行临战动员,要求党团员冲锋在前,老战士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主攻连的指导员杨锦同志代表连队向团部作了保证,表示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配合主力一举克敌。

9月6日上午,我们淮阴警卫团全部进入了战斗状态。主攻连的战士,个个精神抖擞,勇气百倍,枪上刺刀,手握榴弹,随时准备冲到河对岸去跟敌人拼搏。说也奇怪,在攻城那天,淮阴城上空恰巧飞来铺天盖地的蝗虫,后来战斗打响的时候,老百姓以为这些蝗虫都是子弹。下午两点,只听东门外轰隆一声巨响,这是我们发起总攻的信号。主攻连的战士,迅速把堵住桥头的篱笆推倒。副团长史福太在主攻连之前,我在主攻连之后,我们一面射击一面向桥上突进。为了掩护我们过桥,后面阵地上机、步枪齐发,那声音就像狂风巨浪,好像把我们推着向城里面拥去。由于大桥曾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就顺着桥的大梁,踏着已经腐臭的死尸、死马,冒着枪林弹雨,一鼓作气地向对

岸冲去。在过桥当中,我们有十多个战士倒在桥上。我们很快冲到了城墙底下。在我们爬进城时,主力部队正在城内巷战。我们冲到敌人的司令部,得知匪首潘干臣已被击毙。但南门的战斗仍很激烈,原来敌人都被压到了南门。走投无路的敌人又想从这里寻求一条生路,然而在我强大的攻势面前,他们的一切挣扎都成徒劳。不一会,枪声稀疏,敌人终于停止了抵抗。

在这次攻城战斗中,我们团计缴敌步枪 1500 余支,机枪 17 挺,另外还有大批弹药和军需物资。这些战利品中,除了潘干臣的的指挥刀、皮夹克、皮靴交公外,其他物资全部由我们自行处理。当时,我团的排以上干部每人还分了一件军用大衣。当然,我们的胜利是用牺牲换来的,一个南门就有很多个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团也伤亡了 11 个同志。

战斗结束以后,战士们背着战利品,雄赳赳气昂昂地撤出战场,在指挥所的门口,指挥吴信泉、团长朱慕萍等同志,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这些凯旋归来的战士。不久,我们淮阴警卫团的大部人马上升为主力,向东北挺进。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攻打北门回忆

王凌洋

1945年8月,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后,淮阴县蒋集、袁集、吴集三个区队的所有武装组成了第二联合大队,我担任大队长。

这时,淮阴城郊外围的敌人据点板闸、码头、王营、西坝、杨庄,均为我3师主力等部队一举扫除。敌人全部龟缩到城里,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这股残敌,我第二联合大队奉命参加攻打淮阴城北门的战斗。于是我们大队迅速赶到淮阴城北的“八面佛”(今清江商场附近),构筑了战地工事。战士们夜以继日地干着,没有粮食吃,就嚼敌人仓库里丢下的牛肉干。大队临时指挥部也就设在敌人的仓库里。

总攻开始前,我随同周文科、钟伟等首长前往前沿阵地,察看地形,北门紧靠里运河,是一条天然防线,易守难攻,敌我两军隔河相峙。河上原来的北门大桥,已被敌人破坏,中间的桥板被抽掉了。河对面的左侧是敌人的一个碉堡,是封锁桥头的一个火力点。当时我们的重火器,只有和我们一起参战的涟水王凤山的大炮队。

在攻城之前,我们用各种形式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然而,垂死的敌人竟开枪打死我一名正在贴标语的民兵。敌人的反动气焰更加激起了我们定要“打下淮阴城,活捉潘干臣”的斗志!

9月6日下午两点,总攻开始了。王凤山的土大炮,发出了雷一般的轰鸣。只见一个大火球划破长空,飞向敌人的碉堡。硝烟笼罩着运河两岸,可是由于敌人的工事坚固,第一炮没有成功。首长命令加

大药量,继续炮击。整整十升的火药灌进了炮膛,然而炮手王凤山却迟迟不点引信,因为炮膛中的火药超量,有爆炸的危险。这时,敌人碉堡里的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时间不允许再犹豫了。“开炮!”只见王凤山迅速点燃了引信,“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被轰塌了,而我们的土大炮也在爆炸声中变成了一堆废铁。在火力掩护下,我们迅速向对岸冲去。我们在冲击中牺牲了一些同志,我的警卫员王正西同志腿部中弹负伤。

攻进北门之后,我们继续搜索前进,这时从荷花池南巷走出一个人,他向旁边的一间草房上努努嘴,我随即在屋檐下搜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当走到一家门口,发现地下有血,旁边还有几块带血的纱布,像是刚刚扔下的。我估计屋内有敌人,就“砰砰”鸣了两枪,对着屋里厉声喝道:“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话音刚落,就听见屋里一阵骚动,紧接着传出了“不要打,不要打,我们缴械”的乞求声,三个举着双手的敌人,低着头走了出来……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解放淮阴城的日日夜夜

左 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盐阜区沸腾了,村村放鞭炮,锣鼓声不绝于耳。八年全面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时新安旅行团住在离淮阴七八十里地的阜宁县条龙庄,同志们兴奋得连夜赶写剧本,排练街头剧,编写墙报,展开庆祝胜利的宣传。全盐阜区军民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中华民族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才取得了这伟大的胜利啊!

8月下旬,盘踞淮阴城的伪军潘干臣部拒绝向新四军投降,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新四军3师开赴淮阴和淮安城,决定用武力解放这两座城市。

新四军3师师部和中共盐阜地委命令新安旅行团随军进军淮阴,到前线作群众和部队的宣传工作。新旅的七八十名团员起早贪黑赶到了淮阴,住在运河北岸的一座教堂里。当时新四军3师早已将淮阴包围了,发出通牒,要潘干臣投降。

只两天功夫,新旅就编写排练了街头剧《活捉潘干臣、解放淮阴城》,以及临时创作的一些歌曲,在城外展开了宣传工作。当时伪军有1万多人,龟缩在城里,依凭高大的城墙,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城头上的敌兵不时放冷枪射击城外运河边来往的军民,但谁也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

离淮阴东城数百米处,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过桥时,敌人不时放冷枪,后来用芦席把浮桥围起来,过桥时敌人在城墙上看不

见,就比较安全了。新旅住在河北街上,每天到城下去做宣传鼓动工作,总要数次过河,开始要跑步过浮桥,有了围席,就十分安稳了。

把宣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去

城外街上的群众,特别是一些商人,由于受到伪军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思想上存在着一些疑问。新旅就进行群众访问工作。根据群众的思想编排的活报剧、快板、小调等等,都有一定针对性。特别是以当地群众和商人受敌伪迫害的真人真事为内容以及宣传解放区幸福生活的活报剧、快板很为群众欢迎。常常在一处演出街头剧后,换一个地点演出时,后面跟了一大群观众,他们想再看一遍,有的甚至看了三四遍。

新旅美术队的王德威、陈强、肖锋、彭彬等同志,每天提着颜料桶,几天之内,在大街小巷写上了许多标语,在墙壁上画了一些巨画,还编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墙报贴在街上。

把鼓动工作做到火线上

淮阴东城外,3师在围绕着城墙的沿街,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工事筑在街屋的顶上,还准备了许多登城的梯子。战士们紧张地进行着攻城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们还没有大炮,坚固厚实的城墙是很难攻破的。

东门城外,日夜在挖一条地道,准备通过地道把炸药送到城墙角下,炸塌城墙一角作为登城的突破口。

攻城准备工作的日日夜夜,新旅同志分成小组,深入到火线上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新旅团员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9岁,大家都争着要上火线去做宣传鼓动工作。

有一次,我带着一位男团员和一位女团员,登上了筑在街屋上的重机枪阵地。这里和城墙只一街之隔,机枪周围用沙袋垒成了一个半圆圈掩体,从枪洞可以看到敌人筑在城墙上的机枪阵地,敌人的枪筒近在眼前。战士告诉我们,一打响,就用这机枪压制敌人,打掉敌人的机枪,掩护战士登城。我们的女同志,向敌人喊了话,晓以大义,要他们起义,放下枪,给予优待。敌人静静地听着,没有什么动静。但在另一处,每当向敌人喊话时,城头上就一阵骚动,还有谩骂的声音,随即敌人来了一梭子弹,但我们没有还击。战士们说,等我们攻城时,再给敌人一点厉害尝尝。

临攻城的时刻,突击队集中在城墙边,个个手握上了刺刀的步枪。每个战士都喝了酒,精神抖擞,威武雄壮。我和王德威等几个团员和战士握了握手,这握手比什么语言都能表达感情。有一位战士说,不攻下城,就战死在战场。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多么伟大的人啊!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视死如归。他们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勇往直前,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战死,但为了人民死又算得什么。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至今不能忘怀。在攻城的激烈战斗中,他们许多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我们知道这一幕幕壮烈牺牲的场面时,不禁失声痛哭。

我们胜利了

轰然一声巨响,大地也摇动了。在烟雾和灰尘中,东门城墙的一角倒塌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划破了天空。突击队在瞬息之间,冲了上去,战士们一跃而起,登城战展开了。枪声响成一片,分不清哪是敌人的,哪是我们的。在猛烈的攻击下,敌人渐渐不支,垮下去了,最先登上城头的战士,手中的红旗在招展,战士们像潮水般涌向城头,以

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压过去。

新旅同志也随部队登上了城头。战斗正在城中展开,全城枪声响成一片,一些地方在巷战。

新四军3师的首长早已登上了城头,当时流弹还在空中乱窜。曹荻秋同志见到新旅同志在城头,就对新旅同志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这里危险,你们快下去吧!”但新旅同志没有下去,说:“战火是对人最好的一种锻炼,让我们随部队冲进城街去吧!”但曹荻秋同志没有同意新旅去参加正在进行的巷战,让他们留在城头上。

搜 索

淮阴解放了。顽抗到底的伪师长潘干臣被击毙了。战斗一结束,潘干臣的尸体就从东门抬了出去,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但城内情况还十分复杂,有一些伪军官不知去向。师部和地委决定搜城,清理一下全城。

新旅的同志参加了搜索工作,事先学习了有关政策。

一天,全城开始了清理、搜索工作。新旅担负的是东门长街的搜索工作。这个工作要求细致耐心。一户一户查问,当问到一家大户时,发现了一些异样情况。这家住过伪军官,但伪军、伪家属不知去向。有两位小姐般人物,虽然身穿蓝布衣,但气派不凡,不像当地人。问她们,她们说,是这家的小姐、太太,这家人也说是他们家的人。经过耐心谈话,又个别找这家主人谈,主人解除了顾虑,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两位小姐是伪军团长的太太和妹妹。但这个伪军团长下落不明,有的说战死了,有的说围城前跑到扬州去了。当搜索伪军团长太太的房间时,这位太太举止失常,脸色发白,显得十分紧张。室中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她为什么紧张呢?

新旅同志久久不离去,一定要解开这个谜。他们屋前屋后转来

转去。有一位团员发现,为什么屋子很大,室内倒显得浅呢?但四周无一点破绽。问房主人,房主人说,你们去问团长太太,他不知道。

新旅同志很快汇报了这个情况。来了一些人,有人拿来尺,测量房子。发现室内竟小了一大块,马上召集了瓦工来拆墙。这时伪军团长太太吓坏了,承认伪团长藏在夹墙中。结果从夹墙中搜出了伪团长,他在夹墙中藏了食品和水还有枪支,准备待平静后,再偷偷溜出城去。夹墙是瞒着房主人,早就砌好的。

汇报演出

解放淮阴后,新旅又参加了解放淮安的战斗。淮阴、淮安解放以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专门发了新安旅行团又回到出发地的消息。

新旅在清江住在西城体育场的马路西边的一座楼房内。不久在体育场内盖了一个大礼堂,新旅在这里演出了一些戏,还参加了华中局和苏皖边区政府主持的会演。

以后新旅还参加了淮阴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并在清江成立了华中少年出版社,出版了铅印的《华中少年》杂志和彩色石印的《华中少年画报》。新旅在清江市住了一年,这一年中,团员扩大到近百人,还在淮安城成立了新旅苏北分团。解放战争打响以后,新旅赶印了十张一套的彩色画片,受苏皖边区政府的委托,到高宝前线去慰问前方指战员。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活捉伪团长戴贤三

侍伊本

1945年秋,我在新四军3师10旅1支队警卫连任副指导员。8月底,我们旅奉命围歼淮阴守敌伪匪潘干臣部。9月6日下午3时前,继4支队攻进东门后,我们1支队和师特务团也突入南门。我军攻进城后,8000多守敌基本溃散,丧失抵抗能力。大批伪军官兵丢弃了手中武器装备,潜藏于居民群众家中。当时街上到处可见敌人的军衣、军鞋、皮挎包等军用物品。我们连队为了不让一个敌人漏网脱逃,即分成战斗小组,挨家逐户地搜捕伪军,共抓俘虏200余人。

约至5时左右,搜索任务完成后,我们连进驻东大街附近一个巷子里,在群众家中宿营做饭。我们连部住进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四合大院里。我们一进这个大院,就看到一个40来岁的男人,从他黝黑的脸膛和穿着一身蓝粗布衣服看,像是一位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一见我们,不但不害怕,而且热情地给我们打招呼,安排连部的通讯员、司号员动手做晚饭。我们连里几个干部分头到各班、排检查宿营情况回大院后,发现西屋里还有一个30来岁的女人,从其穿着和外表看,不像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但又不便于询问她。正在我们琢磨这个大院的主人是什么阶级身份时,那个男人主动向我们接近,小声地告诉我说:“这是敌伪团长戴贤三的家,我是戴家的伙计,那个女人是伪团长的小老婆,戴贤三没跑,就藏在院里堂屋东头的夹墙里!”我们听后,立即行动,把连部的同志集合起来,先找到一根有小盆粗约二、三米长的大木头,抬着来到正房东头,对着墙用力冲撞,几下子

就撞开了个大洞。连长陈治本同志当即喊话：“先把武器交出来！不然，我们就甩手榴弹了！”

里边那个伪团长听了，生怕他的狗命丢掉，一连声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只见他不住地往外递枪，一连递出了 10 支崭新的三八大盖，10 支驳壳枪。然后他从洞口里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举起了双手。

连长立即命令通讯员把伪团长带到东屋看押起来，并立即派人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又组织一些人把夹墙扒开，又搜出了 200 多套军装、衬衣，还有这个伪团长从人民群众手中抢掠来的一批银元、皮毛服装、布匹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当晚，我们问明了这个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敌伪团长（兼任伪五区区长）戴贤三（又名戴国聘）的身份后，报请支队首长批准，把他押送地方政府了，对搜索到的东西也都按规定上交到支队后勤。

这个戴贤三，是个无恶不作的汉奸恶霸，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交地方政府后就被公判处决了，淮阴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我们在淮阴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向敌伪军控制的淮安城进发，参加攻克淮安的战斗了。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攻城后的“攻心战”

朱振武

清江城攻克之后,战斗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又遵照师部的指示,迅速地在清江东门慈云寺的两个大院子里办起了俘虏军官教导队。万念明同志担任教导队的队长,我当时在这里担任副官。

根据师部的指示,凡是营级以下的俘虏军官,都属我们这个教导队管理,共计有 200 多人。虽然我们攻下了他们的军事堡垒,组织上被我们彻底瓦解了,但是,要攻克他们的思想防线,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既然能打下“固若金汤”的清江城,就一定能攻破他们思想的碉堡。

这样,我们又面临了一场新的“攻心战”。

(一)

第一天,三四百个俘虏,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脸上像下了层霜似的,在我盐阜独立团战士的押送下,拖家带小地进了大院。本来很阔绰的两个院子,一下塞满了这些残兵败将,刹时显出不平常的气氛。

伪军官们往日那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神态,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虽然他们过去常听说新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可是他们眼下还是怀着恐惧的心理,以为我们非要把他们宰了不可。

事实又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呢?

开饭的时候到了,当我们的战士把菜饭盛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全部惊呆了。怎么也不敢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香喷喷的大米饭,美味可口的猪肉烧粉丝、红烧鱼。再看看我们战士的碗里,盛的却是小秫稀饭糍头饼,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我们的战士一天只有几分钱的伙食,而他们的伙食标准平均每天要达到七八角钱。

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的,只要他们放下屠刀,不再为蒋介石卖命,就可以既往不咎。要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下参加革命的,我们热烈欢迎。对个别罪大恶极的,根据群众的要求,交给地方处理。

几天来,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在生活上给他们关心照顾。虽然,我们的战士昨天还对他们刻骨仇恨,可是当今天他们成了我们的“阶下囚”的时候,革命的利益,严明的纪律,使战士们强忍了胸中的怒火,不虐待他们,不侮辱他们,给他们平等的待遇和重新做人的机会。

党的政策和形势的教育,活生生的事实,使大部分俘虏军官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改变,不少的军官感动地说:“新四军对待俘虏真是宽大为怀”。

(二)

政策形势的教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天的时间,他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谈论着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和我们这个纪律严明的军队。原来的戒备心理和顾虑逐渐打消了,思想和情绪开始活跃起来。

可是,我们也发现有几个伪军官行动总是鬼鬼祟祟的。这个可疑的迹像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一天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院静悄悄的,偶尔,隐隐约约的炮声,从淮安方向传来,打破了深秋夜色的寂静。

这时,一个伪连长,以解手为借口,鬼头鬼脑地溜到了战士的岗哨前,对一个只有十四五岁年纪的战士假惺惺地说:“小兄弟,你们这个队伍真伟大啊,我们很佩服。为了报答你们对我教育改造的恩情,我想和你交个朋友,准备给你一点东西作个留念,不知意下如何?”

“什么东西?”战士小刘警惕地问道。

“一点小意思,几件呢军服、羊毛毯,一双军皮鞋,还有几百块钢洋……”

“我不要!违反军纪的事,我绝对不干。”小刘口气很坚决地回绝了他。撞了一鼻子灰的伪军官,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小刘就向指导员汇报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们分析了他们要拉拢战士的意图,作了加强戒备的具体安排。

天又黑了下來,果然这个不甘心失败的伪军官,再一次摸到了岗哨前:

“小兄弟,你们的生活太艰苦了,人生一世不为吃喝又图什么呢?还是请你收下我的一点心意吧!”

小刘装着犹豫的样子说:“我收下你的东西,你能替我保密,不让我们首长知道?”

“能!能!一定能!”说着掉头跑了回去。

不一会儿,这个俘虏军官挟着一个大包裹,身后又带来了五六个人,他指着这几个伪军官说:“他们都是我的亲属。”

“这点东西你收下吧,不过,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们一个方便?”

小刘看了这包东西,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这几个人,家里都是有老有小,我家还有一个老奶奶生病。我们很想去家看一看,如果你能放我们出去,那真是感恩不尽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公开提出来呢?”

“我们怕你们的长官不放我们回去呵。”

“行,那你们就走吧。”

这几个家伙一听说放他们走了,一个个像兔子一样跑了出来。然而,他们刚刚跑出大院,前面就响起了阻截的枪声。有两个家伙不听警告,当场就送了命,他们企图逃跑,投靠国民党继续作恶的美梦破灭了。

(三)

“逃跑事件”在大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利用这个事件,及时召开了现场教育会。会上,万念明同志重申了党的政策,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历数反动军队屠杀人民、烧毁村庄、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等等滔天罪行,指出失去民心是反动军队失败的根本原因。现在只要你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人民会原谅的。如果能参加革命的行列,人民更会欢迎。可是,这几个人,却心怀鬼胎,伺机逃跑,大家看一看,应该怎样处理?”

万队长的话音刚落,伪军们都沸腾起来了,一个接一个地骂起来:“狗杂种没良心,给宰了!”……有的军官用这几天的亲眼所睹、亲身感受说:“我们是战争的罪犯,按理是该枪毙的人。可是,新四军不杀我们,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生活上关怀我们,每天吃鱼吃肉,他们自己却是粗茶淡饭。这几个家伙还是执迷不悟,决不能轻饶他们!”

“对、对,决不能轻饶他们!”又是一片呐喊声。

通过“逃跑事件”的现场教育,伪军官们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觉悟过来了,认识到替蒋介石卖命是死路一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光明之路。

十几天之后,我们接到师部的通知,部队要迅速北上,奔赴新的战场。军官教导队必须在部队开拔之前结业。这时候,大部分伪军官

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和我们一起北上。我们把这个要求向师部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批准,给他们安排了适当职务。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大功,由一个俘虏伪军官变为我军出色的指挥员。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走向人民军队前后

孙正奎

1945年9月6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当了新四军的俘虏,也就从这一天起,我又参加了新四军,成了人民军队里一名光荣的战士。

我祖居清江市,由于家里穷,五六岁时给人家做“押子”。开始,养父母对我还不错,吃呀,穿呀,样样不用愁。可是到后来他们家生了孩子,我就成了“皮外肉”,饥一顿饱一顿,经常挨打受骂,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眼泪只好往肚子里咽。

1945年2月份,我16岁了,实在忍受不了养父母的气。为了寻找生活出路,混口饭吃,我便跑到潘干臣部队里去当兵。

我被编在28师师部警卫营1连当警卫兵。淮阴战役之前,我们驻防在城西南高坂头(现在的码头附近)。不久,城里吃紧,我们被抽回来,住在师部(地点在漕市口附近,那里有个大院子)20余天。新四军围城开始,警卫营又被拉到东门的东北角守炮楼。当时,东门由李啸天111团把守;西北门由赵老虎营把守;南门由张大牙109团把守。东门李啸天部由于被怀疑通共产党,因此,换了丁宁(潘干臣的女婿)的警卫营。

新四军围城十多天,我们就在东北角炮楼两侧守了十多天。我们是白天睡觉,夜间上城墙。伪军们不怕新四军白天攻城,就怕夜间搞突然袭击。

一到晚上,或天刚进入黄昏,城外的新四军就对城内的伪军展开

政治攻势。新四军拿着土喇叭隔着城墙,对着城内喊话:“伪军兄弟们!不要再替潘干臣卖命了……”声音非常宏亮,在对河的城里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还经常看见城墙上出现一幅幅活动的标语牌;还有用弓箭、风筝送进城里的传单和宣传品。可是,我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只好听着别人讲。

新四军围城的时候,城里的伪军越来越难挨。开始几天,吃的大米、白面;过几天,就吃稗面;最后一天就是干瞪眼,什么也吃不上。

城里老百姓,各家关门闭户,街上的商店不开门,行人稀少,整个城里死气沉沉。

9月6日早上,天空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忽然,城四周,新四军的炮火轰通轰通地怒吼起来。守城的伪军以为新四军要攻城了,也不断地向城外打炮,我们守在炮楼两侧的伪军个个面面相觑。

围城以来,小打小敲天天有,枪声炮声从未断。特别是夜晚,为了防备新四军攻城,守城的伪军更是处在极度紧张之中。今天的炮火,较往常大不一样,不仅打得早,而且格外猛。我们守在城里的伪军,认定新四军要攻城了。但是,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又变得稀疏起来。整个上午,新四军的炮火时紧时松。一直到中午,仍不见新四军有任何攻城的举动。伪军头头们也开始松懈起来,他们以为,新四军惯于打夜战,看样子,今天白天也将和往日一样不会攻城了。因此,除了派上少数警戒流动哨之外,都各自休息去了。多数的伪军,经过一整夜又一个上午的奔忙,一个个像死猪一样躺在炮楼里呼呼大睡起来。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新四军恰恰就在这后来收拾我们。

下午一点多,淮阴城里多数的伪军正处在昏睡之中,忽听得南城门外枪炮连天,杀声震耳。守卫东门的伪军,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猛然间,地动山摇,轰隆隆一声巨响,我们防地不远的东门炮楼顿时飞上了天空。在滚滚浓烟中,隐隐望见,城墙被炸开一道七八米宽的

缺口。炮楼里，一个排的伪军全部葬身于碎砖瓦砾之中。

这时候，城四周新四军的炮火，像山洪爆发一下喷泻而下。东门缺口处，新四军勇士们随着响亮的冲锋号，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里。

我们守在炮楼两侧的伪军见此情况，吓得屁滚尿流，纷纷往师部撤退。不少人趁乱哄哄中换便衣逃跑。我因无家可归，只有随大流向师部方向逃命。这时候，穿着灰色军装的新四军像插上翅膀的猛虎一样，一边追赶着我们，一边直奔潘干臣司令部冲去。

还没等我们来得及逃到司令部，新四军的勇士们已经冲到潘干臣的司令部里，消灭了妄图抵抗的伪军，击毙了潘干臣。

潘干臣这个平日穿着酱黄色呢军服，领上满金豆，脚穿长靴，说话卡卡，走路夸夸，一派威风凛凛的伪军师长终于见了阎王，再也不会士兵和人民面前作威作福了。

龟缩到师部的伪军缴械投降，一批又一批的伪军都做了俘虏。我和其中的几百人被关进漕市口西的一个大院子里，等待新四军的发落。

此刻我有些害怕起来，心想这下肯定没命了。到伪军里几个月，遭到多少白眼，挨过多少臭骂，特别是围城期间，更是终日提心吊胆，没有过上一天舒心日子。现在又当了俘虏，新四军能让我过关吗？

那天傍晚，俘虏们在大院子里排成队，各人都低着头，一动也不动，等待受罚，样子十分狼狈。我抬头一望，新四军首长来了，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又把头低下去。

只听首长说：“现在先查一查，这里有没有当官的。”伪军们迅速检举，查的结果，有几个营、连、排长。几个当官的被带走以后，首长开始对我们讲话，我记得第一句话就说：“大家不要害怕”，接着又说，“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你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是被迫才当伪军的，我们都是穷兄弟……，你们愿意回家就发给路费让你们回家；愿意留下来干新四军的我们欢迎，随大家便。”

首长的讲话刚刚落音,俘虏中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本来死气沉沉的场面,一下子变得非常活跃,不少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场报名,要留下来干新四军。

看到这种情景,我非常激动,似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真感到热乎乎的。我心里想:天下竟有这样好的军队。我当时虽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但是好、坏总知道。我踮着脚、仰着头,仔细地端详着这位讲话的新四军首长,和其他新四军一样,他穿着一身灰色军服,面容和蔼可亲,说话态度非常和气,我心里掂量着,多么好的首长啊!潘干臣、丁宁,他们是什么东西!我看新四军是好人,跟着他们干准不会错!在这关键的日子里,我毅然地选择了留下干新四军这条路。

第2天,俘虏们就吃上了白面馒头。当我双手捧起热乎乎的白面馍,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喉咙里像塞着棉花团一样。心想: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怎么能当伪军呢?

第3天,有的人回家了,而我被编在新四军3师10旅28团2营机枪连当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新四军的部队里不像伪军那样,当官的可以打当兵的,一等兵可以打二等兵,层层有压迫。而是官兵一致,打成一片,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参加新四军使我真正享受到人间的温暖。在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我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更好地掌握了为人民打仗的本领,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离开淮阴以后,我作为普通一兵,跟着部队北撤山东,转战华北,参加辽沈战役,横穿中原大地,投身西南剿匪。1950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点起了战火,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把美帝国主义一直赶到三八线以南。整整八年,经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考验和磨练,无论战争多么险恶,我从不退却。记得四平战役:打得四进四出,真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但是,我觉得自己越打越有劲。无论困难多么艰巨,我从不动摇。

记得在西南剿匪时,有时一天只有两顿小米稀粥。在朝鲜战场上,吃口炒面,抓把雪,我觉得自己越磨志越坚。我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革命的大道理说不出。我只知道对革命有利的事,就得克服一切困难,拼着性命也去干。

1955年,我从部队里转入地方。多少年来,我一直勤勤恳恳地战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每当我想起自己当伪军的一段历史,心里就感到十分内疚,追悔莫及。

9月6日,它决定了我终生的道路。这个难忘的日子,永远刻在我的心上,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战火中的记者团

章南舍

1945年,是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淮阴周围的伪军,却在我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聚集于淮阴城内,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当时,我新四军3师之一部,便团团包围了淮阴城,并一举而歼灭之。是役消灭敌人万余,俘虏8000余人,匪首潘干臣也被击毙。

在淮阴战役中,淮海军民为了前线的胜利,曾经大力进行了“支前”工作,许多民兵如王凤山的土大炮队也开赴了前线。

《淮海报》在这个战役中,不仅全面反映了前线后方的各种情况,为战役的胜利而进行了有力的宣传,而且,她还派出了自己的记者组。当时,报社抽调了杨巩等同志,支社则派我同行,在前线与苏北分社和《盐阜报》的记者会合,共同组成了一个战地记者团。

淮阴的攻城战斗,打得十分出色。我军战士发扬了坚决顽强、猛打猛冲的光荣传统,在爆破声中,一跃登场,万余匪军在我军的勇猛冲杀之下,便土崩瓦解,束手被擒了。从发起总攻,至战斗结束,总共只用了50来分钟,充分显示了我军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记者团在这次战斗中,是随着第二梯队登城的,而二梯队紧随第一梯队之后,横扫了全城。在伪军司令部的面前,记者们亲眼看到了匪首潘干臣怎样倒在了自己鄙污的血泊里,那些“高级军官”,又如何苍白着脸,高举双手,战战兢兢地向我军投降。我们和战士们共同浸

沉在胜利的欢愉里。

战斗结束后,《淮海报》除刊登了战报及其他各种消息之外,还刊载了一篇通讯——《淮海之战》,它是记者团的集体创作。这篇通讯是烈士们用他们的鲜血写成的,是战士们用他们无比的英雄气概写成的,而我们只做了一个不太称职的记录员,直到今日还引以为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完满地表现出这次战斗的全貌。

(节选自淮海报社《战斗的二十年》)

淮阴战斗中的仁慈医院

陈再生

1945年八九月份,新四军3师攻打淮阴城。总攻前夕,运河以北十里长街已被我军占领。新四军3师卫生部吴之理部长来到十里长街东首“仁慈医院”,要求我院全体医护人员配合3师卫生部共同担负战地医护工作。我院全体人员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与卫生部医护人员一起混合编组,共同组成“新四军第3师野战医院”。

全院的医生、护士、工友、化验、药房等工作人员全部行动起来,积极为救护伤员作好一切准备。医院里原有的几百张病床不够使用,我们就向附近群众家借来了大批门板和凳子,设立了1000余张简易病床。

当时领导分配我和孙化民、李阜九、高治平、曹树卿、张方元等人分别担任十个大病室的室长,组成了一套医疗班子。

9月6日下午,攻城开始了。只听得一声巨响,东门的烟柱腾空而起,枪炮声、嘶杀声响成一片,新四军战士们在火力的掩护下,驾着云梯,一个个勇敢地跃上城头,冲向伪军的司令部。仗打得非常激烈,伤员们纷纷被抬到医院。每个伤员的灰色军服上都佩戴着长方形红布,红布上印有“攻城部队”的字样。一张张刚毅的面容使我深受感动。当天夜里医院全部病床都住满了。

重伤员有的要开刀,有的要截肢,可是没有电灯,医院唯一的30马力的发电机被日寇抢走了。我们只好在煤油灯、马灯、蜡烛微弱的灯光下进行手术。手术室里人人都捏着一把汗,紧张而有秩序,细心

而又大胆地操作,手术器械嚓嚓作响,医护人员的亲切话语,使伤员同志都能忍着疼痛配合治疗。

新四军3师卫生部负责人吴之理、宫乃泉、齐仲恒,他们不仅亲临医院指挥,而且亲自参加手术。仁慈医院的医师钱景山、曹寄僧、刘瑞卿等人日夜坚守在手术台前,忙得汗流浹背。他们高度的负责精神,高超的外科手术本领,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更谈不上休息。钱景山医师,年已50多岁,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几次昏厥在手术台前。他那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吴之理部长更使我难忘。他当时身体很棒,对人态度和气,生活上艰苦朴素。他的担子最重,负责医院的全盘工作,组织人员调配力量,物资供给,行政业务都得亲自过问。在抢救伤员的紧张阶段,他一直坚守在手术台前,废寝忘食。他除了负责医疗伤员外,还抽空给我们全体医护人员作学术报告,谈战伤的医疗问题。吴部长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们和3师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在一起工作、学习,配合得很好,他们任劳任怨、不怕吃苦的精神,不断地鼓舞着我们。

在救护伤员期间,野战医院的领导对我们全体医护人员非常关心、照顾,定期按人口分发公粮公草和优厚的菜金。在敌伪统治时期物价上涨,伪币贬值,价格跳动很大,我们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非常艰苦。新四军来了,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内心真是感激不已,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和春节,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带大批礼物来医院慰问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部队文工团还演出了许多节目,耍龙、舞狮、玩花船,整个医院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经过几个月的救治,大部分伤员都陆续地恢复了健康,奔向新的革命岗位。此时,医院除了医护小部分重伤员,同时还对外接收病人,

于是医院又恢复了“仁慈医院”的名称。

1946年秋,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新四军在清江城郊进行自卫还击,重创敌军之后,向北撤退,临行前,所有住院的伤病员全部都护送到后方去了。

(选自《清江革命史料》)

淮安城攻坚战的亲历者郭宗元

王卫华

故事老了,一是采访的时间老,这是我 20 世纪 90 年代所做的采访,现在当事人已去世。二是故事内容老,老得让生活在轿车、空调、卡拉 OK、旅游中的一代人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但老故事像一坛老酒,越老越有意味……

一、到了钢铁部队黄 3 师

郭宗元,当年已 73 岁的高龄,就住在南京军区后勤部淮阴干休所里。他讲起话来仍像洪钟般的冲,黑铁塔般的魁梧,浓眉大眼,胡子拉碴的,一见面就给人一种虎老威在的感觉。这也难怪,因为他是两淮战斗之一的淮安城攻坚战的亲历者。

1944 年 7 月,安徽省宿县郭家楼乡,日军和“二皇”开始对陇海铁路东西两侧的新四军根据地“扫荡”。他和同庄 4 个小伙子一商量,凑了一些本钱和几头骡、驴,出门去贩盐。出门才十几里地,就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他们就像螃蟹一样被用绳子串起来,共有 30 多人。但在第 3 天,就遇上了新四军。新四军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国民党军,这样他参加了新四军,分在机枪班。12 个人一个班,班里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机枪配正副射手。班里有 4 个人是抬枪架的,两人一组换着抬。一个枪架有 60 来斤,枪身 3 个人轮着扛,这枪身有 30 来斤。剩下的人背子弹,每人一箱,250 发。

参加新四军饭还没有吃一口就开始了急行军。在行军中才知道,他参加的是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 1 营,师长是黄克诚,旅长叫彭明

治。这是一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彭明治和林彪一同为排长。后来在红一军团，军团长就是林彪。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改编为八路军 115 师，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的“皇军之花”坂垣师团，国威军威大振。1940 年，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声称要一举消灭新四军。党中央争锋相对，将八路军 115 师之一部南下，扩编为新四军第 3 师，师长为黄克诚。

二、限期克淮安，转战到东北

1945 年的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向敌占区开进，收复失地，消灭顽抗之敌。

面对大好河山，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思维却走得更远。他眼睛看着地图上东三省说：如果我们把现在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是的，伟人就是比一般人高一头。东北的松辽平原是中国的最大产粮地，重工业也占全国的 90%，且背靠苏联老大哥，实在是一个夺取天下的“天然”出发地。于是，中央军委下令，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二政委，并从各部队抽调 10 万兵源给他。林彪别的要求没提，只身一人从延安去了东北。他只有一个要求，把能征善战的他的老底子部队新四军的 3 师和山东八路军 1 师（115 师留在山东的一个旅扩编的）给他“铺底子”。

这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已是苏北子弟占了主要成分的 3 师指战员们愿不愿离开他们的家乡。

肯不肯去的问题事在人为，中央军委的想法是，3 师走前先得把苏北根据地“打扫”干净了。换言之，就是要他们消灭由“二皇”吴、马、李、赵四个司令占据的淮安城，同时还要攻占伪 28 师潘干臣占据的清江城。

当时有民言唱“铁打的淮安纸糊的清江”，说的是淮安有着几十

米高的古城墙,易守难攻。3师接到了限期攻下淮安的命令。

9月6日,3师10旅28团与师特务团,攻下了淮阴城(清江浦)。9月15日,3师7旅、8旅包围了淮安城。

郭宗元所在的7旅19团和20团担任主攻。战士们开始向淮安城下挖壕沟,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挖。敌人在城上打枪打不到,又找来一些妓女唱黄色小调想瓦解我军战士的斗志,但我军战士不为所动,很快将壕沟挖到了城墙脚下。

20团的战士挖到了一颗日军飞机早年扔的没有炸的炸弹。他们将引信拆下来,里面又放入边区军工厂自己造的手榴弹数枚,想一拉手榴弹就可以引爆大炸弹。

他们将大炸弹通过壕沟埋在了淮安城墙下。于是,指挥所下了命令:9月22日上午10点,以大炸弹爆炸为号,发起总攻。命令中还补充一句:20团的炸弹太大,大家要堵上耳朵,张大嘴,防止震聋了。

郭宗元所在的19团没有大炸弹,准备强攻。团领导在细致地分配任务:一挺机枪封锁三五个城墙垛口,三五支步枪封锁一个垛口。突击队任务给2营抢去了。团政委魏佑铸到2营作战前动员。他说:“咱们这支从红军起就号称‘满天飞’的部队,今天就是要飞进淮安去!”说着,他掏出了自己的钢笔,朝桌上一摆:“这就是我最后的党费了。我跟着突击队上。我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进淮安城!”部队顿时嗷嗷叫,士气大振。

进入阵地,没有表,只能看太阳估时间。大家堵着耳朵,傻张个大嘴,就是不见炸弹爆炸。原来大炸弹严重失效,十来颗自造手榴弹放进去,别说引爆炸弹了,就是它的壳也没有被炸开。知道炸弹失效,19团团团长一声令下,自行发起攻击。什么突击队不突击队,1营、2营同时向城墙扑去,每个连3架梯子,靠住墙就爬。掩护部队一齐开火,谁压不住敌人谁负责。魏政委一马当先,第4个爬上淮安城墙。

部队突进去后就积极推进,打到傍晚,战斗已结束了,满街都是

包金牙,还有金牙上带花的俘虏。四大司令统统被活捉,不久均被枪毙。

三、尾声

打下淮安的第3天,部队后勤开始发东西。发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3师全部集中,7、8、10旅加独立旅共4个旅及师部,足足有3.5万人马(一说3.7万人)。这3.5万的苏北子弟兵,兵强马壮地开向了东北。

到解放战争时,郭宗元所在团扩编成东北野战军6纵16师,由6纵副司令梁兴初兼师长了。梁兴初后来在抗美援朝中担任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的38军的军长。6纵后改为43军,参加了攻打海南岛的战役。

解放淮安城

杨大成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后,美蒋反动派加紧勾结,企图篡夺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为了保障人民的胜利果实,迅速肃清日伪势力,创造有利的反内战战场,黄克诚师长率领的3师部队回师苏北,包围了两淮。9月6日,3师10旅攻克了淮阴城,全歼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第6军28师师长潘干臣所部的8000余人。随后,10旅又完成了对淮安守敌的包围。8旅于9月5日与7旅协同作战,在明光地区歼灭了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拒不投降的日寇,之后奉命从明光、红心铺地区出发,经涧溪、盱眙,夜渡洪泽湖,日夜兼程赶到淮安城下,与7旅接替了10旅的防务,开始了解放淮安的战斗。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东岸,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向南至宝应城、向北至涟水城均为32公里,东至阜宁60公里,西北至清江市16公里。淮安与以上各点均有公路、河流联结,水陆交通很发达,是我淮海盐阜地区的交通要冲,也是敌人的反动中心。淮城宽长各两公里,城中心有雄伟壮观的钟鼓楼,俯视全城。城四周是砖砌城墙,高达12米,宽10米,十分坚固。城墙顶端筑有墙垛,且城墙顶端亦很宽,敌人可在城墙上机动射击。城郭周围地形平坦,河流纵横,不易接近和隐蔽。城的西南和西北均有大片的蒲塘,水深淤厚,部队通过有困难。民间早就有“纸糊的清江,铁打的淮城”之说。日伪在这里统

治达7年之久,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在城墙上筑有各种武器射击的掩体。城内各要道口和主要的机关门前均筑有工事、设有路障,所有的城门都紧紧关死,在当时的条件下想攻取此城确实不易。

敌守城部队为伪军所谓“剿匪”第5支队,匪首吴漱泉和第2支队匪首李东海部及保安大队共5000余人。吴漱泉外号“吴独膀子”,是个老土匪,是个枪法很准的杀人魔王。他作恶多端,人民对他恨之入骨。日寇投降以后,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日寇走狗摇身一变,变为国民党的独立第2旅旅长,统辖全区伪军。另有伪专员李树芳等伪政府人员百余名,依靠所谓的“铁打的淮城”进行顽抗,在大军压境、大势已去的形势下拒不向我军投降,企图等待国民党军队到来继续与人民为敌。

3师首长决心以8旅(附射阳独立团)和7旅(附淮安独立团)共6个团的兵力,坚决迅速拿下淮安城,消灭顽敌,为民除害。具体部署是:淮城中心为战斗分界线,分界线以东为7旅,以西为8旅。8旅以22团担任南门至西门的突击任务。该团在王庙街出发,从城西南角实施突破(这里为敌保安第5团1、2两个大队防守),突破后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24团在城以北地段进行助攻,射阳独立团担任城西北角突破(该地段守敌为保安第8支队)。上述两团,突破城防后沿西门大街向东发展。8旅在城中心鼓楼与7旅会师。

22团团长方良太带领该团营干部到师部接受具体任务。黄克诚师长详细地询问了3营部队的具体情况,最后问3营长刘明初同志攻进城的决心如何,刘明初同志信心百倍地说:“我刘明初宁死在城里,决不死在城外!”黄师长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满面笑容地与刘明初同志握手,并说:“祝你们成功!”

22团首长决定以该团3营为主攻营。下午我随旅部政治委员李雪三来到3营。李雪三政委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后,干部战士中形成了求战的热潮,10连指导员张增斌,因要求担任主攻任务未

得到批准急得流出了眼泪。9连长靳富牟同志跳到李雪三同志面前，嚷道：“政委，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9连吧！我靳富牟就是剩下一条腿，也要爬进淮安城！”整个部队情绪异常高涨，请战书、决心书、挑战书一时间接连飞向旅部。

城墙是第一道防线，敌人居高临下。我军缺乏攻克这样坚固城防的经验，能否胜利地突破城墙，攻克前沿阵地，这是攻克淮城、全歼守敌的关键。所以，3营接受任务后，营长刘明初分批带领干部和战士，挨到敌人的阵地前，根据地形，研究了具体的打法。在较短时间内，几乎每一个战士都明确了具体任务与打法。随后进行了战前编组，每个排都分别编了火力组（担任掩护部队登城突破的任务）、架梯组、突击投弹组。各连还利用战前的空隙时间，对部队进行投弹、刺杀、架梯和迫近作战方面的训练。总攻前，又在现场开了诸葛亮会，研究战法，就如何压住城头上敌人火力，掩护我军登城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部队利用黑夜在运河西面的河堤上用沙袋子堆起一个比城墙还高的火力点，站在上面能清楚地看到敌火力点和兵员调动情况，并用重机枪对敌人进行射击试验。试验果然成功了，城墙上的敌人再不敢在城头大摇大摆地行动。我们就利用这个火力点掩护部队，用同样的办法在河堤上堆起十几个火力点。22团6连在敌人火力严密的封锁下，利用一周时间，从城西南侧大王庙的房基下挖了一条150多米长的地下道，直通到城墙下，将一枚从敌B-29飞机上投下来未爆炸的500磅大炸弹运至城墙底下。至此，部队完成了攻城的一切准备工作。

8月中秋之夜，我军向守敌发出最后通牒，令吴漱泉立即向我们投降。吴漱泉认为我军对他无法，拒绝投降，继续作垂死挣扎，于21日凌晨组织100多人的敢死队，用绳索从城上坠下向我们进行偷袭。我24团当即发觉，1营当即组织反击，将敌人全部歼灭，俘敌80余人，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并通过审讯俘虏进一步摸清了敌人的具体

部署和工事构筑火力配置情况。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9月22日早8时整,各式信号弹从淮安城周上空徐徐升起,冲锋号声响彻天空。我军对淮安城的总攻开始了。攻城开始的标志是22团6连将埋在城下的大炸弹引爆,爆炸声震动全城,震撼了敌人,鼓舞了战士们的心。随着硝烟的升腾,城墙上出现了两丈多的大口子,部队像潮水一样冲入城内。城墙西侧高架的轻重机枪同时向敌人猛烈扫射,掩护着部队的登城。担任第一梯队的22团3营9连和11连迅速架好4张云梯,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云梯。有一架云梯由于太长,上去的人比较多,被压弯了,塌了下来。敌人投下手榴弹,战友们来不及避让,当即被炸倒在地。9连一架云梯被敌人手榴弹炸断,战士们跌落下来。敌人见我两架云梯倒下,又用枪刺来推别的云梯。这时,运河两岸的我军轻重机枪集中火力猛打一点,城头的墙垛子顿时被打塌,敌人纷纷倒地,我第二梯队继续架云梯登城。在我强大火力压制下,敌人终于失去了抵抗能力,仅仅9分钟的时间,我军突击连迅速登上了城墙。8时30分,3营全面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3营第二面红旗在淮城西南的城墙上飘扬,它鼓舞了战士的斗志,战士们越战越勇。战士们沿着城墙,扫清了残敌,继而向城内进攻。

担任助攻的22团1营在城南门西侧顺利突破,夺取了南门城楼。与此同时,24团突击连相继登城。3营10连消灭了守门的敌人,迅速打开西门,接应本团主力入城。射阳独立团1营破城后,全团进城投入纵深战斗。敌人指挥系统被打乱,溃不成军,我军趁胜扩大战果。在激战中,24团5连突然遭到南门一个大院里敌火力的阻击,伤亡较大。该部立即重新组织战斗,将大院团团包围,接着对敌人展开喊话。在敌人继续顽抗的情况下,他们立即进行强攻,经过10分钟的战斗将敌人全部歼灭,击毙敌人30多人,俘虏了許多人。

8时50分,22团1营在小鱼市口遭到敌人一个连的反冲击。战士们奋不顾身向敌人冲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抵抗不住,企图退却,被我军一举全歼。我方顺势攻占了驻守小鱼市口的敌保安第5团第2大队指挥所,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守敌全部缴械投降。

庆祝抗战胜利 70 周年 悼念为国捐躯的战友

郭 琦

201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淮阴城(现名淮安)从日伪黑暗统治中解放出来 70 周年。八年抗战,我在苏北打了 5 年仗,作为当年解放淮阴战斗的幸存者,淮阴城给我留下太多的思念和难忘的记忆。在解放淮阴的战斗中涌现出的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徐佳标,他是 3 营 7 连 5 班班长,我是 3 营 8 连指导员,7、8 两连同为突击连,7 连在右边进攻,8 连从左边进攻。徐佳标是尖刀班班长,他攀上城墙后双腿被敌人打断,这是突然发现右侧敌人机枪又响了,战友们纷纷倒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徐佳标强忍伤痛,向右移动,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敌人机枪顿时成了哑巴,战友们乘隙爬上城墙,攻入城内解放了淮阴。

在解放淮阴的战斗中,我在爬城墙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从云梯上摔下来昏死过去。子弹击中我左侧颈部,但离颈动脉 0.5 公分,没有引起动脉大出血,摔下来也没有碰到自己人的刺刀尖,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因为淮阴南门爆破失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第二天,当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赶回部队时,战斗已结束,我们连的战友只剩下 7 人。当时牺牲的战友没有棺木,没有墓碑,在南门附近简单的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因为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赶赴东北战场,我们又急行军匆匆上路了,留下了对牺牲在淮阴南门的战友的无尽的思念与牵挂。

后来我又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

津战役,几次负重伤,肠子也被炮弹炸烂了,我还是幸运的活下来了。如今我已经 91 岁,身体不好,不能到旧战场瞻仰烈士的陵墓了。缅怀先烈,牢记历史,我们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祖国的兴旺发达、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更大的贡献。

安息吧!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们,尽管你们当中有些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英雄业绩,你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作者为湖南省军区离休干部,原新四军 3 师特务团 8 连指导员。)

专题与研究

两淮战役纪实

——纪念两淮第一次解放七十周年

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一、两淮解放前夕

两淮第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为1948年12月)又称“收复”。这是指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权占领下收复本属于中国人民的两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我解放区“推进”。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2日指示全军,以主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24日,毛泽东同志又专电指示华中局,要求“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根据党中央及新四军军部指示,新四军3师命令地方武装和民兵向苏北境内敌伪发起反攻,先后解放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等城镇,迫使苏北敌伪纷纷向两淮等主要点线收缩。正当3师积极备战,准备一鼓作气收复两淮之时,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调集第3师主力部队向淮南津浦路方面出动,与第2师主力部队会合后,共同阻击桂系顽军东犯,并成立前线指挥部,黄克诚任总指挥,谭震林任政委。

根据命令,师长黄克诚决定,3师部队7旅8旅西调,集结于津

浦路西,会同2师部队,准备向蚌埠以南的明港浦口南京方向前进。10旅留置于临近两淮的高良涧、蒋坝地区,两手打算,既能西出作战,又能及时东返。

在2师、3师主力西进期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的“整风”还没有结束,华中局所属各地区的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各师的师长政委,都在盱眙县黄花塘开会。据吴法宪回忆,本来,由于形势变化,会议准备结束。但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发生了一个小问题,有人向中央告了黄克诚一状,说黄克诚在搞宗派主义。华中局为核实此事,就临时把洪学智、吴法宪、金明、刘震、李一氓、曹荻秋、刘彬7人从各自的驻地都调到了黄花塘。大家一致认为黄克诚为人正派,没有搞宗派主义,并联名向延安发电报,说明情况。就在黄花塘这一期间,黄克诚与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共同商量部队下一步行动,形成了攻打两淮的共识。黄克诚随即向军部请示,饶漱石与张云逸当即表示同意3师先打淮阴后打淮安的作战计划。由于整风运动还没结束,黄克诚暂不能离开黄花塘,即明确,打淮阴,由10旅及特务团、射阳独立团等7个团部队参战。由洪学智和吴法宪先行,代表他到两淮协调部队,打淮阴时淮安也要围起来,由7旅、8旅打。

两淮地区的人民群众听到新四军将攻打两淮的消息后,立即踊跃支援前线,地方上组织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和几万人的担架队。为了让部队便利过城壕,上万民众在3天内挖通15公里水道,放干城壕里的水。妇女们赶做军鞋,地方医院增设病床,文艺工作人员连夜赶排节目,全社会都行动了,四面八方汇聚成人民战争的海洋。

明确打淮阴由10旅负责主攻后,旅长刘震随即赶回部队,于8月26日,10旅与师特务团、新2团从洪泽湖东侧的高良涧、蒋坝等地出发,向淮阴推进。同时安排了先扫清外围敌人,将淮阴城包围的行动,并让作战部门抓紧侦察摸清地形及城内敌人的情况,迅速制定攻城方案。淮海军分区新2团、师特务团、苏北地方武装射阳独立团

和淮阴、涟水警卫团,在接到命令后也都按指令从南、东、北三面配合向淮阴逼进;淮安、涟东独立团等担负着对淮安的警戒和包围。

淮阴、淮安在民国时期是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自从日军撤走后,伪 28 师驻守淮阴城,共有正规军 6000 余人,另有常备旅和淮阴保安守敌共 2000 余人,正准备接受国民党加委的第 6 军第 28 师。淮安城当时的守敌是“独膀子”吴漱泉的一个伪军师,伪苏北挺进军第 3、第 8 纵队,伪保安第 5 团及第 8 支队等 5000 余人。日寇投降,吴漱泉接受国民党加委,国民党特地任命李云需为两淮督察。在新四军包围淮安城后,李云需成立了城防司令部,自为司令,并调整部署,将主力调集到易被攻破的地方,妄图凭借淮安城高水深所谓“铁打的淮安”,拒绝投降,顽抗到底。

8 月 31 日,淮海新 2 团在 28 团 3 营配合下,肃清了城北之敌;师特务团完成了突破城垣的最后准备;淮阴城外的杨庄、王营等 34 个敌伪据点全部被扫除;担任打援的淮安、涟东警卫团,消灭了板闸的敌人,卡断了淮安守敌增援的通路。淮阴城内的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刘震在回忆录中说,抗战以来,3 师 10 旅部队大量采用的是游击战,虽然也打了一些攻坚战和运动战,但对于攻取像淮阴城如此坚固设防的城市,他们还是第一次。

二、解放淮阴:5 分钟红旗插上城头

为贯彻党中央收复失地的指示,加强进攻实力和野战机动作战能力,在这之前的 8 月初,军部就应根据中央的意见作出决定:各主力师、旅不再兼任军区军分区职。各军区军分区特别注意帮助主力兵团之兵员补充,并尽量抽调地方武装组成新的主力兵团。由此,第 10 旅恢复了团建制,将原来的淮海军分区第 4、第 1 支队和新 1 团分别改编为第 28 团(团长钟伟)、第 29 团(团长王凤余)、第 30 团(团长肖志松)。

淮阴城的4个城门,东门外花街房屋较多,便于隐蔽接敌;南门和西门外地势开阔、低洼,是守军的主要防守阵地;北门紧靠运河,易守难攻。城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些建筑物,可以利用。

刘震经过亲临城下观察地形并经反复研究,根据兵力制定了攻城方案:以6个团的兵力对淮阴城实施多路攻击,以城东北角和东门为主攻方向,28团主力为第一梯队,该团3营和30团为第二、第三梯队。南门为助攻方向,由师特务团负责(团长郑贵卿),29团一部尾随特务团跟进。29团主力由城东南角攻击,射阳独立团和分区新2团由城西北和城西角担任佯攻。

方案确定后,刘震亲自到前线给部队作动员,号召大家在攻城中杀敌立功,“创造英雄人物和模范单位”。并宣布“哪个部队先登城,进攻最快,打的最猛,缴获最大,给予‘清江部队’称号”。

为使淮阴城免受战火之灾,在进行攻城准备的同时,新四军选派了一位与潘干臣有关系的县长,他与潘干臣是同学,并且拜过把兄弟。攻城部队让他带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向潘干臣讲明形势,如果继续与新四军为敌,与人民为敌,绝没有好下场。要他起义并允诺可编为新四军的一个独立师。而且,限他几日几时回答,不起义就攻城。潘干臣热情招待老同学,但对起义之事避而不谈。在总攻前夕,指挥部向城内潘干臣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潘干臣毫无悔悟之意,还放出狂言说他们“是曲线救国”,淮阴城防“固若金汤”,任你新四军长出三头六臂,也休想飞进城来。

攻城之前,在东门北侧主攻突破口的正面,一条55米长的地道已经完工,一枚重磅炸弹已经悄悄地通过地道送往敌人的炮楼下安放。

为了把握战斗主动权,新四军各部除了将淮阴城紧紧围着,各种攻城的准备工作也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各部队结合具体任务,选择相似地形,进行反复演练。

为了迷惑和疲惫敌人,达到攻其不备,新四军各部队不停地派出小分队袭扰,制造攻城的假象。

9月6日拂晓,新四军隐蔽的大炮也露面了,隆隆地怒吼起来,将城门楼两侧高高竖立像两颗锐利狼牙的炮楼拔掉了。淮涟民兵英雄王凤山的土炮也在北门阵地上发出隆隆巨响。

守敌以为我军真的攻城了,也用炮向我阵地狂轰。围城以来,敌人最害怕我军夜间攻城,每当黄昏、入夜、黎明就严加戒备,不少地段还安装了照明灯,而在白天则有些松懈。

为了出其不意,从早晨开始,整个上午,我军开炮,炮火时紧时松,敌人紧张了半天不见我军有什么动静,便慢慢地松懈起来。指挥部揣测敌人的心理,为击敌不意,发起突然攻击,将总攻时间选在9月6日下午两点。

总攻前,南门阵地运送爆破器材的小车在途中被敌击毁,目标暴露,经请示前线指挥部同意,师特务团提前5分钟对南门发起攻击。

淮阴城的守敌像被困的野兽,疯狂地喊叫着朝城下特务团扫射,子弹、手榴弹,夹杂着石头、瓦片像暴雨一样倾泻下来。尖刀班第一批冲上去,倒下了,第二批又冲了上去。

3颗红色信号弹,于9月6日下午2时腾空升起,攻打淮阴城的总攻开始了!

“轰隆隆!”东门一声巨响,敌炮楼被炸得飞上了天,城墙被炸开了一个7米多宽的缺口。守卫在该处的一个连伪军全部被震昏。各个阵地上机枪、大炮,像山洪暴发一样怒吼起来,冲锋号响亮的声浪在枪炮声中翻滚。各路突击队、红旗手、投弹手、爆破手,一个个龙腾虎跃,冲锋向前。

在东北角,28团1营2连与2营4连随着爆破声迅速架云梯登上城楼,冲在最前面的5班长曾家良和2营4连2班的张班长同时登上了城楼,他们将第一面红旗插上了东门城头。守在城门口附近

的敌人,猖狂进行反扑,妄图阻挡我部队突入城内。4连全体同志在连长张昌义的带领下,仅5分钟便全部突入城内,打退敌人多次反扑。30团紧随28团之后也突入城内,向敌纵深直插进去。

与28团突破东北城墙的同时,29团的炮兵在团长王凤余的指挥下,猛烈开火,迅速在城东南角轰开了一段城墙,突击队像潮水般涌入城内。29团和28团并肩猛烈地向城西部发展进攻。

南门阵地上的敌人火力特猛,部队冒着弹雨继续勇敢向前冲击。7连尖刀班班长徐佳标背插红旗攀墙,在接近城头时,云梯被炸断,他猛地抱住墙垛子翻上城墙时不幸中弹,扑过来的敌人用军刀齐腕砍掉了他的双手,昏了过去。登城后续部队受阻,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昏迷的徐佳标被枪炮声震醒,他抬头看到多少战友倒下,特别是看到年方24岁的红军营长宋传海同志被暗堡子弹击倒,他心急如焚……他凭着残臂和双膝支撑着躯体,艰难地用双肘一寸一寸地挪向暗堡,使尽全力,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用生命为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突击部队登城打开了通道。负责攻打北门的淮阴警卫团,在主攻方向突破之后,由十余名共产党员组成突击队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机枪扫射,冲向了北门城楼,消灭了城楼上的守敌,又配合主力部队,围歼城西敌人。

西门攻城部队和射阳独立团尖刀连冲入敌教导营营部,活捉了敌营长“赵老虎”。同时又抓住了一个号兵,新四军攻城部队命令他供出敌号谱,吹起了敌人集合号,就这样敌教导营全部当了俘虏。

向纵深奋勇冲杀的28团4连连长张昌义带领战士,在一个熟悉情况的理发师傅的向导下,直冲入敌28师师部。其他连队也相继赶到。张昌义和一名战士冲进一间房子,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对着电话发脾气,理发师傅认出他就是潘干臣。连长张昌义持枪厉声喝道:“潘干臣,举起手来!”潘干臣丢掉电话机,一边说“我投降,但我要见你们的黄师长”,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摸枪。张昌义眼疾手快,

子弹出膛,当场将潘干臣击毙,并厉声骂道:“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到这个时候还要见黄师长,让你去见鬼吧!”此外,部队还抓住了9个伪县长,都是周围县里躲进去的。有一个伪团长,藏在夹墙里,战士并不知道墙壁里有人,只是喊话,那个伪团长吓坏了,战战兢兢地一边连声喊“我出来,我出来……”一边从夹墙里爬了出来,就这样,又抓了一个伪团长。几乎在同一时刻,28团4连副连长刘子林冲进指挥部另一间房子,一把抓住敌人师参谋长刘绍坤,喝令他:“打电话,命令你们的各团投降!”刘绍坤颤抖地拿起电话筒:“师座命令,停止抵抗。”15时13分,多处残敌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也被淮海新2团和射阳独立团截歼。

新四军从发起总攻至捣毁敌指挥部,击毙潘干臣,仅用了90分钟时间;到战斗结束,总计不足两小时。全歼淮阴伪军第28师等部共9000余人,其中击毙300余人。日伪军苦心经营6年余,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淮阴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毅军长发来了嘉奖电。因当时淮阴城区称清江市,第10旅第28团被师授予“清江部队”的光荣称号。师特务团班长徐佳标被师追认为“淮阴战斗英雄”,所在班被命名为“佳标班”,他所牺牲的南门也被命名为“佳标门”。

三、解放淮安:9分钟突入

在10旅及师特务团攻击淮阴时,由盐阜军分区谢祥军司令员率领6个独立团包围了淮安城。

淮阴城解放后,第10旅稍事休整,主力于9月13日又开抵淮安城,与原在该地监视的各县独立团,将淮安城紧紧包围。15日,随着第7、第8旅从淮南东返,师部遂命令由第7、第8旅接替第10旅,并调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等独立团攻歼淮安之敌。第10旅由刘震指挥,去攻打响水口、陈家港、新安镇等地伪军,并要求部队行动时注意保密,以防止敌人闻风逃窜。

收复淮安的战斗,洪学智参谋长担任前线总指挥,彭明治任副总

指挥。参加攻打淮安的部队除7旅、8旅,还有射阳独立团和淮安独立团,攻城的具体计划由8旅旅长张天云和7旅副旅长胡炳云负责实施指挥(当时7旅旅长彭明治因肺病休息,7旅暂由胡炳云负责)。攻城除主力部队,淮安县、淮宝县的一万多民兵也来了,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攻城大军。

攻城方案是:以城中心南北大街为中心分界线,7旅和淮安独立团在城东半部,8旅和射阳独立团在城西半部。以7旅19团、8旅20团分别在城东南角和城西南角实施主攻,7旅20团淮安独立团8旅22团分别在城东南角和城西南角实施助攻,各攻城部队突破后迅速分割歼灭敌人,部队在城中心镇淮楼会师。

在攻城前,为了避免战火损失,攻城部队向守城伪军发动政治攻势,一是对伪军喊话。据时为8旅文工团团员的张幼岚回忆:文工团的女兵们对城楼上的伪军喊“我们新四军是穷人队伍,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应该打内战。你们妻子儿女都在家等你们团圆(当时是中秋节前;攻打淮安的时间就是中秋节),不要再给吴漱泉卖命了”等等口号。二是将月饼等食品让伪军放下绳索吊上去,感化他们,甚至将路条也带上去,并告知,这路条是专为伪军准备的。拿着路条,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可以通行。另,攻城指挥部在攻城前还将在淮阴城战斗中被俘获的伪28师参谋长放进淮安城,让其劝说吴漱泉投降,并让人将吴漱泉的姐姐请到淮安,让其进城做弟弟工作。但吴漱泉仍执迷不悟。

攻城准备就绪,在即将下达命令准备第2天拂晓进攻时,洪参谋长接到3师师长黄克诚的电话,黄师长说他下午4时回到师部,要亲自听取攻城情况汇报。因此,总攻时间推迟了一天。

9月20日,攻城部队向守城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吴漱泉投降。吴漱泉拒绝并垂死挣扎,于9月21日拂晓,组织敢死队队员百余名,由西城墙用绳索坠下,进行偷袭,妄图打开突破口突围,当即被

24团1营发觉,毙20名,俘80余名。

22日8时,按预定计划发起总攻。攻击令一发出,8旅就用平射迫击炮先把城墙上的23个敌炮楼全部摧毁。在炮击的同时,部队从靠近运河的西南接近淮安城。接着,22团2营6连将埋在西南角城墙下的重磅炸弹引爆,炸开两丈多宽的缺口,战士们像潮水般从缺口涌入城内。霎时间,全面进攻的信号弹从城郊冉冉而起,第22团3营指战员英勇顽强,敢打硬拼,仅用9分钟时间就登上城头,歼灭城上守敌。第22团1营、第24团3营也相继夺取了南门和西门。

7旅则是从城东南和南面突破敌人城墙的一线防御。发起总攻前,7旅已将工事推进到了城下护城河边。然后,他们用麻袋装上河沙,在护城河边构筑起比城墙还要高的碉堡,并且占领了一座高塔。总攻一开始,7旅在碉堡和高塔上集中了几十挺轻重机枪,对着早已选好的突破口进行猛烈射击,一下子就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压住。趁此机会,突击队架梯奋勇登城,与伪军展开血刃战,伪军支持不住,争相逃命。只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敌人的防线突破了一个大口子。7旅部队顺城而下,迅速向纵深扩张。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独立团也从各个方向突入城内。各部迅速穿插,将敌分割包围。战至10时,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仅剩200余人,在吴漱泉胁迫下,凭借鼓楼和楚王殿继续顽抗。12时30分,各部发起猛烈进攻,李云霏、吴漱泉被击毙。下午3时,淮安战斗遂告结束。本次战斗,计毙伪军400余人,俘5000多人。

在我军攻城时,一位由原南京伪警卫师起义后改编为新四军独立师的师长,被军部派来参观。他在指挥所与师长黄克诚、师参谋长洪学智等一起观看7旅攻城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他对黄师长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你们攻城作战,你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打得很好,值得学习。”

四、两淮战役的战果

两淮战役既是第3师在苏北地区对伪军进行的最大一次战役，也是3师在华中5年多的艰难抗战中最后一次战役，共歼伪军1.5万余人，缴获炮15门、轻重机枪180余挺及大量军用物资。此战役，不仅解放了两淮地区的人民，而且部队得到了锻炼，获得了大兵团攻坚作战的宝贵经验，还给予其他各孤立据点之敌以极大震撼。

两淮战役及以后的胜利，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华中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为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的设立创造了条件，让两淮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的一年多时间成为华中政治经济中心。

刘震率部攻克淮阴

白 茅

2015年是淮阴解放70周年，为缅怀当年参战的指战员和支前的人民，在学习研究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写就此文。

一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大举进攻日军。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我国人民和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新四军军部据此决定3师进行两淮战役，先攻淮阴，后打淮安，再逐个肃清苏北根据地的残敌。

刘震时任3师10旅旅长(后任3师副师长)，奉命组织攻打淮阴的战斗，统一指挥10旅、师特务团、淮海分区新2团及相近地方武装的战斗行动。

二

淮阴是一座历史古城，历来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1937年底宁沪沦陷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至此；1939年2月，国民党一弹不发把它让给日军。从此，这里成了日军的屯兵要地，成为钉在苏北根据地的一个钉子。6年多来，日军对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的“扫荡”，都以淮阴作为一个疏集中心。城

内 10 多万居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周围数百里群众也都遭受蹂躏,苏北军民早已渴望拔掉这个钉子。随着日本投降,原驻淮阴的日军南波大队撤走后,伪军 28 师即驻守该城。共有正规军 7000 余人,另有常备旅和淮阴保安团共 2000 余人。伪军头子潘干臣在接受蒋介石加委后迅速进行了整编,并将主力收拢城区,加强防御。城墙上修筑了大量工事与堡垒,城四周和城门上修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有地堡,护城河宽 10 米、深 2 米,在护城河外设有铁丝网和鹿砦。另外,还拼凑了地方反动武装,在城外构筑卫星据点,形成了纵横 10 余里的城垣防御。

为了作好战前准备,刘震率同副旅长钟伟及几位团长详细侦察地形,分析研究了淮阴守敌全部情况后,他深深感到:攻取淮阴城将是一场非同以往的攻坚战。抗战以来,部队采用的是游击战,虽然也打了一些攻坚战和运动战,但对于攻取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还是第一次。经过反复思考,他坚信:有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引和上级的正确领导,有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有地方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援,只要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采取适当的攻城部署和战术,攻取淮阴还是完全有把握的。为了确保这次战斗的胜利,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快速扫清外围敌人,步步逼近,紧紧将城包围;第二步,摸透情况,正确地确定主攻、助攻方向,选择好突破口,以有效手段突破坚固城防,分割歼灭城内之敌。

8 月 26 日,10 旅、师特务团和新 2 团从洪泽湖东侧的高良涧、蒋坝地区向淮阴挺进,射阳、淮阴、涟水独立团分别从东、北、西逼近淮阴。27 日 6 时,当前卫 28 团进至淮阴城南 5 公里的高升桥时战斗打响,消灭了高升桥伪军,并击退淮阴城内出援的两个营。其他各团均展开外围战。至 31 日,我军共攻克杨庄、王营、西坝、码头等 10 多个卫星据点,将伪军严密包围在淮阴城内,完成了第一步的战斗任务。

三

根据周密的侦察,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刘震发扬军事民主,大家研究一致认为:东门外花街房屋较多,便于我军荫蔽接敌;南门和西门外地势开阔、低洼,城内守敌力量较强;北门紧靠运河,易守难攻;城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些建筑物可以利用。经过反复考虑,他最后定下了决心,用6个团的兵力对敌实施多路攻击,以城东北角和东门为主攻方向,28团主力为第一梯队,该团3营和30团为二、三梯队;南门为助攻方向,由师特务团负责,29团一部尾特务团跟进;29团主力由城东南角攻击;射阳独立团和分区新2团由城西北和城西角担任佯攻。

决心下达以后,刘震随即察看了各部队的战前准备工作。在城东门及东北角阵地上,担任主攻任务的28团指战员忙得热火朝天。他看到几个战士正在聚精会神地从下往上数着城墙的砖头层数,然后又量起一块城墙砖的厚度,再把城墙砖层之间的嵌缝加进去,这样一算,很快测出了城墙的高度是8米多。见此情景,他不由得发出了赞扬:“你们把城墙高度算得这么准,看来使用多么长的梯子攀上城墙就更有把握了!”听到首长的声音,一个老战士笑着说:“敌人有洋枪封锁,我们就有土机器对付,这也叫有来有往嘛!”顿时引起了一阵笑声。

在东门北侧,主攻突破口的正面,由16名干部、战士和60多名支前民工隐蔽奋战了两个昼夜,掏挖的55米长的地道已经完工;一枚千磅的航空炸弹已经悄悄地通过地道送往城墙根东北角敌人的炮楼下安放。一个正在调整电发火装置的战士笑着说:“这个家伙要是开了花,可有好景致看哩!”

在南门外特务团的指挥所里,团长郑贵卿正在召开班以上干部

大会,研究确定突击队、红旗手、爆破手的战斗编组问题。讨论在热烈地进行着,一个操着灌云口音的小伙子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突击任务,把红旗插上淮阴城头!”郑贵卿告诉刘震,那小伙子是最新提拔的7连5班长、阜宁战斗英雄徐佳标,刚刚确定的尖刀班就由他们担任。刘震点点头说:“有这样的战士打前锋,再硬的城池也能攻破!”

在西门和西北角阵地附近,新2团和射阳独立团的战士及民工们,正在赶制大批过运河的浮桥和登城用的云梯,个个汗流浹背,人人面带喜悦。为了便于部队越河攻城,淮海区支前民工冒雨日夜赶挖一条从淮阴到淮安长达15公里的出水道,正在把护城河水引出去。

强大的政治攻势更加猛烈地展开了。各部队利用船桅杆滑轮,把用芦席做成的活动标语牌:“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怀抱!”、“不要再为潘干臣卖命!”等,高高吊起,像拉洋片一样,一幅一幅展现在敌人的面前。用各式各样的喇叭进行阵前喊话,此起彼落;一包又一包用弓箭、风筝传带的宣传品,纷纷飞进城里。对于伪军头目潘干臣,我军多次劝其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但他顽固不化,围城军民无不义愤填膺,“誓死打开淮阴城,坚决消灭潘干臣!”像雷鸣的吼声在城墙外轰鸣。

四

围城以来,敌人最害怕我军夜间攻城,每当黄昏、入夜、黎明就严加戒备,不少地段还安装了照明灯,而在白天则有些松懈。针对这一情况,刘震决定将总攻时间出敌不意地定在9月6日14时。整个上午我军的炮火时紧时松,敌人紧张了半天便慢慢松懈起来。恰在这一时刻,总攻就要开始了。

总攻开始后,轰隆隆一声巨响震撼全城,在东门担任主攻的28团发起了炮火急袭,城东北角突破口的重磅炸弹也爆破成功了!守卫在该处的一连伪军全部被震昏。各个阵地上大炮、机枪,像山洪爆发一样怒吼起来,冲锋号响亮的声浪在枪炮声中翻滚。各路突击队、红旗手、投弹手、爆破手,一个个龙腾虎跃,冲锋向前。

刘震在指挥所里,不断收到各部队胜利前进的消息。在城东北角,28团2连5班长曾家良高举红旗,顺着云梯,像箭一样射向城头,第一面鲜艳红旗顿时在东门城头上高高飘扬。同时登上城墙的还有4连2班班长。敌人猖狂地进行反扑,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四连全体同志在连长张昌义的带领下,仅5分钟便全部突入城内,直插敌纵深。

与28团突破东北城墙的同时,29团的炮兵在团长王凤余指挥下猛烈开火,迅速在城东南角轰开了一段城墙,突击队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内。29团和28团并肩猛烈地向城西部发展进攻。

南门阵地上,敌人火力太猛,师特务团3营长宋传海壮烈牺牲,部队仍继续勇敢向前冲杀。7连尖刀班班长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城墙,负了重伤。他看到敌人的机关枪疯狂地扫来,挡住我突击队的前进,便猛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机枪枪眼,为突击队登城开辟了道路。南门终于被突破了,特务团迅速向城内纵深急进。

西门攻城部队发起冲锋后,射阳独立团的尖刀连5连连长牺牲了,2排长李云龙立即代理指挥,迅速扫清突破口残敌,冲入敌教导营营部,活捉了敌营长“赵老虎”。同时又抓住一个号兵,命令他供出敌号谱。曾经当过司号员的李云龙,夺过敌军号,吹起了敌人集合号,号声把七零八散的“老虎营”集合起来了,就这样敌教导营全部当了俘虏。

向纵深奋勇冲杀的28团4连连长张昌义带领战士,在一个熟悉情况的理发工人向导下,直冲敌28师师部,其他连队也陆续赶到。

张昌义和一名战士冲进一间房子里,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对着电话机发脾气,理发工人认出他就是潘干臣,正要掏枪顽抗,张昌义迅即将其击毙。在另一房间里,副连长刘子林俘虏了敌师参谋长刘绍坤。

15时30分,多处残敌眼看抵抗已经绝望,都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也被新2团和射阳独立团截歼。总攻才一个多小时,战斗很快胜利结束,共歼敌9000余人(其中俘虏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6000余支、汽车18辆、汽艇4艘,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新四军首长发来嘉奖电:“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作者系刘震将军秘书、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暨苏北分会副会长)

洪学智与两淮战役

郭家宁 马 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解放区“推进”。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22日指示全军:大城市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我们应以主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24日,毛泽东又专电指示华中局,要求“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部署,新四军第3师集结主力,在苏北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协同苏北地方武装及民兵先后解放了沐阳、宿迁、泗阳、涟水等县城,迫使敌伪纷纷向主要点线集中。长期盘踞在苏北的伪军潘干臣、吴漱泉等部,此时却受到国民党的加委,摇身一变,分别改编成国民党第6军第28师和淮安独立旅,连同伪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反动武装,据守淮阴、淮安两座县城,拒绝向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针对这种情况,3师准备集中主力首先攻取淮阴、淮安,然后打下盐城,逐个扫清根据地内残余敌伪,解放苏北全境,为尔后自卫作战准备战场。

正在这时,接到军部命令,要3师主力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同2师部队,狙击国民党白崇禧桂军东犯。这样,原定的扫清苏北残敌的计划遂暂时搁置,师部经过协商,对部队作如下部署:师长黄克诚率7旅、8旅进至淮南津浦路两侧的定远、盱眙、涧溪等地区,与2师的部队会合;10旅留置于临近两淮的高良涧、蒋坝地区,以便既能

西进作战,又便于回师东返,相机歼灭两淮之敌。

在西进途中,洪学智向黄克诚建议留下8旅和特务团,配合地方上的武装,先消灭淮阴的敌人,然后再攻淮安,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为西进解除后顾之忧。而且日军投降后,伪军士气低落,我军兵力壮大了三倍,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准备充分,各方面动员好了,打下两淮还是有一定把握的。黄克诚采纳了洪学智的意见,将洪学智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留在观音寺进行攻打淮阴的准备,自己一边继续西进,一边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请示。

在观音寺,洪学智很快收到黄师长的电报,说他马上赶到,见面后当面再谈。黄克诚回来后,宣布华中局和军部的命令:同意打淮阴和淮安。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首先以位置距两淮最近的第10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阴,然后以相继赶回的第7旅、第8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安。前线由洪学智统一指挥,作具体部署。

由于事先已经做了准备,第10旅及淮海军分区新2团和师特务团,已于8月26日由高良涧、蒋坝等地出发,驻守在淮阴北面的王营,苏北地方武装射阳独立团和淮阴、涟水警卫团,从东、北两面配合,向淮阴逼进。27至31日,外围敌人的据点全部肃清,对城内守敌形成了严密包围。淮安、涟水独立团则担负对淮安的警戒和包围。

按照黄克诚的意见,第二天一早,洪学智、吴法宪两人只跟黄克诚打了一个招呼,就骑马离开了观音寺。中午过了三河,到了蒋坝,接着又过了高良涧,赶到了淮阴城南,由于任务非常紧急,决定调师部、政治部机关连夜前来,立刻着手部署攻打淮阴和淮安的行动。

淮阴、淮安两城相距17公里,屹立在京杭运河岸边,为南北水陆交通要冲,淮北、淮南、苏中、苏北四大战略区的枢纽。淮阴城水深城固,城墙高达8米,城上修筑了工事、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了地堡,城墙四周又在运河及护城河等天然屏障的基础上增设了铁丝网、鹿

砦,构成了以城墙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守敌潘干臣部有3个正规团,加上淮阴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武装,共有8000余人。嚣张一时的敌人自称“两淮固若金汤,任凭新四军三头六臂也休想飞进城来”。

经过勘测,师部召集了刘震、吴信泉以及28团、29团、30团、师特务团的团长、政委开会,由洪学智主持,研究和部署怎么打淮阴。因攻打淮阴主要由10旅负责,洪学智要刘震先提出攻打淮阴的具体计划。刘震提出来以后,大家反复研究,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论证最终确定攻城方案:以第10旅第28团担任主攻,集结于城东和东南,第3师特务团、射阳县独立团、淮海军分区新2团从城南、西、北三面实施包围,担负助攻任务。实施多路攻击,主攻点放在城东北角。

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积极进行战前训练和攻城准备。在第28团阵地上,指战员一起研究攻城妙策,决定挖一条地道通到城墙底下,再用炸药爆破。第7连16名战士和60多名支前民工隐蔽奋战两昼夜,挖成了55米长的地道,一口装有一枚千磅航空炸弹的大棺材通过地道悄悄地送到城墙下,并接通了导火线。在师特务团南门阵地上,他们召开军民诉苦会,激发广大指战员的深仇大恨,掀起杀敌立功运动。

期间,师部还请了一位倾向我军、与潘干臣有同学关系的县长,让他设法进城去做策反工作,争取让潘干臣投降,但潘干臣一直拒而不谈,态度强硬。我军得知潘干臣的态度后,积极作攻城的准备。为了迷惑敌人,我军连续在晚上袭扰,疲劳敌人,给敌人以我们晚上攻城的错觉,使得敌人晚上不敢睡觉,白天才睡觉。

9月6日下午2时,攻城部队向敌发起总攻。第28团第1营通过55米的地道对东北角城墙实施重量爆破成功,各突击分队迅即发起猛烈攻击,仅5分钟即登上城头,并打退敌多次反扑,进入纵深区。第28团第2连第5班班长曾家良高举红旗,顺着云梯,像箭一样射向城头,第一面鲜艳红旗在东门城头高高飘扬。师特务团在南门不

能爆破排除障碍,提前5分钟发起冲击,虽遭到很大伤亡,仍前仆后继,架起云梯,全力登城。第7连第5班班长徐佳标,左手抓云梯,右手握紧枪,灵活地攀登在最上面。当他接近城头时,我军制高点上掩护攻城的火力不得不暂时停止射击。就在这时,一个守敌凶恶地举起马刀,将他的两只手齐腕砍断,他顿时昏迷在城垛上。而我军指战员在铺天盖地的冲锋号声中,继续用刺刀和鲜血开辟前进的道路。突然,城墙上冒出敌人一个暗堡,直往外打机枪,使攻城后续部队遭受重大牺牲。昏迷的徐佳标此时被枪声震醒了,他使用被鲜血染红的双臂支撑着身体,坚强地一步一步地向暗堡爬过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眼。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士们呐喊着,潮水般地涌向城墙,冲上城楼。在西门,我攻城部队在突破敌城防后,一直冲入敌教导营营部,捉住了敌营长和一名号兵。我突击排长曾当过司号员,他令敌号兵供出号谱,便吹起敌军的集合号,把已经混乱动摇的敌一个营官兵全部俘虏。3时许,第28团第2营第4连连长张昌义在一位理发工人的引导下,直捣敌指挥部,击毙了伪师长潘干臣。3时30分,城内守敌先后投降。敌数百人从西北突围,也被第30团、射阳独立团全歼。9月6日下午3时30分,全部战斗胜利结束。

淮阴城解放后,陈毅代军长从延安发来嘉奖电:“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击毙敌首,解放淮阴城,为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创造了条件,殊堪嘉奖。”第3师兼苏北军区在淮阴城内城南公园召开了祝捷大会,除宣读陈毅代军长的嘉奖电和兄弟部队的贺电外,还宣布师部命令:授予第10旅第28团为“清江部队”称号,授予该团第1营第2连、第2营第4连、射阳独立团第5、6连为“淮阴战斗模范连”,授予第28团第2连第5班、第4连第2班为“淮阴战斗模范班”,射阳独立团荣升主力,后编为第3师第8旅第23团。授予曾家良等2人为“淮阴战斗登城英雄”称号;张昌义为“孤胆英雄”称号;追认徐佳标为“淮阴战斗

英雄”称号。同时,第3师党委和地方党委决定将淮阴城南门命名为“佳标门”,徐佳标生前所在的班为“佳标班”。

攻下淮阴之后,洪学智就把盐阜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政委杨光池叫到了师部,当面交待要他们继续调动分区的部队南下,加强对淮安的包围。参加攻城的部队休整3天,调整干部,补充人员,总结经验。随后10旅和特务团进抵淮安城下,准备歼灭淮安的敌人。

淮安古城位于运河东岸,城墙长约两公里,墙高12米,城内和四周河渠纵横,易守难攻,被称为“铁打的淮安城”。日军在淮安统治期间,不断增修加固防御工事,在城墙顶上建有炮楼和射击掩体,在城内十字街和指挥所附近筑有地堡,设置了障碍。日军投降后,驻守城内的5000多伪军摇身变为“国民党淮安独立旅”,旅长吴漱泉。敌伪凭借坚固的工事,拒绝向我投降,固守孤城,等待国民党援兵的到来。

9月15日,第7、8旅从淮南东返进至淮安城下,接替了围攻淮安的任务。3师领导决定以第7、8旅和射阳、淮安独立团8个团的兵力攻歼淮安城之敌。各部队运用淮阴攻城的经验,抓紧进行临战训练和准备,构筑了十几个火力制高点,挖掘了150米的地道,同时对敌展开了强大政治攻势,发出最后通牒。敌拒绝了通牒,并于21日拂晓组织敢死队百余人,由西城墻坠下,向我军偷袭,企图打开突破口突围,被8旅第24团第1营全歼。

22日8时,我军对淮安城总攻开始,首先向敌实施炮火袭击。8旅22团通过地道以重磅炸药在城西南角爆破成功。各攻击部队的突击分队在制高点火力掩护下,迅速拔除障碍,发起冲击。22团突击队员们以迅速动作登上城头,歼灭了城上守敌。24团和射阳独立团亦相继突入城内,7旅19、20团迅速将敌人城防突破,进入纵深战斗。经过短时间激战,敌依托高大城墻精心设置的防线全被突破。各部队迅即向纵深穿插,对敌分割包围。战至10时,城内守敌大部被

歼，残敌被切成互相孤立的几块。12时，伪旅长吴漱泉、伪专员李云霈带领残余200余人，依托钟鼓楼及楚王殿继续顽抗。各攻城部队将其严密包围，多路突击，经30分钟激战，全歼伪军5000余人，吴漱泉当场被击毙，淮安城全部解放。

两淮战役总计全歼淮阴、淮安守敌伪师长潘干臣、伪旅长吴漱泉以下1.5万余人，缴获炮15门，轻重机枪180余挺，长短枪8870支，掷弹筒及各种弹药、车辆、马匹、军用物资等一大批。同时，第10旅在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下，于9月18日对响水口一带伪军徐继泰部发起攻击，歼敌近千，攻克响水口、陈家港、大伊山、新安镇等市镇，控制了灌河两岸，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

1945年9月23日，新四军第3师奉党中央命令进军东北。9月28日，洪学智和35000余名3师指战员一起告别了并肩战斗5年的淮阴人民，踏上了向东北进军的征途。

两淮战役的指挥艺术

耿 宣 刘臣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命令我军只能“原地驻防待命”,不让我军接管敌占城市;另一方面把大批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命令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对我军的反攻作“有效之防御”,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我方解放区“推进”。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于8月22日指示全军,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24日,毛泽东又专电指示华中局,要求“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并强调要“一切作持久打算”,“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四军3师部队集结主力奉命西调,除留10旅仍驻苏北以外,7旅、8旅部队全部集结于津浦路西,会同2师部队,准备向蚌埠以南的明港、浦口、南京方向前进,阻击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的东犯。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无暇他顾,我军主力部队虽守株待兔,却会失去肃清根据地内残敌的有利时机。于是在黄克诚和谭震林的联名提议下,3师奉命回师苏北,准备发起两淮战役,进行扫清苏北敌伪的作战。因此,两淮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对3师在一定时间内拿下攻坚战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淮阴、淮安是两座历史古城,也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到淮阴,后来为日军占领后,又成为日军的屯兵要地,6年多来,对我淮南、淮北、苏北、苏中各根据地“扫荡”之敌,均以此为疏集中心,形成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联系的一大障碍。两淮相距17公里,皆面对运河,水深城固。淮阴城高8米,淮安城高12米,城上工事完备,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了地堡,城四周在运河及护城河等屏障的基础上,还增设了鹿砦、铁丝网,城外还增设卫星据点,形成纵横十余里、以城墙为骨干的严密的城垣防御体系。仅淮阴守敌潘干臣部就有3个正规团,加上淮阴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武装,共有9000余人,一时号称两淮“固若金汤”。

鉴于此,两淮战役就成为一次非同以往的极其艰巨的攻坚战。抗战以来,我军大量采取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攻坚战极少,负责这次两淮战役主攻任务的3师大部分主力还是第一次执行县城以上坚固设防的攻坚战作战任务。对于进攻方来说,攻坚战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战斗方式,防守方凭借防御力量和集中的火力能够予以进攻方重大杀伤,而进攻方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火力方能取胜,且一般情况下伤亡损失也比运动战要高。《孙子兵法》中说“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所谓“伐城”即是攻坚战。要取得攻坚战的胜利,高水平的指挥非常重要,两淮战役也正是灵活使用了多种战术相结合,在缺乏攻坚经验的情况下,以极小的代价,在短时间内拔除了淮阴、淮安两座城池,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于硬朗的强攻之中,闪现出战争智慧的火花。

一、穿插迂回,直击中心

两淮战役中一个很明显的战术特点是:通过爆破取得城墙突破口后,攻击部队在第一时间全力涌入,尽可能地进入城内,迅速形成具有纵深的突破,直捣敌方指挥机关,同时快速穿插,分隔敌人,打乱

敌人防御体系。

指挥两淮战役的师、团部,是在慎重研究过敌我双方形势的基础上制定这一战术的。在敌军预备部队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突击部队突破城垣后迅速纵深推进,有利于保证一次性突破城垣的有效性,避免造成敌我双方对突破口的反复争夺,减少突击部队的伤亡和损失。由于突击部队的纵深猛进,敌方不得不进行拦截阻击,也就无法组织预备部队仅针对突破口进行反击乃至重新控制突破口,避免了局限在突破口的争夺,形成真正的突破。

而纵深入城内的突击部队则立即进行勇猛快速的穿插迂回,不顾敌方侧面火力,对比较难打的据点、堡垒也暂时放过,直接打击敌方的指挥机关。同时快速的穿插迂回也能够对敌人的防御阵地进行分隔,从而破坏敌人的防御系统,避免了在城内层层死磕敌人的兵力消耗。这种战法能够使敌人的首脑机关迅速遭到打击,难以对全局进行有效的指挥,加上防御体系被分割打乱,很快就形成崩溃,是一种直击重点、非常具有效率的打法。在两淮战役中,指挥突击部队勇猛穿插直捣敌指挥所,是迅速解决整个战斗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对全歼守敌起了重大作用。

在攻打淮阴城的过程中,师、团部署以 10 旅 28 团 1 营由城东北角突破,首先歼灭突破口及其附近之敌。尔后沿水门后街向西发展进攻,2 营由东门两侧地段与 1 营并肩突破,尔后沿东大街向西发展进攻,直捣敌师指挥所,打乱其指挥系统,其余各部也分别从不同方向突破、纵深穿插,切割敌人阵型。各炮兵部队分别在城外有利地形上选择阵地,负责压制突破地段敌前沿火力点,掩护部队突破。第 28 团第 2 营在突破城墙后,在一名理发师的带领下,如疾风般直插敌师指挥所,一路势如破竹,冲击扫荡沿途守军,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抵达指挥所,击毙伪军首领潘干臣,并将敌师长活捉,迫其下令全城守敌停止抵抗。各路人马都攻入城后,因为参谋伪军各团已接到停止抵

抗的命令,也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于是战斗进程大为缩短,我军取得了在1小时30分钟内全歼淮阴守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陈毅军长在祝贺专电里说道:“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拼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在攻打淮安城的战斗中,第7旅之第19团、第20团从城东南和南方突破敌城墙一线防御,并向敌纵深突击,快速歼灭了敌人。第8旅之第24团、射阳、淮安、阜宁、盐城独立团,也从各个方向突破敌城防,并迅即向敌纵深穿插,对敌实施分割包围。战至10时,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敌被切割成相互孤立的几块。伪旅长吴漱泉、伪专员李云霈带领残部200余人,依托钟鼓楼及楚王殿工事顽抗,我军集中各部队向其发起猛烈冲击,经30分钟激战,将其全歼,吴漱泉被击毙,淮安城顺利解放。从早上8时正式开始攻城,直至下午15时取得胜利,我军只花了数个小时,而真正激烈战斗只有两个小时,号称“铁打的淮安城”就被顺利攻克,全歼守敌,至此,两淮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二、攻心为上,由内摧之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提出:“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心的意义,在于动摇敌方的军心和士气,消解敌方战意,从而此消彼长,达到减少己方损失的作用。

两淮战役开始之前,日本已投降,伪军士气低落,虽然据守两淮的潘干臣非常顽固,但伪军的战斗欲望并不高。在发起正式总攻之前,3师连同地方武装已经将淮阴、淮安两城重重包围,切断彼此之间的联系,扫清外围据点,使之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也丧失粮食、弹药的补给,这就让守城的伪军更为恐慌,伪军人数虽多,却缺乏死守到底的意志。

攻城准备就绪后,3师向城内的守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用弓箭和风筝向城内散发传单,悬挂大字活动标语,进行阵前喊话,并

两次向敌人发出通牒,敦促其缴械投降。围城各部队利用船桅装滑轮的原理,在城墙四周火线上升起了巨幅的活动标语牌。“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怀抱!”“不要再为潘干臣卖命!”等内容的对敌宣传口号,像拉洋片一样,一幅一幅地展示给城内伪军看。

与此同时,攻城部队不断地袭扰敌方,昼夜不停,枪炮声时紧时松,时疏时密,此举一方面疲劳敌人,消耗他们的体力和士气,另一方面,也是对敌人的一种麻痹。同时,我军往往在夜间进行佯攻和骚扰,使敌方认为我军会在夜间攻城。每当入夜,伪军就加岗加哨,严加戒备,不少地段还安置了照明器材,特别是黎明和黄昏,戒备更严。相反,白天时间,尤其是下午两点左右,伪军则有些松懈,这样就为下午两点的攻城创造出了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

与此同时,在攻城之前3师还赶印了大量的安民告示,内容包括保护城市居民和工商业的承诺,以及明确要保护寺庙,保护历史文物等内容,在攻入城市之后,第一时间张贴到各处,甚至宣传人员跟着作战人员一起冲入城内,边打边贴,及时稳住了民心,确保了战果。

三、瞒天过海,暗渡陈仓

淮阴和淮安两座城市墙高水深,城防坚固,城墙上宽阔有城垛,便于守方机动射击,而且日伪在此经营数年,工事完备,加上四周较为平坦的地势,攻城部队想要接近非常困难,还会付出很大的伤亡。

针对这一情况,在两淮战役中,新四军都使用了挖掘地下坑道,暗中接近城墙的办法。在攻坚战中,坑道作业是一种很有效的进攻方式。坑道作业是攻破城垣的第一步,能够使部队迅速接近城垣、减少过程中的伤亡,是这次两淮攻坚战的关键之一。

在攻打淮阴城之前,攻城部队将东门北侧花街的民房一家一家打通,悄悄地逼近城墙脚下,然后向城墙挖掘地道。由于房屋的遮蔽,守城伪军毫无察觉。16名干部战士和60多位支前民工隐蔽奋战了两个昼夜,挖掘了一条55米长的地下坑道,直通攻击点炮楼之下,将

一口装着 500 斤黑黄两色炸药的大棺材通过地道悄悄地送往炮楼下,准备实施爆破。进攻开始以后,第 1 营通过地道对城墙实施重量爆破成功,城墙东北角被炸开几米宽的缺口,对我军攻城威胁最大的炮楼被炸毁,守敌一部被压在倒坍的炮楼下面,附近的敌人也被震昏。我军突击分队利用这个机会一拥而上,仅 5 分钟即登上城头,在东门城头上插上第一面红旗。

在攻打淮安城时,第 8 旅 22 团 6 连针对守敌依托运河及高大城墙,采用一线设防的特点,运用了淮阴攻城的经验,在敌人火力严密的封锁下,利用一周时间,从城西南侧大王庙的房基下挖掘了一条长达 150 米的地下坑道,将一枚从敌 B-29 飞机上投下来未爆炸的 500 磅大炸弹运至城墙底下。攻城开始的标志也正是 22 团 6 连引爆埋在城下的大炸弹。巨大的爆炸声震动全城,震撼了敌人,敌炮楼被炸得灰飞烟灭,城墙上出现了两丈多的大口子,部队像灰色的潮水一样冲入城内。城墙西侧高架的轻重机枪同时向敌人猛烈扫射,掩护着部队的登城。各攻击部队的突击分队也在制高火力掩护下,迅速排除各种障碍,发起冲击。

坑道作业的正确使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对于两淮战役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淮战役是我苏北新四军 3 师从长期的游击战转向较大规模的攻坚战的一个成功的先例,是自 3 师成立以来,在对日伪作战中所获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在这场战役中,新四军 3 师在精妙细腻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多种战术,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出色的攻坚战果。据当时粗略统计,两淮战役总计全歼淮阴、淮安守敌伪师长潘干臣、伪旅长吴漱泉以下 13000 余人,后经进一步查证实为 15000 余人(淮阴战斗歼敌 9000 余人,淮安战斗歼敌 6000 余人),缴获炮 15 门、轻重机枪 180 余挺、长短枪 8870 余支、掷弹筒及各种弹药、车辆、马匹、物

资大量,给予各孤立据点之敌以极大震撼。而伤亡方面:淮阴之战中,我仅付出牺牲营长宋传海以下指战员 189 名,伤 590 名的代价,淮安之战我军仅伤 142 名,亡 30 名。能以如此小的伤亡取得如此重大的攻坚战成果,不得不说两淮战役中的战术运用,堪称杰出。

试论两淮战役中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其作用

刘臣林 成 静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第3师为了肃清苏北敌伪,解放淮阴、淮安,使华中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而进行了两淮(淮阴、淮安)战役。这两场战斗击毙了伪28师师长潘干臣,共歼伪军1.5万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从今天来看,两淮战役中的宣传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十分出色,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起到了振奋战士情绪、瓦解伪军军心、稳定群众民心的巨大作用。本文将对两淮战役如何开展宣传工作及其作用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对战斗宣传工作的思考和研究。

一、战前宣传对象既有伪军,又有我军,主要是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对我军进行鼓动

两淮战役前,我军曾通牒盘踞淮阴的伪28师,限其5日内受降改编,却遭到伪军拒绝。针对伪军的防守,我们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策略:军事上紧缩包围,控制要点,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开展宣传攻势。每到晚上,枪炮声停止,新四军战士就会拿着土喇叭,隔着城墙:对着城内喊话:“伪军兄弟们,不要再替潘干臣卖命了,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此外还利用弓箭、风筝将传单、宣传品送进城里,间接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在经济上则主要是封锁敌人,以防止粮草进城。城里的伪军开始几天还有大米、白面可吃,后来只能吃稀头面,之后日子越来越难挨,粮食都吃光了,又突围不出去,只能干瞪眼。围

城之初,伪军还比较嚣张,扬言“淮阴城防固若金汤,任你新四军长出三头六臂,也休想飞进城来”!不时有小股部队出城袭扰和抢粮;潘干臣又不甘心困守孤城,曾多次组织突围。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强有力的攻势,给守城伪军带来了不可抗拒的破坏力,伪军内部军心动摇,出现了分化,有的认为继续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开始蠢蠢欲动,伪军的嚣张气焰就此被压下去了。

参与两淮战役宣传工作的团体众多,在以往新四军的战役中是前所未有的。根据统计,当时直接参与宣传的共有400—500人,他们组成了庞大的宣传工作队。其中地方上有宣传队、青年工作队、淮宝女工队;部队上有宣传队、宣传组、文工团;新闻报道方面有淮海报社、盐阜报社和新华日报苏北分社记者组成的记者团,其他的还有苏北文工团、新安旅行团等文艺团体。

攻城之前,各宣传工作团体来到即将开赴战场的部队中进行鼓动宣传,他们通过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表演花鼓、大鼓等战士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激发大家的斗志。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苏北文工团与新安旅行团的小团员们连夜赶排了活报剧^①《活捉潘干臣,解放淮阴城》。战士们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演出,当演到伪师长“潘干臣”被擒时,场面非常热闹,一位演员趁机问大家:“同志们,这是假的潘干臣,等上了战场,你们有没有把握活捉真的潘干臣啊?”战士们激动地大声回答:“有!我们一定要活捉潘干臣,解放淮阴城,为苏北除害!”大家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奔向战场杀敌,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① 活报剧在是当时新四军的宣传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它是以应时性为特征的一种戏剧类型。其目的是要向广大群众、尤其是不识字的观众提供“活的报纸”,帮助他们了解当前局势,以此宣传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活报剧在中国十分流行,以在街头、广场上演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简短剧目为主,把人物漫画化,并插有宣传性的议论,常常可以带来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战地宣传重点是伪军,利用“攻心”策略,进一步对其分化、瓦解

战斗开始后,宣传队的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紧随部队,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在部队攻入东门、战事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迅速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传单、墙报贴到墙上,夺取每一寸宣传阵地。

孙子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攻心在古今往来的战争史上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在两淮战役中,为了实现“攻心”,瓦解伪军军心,战士们动了不少脑筋,火线上的宣传创造了不少方式方法,在削弱伪军斗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30团在战斗最为激烈的东门火线利用两根船桅及滑车在工事内升降和更换巨幅标语;又用许多苇席制成活动标语,叠起来用绳联系,放在屋顶,再放下来一张张地翻给伪军看。战场喊话,是最通用、最简单、效果也最明显的战地宣传方法,也是开展攻心战的主要形式之一。喊话的内容从开始时的宣传抗战取得胜利,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等一般的内容,发展成为有针对性的,有具体对象(主要是伪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具体事件,甚至有名有姓的攻心内容,以达到直接有效的攻心目的。例如10团针对喊话就提前讨论了喊话提纲,开始喊话内容是叫伪军立刻打开城门向我军投降,缴枪不杀。后来发现这个要求过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改为一方面晓以利害,义正辞严地告知伪军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没有其他出路,如果继续顽抗,绝不会有有什么好下场,假如主动投降,还可以重新做人,放他们一条生路,从而起到一定的威吓作用;同时大打“感情牌”,利用伪军战士想念家人、思念故乡的心理,喊出了“现在抗战胜利,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家里的亲人都等着你们回家呢”等等,并随着战斗的形势不断改进,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来我军攻入城内,很多伪军官都乖乖地缴枪投降。

除了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喊话外,还组织了一些投诚过来的人员

到阵前喊话,以此加大“攻心”的力度。据后来投降的伪军说,那个情景就像是陷入“四面楚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的喊话声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清晰凄切的乡音和亲人们的声音,无不深深打动伪军士兵的心。当听到新四军中自己以前的兄弟或亲人,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的时候,守城的伪军就止不住纷纷落下伤心的眼泪。

“送”宣传品,是战地宣传的另一重要方法。宣传品的种类很多,如《告苏北国民党军书》、《告淮阴市民书》以及《欢迎蒋军部队举行爱国起义》的传单,等等。除了通过让战俘带回去散发外,战士们还想出了打宣传弹、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等各种方法,把宣传品送到伪军阵地。大家风趣地把这叫做“寄给伪军的‘航空邮件’”。此外,战士们还开辟了一条“水上邮路”,把宣传品用油纸包好,固定在木板等漂浮器材上,通过流经淮安市内的废黄河,将宣传品“送”到伪军手中。

三、战后宣传重点是群众,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稳定了战后民心

在战斗中,战地记者团的记者们不顾生命危险,跟随着部队登上城门,在伪军司令部,他们亲眼目睹了顽抗到底的伪 28 师师长潘干臣被一枪击毙,而那些伪军官,则高举双手向我军投降,从而获得了战斗的第一手消息,为宣传报道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从 9 月 1 日开始,随军记者们源源不断地在《苏北报》、《淮海报》等报纸上发表多篇报道和通讯,介绍两淮战役的经过,全面反映前线与后方的各种情况,为战役的胜利进行有力的宣传。这些报道或通讯语言生动活泼,画面感强,既有正面描写新四军战士的,也有侧面描写伪军的,通过正反描写,使我军战士英勇高大的形象和伪军失败灰心丧气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 1945 年 9 月 12 日刊登于《苏北报》上的《淮阴之战》,是由许铭、章南舍执笔,随军记者团集体创作,侧重于描写战斗过程中敌我交战的几个关键性的场景,将我军

指队员的神勇善战和伪军的拼死抵抗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报道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丰富,有的是反映群众热烈支前的:例如1945年9月16日《苏北报》(淮海版)上的《一切为前线》就生动描写了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涌向前线,为战斗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还有1945年9月17日的《淮阴群众慰劳前线肥猪89口,鸡子1000余只》,则描写淮阴城被攻克之后,城内百姓将自家养的鸡、猪,自己种的菜、豆全部贡献出来,用多年的积蓄购买各种生活用品,用小车推着、箩筐抬着、担子挑着,络绎不绝地送向军队慰劳战士。如1945年9月2日刊登的《王凤山大炮队出发淮阴参战》,报道淮海区一等民兵王凤山为配合前线部队反攻,不怕辛苦,运送炮车去淮阴;9月3日《苏北报》上的《淮阴五千余名后勤大队拥上前线服务》报道淮阴人民组织民兵、担架到前线服务。有的是反映部队与百姓鱼水情深的:如刊登于1945年9月7日《苏北报》上的《战士与群众——淮阴战斗速写之一》,就着重描写了新四军战士如何关心爱护群众,群众热情欢迎新四军;还有的是采访当时参加攻城的模范连队的连长、指导员,根据战士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反映战斗细节的《战斗拾零》、《淮阴战斗中的四支一、三连》、《铁的一、三连,血的第二班》、《九月六日》和《炮兵们》。这些报道和通讯反映了战役的全貌,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四军的新闻宣传工作已经十分具有专业性了。

战斗胜利后,部队占领了伪军印刷所,立即集合工人日夜开工,印发“告淮阴民众”、“淮阴战果”等布告,张贴在大街小巷。苏北文工团、十旅文工队、新安旅行团、青年工作队等团体陆续到达城里,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与优势开展宣传活动。当时城内的一些群众,由于受到伪军的欺骗和反动言论的迷惑,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思想上还有些顾虑,宣传工作者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淮阴现在被新四军解放了,再也不用害怕被“二黄”欺负了。宣传工作者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有的给不识字

的老人、妇女读报,告诉他们新四军是一支人民的部队,是一支遵守纪律的部队;有的耐心向知识分子解释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除此以外,宣传队员们用石灰或其他涂料在墙壁上粉刷新的标语,如“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美术队则扛着梯子,提着颜料到处画墙画。王德威画的一幅大型彩色墙画《新四军来了,人人哈哈笑》反应了老百姓庆祝淮阴解放,伪军被打跑以后高兴激动的热烈场面,画面生动形象,简单通俗,连几岁的小孩都能看得懂。文艺演出队敲锣打鼓地跑遍大街小巷,很多老百姓听到外面喧闹的锣鼓声,便打开紧闭的大门出来张望。不多久,演出队后面就尾随了成百上千的大人小孩。锣鼓队最后停在空地上,文艺队员为大家表演文艺节目,还有的耐心向群众讲解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使伪军之前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

到了晚上,各宣传团体也不休息,都赶着为部队战士和群众演出,积极宣传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宣传部队和支前民工中的英雄模范事迹,揭露敌人的罪行。其中最有名的是由苏北文工团和新旅共同创作的五幕报导剧《淮阴之战》。该剧以在攻城时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徐佳标为主角,反映了新四军为解放淮阴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精神,以及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在淮阴城解放后的祝捷大会上,新旅团员和苏北文工团联合在城南公园献演,引起了强烈反响,观众达数千人。

通过以上对两淮战役宣传工作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战前的宣传鼓动,还是攻城时对伪军进行劝降和攻心、前方记者的准确报道与宣传,以及战后对战士的慰问、对群众的教育,及时地巩固胜利果实,宣传工作者们怀着满腔激情,打了一场漂亮的宣传仗,对战役的胜利、战果的宣传巩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两淮战役中的攻心战

陶洪仁

两淮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又被称之为两淮第一次解放,是新四军第3师在苏北地区对伪军进行的最大一次战役,共歼伪军1.5万人,其中淮阴战斗击毙300余人,淮安战斗击毙400余人。也就是说,两淮战役被击毙的伪军总数仅为700余人,占两地伪军总数百分之五多一点。之所以出现俘多毙少的战果,与战役中实施强大的攻心战息息相关。

攻心战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孙子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是从战略角度讲的。其实,以攻城为目的的战斗同样少不了攻心。秦末时期楚汉相争上演了四面楚歌。出生于淮安的大将韩信为了瓦解楚军,做了一种带着笛子的风筝,夜晚放到高空中。风吹着笛子,发出的声音是凄凉的,韩信让汉军和着笛声唱起楚国的民歌。楚军听了乡音,都想念起故乡,再也无心恋战。这是攻心战著名的战例。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他说:“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非常注重将攻心战,即瓦解敌军工作,作为其政治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

新四军自组建以来,由于长期以游击战为主,缺乏攻城经验,加之伪军具有城防之优、武器之优,两淮战役能够取得如此战果,且保存了古城淮阴、淮安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实属来之不易。除了可以归结为新四军指挥员的作战方案科学、指战员的勇敢顽强外,攻心战则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纵观两淮战役,就攻心战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师出有名

师出有名既具战略性,又是舆论战,是一种使全局利于己而不利与敌的战略性实践活动。对自己,可以获得民心,同仇敌忾;对敌,则是弱化其凝聚力,甚至釜底抽薪,使其临阵倒戈;即便在国际社会或社会阶层,也可以让那些中立国家或中立阶层转变态度。

新四军3师对两淮之敌的战斗,巧妙地运用了师出有名的攻心战术。淮阴是一座历史古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汉奸、汪伪第28师师长潘干臣在接受蒋介石加委后,将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军,驻守淮阴城,修筑工事,加强防御。古城淮安位于运河东岸,日军投降后,据守城内的伪军头子吴漱泉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淮安独立第2旅旅长。盘踞在淮阴、淮安城的伪军无恶不作,城内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围数百里群众也饱受蹂躏,苏北人民早已渴望拔掉这两颗钉子。抗日战争结束初期,国共双方维持着表面的合作关系。为收复两淮,新四军3师巧妙地运用师出有名,从开始就回避了两淮伪军被加委,而仍将其视为日伪身份的伪军,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在组织进攻中,我们仍然打着国民政府的旗号,“两小时的总攻击国旗插在淮阴城上”。在两淮战役的报导中,今天说的是红旗,而在当时,说的是国旗。这国旗,当然是国民政府的。刊载于1945年9月10日《苏北报》的《解放后的淮阴一瞥》也有记载:夹道商店,都挂起国旗。

收复两淮,既是军事战,更是舆论战,或者说是舆论战紧密配合军事战,以舆论先行,利用敌方的日伪身份,通过各种媒介或渠道,运用意识渗透、政治进攻、舆论诱导等策略,达到既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又鼓舞士气,凝聚民心,争取全社会的支持,令其发生有利于己而不利与敌的变化,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造势加压

自古以来,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战争中都强调攻心为上。而攻心与造势又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造势,攻心就难以见效。

在两淮战役中,尽管当时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的媒体,但新四军指挥员运用的攻心与造势,也是相当成功的。

当时无论是淮阴城,还是淮安城,都是日军经营多年的城池,且武器装备也好于新四军。而以当时新四军的第10旅打淮阴,或者第7、第8两个旅打淮安,在没有重武器的配合下,如果伪军的战斗力真的发挥出来,攻打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因此,新四军在战前就运用了造势。

首先,在兵力上造势。在两淮战役中,靠近城郊四面的解放区政府、人民不顾残酷的战争环境,积极为前线服务,为此,在淮阴还成立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在淮宝、淮安成立了后勤委员会,具体领导着接待与安排人民群众的支前工作。老百姓踊跃上前线,有53663人之多^①。这些人进了两淮前线,除了支前(如帮助运输粮草,木工、铁工制作攻城器材等)外,还有一个作用:壮威。新四军的攻城部队无论是淮阴,还是淮安,都是伪军三倍或四倍,但为了让敌人“眼见为实”,使敌人看到,产生震慑作用,特地安排了支前的老百姓夹杂在新四军队伍中,部队指战员扛着枪,农民们扛着铁叉、铁铤和三齿钩、粪勺等农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向敌人示威。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加之农民们做了一些伪装,城内的敌人根本分不清新四军队伍里还夹杂着扛着农具的老百姓。他们看到的是前看不到“头”,后也见不着“尾”的军队,真是排山倒海,千军万马,守城的防线在他们的心理上不崩溃都不行。

其次,在攻城的时间上造势。到8月31日,淮海新2团在28团

^① 数字来源于战时报导《一切为了前线》,通讯员百痕,原载《苏北报》淮海版1945年9月16日。

3营配合下,肃清了城北之敌后,淮阴城外的杨庄、王营等34个敌伪据点也全部被扫除,担任打援的淮安、涟东警卫团,消灭了板闸的敌人,卡断了淮安守敌增援的通路。淮阴城内的守敌,成了瓮中之鳖。新四军完成了对淮阴城的包围后,一边组织各部队结合具体任务,选择相似地形,进行反复演练,做着攻城的准备工作,一边却安排新四军各部队有组织地派出小分队不间断地进行袭扰,制造攻城的假象。特别是在确定攻城的9月6日总攻这一天,天刚麻花亮,毛毛细雨下个不停。经过一夜疲劳折磨的敌人(我军围城以来,敌人从不敢在夜间休息),刚准备躺下休息,忽然间,城四周犹如炒爆豆炸芝麻样,我军阵地上,各种火器同时鸣叫起来,隆隆的炮声,咯咯的机枪声,轰隆隆的榴弹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在花街回民饭店附近,炮兵正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东门炮楼。一闪一闪的火光中,敌炮楼上被炸开的瓦片,纷纷飞向天空。这时,敌人以为我军攻城了,也用密集的炮火,向城外猛轰。然而,我军的炮火时紧时松,时疏时密。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中午。经过一个黑夜又一个半天折磨的敌人,见我军攻城没有动静,便认为我军是不会白天攻城的,这是疲劳战,于是懈怠了。其实,新四军指挥部正是利用这虚虚实实的战法,造成敌人的心理错觉,从而达到击敌不意的目的,将总攻时间选在当日下午的两点。

战争中,谁有能力影响全局,谁就能抢夺到制高点,把握到主动权。巧妙有效地发挥运用造势功能,可达到动摇敌之军心、涣散敌之意志,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三、宣传瓦解

8月底,新四军投放的兵力有第10旅,师特务团,射阳独立团、淮海新2团、沐阳警卫团等许多主力和地方部队,在扫除外围之敌后,将敌人死死地困在孤城当中。

在两淮战役中,无论是解放淮阴,还是之后的解放淮安,伪军的武器装备及布防等方面都比新四军强,结果战斗力却差到不堪一击,

这不能不说是之前攻心战的成果。

宣传瓦解是在先围后打战略实施中进行的。围,通过对敌断粮断水,形成压力,从而消磨士气,促其疲劳;而宣传,则是给予希望,指明出路。

首先,1945年8月23日,在苏北解放区发布了《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自新条例》,共13条,对伪军、伪保安队、伪警察及伪党、政、特务机关之官兵人员的自新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基本精神是:凡伪军、伪组织之人员,不论其投敌原因,出于主动或被迫,不论其出身、成份、隶属党派,及投敌时间之长短,或犯有破坏政府法令、破坏抗日军队、杀人等重大罪行者,凡能决心悔改,立功赎罪,一概不究既往。凡投诚反正且有功绩者,分别予以奖励,并准恢复其公民权。

其次,是与上条例同日公布的《严惩叛国汉奸条例》。条例规定,为严密组织调查叛国汉奸一切罪行起见,专署以上行政区建立调查叛国罪犯委员会,委员会由参议会、政府、军队政治部,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新四军办事处或联络处、司法机关、专署以上公安局代表11人组成;委员会下组织人民法庭,接受人民控诉,举行人民公审或缺席预审。条例规定惩办的对象是:凡伪军伪组织人员,不遵守本区《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反正自新条例》履行反正自新,或经过历次劝告警告,仍然冥顽不化,继续破坏抗战,或表面接受抗战任务而阳奉阴违,玩忽宽大政策者,概依本条例办理之。条例规定惩治办法为没收或代管其财产直到处以极刑。

在解放淮阴的战斗中,自8月29日至9月5日,我军一面积极进行攻坚准备,一面进行政治攻势,喊话、散发传单,高楼上悬挂活动标语。据刊载于1945年9月16日《苏北报》淮海版上的《攻城前后的宣传工作》介绍,当时的“淮阴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墙壁上的标语和布告、报纸、号外、传单、墙报、墙画等已经把墙壁装点得‘花团锦簇’”。

在火线对敌宣传方面,创造了不少新的方式方法,如30团在解放淮阴的战斗中,他们在东门火线升起巨幅活动标语,利用两根船桅及滑车在工事内升降更换。又以芦席制成许多活动标语,迭起用绳联系,放在屋顶,像拉洋片一样在屋后一张张地翻给伪军看。又用弓箭、风筝等,向城里投射大量宣传品。我军利用弓箭向城里发射了大量传单和劝降书,天空中飘荡着五颜六色的大型风筝,风筝下垂悬着大幅标语,各阵地利用小喇叭开展此起彼伏的喊话活动,向敌人宣传我军“缴枪不杀”的政策。战士们还将船上的大桅林立在城的四周,在原来的风帆上贴上“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怀抱!”“不要为潘干臣卖命!”的标语,一面面风帆升了起来,活像升起一幅幅招降幡。还有火线喊话,在解放淮阴的战斗中,预先讨论了喊话提纲,随时检讨改进。最初喊话叫伪军开城门投降,后检讨认为要求过高,就改为要伪军在我们攻城时朝天放枪,我们攻城就缴枪,给以许多保证。有一次喊话,伪军打枪,喊话的人就喊:“不要打枪,打枪做什么?我们讲话,你们亦可以讲话,大家不打枪。”后伪军就停止打枪。接着喊话的人就喊:“我们大家赌咒,喊话时不打枪,谁打枪谁就是孬种。”在朗读我方规定的缴械投降奖励办法时,伪军听了很感兴趣,这边喊过,伪军还要求重复一遍。在解放淮安的战斗中,据时为8旅文工团团员的张幼岚回忆:文工团的女兵们对城楼上的伪军喊“我们新四军是穷人队伍,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应该打内战。你们妻子儿女都在家等你们团圆(当时是中秋节前,攻打淮安的时间就是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不要再给吴漱泉卖命了”等口号。不仅喊话,还利用当时处于中秋节,为守城军队准备了月饼,甚至还送路条。通过喊话,让守城军人放下吊绳,将月饼等食物及路条吊上去,并告知,这路条是专门为伪军准备的,拿着路条,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可以通行。对前沿阵地的士兵,鼓励其拖枪来降:“放哨看地形,看好出城路;知心朋友商量好,找准机会一起跑。白天过来用记号,黑夜过来高声叫;新四军会大力掩

护你,不怕误会跑不了。”又如:“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干,老子投降新四军,带上路费回家园!”同时,还利用淮阴战斗中的俘虏,让他们到前线喊话,以现身受到的优待——不但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还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省出最好的大米、白面给他们吃,愿意回家的发路条、路费等,来感化守城之士兵。

在淮安的攻城战斗中,有一股伪军依托文通塔进行抵抗。新四军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文物,集体呐喊着朝天开枪,密集的枪声和惊天动地的呐喊声竟然给敌人以巨大威慑,这股敌人最后打出了白旗。

四、重点感化

新四军对守城军队除进行喊话等各种宣传外,还对潘干臣、吴漱泉等重点人做攻心工作。

新四军为使淮阴城免受战火涂炭,在进行攻城准备的同时,选派了一位与潘干臣有关系的县长,他与潘干臣是同学,并且是拜把兄弟。攻城部队让他带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向潘干臣讲明形势,如果继续与新四军为敌,与人民为敌,没有好下场。要他起义并允诺可编为新四军的一个独立师。而且,限他几日几时回答,不起义就攻城。潘干臣拒之不理。在这期间,刘震旅长还以新四军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名义,两次向潘干臣发出最后通牒,敦促他立即缴械投降。

解放淮安,新四军对吴漱泉的攻心,做得也很具体。攻城前,攻城指挥部将在淮阴城战斗中被俘获的伪28师少将参谋长刘绍坤放出,让其进淮安城劝说吴漱泉投降,无效,又让人将吴漱泉的姐姐请到淮安,让其做弟弟工作。

尽管我们仁至义尽,但潘干臣和吴漱泉都执迷不悟,最终只能落得个被当场击毙的下场。

两淮战役的攻心战,效果是显著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方面,攻心战的实施必须非常了解对手的心理特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等,一定要做到有针对性,并且要反复研究,不断完善,否则

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攻心战更多的是作为军事进攻的辅助形式,而对如潘干臣、吴漱泉等顽固不化者,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与攻势作保障。

关于 1945 年淮阴城攻坚战史料的两点考证

马 婷

2015 年是两淮战役胜利 70 周年纪念，作为抗战胜利后两淮的第一次解放之战和新四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两淮战役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正因如此，两淮战役特别是淮阴城攻坚战的史料多而翔实：在战役进行时，淮海报社、新华社苏北分社等新闻媒体组成了战地记者团进行了大量的即时报道；很多当年战役的指挥者和战役的亲历者如黄克诚、洪学智、刘震等，淮安地方党政领导如李一氓、吴觉、李广涛等，对这段历史也都留下了回忆文章；各级军史对此次战役也多有记载。可以说，两淮战役的战斗部署、过程和战果等基本史实是清楚而明确的，但是，把各方资料放在一起，用党史研究的严谨性去考究，有些细节还须商榷。下面，笔者通过史料、资料之间的互相印证和旁证，对淮阴攻坚战相关史料中潘干臣枪杀张老汉的误会进行溯源，对徐佳标的牺牲情况进行梳理，希望起到史料越辩越真、结论越辩越明的效果，力有未逮之处，请指正。

1. 下通牒的张老汉被潘干臣枪杀一事是“误会”。在黄克诚、刘震、李广涛等人关于淮阴攻坚战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一个细节：“守敌拒绝我最后通牒，并残忍地杀害了为我方送信的张老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81043 部队（前身为新四军第 3 师，现为 39 集团军）的军史中也有此一说。在孙栋廷的纪实文学《铁血清江》中将潘干臣的残忍指数又上了一个等级，“老张头”不仅被杀，人头还被挂在了炮楼上。那么，这个令人发指的行径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答案是否定

的。

时任3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的非常清楚：“在攻打淮阴前，我们曾想争取潘干臣起义。当时宝应县的一个县长是咱们的人，和潘干臣认识，两个人是同学关系。我们把这个县长调来了，让他设法进城去见潘干臣，做些工作。结果潘干臣天天说要见，但始终没有见他。只让一个参谋长天天陪他去喝酒。后来就把这个县长抓起来了，关在监狱里，把他打得要死。打开淮阴以后，我们才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他接着说明：“攻克淮阴以后，三师政治部曾编了一个反映淮阴战斗全过程的话剧，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战斗打响以前，我们派了一个菜农张老汉去淮阴城送最后通牒，但潘干臣却把他杀了。这件事，引起了人民的义愤。剧中的这个情节，就是根据这件事改编的。”从吴法宪的回忆可以总结出：争取潘干臣起义是史实，但人选不是一位普通菜农，而是宝应县的一位县长。这样的解释才符合逻辑。潘干臣是伪28师师长，新四军想开展策反工作争取潘干臣起义，肯定要选取一位跟潘干臣地位匹配、能和潘干臣说得上话的人，最起码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乡绅之类，而不是一个普通的菜农。

那么枪杀菜农的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一个原因显然是吴法宪所提到的“话剧”，这其实是一个五幕七场报导剧，剧名就是《淮阴之战》，是由苏北文工团和新安旅行团在战后突击赶排的，多次在群众大会上演出。剧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是为了加强戏剧冲突，结果反而被有些不清楚真正事实的人误认为是真事。就连当时《苏北报》淮海版刊发的“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顷发表淮阴战役首次公报”中都说：“我军一面积极进行攻坚准备，一面进行政治攻势，……我对潘逆之说服、争取可谓仁至义尽，而潘逆竟冥顽不化，一如过去，且枪杀为我向其送信的张老汉，军民闻之，无不义愤。”这篇公报的拟定者显然是在看过戏剧后，在较为匆忙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写就了这篇公报，又或者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用这样的情节增加人

民群众对伪军的仇恨。但是公报刊发在地方党刊上,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一信息的可信度,年深日久,就算是战斗的亲历者回忆起来,似乎也像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2.战斗英雄徐佳标到底是如何牺牲的?在淮阴攻坚战中新四军指战员作战异常勇敢,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而第一个登上南门并壮烈牺牲的3师师特务团7连5班班长徐佳标不仅被追认为“淮阴战斗英雄”,而且为了纪念和发扬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师党委和地方党委决定将他牺牲的南门命名为“佳标门”,生前所在的班命名为“佳标班”。为什么在淮阴城攻坚战中牺牲的指战员中有189名,只有徐佳标得到了命名“佳标门”和“佳标班”的荣耀?从他牺牲的情况中我们可以一窥究竟。

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徐佳标牺牲情况的记载,是《苏北报》淮海版1945年9月12日上随军记者团的一篇报导:“突击班第一批冲上去,半路上倒下了,第二批上去又倒下来,第三批终于把梯子竖起来,七连五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第一个爬上去,当他把‘英雄旗’插上敌人的工事,魁伟的身体在城头上站起来的时候,大家看他的胸前冒了一股烟,身体幌了几幌,他中弹了;但并没有立即倒下来,他翘起一只脚,举起双手像鹰一样,把一颗手榴弹投给敌人,然后才倒下来;而且他倒向城里,挂在城垛上的两条腿,还顽强地堵住敌人的机枪口。这位灌云籍的十九岁青年战斗英雄,为人民一直战斗到停止最后一口气,直到两条小腿只悬挂着两条筋。”而在4天后,同样是《苏北报》,则是这样写的:“钢铁的五班,穿过机枪的丛网,飞驰上梯,第一爬上梯子的是战斗英雄班长徐佳标同志,他把步枪在肩上一套,握着一颗炸弹,另一手是一面‘战斗堡垒’的红旗,他大跨步上去,第一个插上了一面胜利的旗帜。‘冲啊’、‘大红旗挂上城头了’,三大队健儿振奋高呼!正当徐佳标第一颗炸弹打进炮楼,敌人迎面一枪打中了右额,‘死在城头上’,徐佳标忍痛低语,马上送进去第二

颗炸弹,第二颗子弹又中胸部,徐佳标同志仰倒在城头上,停止了呼吸。”在这两篇最早的报导中,均记录了徐佳标第一个登上了南门,并对敌人进行了有效杀伤,特别是9月12日的报道,提到了他的两条腿“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报导记者因为身份的关系,不可能是冲在战斗的第一线,关于徐佳标的事迹,更多的信息来源应该是远观和其他指战员的口述,再加上记者自己的理解发挥,报导中出现一些细节的误差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徐佳标牺牲的细节上,谁提供的资料可信度更高呢?综合考虑来说,笔者认为当时在一线指挥战斗的师特务团团长郑贵卿的回忆应该最具有权威性。郑贵卿在1979年出版的《长风扫敌顽》中对徐佳标牺牲的情节回忆的非常翔实:“攀登在最上面的,是突击班长徐佳标。他左手抓梯,右手握枪,一面火红的战旗,斜插在背后的子弹袋里。动作灵活敏捷的徐佳标在云梯上迅速地上登,他第一个攀到城墙上沿,奋力把红旗插在城头上。我们的红旗第一次在古老的淮阴城上迎风飘扬了。……徐佳标脚下的云梯被炸断了,突击班的战友们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徐佳标眼疾手快,他就势抱住城垛,想奋力攀上城墙,就在这时,一个守敌凶恶地举起马刀,将徐佳标同志的两只手齐腕砍断了。英雄的战斗昏迷在城垛边上。……我们的后续部队受阻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就在这时,我看到,昏迷的徐佳标被震醒了。……我看见,他用被鲜血染红的双臂支撑住身体,坚毅地向那机枪火力点移动过去。一寸、二寸、三寸……一个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了城垛,顺着城墙向下流。一米,这个在平时伸手可及的距离,今天,英勇的战士徐佳标都要用自己的一生去走完它。终于,徐佳标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枪口……战士们呐喊着,潮水般涌向城墙,登上云梯,冲上了淮阴城楼。同志们抱起徐佳标的遗体,他的腹部竟被敌人罪恶的子弹打成了马蜂窝……”在这一段回忆文章中,郑贵卿两次明确点出“我看到”、“我看见”,而且对所有细节

描述详细而合乎情理,其中有4个要点:一是徐佳标第一个攀上城墙,二是徐佳标在攀住城垛时被砍断了双手陷入昏迷,三是清醒过来的徐佳标不顾严重伤痛继续投入战斗,在城垛上用双臂支撑着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四是他顽强而壮烈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的方式鼓舞了战士们一鼓作气冲上了城楼。

从这几段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出,徐佳标牺牲后能被赋予这么高的赞誉,不仅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登上城墙的英雄,而且因为他在身负重伤后依然忘我地投入战斗,用身体去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胜利拼尽了最后一份力,这种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精神也正是新四军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所以在3师师长黄克诚回忆起这段历史时,特别记录了徐佳标的战斗过程:“尖刀班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第一个攀上城墙,把红旗插上城头,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顽强地与敌搏斗。他看到从敌人的一个暗堡内射出机枪火舌,疯狂地向我军扫来,封锁住我军前进道路,便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所以,指导剧《淮阴之战》的主角名字是“许佳标”,人物设定为“战斗英雄”,所以在“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碑”背面镌刻的烈士名录中,徐佳标被排在第一位。英雄虽已逝去,但是他的事迹永存,他的精神永存!

铁 血 清 江

孙栋廷

1945年8月,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我抗日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大喜日子。苏北的天气也似乎一下子晴朗了许多。新四军3师10旅奉命南下津浦路,准备接受南京、上海的日伪投降。

可是,我新四军主力刚从苏北南下,盘踞在淮阴(清江)、淮安、响水、灌云等地的伪军相继接受国民党部队的整编,日夜赶修工事,不断侵扰我抗日军民,成为楔于我苏北解放区的几颗大钉子,给苏北解放区的天空添上了几片乌云。

另外,正当我新四军向津浦路运动之时,国民党军李仙洲部已抢先占领津浦路,沿徐州、蚌埠一线南下,给我南下部队设置了巨大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新四军3师遵照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及华中局指示,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回师苏北,解放两淮。

于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与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第一次争雄就这样在淮阴(清江)拉开了帷幕。

—

洪泽湖畔。金灿灿的稻田,在秋风的吹拂下,像湖波一样一起一伏,碧蓝的湖面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苏北秋日的天空。

湖面上,几只小船满载着身着灰色军装的新四军战士向湖的远

方渐渐驶去。入夜,满天繁星映到了湖里,随着水波移动,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

从团部开会回来,28团(现346团)1营营长张峰显得特别兴奋。他看着湖里一船一船的战士,禁不住边走边吟诵起唐朝诗人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嚯,老张还蛮有文才呢!不过,诗里说的那是我的家乡太湖的景致,而眼下,我们却在洪泽湖呢!”张峰旁边走着的教导员刘浩东打趣道。

“什么家乡不家乡的,在省内,你可以说太湖是你的家乡,到了省外,你就要说江苏是你的家乡,要是到了国外,中国就是咱的家乡了。对咱们这些拿枪的人来说,打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乡喽!”张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不过,总觉得自己的家乡更亲一些。”刘浩东说:“咱们别把话扯远了,眼下还是想一想怎么打清江,明天再解放太湖,那时我领你到太湖划船、钓鱼。”

“是呀!眼前当务之急还是解决清江的潘干臣。”一提起打清江,张峰仿佛感到肩上似乎突然多了一份重量,刘震旅长在会上强调的打清江的重要意义又回响在耳边:

攻打淮阴城将是一场非同以往的攻坚战,一是因为顽匪潘干臣已在淮阴盘踞六七年,根深蒂固;二则,抗战以来,我们大多采用的是游击战,少数时候是运动战,但对于坚固设防的县城以上的攻坚战,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对我军战斗力的一次检验。这次谁先攻进淮阴,纵队就授予谁“清江部队”的荣誉……

“走,先回营开个党委会,把上面的精神传达一下。”张峰边说边迈开了大步。刘浩东紧跟在张峰身旁。星星已躲进云层,两个并行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中……

二

28 团团钟伟这几天来一直没睡个好觉，前几天在行军途中，旅长刘震就已告诉他：“要做好准备，担任主攻，无论如何要把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仗打好打胜……”

昨晚(28 日)，团、营、连三级主官又在一起开了一夜的会：主攻点的选择、进攻时的队形、宣传鼓动、后勤保障等等一大堆工作，一直研究到公鸡打鸣，才研究出一些初步的头绪，这才将一晚上的困顿浓缩成一个哈欠，各自离去。

营、连干部们陆续走了，钟伟又一次到了作战地图前，研究着这张已被看得烂熟于心的淮阴地形图。

这是一张 1 : 50000 的行军地图，已被各种颜色的笔画得有些看不清本来面目，由于经常翻开折叠，地图的边角已有些破损，可在指挥员眼里，这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

从地图上看，淮阴城像一个稍微有些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大刺猬，北面背依着大运河，老城东西长大约 2 公里，南北宽约 1 公里，城东、南、西三面有宽约 10 米的护城河围绕着，敌人在城墙南和城门上建筑了七八个炮楼，城周围设置了鹿砦、铁丝网等，一道一道的，像是刺猬身上的尖刺。

地图上还标出了守敌情况：东门由敌 28 师 111 团防守，南门由 110 团、109 团防守，西门和北门分别由敌“常备旅”和“淮阴保安团”防守，敌师指挥所设在北大街。守敌总数近万人。

钟伟盯着眼前的地图，足足有十几分钟，末了，又拿起了桌上的红蓝铅笔，在东门附近画了个粗大的红色箭头，在敌指挥所上画了个大大的蓝“×”。

正当这时，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钟伟拿起话筒，另一端

传来 1 营长张峰的粗嗓门儿：“团长，我们已进到高升桥附近，和潘干臣的部队打上了！”

钟伟忙问：“他们有多少人？”“大约一个连左右。”

“坚决消灭他们，而后向淮阴东侧迂回。”钟伟简单地下达了命令。然后又拿起身边的另一个电话喊道：“给我接旅长！”

三

高升桥附近的枪声已渐渐稀落。

这时太阳才从东面慢慢拨开晨雾，升了起来，仿佛是枪炮声惊醒了她的好梦，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战斗是在早晨 5 点多钟的浓雾中进行的。由于雾太大，10 米以外几乎看不见人，所以直到部队进到几乎和敌人面对面的时候，才彼此发现对方。霎时，枪声、炮声立刻爆竹般响了起来。

营长张峰一面向团里报告情况，一面令 1 连正面接敌，2、3 连从两侧迂回，使部队铁钳一样紧紧卡住了高升桥的守敌。

只 10 多分钟，守卫在高升桥的敌人就招架不住了，逃的逃，降的降。

硝烟还未散尽，钟伟在张峰的陪同下，就来到了高升桥。由于战斗刚刚结束，战场未来得及打扫，敌我双方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的躺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

此时，太阳已升到高空，火辣辣地照着这块刚才还枪炮轰隆的土地。淮阴城已完全暴露在部队眼前。

行进中战士们有的干脆停住了脚，望着淮阴城那高大而黑色的城墙。队伍中不时地低声传喊着：“淮阴、淮阴……”

28 团战士大多数是从淮阴、涟水一带入伍的，被称为“淮涟子弟兵”。

可抗战以来,淮阴一直被认贼作父的潘干臣的部队驻守着,战士们多年没有回过家了,此刻淮阴就在他们眼前,而且马上就要攻打淮阴了,所以那些淮阴籍战士的激动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一座废旧的地堡里,钟伟一边拿着望远镜观察淮阴的敌情,一边向营长张峰说道:“旅党委已经定了,这次由我们淮涟子弟兵担任主攻。刚才我已同旅长通过电话,主攻方向选在城东门。你马上组织部队将这里清理好,向城东北方向迂回,从东面码头方向突入土城,在那里占领阵地,做好助攻的准备,我随后到,连以上干部随我去勘察地形。”

“是!”张峰听完钟伟简洁明了的叙述,习惯性地立正答道,可当他听到旅里决定把东门作为主攻方向时,却感到与自己的想法有些不合,便说:

“可是……”

“可是什么?”钟伟抬起了头,把望远镜递到张峰手里。

“可是——我认为这南门地形开阔,更利于我们展开兵力,主攻方向是不是能选在南门?”张峰指着眼前一片开阔地道。

“我的同志哟,眼前是敌守我攻,你看眼前这地形多低、多洼!我们在这里展开兵力主攻,敌人在城墙上把机枪一架,那得多流多少血,多死多少人呀!”钟伟的话还没有说完,“轰、轰”从城里打过一排急炮来,在队伍后面爆炸。

“不好,敌人要反击,快组织部队做好迎击的准备。”钟伟命令道。

“是,明白了!”张峰一面回答一面组织部队去了。

四

随团长勘察完地形,4连连长张昌义显得特别兴奋,刚到连里,便吩咐通信员去打一壶酒来。

“打酒？”通信员有些困惑。

“对，打酒！攻城前让每个兄弟都喝上一口，打仗时壮胆又添劲儿！”

张昌义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中。刚才在勘察地形时，2营3个连为争当突击队，争得面红耳赤。

营长没办法让各连长摆一摆想当突击队的理由，5连长、6连长先争着发了言，各自强调自己连队准备如何充分、决心如何大，等等。

5、6连长发言完毕后，张昌义灵机一动：“我们连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和两个兄弟连差不多，但我连担任主攻，有个更有利的条件：我有个亲戚在淮阴，我从小在淮阴长大，淮阴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胡同，我都熟悉，担任突击连肯定没问题。”接着他又说出了两条淮阴的街道名字，一下给5、6连长比了下去。营长当场拍板，将突击连任务交给了4连。

通信员刚走，副连长刘子林和副指导员张成才推门进来，一进门就乐呵呵地问道：“连长，听说营里把突击连的任务交给我们了？”

“是呀！这样大的任务不交给我们交给谁？”张昌义一副非我莫属的样子，接着又把争任务的经过如此这般地给两位副职讲了一遍。

细心的副政指张成才不由纳闷起来：“可——连长，我们从来没听说你在淮阴城长大呀？”

“咳！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咱们炊事班老刘头以前不是给潘干臣做过几年理发师傅么？他就是个活淮阴地图呀！打仗时有他，这淮阴的大街小巷不是任咱们随便转了么？”

刘子林、张成才终于明白过来——原来一向老实巴交的连长，这次竟骗了营长，争来了担任突击连的任务。

这时1排副孙宗正、3班长朱学高和机枪班长谢有才也一起挤进张昌义屋里，询问打淮阴的情况，都争着要进突击排。

张昌义指着朱学高，道：“老朱在阜宁、佟儿庄、灌东、朱码战斗

中,仗仗立功,当英雄,这次就别进突击排了,憋足了劲儿,有的是仗打。”

朱学高急眼了,脸涨得通红:“连长,你还不知道我么?我……我和他潘干臣有血海深仇呀!”

朱学高家在淮阴东郊。参军前是个木匠,经常外出做活,1940年秋季的一天晚上,他从王家祠堂做活回来,发现老婆孩子都被捅死在家里,老婆的肠子都被挑了出来。一问邻居才知道,白天潘干臣的两个“二皇”兵在街上溜达,正巧朱学高的老婆到街上买菜,被“二皇”撞见,动了邪念,便跟踪到家里纠缠,他老婆死也不认,咬掉一个“二皇”的手指头,便被“二皇”残忍地捅死在锅台边……就在那天夜里,朱学高参加了新四军。

张昌义想了一下,终于点头道:“行,突击排算你一个。”

这时,通信员已买回了酒。

张昌义使劲闻了闻酒香,道:“好酒,打仗前每人都喝一口,管保浑身是劲儿!”

五

到8月31日,10旅部队完全扫清了淮阴城外高升桥、金家坪、刘家庄、王家祠堂、马家庄、唐庄、赵庄等外围据点,完成了对淮阴的合围。其部队分布是:28团在东门方向担任主攻;师特务团在南门,为助攻;29团在城东南,为28团的2梯队;北门由淮阴警卫团负责;新2团负责从西门突破淮阴,在北街与28团会合。

自打10旅的队伍进到淮阴东门以来,淮阴东门外的老张头似乎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看着小伙子们一天到晚进进出出,忙忙活活,乐乐呵呵的样子,老张头总觉得他们都是自己已死了3年的儿子又活了过来。

3年前,老张头的儿子张波挑着一担菜到城里去卖,被潘干臣的“二皇”兵给抢了,张波冲上去理论,结果被“二皇”两扁担打在后脑勺上,当时脑浆就流了出来……从那以后,老张头就认定今生今世最大愿望不是吃好穿好,只要能给儿子报仇,死也可以闭眼了。

这天,老张头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来帮着战士们挂标语,老张头不认识字,一行“誓死打开淮阴城,坚决消灭潘干臣”的标语,竟有3个字被挂反了。

正巧,宣传队的几个女兵走过来,看了好一会儿标语,才明白挂反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老张头被笑得不好意思,笑骂道:“臭丫头,我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好笑的?”

女战士指出了老张头的毛病,老张头便不好意思起来,竟红了脸。

正在这时,28团团长钟伟陪同旅长刘震检查部队攻城准备情况来了。1940年底,10旅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遭日伪军三面夹击,蒙受了重大损失,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转战来到淮阴一带驻扎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钟伟和老张头很熟。

老远地,老张头就迎了上去:“哎呀,钟团长,你们可回来了!1941年,我送儿子参加你们的队伍,你们说他小,等过两年再收,可这下——咳!这次你无论如何要把我老头收到队伍里去!”边说边拉起了钟伟的手。

旁边的女战士冲老张头做了个鬼脸,道:“哼,挂幅标语还把字挂倒了呢!还想参军!”说完,便叽叽喳喳地跑了,边跑边唱起了宣传队刚编的歌曲:“抗战八年哟,鬼子投了降……”

刘震看着那挂着的标语,忍不住也笑了起来。钟伟拉着老张头的手,笑着说:“张大伯,你年纪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咱队伍上,整天东打西奔的,你可受不了哇!”

“不行,钟团长,你要不收我就是看不起我这老头子。”老张头执

拗着：“我不能和大家伙一起冲锋打仗，可给大家做做饭，站个岗总还行吧！”

钟伟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刘震，想征求一下旅长的意见，老张头似乎也觉出了刘震是个大官，一把抓住刘震的手说：“首长，你也帮我说句话，你看，我身子骨还硬实着哪！叫我干啥都行！”

刘震沉吟着。自将淮阴包围以来，旅党委几次开会都觉得最好是能用大兵压境来迫使城里的潘干臣投降。“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且，旅里已经用黄克诚师长的名义写好了敦促潘干臣投降的信，眼下只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进城去送信。老张头见刘震犹豫不决的样子，更迫切了，“首长，你就替我说句话，收下我吧！”

“大伯，你参加革命我们欢迎，咱革命队伍里不分老少啊！”刘震还是犹豫着：“可是，眼前正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办么？”

老张头一听刘震答应收下他，乐得差点像孩子一样蹦起来，“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进城，去给潘干臣送一封信！”刘震说。

“去给潘干臣那个王八羔子送信？”张老头吃了一惊。

“大伯，潘干臣不是个好东西，可我们同他硬拼，那要死多少人呀！……”刘震认真地向张老头讲开了道理。

慢慢地，老张头终于明白过来，一把抓住刘震和钟伟的手说：“行，把信交给我吧，我进城去会会潘干臣这个鳖王八羔子！”

“老张，多保重。先对潘干臣讲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钟伟不放心地叮嘱着。

“量他潘干臣没那个胆量。”老张头倒是一脸豪气。

9月5日早晨，雾特别大。太阳已经升起很高，这雾仿佛还是不愿散去，像一件灰色的大袍，覆盖着淮阴城。

临近中午，城东门炮楼上突然立起一根杆旗，旗杆上挑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那东西下面还带着一条几米长的白纸，透过浓浓的大

雾,隐约可以看清白纸上赫然写的是:“为新四军送信者的下场!”

原来那是一个人头!老张头的人头!

城外,正进行着紧张作战准备的战士、民工们惊呆了,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炮楼,都要冒出火来。

消息很快传到钟伟那里,这个一向以稳健著称的指挥员,一下将茶杯摔在地上,一个好端端的茶杯摔成了碎片。

炮楼上,老张头的头还在滴着血,滴到城墙下那黄红色的泥土中
……

六

9月6日,从早晨开始,蒙蒙的细雨覆盖着大战一触即发的淮阴城。

东门外一座破旧的民房中,28团3营战士李武林不时看着钟伟亲自交给他的一块马蹄表,觉得时间从来没有这样慢过。

3天前,就在这个位置,团长钟伟为了减少攻城时的损失,决定由此挖一条通向东门的地道,把炸药埋在东门城下,这个任务交给7连的李武林和连里15名干部战士。

团长钟伟还拍拍李武林的肩膀,鼓励说:“小李打高沟时表现不错,一个人打了一个排,当了英雄,这挖地道的任务也像打仗一样重要啊!”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李武林听到团长还记得他在高沟战斗中当了英雄,心里格外高兴。

“就这样定了,你们快挖。总攻时,由李武林亲自点燃炸药,把潘干臣给送上西天。”钟伟幽默地说。

3天来,为了尽快挖好这条55米长的通向城门的隧道,李武林和他的战友整整干了3个通宵,地道挖好后,几个人又在里面装了满

满一棺材炸药,足足有 500 斤。出来时,一个个都成了浑身是泥的红眼猴。

小雨还在淅沥地下着,更加重了李武林的焦急情绪。

表针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哒、哒、哒”地走着,离预定攻击时间——下午两点还有半个小时。

这时我方的炮火开始猛烈地响了起来,城内敌人早已隐蔽起来,城墙上连个瞭望的人影都没有。几年来的作战,他们摸透了我军作战的规律:新四军装备差,白天打炮不过是壮声势,攻击肯定要在夜间。

一个潘干臣的“二皇”兵还从炮楼里往外喊话:“土八路,有种的,白天就来攻城啊!”

李武林暗骂道:“驴日的,一会儿保管叫你上西天!”

表针终于指向了两点。李武林回头瞅了一下远处急不可待的战士,冲那些早已弹上膛、枪上刺的战友们挥了挥手,这才猛地拉动了炸药的火绳!

“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携带着一片浓烟直穿天空,东门被炸开一道足有 20 多米长的口子,好一会儿后,爆炸所带起的泥土、石块、肢体、血肉才从空中落到地上。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千军万马像决了堤的洪水,紧随着爆破的余波在蒙蒙细雨中向炸裂的口子卷去。

而与此同时,守东门的敌人有的被剧烈的爆炸送上了西天,有的被震昏,有的干脆被惊呆了!整个东门死一般的宁静。

七

直到攻城战斗打响的前 5 分钟,旅长刘震还在一遍一遍地研究着作战地图,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尽管从汇报、检查的情况看,

团、营、连、排、班五级对淮阴作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充分而又充分了，可是这毕竟是抗战以来，10旅对县城以上据点进行的第一次攻坚战啊！何况城内守敌潘干臣也有一万多人，兵多、枪好、凭坚据守。敌人不是反复叫嚣：淮阴城“固若金汤”么？作为一个指挥全局，又具有多年戎马经验的指挥员，刘震深知，战争就像一个不好把握的小孩子的脾气，任何一点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致全局的溃败！他虽然不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语，可是对战争来说，也确有那么一点：胜败在天不由人啊！

刘震正不停地走动，作战参谋走了进来：“旅长，还有3分钟就要攻城了！”

“走，到第一线看看！”刘震边说边抬脚向门外走去。

“前面炮火很猛，很危险。”作战参谋小心地规劝着。

“可是前面却有我成千上万的即将冲锋陷阵的士兵！”

刘震说着已走到了门口。这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从东门方向传来，震得旅指挥部直往下落土。

“东门爆破成功了！”

作战参谋话未说完，桌上的电话又急促地响了起来。

刘震急忙几步走到桌边抓起电话，是在南门担任助攻的师特务团团团长郑贵卿打来的。由于炸药受潮，用于爆破城墙的炸药未响，现正组织部队强攻，伤亡很大。刘震火了，对着话筒大喊起来：“你们一定要打下南门，我马上到南门来。打不下南门，你别见我！”

喊完，他扔下话筒走进淅淅沥沥的雨幕中。

作战参谋急忙拿起一件雨衣，想给刘震披上，猛然想起刘震常对他说的为将之道：军井未设，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从同也……便又将雨衣放在指挥部里。

八

南门城外一座小桥右侧,特务团3营营长宋传海、副营长张培英正指挥着部队勇猛地向南门扑去。

守南门的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三挺机枪在疯狂地扫射着,子弹雨点般射向正在冲击的战士们。

终于,在火力的掩护下,我突击排的勇士们冲过了护城河,到达了城墙下面,架起了云梯。

战斗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深的壕沟、高的城墙,敌人的枪炮组成了一面面死亡之网。突然,他们发现了正在城墙上架设云梯的勇士。霎时,枪弹、手榴弹夹着石块一齐泼下来,可战士们似乎听不见刮风似的枪炮声,看不见眯眼的烟火,他们只注意着爬墙,脑海里只记着胜利。

第1批突击队员倒下了,第2批、第3批又冲上去。

冲击途中,一发子弹击中了3营营长宋传海的胸部,他晃了一晃,躺在城门下,头还是冲着城门。身边的两名战士惊叫一声:“营长倒下了!”就要过来救护他,宋传海用力把眼睛一瞪:“快,往城门冲!”

这时,一梭子弹又击倒了这两名想救护他的战士。两名刚十七八岁的小战士想救护他们亲爱的营长,然而使他们伤心的是躺在敌人面前的自己已没有动弹的力量了……

南门战斗,仅3营就有两名营职干部牺牲:营长宋传海、副营长张培英,6名连职干部中牺牲了4名……城外护城河内,堆积着敌我双方士兵的尸体,河水由碧蓝变成了浅红,继而又变成深红……

九

东门的战斗也在激烈的进行着,枪炮声、喊杀声交汇在一起。在东门北侧担任突击任务的1营在攻击发起后,像一阵疾风向城墙急速卷去。

1营攻击部署是:2连、3连担任主要突击任务,1连担任营的第2梯队,在2、3连突击进城后加入战斗,并向纵深发展。

营长张峰早已脱掉了外衣,和2连突击排战士们一起往前冲着。

城墙下3排搭起一架云梯,排长陈阳洲抽出腰里的大砍刀,飞快地向上攀登着。刚到一半,云梯被敌人投下的手榴弹炸成两截。陈阳洲重重地摔在地上,左臂被弹片划出一道7厘米长的口子,鲜血汩汩地往外流。

不远处,5班长曾加良已登上了城墙,几个敌人正朝曾加良扑去……

这时,张峰亲自扛着梯子来到城墙下,刚要上,被陈阳洲一把拉住,说:“营长,你掩护,我来上。”说着连伤口也没来得及包扎,便登上了云梯。

城墙上的“二皇”又探出头来想掀翻梯子,张峰一甩驳壳枪,两个“二皇”便从城墙上栽了下来。

陈阳洲终于登上了城墙,顿时,大刀片在城墙上飞舞起来,不一会儿工夫,3颗“二皇”兵的头颅便飞下了城墙。

张峰紧随着陈阳洲登上墙头,他低头看了一眼马蹄表,好!从攻城开始到突破城墙仅用了5分钟!

这时敌人两个排的兵力从城里反扑过来,而我方登上城墙的却只有7名勇士。

“投手榴弹。”张峰一面用短枪向敌人射击,一面高声喊着。

霎时,一排手榴弹向敌群飞去。

伴随着敌人死亡时发出的鬼哭狼嚎,爆炸一声紧接着一声。敌人扔下 20 多具尸体急忙掉头后逃。

“追!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张峰一边抓下帽子擦汗,一边命令着。

嘹亮的号声在城墙上响了起来。

陈阳洲已经杀红了眼,他随着队伍边冲边挥着大刀向“二皇”的头上砍,嘴里不停地喊着:“杀!杀!”

一座土房前,陈阳洲高喊着,又冲了上去,大刀抡起来,狠狠地向黑家伙砍去。

“咣”的一声,钢刀过处,溅起一溜火花,震得陈阳洲胳膊像过电一样发麻。

他定睛一看,原来黑家伙是一门炮,真正的敌人——“二皇”兵,早已跪在地上求饶了。

十

同城内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喊杀声相比,这里是一块相对安静的地方。可是这里却正在进行着另一场更为紧张的战斗。

这是临时组成的“新四军第 3 师野战医院”,人员全部都是临时从师卫生部和“仁慈医院”抽调来的。淮阴城攻坚战打响后,医院也随着搬到十里长街。

攻城战斗打响后,医院的伤员立即多起来。原来的几十张床位,一会儿工夫就挤满了,只好临时找民工借门板、凳子,有的伤势不太重的伤员干脆就放在地上。

医院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哩哩啦啦的鲜血、血浆!

师卫生部长吴之理不停地忙活着,处理着一个个血肉模糊、浑身

是伤的伤员,不一会儿工夫,身上的汗衫就被汗水湿透了。

令医生们感动的是来到医院的伤员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不论多么重的伤,大家都咬牙挺着,一声不吭,任凭医生给他们开刀、截肢。医院里没有电灯,只好临时找来一些煤灯、马灯、蜡烛点着,整个医院罩在一片橘红色的灯光中。

年轻的女护士张洁正忙活着,两个民工抬着一名重伤员走进来。

抬进来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边走担架上边往下滴着鲜血。

张洁忙迎上去,禁不住“啊”了一声,眼泪“哗”地淌了下来。

伤员是她刚结婚一个多月的丈夫——8连排长刘怀德。

刘怀德在扛着红旗攀云梯登墙时,敌人将一枚手榴弹投到云梯上,炸伤了他的腹部。他的意识还比较清楚,看到妻子在哭,就握紧妻子的手,冲她眨了眨眼,吃力地说:“小洁,别哭,没事,被炮弹刮破点皮。”

张洁挣出手来,掀开床单一看,只见刘怀德的肚子被炸开一个窟窿,白花花的肠子都流了出来。

张洁惊叫一声,再看刘怀德,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手还紧紧地握着张洁的手不放。

顿时,张洁感到天旋地转,什么也不知道了。

朱学高从被抬上担架的那一刻起就对两个抬担架的民工骂开了:“抬我干什么,把我放下,放下,我还能打,能打。”他挣扎了几次,都没能坐起来。

当战斗进行到观音寺巷时,4连遇到敌人一个连的反冲击,朱学高边向敌人投手榴弹,边向前冲着,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老哥,你伤势很重,不要叫了,我们抬你去医院。”两个民工对他解释。

“我不要你们抬,让我去杀‘二皇’,我还能打,能打……”

民工们不再吱声,只是抬着他急急地走着。

担架上,朱学高的声音越来越小,等到医院门口时,他却再也发不出声了。

十一

随着东门爆破的那声巨响,张昌义立即带领着他的连队猛虎般地向爆破口冲去。

攻击前,全连人人都喝了一口张昌义买的那瓶酒,一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架势。

由于东门敌人被爆炸震得失去了抵抗力,4连很快就冲进了突破口,接着沿东门大街向城内攻击前进。

战斗进行到巷战。

敌人依托着一条条街道,向4连频频射击着,紧跟在张昌义身边的潘登高、朱学高、刘智三等相继倒在血泊中。

潘干臣以前的理发师傅、炊事员老刘头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看到对面一个排的敌人依托着一条胡同,疯狗一样阻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便到张昌义身边说:“连长,我知道一条路,可以拐到胡同另一头。”

张昌义抹了一把被硝烟熏黑的脸,一挥手命令道:“1排、2排继续吸引敌人火力,3排跟我来!”说着,便和老刘头钻进另一条胡同。

不一会儿,1、2排正面的敌人就开始乱了阵脚,往前冲,被1、2排一阵手榴弹打了回去;往后退,又被张昌义带领的3排给堵了回去,只恨没有个地缝钻进去……

张昌义解决了这部分守敌后,立刻带领部队按预定方向沿东门继续向城里攻击,去攻占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淮阴城东西大街的交会点。潘干臣在这里布置了一

个连的兵力,依着麻袋包、房梁、泥土构筑的阵地,向我进攻的部队疯狂地扫射着。

街道很窄,敌人两挺机枪就将街道封得死死的,张昌义组织部队硬冲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

副指导员张成才捅了张昌义一下,道:“上房顶。”

张昌义抬头望去,只见十字路口周围沿街的房子很密集,一座挨一座,如果从房顶过去,给敌人来个居高临下,守敌肯定措手不及。

他立即对张成才说道:“好主意,你带几个战士过去,一定要打掉敌机枪手。”

“放心吧!连长。”张成才说道,把背后的大刀又使劲别了别,立即带领5名战士上了房。

一会儿工夫,张成才已沿房顶迂回到敌阵地上方,他习惯地一摸手榴弹,呀,上房时匆忙,手榴弹打没了,也没来得及再带几枚。

这时,张成才已顾不了许多,他只看到敌人的机枪在不停地对我扫射着,我们的队伍中,不时有人倒下、流血。

他“嗖”地抽出大刀,“呀”的一声,飞身从房顶跳下,一个滚翻到敌机枪手面前,挥手一刀,敌机枪手便已身首分家了。

其他5名战士也随着张成才飞身跳下,在敌阵地中厮杀开来。

敌人完全被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吓住了,一时竟忘了射击。这时,张昌义带领部队利用这短暂的射击间隙冲了上来……

占领十字路口,4连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

可是,别处的枪声还在爆豆般地响着,爆炸声、喊杀声,不断地刺激着张昌义,使他握枪的手都感觉到有些发痒。这位在战斗中土生土长起来的指挥员,深深地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部队果断地出击会使战斗向更有利于胜利的方面发展。他一把抓过身旁的炊事员老刘头,问道:“到敌指挥所的路,你知不知道?”

“知道!”

“有没有近道？”

老刘头低头想了想道：“还真有一条！”

张昌义立即从全连干部战士中挑出 17 名身体结实的小伙子，在老刘头带领下，向潘干臣指挥所冲去。

位于镇街的敌指挥所内，玻璃早已被枪炮声震碎，地上到处是来不及销毁的文件、纸张，潘干臣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室内来回走着，在他二十多年的从军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绝望过。从城内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中，他有一种沉重的预感：“末日快要到了！”

潘干臣正胡思乱想着，院内的枪声突然急促起来，潘干臣急切之间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忙钻到桌子下面。

这时，门已被蜂拥而入的张昌义等人一脚踹开，张昌义大声喊道：“潘干臣，缴枪不杀！”

潘干臣下意识地摸出了腰部的手枪，刚打开保险，眼明手快的张昌义就端起冲锋枪朝他扫射过来……

另一间房子里，刘子林正用冲锋枪逼住身穿黄色军呢服的敌参谋长刘绍坤，要他用电话通知在各处抵抗的“二皇”投降，早已被我新四军吓得堆成一摊的刘绍坤乖乖地抓起了电话……

尾声

陷于潘干臣魔掌下 6 年零 7 个月之久的淮阴城终于解放了！城里城外处处是笑脸，处处是歌声。

从攻城到战斗结束仅仅经历了一个半小时，就全部彻底地解除了潘干臣 1 万余人抵抗。28 团仅用 5 分钟就突入了城东门。当时《苏北报》称此次战斗“创迅速解决战斗光辉范例”，是我军在“苏北首次光辉战绩”。

陈毅军长专电祝贺：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拼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淮阴之战，我付出牺牲营长宋传海以下指战员 189 名，伤 590 名的代价！

战后，我 28 团光荣地获得“清江部队”称号。

(选自《头等主力师》)

淮 安 战 斗

淮安位于淮阴东南 17 公里处,亦为运河线上的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城内和四周河流纵横,城墙高 12 米,是一座水深城固的古城。守敌系被国民党改编为淮安独立旅的伪军吴漱泉部及李东海、马绍南、殷效实等部反动武装共 5000 余人,统由吴漱泉指挥。敌人吴漱泉嫡系伪苏北挺进军第 3 纵队防守东门地区,第 8 纵队防守北门地区,伪保安第 5 团防守南门,城西以里运河为其天然屏障。守敌在城墙上构筑了各种炮楼、机枪工事,城内主要十字路口及敌指挥所筑有地堡,构成了以城墙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妄图依据所谓“铁打的淮安”,等待国民党的到来,继续与我为敌。

由于我军民的积极打击,淮安早已失去和周围主要敌据点的联系,形成孤立。淮阴战斗进行时,我地方武装即将该敌严密包围。10 旅结束淮阴战斗后,即于 9 月 13 日开抵淮安城下,紧缩了对其的包围圈。

9 月 5 日,我师主力第 7、第 8 旅在明光西打击了日寇的出扰,歼日军数十人后,奉命返回苏北歼灭淮安之敌。7、8 旅由明光、怀远出发,经涧溪、盱眙渡过洪泽湖,15 日进至淮安城下,接替 10 旅进行攻城准备。师决心集中 7、8 旅和射阳、淮安独立团共 6 个团的兵力攻歼淮安之敌。具体部署是:以城中心南北大街为分界线,7 旅和淮安独立团在城东半部,8 旅和射阳独立团在城西半部,担任包围和攻击任务;以 7 旅 19 团、8 旅 22 团分别在城东南角和城西南角实施主攻,7 旅 20 团、淮安独立团和 8 旅 24 团、射阳独立团在城东北角和城西北角实施助攻,各攻击部队突破后,迅速分割歼灭敌人,在城中

心鼓楼会师。

攻击部队根据守敌依托里运河及高大城墙,采用一线设防的特点,运用淮阴战斗的成功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准备了各种攻城器材,进行了临战训练,构筑了十余个高于城墙的制高点,22团等还挖了直通城墙底部长达150米的地道,并向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是,敌拒绝我之最后通牒,进行垂死挣扎,于9月21日拂晓组织敢死队100余人,由西城墙坠下向我偷袭,企图打开突破口突围,被我20团1营全歼。

22日8时,淮安总攻开始。我对敌实施炮火袭击。22团通过地道以500磅炸弹在城西南角爆破成功。各攻击部队的突击分队在制高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排除了各种障碍,发起冲击。7旅19、20团和淮安独立团先后从东南和东北方向突破敌城墙一线防御。8旅22团3营仅9分钟即登上城头,歼灭了城墙上残敌。22团1营、24团3营相继夺取南门、西门,射阳独立团1营亦突破敌城防,经短时间激战,敌依托高大城墙精心设置的防线被我全部摧毁。各部队进入纵深后,迅速对敌穿插分割。战至10时,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敌被战斗切成数块,各个孤立。我在继续攻击的同时,展开阵前喊话。人民群众积极协助我搜捕化装隐藏的散敌,迫使残散之敌人一部投降,一部就俘。12时,城内残敌200余人由伪旅长吴漱泉、伪专员李云需率领,依托鼓楼及楚王殿工事,继续顽抗。我各部队将其严密包围,实施多路攻击,经30分钟激战,将其全歼。吴漱泉被22团2营8连击毙。15时,淮安战斗胜利结束。

淮安战斗全歼了守敌,击毙敌旅长吴漱泉、马绍南,专员李云需等一部,俘政团长殷效实、金觉非以下4354人,缴炮5门,轻重机枪50挺,长短枪3876支,掷弹筒及各种弹药、车辆、马匹、物资甚多,占兵工厂两座。我军仅伤142名,亡30名。

(选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军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淮阴战斗的一般情况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其附近之一切日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期向我缴出全部武装,拒绝投降缴械者,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同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明确指示华中我军,迅速占领运河、串场河沿线各城市,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新四军军长陈毅当时在延安也来电指示新四军各部在江北方面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据此,华东我军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战略反攻,收缴敌伪武装,消灭拒不投降之敌,扩大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然而,长期盘踞苏北、与苏北人民为敌的伪军28师潘干臣部,在日寇投降后摇身一变,接受国民党的改编被委任为“先遣军”,妄图再借国民党势力,凭借淮阴城之高墙筑垒,继续盘踞苏北,鱼肉人民,拒不向我投降。新四军3师数次向潘逆干臣发出通牒,均遭拒绝,遂决定实施军事打击,坚决歼灭该敌。

淮阴为苏北重镇,水陆交通枢纽。是当时苏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战略要地。该城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城墙高约8米,底宽5米。城北紧靠运河,东、南、西三面有护城河,河宽8至10米,水深3至4米。城内街道狭窄,胡同巷道复杂,房屋多为砖瓦结构。城周围地形平坦开阔,唯东门外房屋较多。

城内守敌为伪第6军28师3个团及淮阴保安团、常备旅等反动

地方武装共 8000 余人。28 师 109 团、110 团防守南门附近地区,111 团防守东门地区;淮阴保安团防守北门附近地区;常备旅防守西门附近地区;师警卫营为预备队。师指挥所设北大街。

守敌在城墙上修筑了野战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有地堡。护城河与城墙间设有鹿砦、铁丝网。城外围拼凑了反动乡区武装,构成卫星据点,以保其城垣防御的稳定。

8 月 26 日,新四军 3 师副师长洪学智、副师长兼 10 旅旅长刘震,率 10 旅及师特务团、新 2 团,由蒋坝、高良涧一带出发,经顺河集,沿二河、淮(阴)高(良涧)公路,向淮阴开进,盐阜区射阳警卫团由淮阴东,淮阴、涟水警卫团由淮阴北,分头向淮阴城逼近,由淮安、涟东警卫团担任对淮安城之敌的警戒和围困,分割两淮敌人的联系,保证主力侧后安全。

8 月 27 日 6 时许,10 旅前卫 28 团第 1 营进至淮阴城南 5 公里之高升桥,与敌打响,歼敌百余,攻占该地。13 时许,该团又击退城内守敌约两个营兵力的反冲击,并乘胜攻占了傅家庄、金家圩、刘家庄一线。当晚进占王家祠堂。28 日攻占破铁子、蒋家庄、费家庄、徐家河。由东向西逼近的射阳警卫团攻占张家庄、帽市街。新 2 团 27 日攻占王营据点后,肃清了十里长街之敌,进至城北旧黄河北岸一线,割裂了两淮之敌联系,完成了对淮阴守敌的战役包围。29 日,28 团又攻占了马家庄、唐庄、赵庄之线,控制了城南护城堤,并击退敌三次反冲击。30 日拂晓 29 团 3 营攻占西关外鸡蛋厂。31 日,28 团占东关,特务团占南关,29 团直逼西城门下。至此,我全部肃清了淮阴城外围据点,紧缩了包围圈,陷敌于孤城之中。

师、旅、团各级指挥员经过反复实地勘察,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研究后,决定以东门为主要突击方向,南门为辅助突击方向,并在城东南角、西北角各以主力一部实施攻击,突入城内,分割敌人,各个歼灭。具体部署是:

以 10 旅 28 团 1 营由城东北角突破,首先歼灭突破口及其附近之敌。尔后沿水门后街向西发展进攻,2 营由东门两侧地段与 1 营并肩突破,尔后沿东大街向西发展进攻,直捣敌师指挥所,打乱其指挥系统,并在西十字街与由南门突破之师特务团会合。30 团尾 28 团进入突破口,尔后楔入西南,与由城东南角突破之 29 团第 2 营会合。师特务团由南门突破,向西十字街发展进攻,29 团主力尾师特务团之后,由南门进入突破口,向西门插入。射阳警卫团由西门突破,向南大街发展进攻,会合 29 团主力,分割城内西部敌人。新 2 团由城西北角突破,直捣敌师指挥所,会同 28 团,尔后向西发展进攻。各炮兵部队分别在城外有利地形上选择阵地,负责压制突破地段敌前沿火力点,掩护部队突破。

31 日夜,各部队按师部署调整完毕,随后便隐蔽地展开了积极的攻城准备。

各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使广大指战员深刻理解解放淮阴的重大意义,同时充分认识这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师、旅分别发出了“创造英雄人物和模范单位”的号召,提出了“打开淮阴城,活捉潘干臣,为苏北人民除害”,“英勇顽强先登城,争当模范和英雄”等口号,有力地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高昂斗志,坚定了必胜信心。人人争当突击队,个个抢先当尖刀,请战书、决心书,纷纷送到各级领导面前。在政治思想动员的同时,担任突击任务的连队组织班长以上骨干勘察了地形,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军事民主,号召大家提问题,想办法,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具体打法,经过群众推荐,确定了突击队、红旗手、投弹手、爆破手等战斗编组。根据敌人前沿火力强,依城墙和炮楼相结合的一线防御的特点和预待队兵力薄弱,纵深防御没有后劲的弱点,提出“只要突破城墙就是胜利”的口号,强调做好准备,决定加修工事,改造地形,修筑了十几个高于城墙两米以上的机枪火力发射点,以利我发扬火力,保证突破成功,并在主要突

破方向上秘密挖了 55 米长的地道,直通敌城东北角炮楼底下,埋放了大量炸药,做好了重量爆破的准备。自己动手和动员群众制作了大量的过护城河的浮桥,登城用的云梯等攻城器材。在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的基础上,又结合具体打法,选择相似地形,进行了反复演练和临战训练。还在夜间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制造夜间进攻的假象,使敌造成错觉。一面抓紧攻城准备,一面向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各部队均做了大量的活动标语,向城内守敌散发了大批传单和进行阵前喊话。师指挥部代表苏北党政军民向城内潘干臣发出了最后通牒,敦促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敌酋潘干臣仍执迷不悟,拒绝我最后通牒。9月6日14时,在师指挥部统一号令下,炮兵火力准备之后,各部队在制高点火力掩护下,向淮阴守敌发起攻击。

主攻方向上的 28 团 1 营,重量爆破成功,震撼全城,将城东北角炸开数米宽缺口,守敌一个排被压在炮楼下面,附近部分守敌被震昏吓呆。我利用爆破效果,发起勇猛冲击。1 营 2 连仅 5 分钟即登上城墙,最先突入城内,打退敌人反扑,巩固了突破口,造成全局胜利的有利条件。在观音寺巷消灭敌保安团部后,继续向西发展进攻。2 营 4、5 连在制高点机枪火力掩护下,分别从东门两侧登云梯先后越过城墙,全歼城门及附近守敌,继续沿东大街向西攻击前进,发展异常迅猛。

由南门突破的师特务团,因未爆破即提前发起冲击,遭敌火力封锁,战斗异常激烈,该团指战员发扬了有我无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前仆后继,冲破敌阵,虽付出较大伤亡,仍很快突入城内。

由西门突破之射阳警卫团,以 2 营 5 连为尖刀连,由团火力队轻重机枪火力掩护,通过浮桥进至城墙脚下,欲架云梯登城,被敌居高临下火力封锁,云梯被炸断,连长数次负伤而牺牲。5 连 2 排长李云龙即自动代理指挥,冲至城下,组织部队,竖起云梯,突击队即登上城墙,6 连接连而上,迅速登城支援 5 连战斗,歼灭突破口之敌。李云龙

还巧妙利用敌号谱,活捉了敌教导营营长,迫使敌一个营放下武器。

担任城西北角突破的淮海区新2团,以距城西北二三百米的面粉厂、大庙作为冲击出发阵地。冲击发起后,尖刀连1营1连在大力掩护下,一举登城,突入城内,有力地策应了28团围歼敌师指挥所的战斗。

各路突击部队经三四十分钟激战,歼灭了当面之敌,进展顺利,已将城内守敌分割成数块,打乱了敌之防御体系,相互失去支援。15时许,28团2营4连由一名熟悉敌师指挥所驻地情况的理发工人作向导,取捷径直捣敌指挥所。当4连勇士在连长张昌义率领下出现在敌指挥所时,守敌惊恐万状,其警卫营长率百余人企图抵抗,我乘敌重机枪尚未架好的瞬间,勇猛冲向敌人,一举突入敌师指挥所院内,击毙了敌师长潘干臣,活捉了敌少将参谋长刘绍坤,迫其下令停止抵抗。

15时30分,全城守敌在我沉重打击和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基本上停止了抵抗,淮阴中学守敌1000余人向28团3营缴械,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被射阳警卫团、新2团截歼。至此,淮阴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是苏北军民大反攻以来,继阜宁战役之后又一规模较大的攻坚战斗。全歼守敌8000余,解放了淮阴城,综合战果,计:毙敌师长潘干臣以下292名,俘敌少将参谋长刘绍坤以下8325名,缴获加农炮3门,迫击炮12门,掷弹筒63具,轻重机枪88挺,长短枪6592支,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淮阴的解放,不仅孤立了淮安之敌,为解放淮安创造了条件,而且使整个苏北敌军受了极大的震撼,更加动摇和恐慌。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使苏中、苏北和淮南连成一片,为彻底完成中央军委和华中局交给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因此,荣获新四军首长的电令嘉奖。

10旅28团首先攻入淮阴城,英勇顽强,发展迅速、伤亡少、缴获大,对战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战后,师授予该团“清江部队”的光荣称号;该团担任主突任务的1营2连和2营4连分别荣获师授予的“清江战斗模范连”称号;2连5班长曾家良,4连2班长张××战斗中勇猛顽强,均第一名登城,师分别授予“淮阴战斗登城英雄”称号,各记特等功一次;该两班荣获“淮阴战斗模范班”称号,各记集体功一次;4连连长张昌义机智勇敢,亲率突击队插入敌师指挥所,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荣获师授予的“孤胆英雄”称号,并记特等功一次;射阳警卫团在战斗中打得勇猛,作风硬,战斗力大为提高,战后经军委批准荣升主力,编为新四军3师8旅23团,该团5连、6连荣获师授予的“清江战斗模范连”称号;师特务团7连5班长徐佳标,在攀登淮阴城时身负重伤,仍继续坚持战斗,以自己的身体堵住敌机射孔,掩护突击部队顺利登城,战后,师追认为“战斗英雄”;新2团一连3排副班长王兆才,是全团第一名登上城墙,团授予“淮阴战斗登城英雄”称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81043队政治部供稿)

淮阴城攻坚战斗

解放淮阴(清江),是我军在日本投降后,于苏北地区进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城市攻坚战斗。新四军3师10旅第28团在这次战中担任主攻任务。该团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兄弟部队的密切协同下,经过充分准备,采取重量爆破与火力、突击相结合的做法,出敌不意地发起猛烈冲击,5分钟即突破敌人城防,直捣敌指挥所,经1小时30分钟战斗,全歼守敌,解放了淮阴城。

一、一般情况

(一)地形:淮阴为苏北重镇,水陆交通枢纽。该城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城墙高约8米。城北紧靠运河,东、西、南有护城河,宽8至10米,水深3至4米。城内街道较复杂,房屋多为砖瓦结构。城周围地形平坦,东门外房屋较多。

(二)敌情:淮阴守敌为国民党新编第6军28师及淮阴保安团、“常备旅”等反动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28师109团、110团守南门附近地区;111团守东门附近地区;“常备旅”守西门附近地区;淮阴保安团守北门附近地区;师警卫营为预备队;师指挥部设北大街。

该敌在城墙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周围设有鹿砦和铁丝网。城内主要路口筑有地堡。

(三)我情:遵照毛主席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的指示,新四军3师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淮阴守敌。

1945年8月26日,28团为旅之前卫,由蒋坝出发向淮阴开进。27日6时许,该团第1营攻占城南5公里之高升桥,歼敌百余名。13

时,该团又击退城内守敌约两个营的反冲击,乘胜攻占了傅家庄、金家坪、刘家庄,当夜进占王家祠堂。28日至31日,该团协同兄弟部队,扫清了外围,完成了对淮阴守敌的包围。10旅首长决定:以6个团从四面攻城。28团在城东北角和东门实施主要突击,突破后向西发展进攻,歼灭东西大街以北之敌,在西十字街口与兄弟部队会合。

二、决心部署和准备

(一)决心部署:28团受领任务后,党委研究决定,分成两个梯队,以两个营在东北角和东门并肩突破,尔后向西发展进攻,直捣敌师指挥所,在友邻协同下,分割歼灭东西大街以北之敌。

第1营担任主攻,在城东北角实施突破,首先歼灭突破附近之敌,尔后沿水门后街向西发展进攻。

第2营在东门两侧地段突破,尔后沿东大街向西发展进攻,直插敌师指挥所,打乱其指挥系统,并在西十字街一带与由南门突击之师特务团会合。

第3营为二梯队,配置在城东北角沿河堤一带,进攻发起后,随第1营前进,随时准备加入纵深战斗。

团炮兵连在运河南侧石桥附近占领发射阵地,负责压制突破地段敌前沿火力点,掩护部队突破。

团指挥所设花街高家巷南侧闸口附近。

(二)准备工作:战前,28团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提出了“创造英雄人物和模范单位”的号召,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高昂斗志,坚定了必胜信心。在此基础上,班以上战斗骨干勘察了地形,组织部队进行了战前训练。并针对敌情、地形特点,修筑了十几个高于城墙两米多的机枪火力发射点,挖掘了一条55米长的地道,直通城东北角炮楼底下,作好了重量爆破准备,各连还制作了云梯等工程器材。为了瓦解敌军,该团向城内守敌散发传单,悬挂大字活动标语和阵前喊话,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三、战斗经过

9月6日敌拒绝我最后通牒。14时,28团开始炮火急袭,并以制高点火力封锁敌碉堡。在火力掩护下,第1营重量爆破成功,城墙东北角被炸开数米宽的缺口,守敌一个排被压在倒塌的炮楼下面,附近部分守敌被震昏。我各突击分队利用爆破效果发起勇猛冲击,1营第2连仅5分钟即登上城头。敌约一个多排向我反扑,该连与敌展开激烈搏斗,歼敌一部,将其击退。1、3连随2连后进入突破口,沿水门后街向西发展进攻,在观音寺巷消灭敌淮阴保安团团部后,继续向西城攻击前进。在第1营突破的同时,2营4、5连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分别从东门两侧登云梯爬上城头,将守敌全部歼灭,该营沿东大街两侧向纵深迅速发展进攻。第3营随1营后进入突破口,营主力沿城墙内侧向西发展进攻,第8连登城后,打开被敌堵塞的城东门,并担任警戒。

15时左右,28团2营第4连由一名曾给潘干臣理过发的工人作向导,取捷径直捣敌师指挥所。守敌惊恐万状,其警卫营长率百余人,企图抵抗,第4连乘敌重机枪尚未架好,立即发起冲击,一举突入院内,将敌师长潘干臣活捉。与此同时,5、6连也攻进指挥所,将守敌全歼。潘干臣被迫下令全城守敌停止抵抗。尔后,该营沿西十字街向南发展。15时30分,全城守敌先后停止抵抗,淮阴中学守敌1000余人向我3营缴械。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被友邻部队歼灭。至此,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28团共歼敌3000余名,缴轻重机枪30余挺,及其他大批战利品。战后28团获“清江部队”光荣称号。担任主攻任务的2、4连也分别获得“清江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各得奖旗一面。

四、主要经验

(一)深入政治动员,周密组织准备。遵照毛主席关于“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的教导,该团受领任务后,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在“打好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仗”的有力口号鼓舞下,部队求战

情绪高涨,斗志旺盛。在此基础上,团组织班以上战斗骨干反复进行了现地勘察,根据敌情、地形,选择城东北角为主要攻击点。该地为敌111团与保安团的接合部,防守兵力薄弱,城外房屋距城较近,便于配置兵力和隐蔽接近。又针对城墙高、街道复杂、城头敌火力强等特点,组织了沙盘作业和实兵演习,做好了在敌城墙下进行重量爆破的准备,构筑了制高点,制作了云梯等攻城器材,还以多种形式展开了对敌政治攻势。这些,都为取得战斗胜利打下了基础。

(二)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城防。此次战斗,28团首先根据敌情、地形和任务,进行了严密的战斗编组,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打法,集中全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和枪榴弹筒,从距敌前沿不到百米的发射阵地上,按区分的目标,以猛烈火力摧毁和封锁敌前沿火力点;第1营隐蔽突然地实施重量爆破,在敌城墙上炸开了缺口,使爆点附近的守敌失去了抵抗能力;一梯队营利用爆破效果,在火力掩护下,协调一致地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加之我在总攻时间选在下午,出敌不意,突然发起进攻,仅5分钟即顺利突破敌之城防。

(三)勇猛快速穿插,直捣敌师指挥所,迫敌缴械投降。遵照毛主席关于“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的教导,28团在纵深战斗中,指挥部队勇猛穿插直捣敌指挥所,这就抓住了迅速解决整个战斗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对全歼守敌起了重大作用。如该团针对敌分兵把口,预备队兵力薄弱等情况,在突破城防后,立即将团二梯队投入战斗,迅速勇猛地分三路向敌纵深攻击前进。第2营直插敌师指挥所,将敌师长活捉,迫其下令全城守敌停止抵抗,从而缩短了战斗进程,协同兄弟部队取得了在1小时30分钟内,全歼淮阴守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一六师编印的《战例选编》)

为烈士正名

关于请求为“淮阴战斗英雄” 徐佳标出具证明的报告

65521 部队：

徐佳标，灌云县板浦镇罗圩村人，1926 年出生，1943 年参加新四军。1945 年 4 月在阜宁战斗中，因作战勇敢，新四军三师师部授予他“阜宁战斗英雄”光荣称号。5 月，徐佳标加入中国共产党。9 月 6 日，年仅 19 岁的徐佳标在淮阴城攻坚战中，担任尖刀班班长。战斗中，在淮阴城南门的城垛上被伪军砍掉了双手，为给战友打开前进的道路，他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口而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三师党委授予徐佳标“淮阴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佳标班”、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以表彰其英雄事迹。

徐佳标牺牲时年仅 19 岁，既无妻子，更无子女，从参加新四军后就与家中失去联系。其哥哥徐佳生多次寻找弟弟徐佳标没有结果，1996 年去世前还交待儿子徐育刚寻找二叔徐佳标，地方民政部门也不了解徐佳标的情况。为搞清徐佳标是哪里人，我们分别于 2010 年 9 月和 2014 年 10 月去灌云走访座谈，现在确认徐佳标是灌云县板浦镇罗圩村人。

为纪念两淮解放和徐佳标牺牲 70 周年。我们正在编写《两淮（淮阴、淮安）战役纪念文集》，为宣传“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的英雄事迹，恳请烈士生前部队出具徐佳标在淮阴城攻坚战中壮烈牺牲的证明。

特此报告。

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

2014 年 12 月 6 日

关于徐佳标烈士相关情况的复函

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

贵部发来的《关于请求为“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出具证明的报告》已收悉。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记载，徐佳标烈士生前系我部前身新四军第3师特务团7连班长，在解放淮阴战斗中壮烈牺牲，战后为师追认为“淮阴战斗英雄”。

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摘录

陆军第39集团军政治部

2014年12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

摘 录

淮阴战斗

1945年9月6日,敌拒绝我最后通牒。我新四军第3师遂决定在当日发起总攻。

担任南门助攻的师特务团因运送爆破器材的车辆在前进中被敌炮火击中,暴露了目标,遂向指挥部请求提前发起攻击。经指挥部同意,该团在没有爆破排除障碍的情况下提前5分钟发起攻击。该团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直向城墙猛冲过去,一边排除障碍一边向敌攻击。由于该处守敌早有准备,枪弹、手榴弹夹杂着石头、砖瓦一齐向我攻城指战员倾泻下来。我突击班第一批倒下去了,第二批又奋勇冲上去。战斗异常激烈。三营营长宋传海英勇牺牲。七连突击班长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城墙把红旗插上城头。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当他看到敌人暗堡内的机枪向我突击队疯狂扫射时,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枪眼,为突击队登城开辟道路而壮烈牺牲。

.....

9月14日上午,党政军民在淮阴城南公园隆重举行万人祝捷大会,庆祝淮阴城的解放。会上,宣布了新四军首长的嘉奖电和兄弟部队的贺电,并宣布了表彰作战有功部队和指战员的通令。我十旅二十八团英勇顽强,发展迅速,伤亡小俘获大,且直捣敌巢,击毙敌酋,逼敌参谋长下达了停止抵抗命令,缩短了战斗进程,减少了我军伤

亡,对赢得战斗胜利起了决定作用,被我师授予“清江部队”光荣称号;该团二连、四连被授予“清江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四连连长张昌义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四连二班班长张志山和二连五班班长曾家良被授予“淮阴战斗登城英雄”称号;射阳独立团五连、六连被授予“清江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师特务团七连五班班长徐佳标烈士被追认为“淮阴战斗英雄”。为了纪念和发扬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师和地方党委决定将淮阴南门命名为“佳标门”,将徐佳标生前所带的班命名为“佳标班”。

寻找,给战斗英雄以烈士之名

李超江安

徐佳标是以身堵机枪眼的战斗英雄,他的亲属为了找他,两代人已经苦苦找了近70年,而在寻找的另一头,多年来,淮安市党史部门也为寻找英雄亲属费尽了周折。17日,他们在连云港市板浦镇罗圩村接上了头。

金秋十月,苏北大地荡漾着丰收的稻海。金灿灿的稻子即将开镰收割前,罗圩村村民徐育刚盼来了一家两代,苦苦寻找近70年的消息:“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就是他的亲二叔。

“基本能确定,你二爷就是‘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17日上午10点多,徐家的堂屋里,当徐育刚听到这句话时泣不成声,热泪纵横。“父亲惦记了一辈子,临走时还交代我一定找到二爷,终于有个交代了。”

“尽管徐佳标的姓名不在烈士名册中,但他是淮安人民心目中的烈士,我们党史部门有责任向民政部门申报,为烈士正名!”此刻,淮安市委党史工办原主任、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家宁如释重负般地感慨道:“英雄的家人找了一辈子,党史部门也找了好多年,终于有了结果。”

寻找,为了一生的牵挂;寻找,饱含缅怀之情;寻找,给战斗英雄以烈士之名。

缘起：“徐佳标就是我二爷”

徐佳标是谁？黄克诚大将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他的名字，新四军3师政治部专门为他创作了连环画。他是第一个登上淮阴南门，把红旗插上敌人城头的人；他是用胸口堵住敌人机枪眼的英雄……为了纪念1945年9月淮阴城攻坚战中壮烈牺牲的新四军3师特务团5连七班班长徐佳标，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

今年4月，《扬子晚报》在“档案穿越”专题报道中，以《谁是我军第一个舍身堵枪眼的英雄？》为题，对战斗英雄徐佳标从军、善战及堵敌人枪眼而牺牲的壮举，比黄继光整整早七年的故事进行了报道。据记载，牺牲那年，徐佳标年仅19岁。

浩气四塞，草木含悲。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罗圩村，村民徐育刚看到报纸，想起了自己的二叔徐佳标。几天之后，他来到淮安市委党史工办，称“战斗英雄徐佳标就是我二爷”。

徐育刚来询的消息引起了郭家宁的高度关注。他说：“各种资料都记载徐佳标是连云港灌云人，但就是不知道他是灌云什么地方人。”郭家宁坦言，他对徐佳标格外关注，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1982年10月江苏省民政厅印制的《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厚厚三大本中，竟然查不到徐佳标这个名字。郭家宁曾和时任39军（徐佳标生前部队）军史办主任杨永华谈到此事，杨永华非常惊讶，并且表示在追认徐佳标为烈士的问题上，部队也可以尽自己一份之力。

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郭家宁认为，找到英雄的出处很有意义。今年，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这是国家价值的深刻表达，更是人民群众的意望所系。探寻英雄的出处，给他应有的“名份”，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当代人继承先烈遗志且发扬光大的需要。

求证：“徐佳标小名叫‘小二谈子’”

战斗英雄徐佳标是不是徐育刚的二叔？郭家宁和淮安市委党史工办的工作人员为进一步查证进行着准备。淮安市委党史工办副主任马新文说，在《黄克诚回忆录》、《新四军战史》等资料、史料中都记载徐佳标是灌云人。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是因后来的区划调整，从灌云县划入海州区的，从籍贯来看，徐育刚的说法并不矛盾。但徐佳标是不是徐育刚二叔，还需要多方求证，其中，群众认可被视为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

17日一早，郭家宁和马新文踏上求证之路。在路上，郭家宁有些兴奋，话里话外透露着期待。在此次探寻之前，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求证经历，那是2010年9月7日，他们也是去灌云寻找徐佳标的亲属。当时去的地方是灌云县沂北乡，在沂北乡党委的支持下，他们走访了当地村民，但村民中无人知道当地有徐佳标这个人，“群众不认可不行，说明徐佳标根本不是沂北乡人。”郭家宁说，要不然当地总会有老人记得的。

上午9点多，郭家宁、马新文一行来到海州区板浦镇，在镇民政办张丽的带领下，大家一同来到罗圩村三组徐育刚的家里。

罗圩村支部书记刘廷奎及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颜井胜、颜文世等来到徐家堂屋进行座谈。今年88岁的颜井胜说：“我和徐佳标一起长大，那时候很穷，没有生活，他到泥巴门卖盐，做点小生意，卖盐时他跟熟人走了。他就是这个地方人，小名叫‘小二谈子’（音）。”今年80岁的颜文世说：“我就住在他家前面六七十米的地方，见过他，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黑瘦。他在家里排行老二，兄妹四人，两男两女，老大徐佳生是1921年生的。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他比我大七八岁。”

村支书刘廷奎说,对徐佳标最熟悉的老人应该是徐守元,老人要是健在今年该93岁了。刘廷奎回忆,徐守元老人曾经对他讲过,徐佳标离开家乡之前是帮人家扛盐的,他的父亲死在日军手里,后来日军要抓徐佳标去顶替父亲做工,徐佳标才偷着跑走了。后来有人说是去投“八路”“小鬼队”去了。

徐育刚告诉记者,他二叔16岁离家,几十年杳无音讯,父亲念叨了一辈子,寻找了一辈子,可让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到哪儿去找啊。

缅怀：“徐佳标是人民心中的烈士”

老人们的讲述和回忆,英雄的模样越发清晰,英雄怀揣国恨家仇、保家卫国的情怀跃然纸上。郭家宁从随身携带、军史中查阅到的一幅连环画让颜井胜、颜文世辨认,两位老人都说,画像上的人很像记忆中的徐佳标。

这是一张创作于1945年,保存于新四军军史中的连环画,从画中厮杀、攻城的六个瞬间中不难想像,1945年9月6日下午,新四军3师特务团5连攻城的惨烈。而画中的主人翁正是5连七班班长徐佳标。

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9月6日下午2时整,我军对淮阴守敌发起总攻,从南门进攻的我师特务团,因爆破器材被敌炮火击中,未能按计划实施爆破,便提前5分钟发起攻击。虽遭到很大伤亡,仍前赴后继,奋勇登城。尖刀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第一个攀上城墙,把红旗插上城头。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顽强地与敌搏斗。这时,从敌人一个暗堡内射出机枪火舌,疯狂地向我军扫来,封锁住我军前进道路。徐佳标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为我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淮阴城解放以后,为了纪念这位战斗英雄,当地群众把他献身的地方淮阴城南门,命名为“佳

标门”。

画像和回忆,一下子勾起徐育刚对亲人的深切思念,热泪奔涌而出,话音颤抖悲伤,几位回忆中的老人不再说话,一时也陷入无限的追思之中。郭家宁在感动之余打起精神说:“大家不要悲伤,找到了也算一个交代,一份收获。”

郭家宁对徐育刚说,英雄的牺牲精神不光是家人的,也不仅是罗圩村、板浦镇的,而是全民族的,接下来,淮安市委党史工办将整理相关材料,商请民政部门按程序为徐佳标追认革命烈士进行申报。

(选自《淮海晚报》2014年10月21日)

舍身堵枪眼的英雄 何时真正拥有“烈士”称号

王雪峰 史卫平

淮安市城南人民路的路口,是曾经的南城门旧址。1945年9月,城门被一位舍身堵枪眼的战斗英雄的鲜血染红后,被新四军3师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为“佳标门”。英雄的名字在当地广为流传。

这位英雄的家乡,是连云港市。在他牺牲60多年后,党史部门才发现,在《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上竟没有他的名字。烈士纪念日刚刚过去不久,这位舍身堵枪眼的英雄,何时能真正拥有“烈士”称号?

淮阴城上,英雄舍身堵枪眼

英雄名叫徐佳标,1926年生于当时的灌云。1942年,16岁的徐佳标参加了新四军。

1945年日本投降后,盘踞在淮阴城(在今淮安市淮阴区)的伪军第28师却不肯投降。新四军3师决定攻打淮阴城,其中徐佳标所在的特务团负责攻打南门。当年9月6日下午3时,3师发起总攻。5班班长徐佳标手拿红旗,迅速登上梯子攀登城墙。敌人的机枪封锁住了护城河上的桥,在双腿被敌人子弹打断的情况下,他毅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后续部队迅速通过了大桥,攻上城头消灭了敌人。战后整理他的遗体时,只见他身中无数枪弹,牺牲时年

仅 19 岁。

当年 9 月 14 日,新四军 3 师在淮阴城南公园召开军民万人祝捷大会。为了纪念这位马特洛索夫(苏联卫国战争中以身体堵枪眼的英雄)式的英雄,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徐佳标所在的 7 连 5 班被命名为“徐佳标班”,新四军 3 师指挥部和师党委追授徐佳标为“淮阴战斗英雄”称号。

牺牲之地,英雄事迹家喻户晓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淮阴城南门已被拆除。在如今的淮安市城南人民路的路口,也就是南门旧址,有座古朴的亭子,里面竖着一块“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背面是牺牲的 189 名新四军 3 师官兵,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徐佳标。

在淮安,英雄的壮举可谓家喻户晓。

1945 年,新四军 3 师政治部曾编印了连环画《登城英雄徐佳标》。当年的新四军 3 师师长黄克诚、3 师 10 旅旅长刘震、3 师特务团团团长郑贵卿,在日后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徐佳标的英勇事迹。建国后曾任长沙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的郭琦,在攻打淮阴城时,任 3 师特务团 3 营党委委员兼 8 连指导员,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细记载了徐佳标牺牲时的场景。当时徐佳标所在的 7 连和 8 连共同担负突击任务,发起总攻时,郭琦与徐佳标相距不到 10 米,他目睹了徐佳标堵住敌人机枪眼的壮举。

此外,在《新四军战史》、《江苏革命史词典》、《苏北抗日斗争史稿》、《淮阴人民革命斗争史》等党史书籍中,均有关于徐佳标的内容。《淮安抗战风云录》和《热血忠魂》这两本书中,分别有名为《徐佳标》和《记徐佳标烈士》的人物小传。

牺牲多年,意外发现不是“烈士”

2010年春天,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罗圩村村民徐育刚,在报纸上看到徐佳标舍身堵枪眼的文章。他认为,这位与自己的二叔同名的英雄,就是自己的二叔。他的二叔年轻时离家,多年来杳无音信。他听村里许多老人说过,二叔是去投“八路”(指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了。

徐育刚前往淮安,先去了当地的烈士陵园,但那里没有叫徐佳标的烈士。他又找到了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时任党史办主任的郭家宁接待了他。据郭家宁回忆,党史部门以前只知道徐佳标是“灌云人”,但到底是灌云哪里人并不清楚,板浦原属灌云,当自称徐佳标亲属的徐育刚找到他时,他很高兴。

但是,郭家宁在查找《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后,却惊讶地发现,徐佳标这样一位有明确记载的英雄,《名录》中竟没有他的名字。

“据我推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新四军3师在打下淮阴后不到一个月,就前往东北了。此后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导致徐佳标没能成为‘烈士’。”现为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的郭家宁说,“近日我将与淮安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到连云港,调查关于徐佳标的情况。我们希望,能让舍身堵枪眼的英雄真正拥有‘烈士’的称号。”

(选自《苍梧晚报》2014年专题报道“为英雄追烈”第一期,收入本书时标题和文字有所改动)

堵枪眼英雄荣登“烈士英名录”

史卫平

本报前些时候所作的系列报道“为英雄追烈”中的主人公徐佳标,日前已被录入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此外还有一位几年前找到其牺牲地的灌云人陈金林(本报2009年曾作系列报道),近日也被灌云县人民政府确认为烈士。

中华英烈网是民政部开发的首个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的政府门户网站,由民政部优抚安置局筹划建设,于2013年4月在北京开通,目前共载录了186万多名烈士基本信息,展示了4151个烈士陵园的建设情况,收录了3000多名中华著名烈士的英雄事迹。2014年10月,本报推出“为英雄追烈”系列报道,舍身堵枪眼的战斗英雄徐佳标的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徐佳标的名字进入“烈士英名录”,表明他已正式拥有“烈士”称号。

据我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中华英烈网的“烈士英名录”,对发现遗漏的烈士,都会及时补录。本报“为英雄追烈”系列报道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而且在淮安的“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有徐佳标的名字,民政部门的“内网”上可以根据现有信息“自动生成”,将“徐佳标”录入“烈士英名录”。不过,海州区板浦镇罗圩村村民徐育刚到底是不是徐佳标的侄儿,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完全确定,只能说有“可能”是。

在徐佳标荣登“烈士英名录”后,近日,还有一位灌云人陈金林也正式被确认为烈士。陈金林是灌云县龙苴镇胡河村人,牺牲于1948

年的淮海战役党庄战斗中。2009年8月,本报曾以《寻找失踪“烈士”,三代人的60年》为题,报道陈金林的侄儿陈学进寻找“五叔”的经过。随后本报记者和陈学进在徐州《彭城晚报》的帮助下,到当时的徐州市铜山县潘塘镇(现为徐州市云龙区潘塘街道办事处和大龙湖街道办事处)找到埋葬陈金林及其战友的无名烈士墓。其后陈学进历时5年,为了陈金林能拥有“烈士”称号而奔走。直到几天前,他终于拿到了灌云县人民政府给该县民政局的一份“关于同意确认陈金林为烈士的批复”的复印件。

据悉,灌云县烈士陵园将增加有关徐佳标和陈金林两位烈士的内容,包括文字资料、图片,并在明年清明节前为他们修建烈士墓。

(选自《苍梧晚报》2014年专题报道“为英雄追烈”第四期)

关于徐佳标烈士的证明

徐佳标,男,1926年出生在灌云县,1942年参加革命,新四军三师特务团三营七连班长,1945年9月6日在解放淮阴城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三师指挥部和师党委追授徐佳标同志为“淮阴战斗英雄”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至2009年,没有查寻到徐佳标烈士亲属,没有发给烈士证明书,烈士英名录也没有记载,但灌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在很早以前编写的《灌云革命烈士传选编》中,大篇幅记载了徐佳标烈士事迹,可惜也没有写明徐佳标烈士详细住址和亲属信息。2009年江苏省实施慰烈工程,灌云报社朱主任来县烈士陵园采写烈士事迹,我们提供了徐佳标烈士事迹,也提供了部分线索。2010年春,灌云报社记者和淮安市委党史办同志,不约而同,分别对徐佳标出生地进行了考证,经调查走访,确认徐佳标是灌云县东辛乡罗圩村闸口庄人,侄儿叫徐育刚。在县烈士陵园改扩建工作中,为便于烈士亲属祭扫,灌云特地为徐佳标建了衣冠冢(遗体葬于淮阴合公墓),在录入烈士信息工作中,我们已将徐佳标烈士所有信息作了上传,烈士事迹陈列馆里,专区陈展徐佳标烈士事迹。

最近,徐育刚多次向省、市、县民政部门反映,要求补发徐佳标烈士证明书,根据2014年烈士证明书换(补)证文件规定,徐育刚不符合持证人条件,无法补发徐佳标烈士证明书。现出具证明,函告烈士亲属,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特此证明。

灌云县民政局

2015年1月8日

用身躯堵枪眼的钢铁战士

——纪念战斗英雄徐佳标烈士牺牲 70 周年

郭 琦

徐佳标同志是江苏省淮海区灌云县人,新四军三师师部特务团(后编为 44 军 132 师 394 团)七连(红军连)五班班长,模范共产党员。1945 年 9 月 6 日在攻打日伪占领的淮阴城战斗中,他第一个爬上城墙,把红旗插到城墙上,在双腿被打断后,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关枪眼,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徐佳标同志壮烈牺牲了,他是马特洛夫斯基(苏联卫国战争中以身体堵枪眼的英雄)式的英雄。我当时是 8 连指导员,7 连和 8 连共同担负突击连任务,亲眼目睹了徐佳标同志的壮举,在烈士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同志们继续顽强拼杀,终于战胜顽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英雄徐佳标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是在平时刻苦磨练中捶打成钢的优秀人民战士。

寻找新四军 母亲送儿打“东洋”

1942 年冬,我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残害儿童。多少人无辜被杀,多少人流落街头。在血雨腥风的日子,母亲带着徐佳标一边讨饭一边寻找新四军。他们找到新四军 3 师 10 旅特务营 2 连,母子

俩双双跪下,徐佳标要求当兵,母亲恳求说:“他妹妹饿死了,就让他当兵打鬼子吧!”当时只有16岁的徐佳标,身体瘦弱矮小,分配到炊事班工作,但他一直要求到战斗班、排去,一有空就参加射击、刺杀和投弹等训练。后来,爱兵模范2排长刘庆主动要求收下这个兵,刘排长说:“人瘦,个子矮还可以长嘛!把他交给我吧,我一定带好他。”在人民军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教育下,徐佳标的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他入了党,评为模范党员,当了班长,成为连队的骨干。

苦练杀敌本领 军体表演震惊全团

1944年11月7日新四军3师成立特务团,徐佳标所在连队编为特务团3营7连。经过短期整训,于1945年春,在管计沟举行全团检阅。检阅结束后,由徐佳标进行投弹和单杠打“大车轮”表演。他先进行手榴弹试投,只见他拿起练习手榴弹,一个助跑,右臂向后一拉,挥臂向前猛投,嗖的一声,就投到了53米。正式开始后,他连投几弹,越投越远,最后一次竟达到了59米多。这下可把在场的人惊呆了,有的说:“这不就像枪榴弹(枪榴弹是在步枪上增加一个装置,用以把手榴弹投得更远些)了吗?”徐佳标为了练就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每天早起两个多小时进行练习,晚上只要有月亮有星星也在练,胳膊练肿了也不休息。

最后,由徐佳标表演在单杠上打“大车轮”。当时很多人没看见过打“大车轮”,觉得很新鲜。只见他两手搓了下,双手抓杠试了一下就来个“曲身上”,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套套在双手上,接着“曲身上大回环”就打起“大车轮”来了。后来觉得绳套小了不好用,干脆把绳套脱了下来,在场的连排干部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只见他双手搓了些防滑粉,又是一个“曲身上大回环”连续打了5个“大车轮”,最后

来了个振杠跳下。全团指战员都被他这种高难度、惊险而又熟练的动作看得入神了,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所谓“艺高人胆大”,徐佳标同志就是这样靠平时苦练巧练,练就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为在战场上勇战顽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英雄虎胆 徒手夺敌机关枪

1945年4月26日阜宁战斗打响了。这一天是阴天,晚上天很黑。3营营指挥所设在阜宁县城北约30华里,位于东坎与阜宁县公路西侧近百米处的赵阁庄。7连为营预备队,配置在营指挥所所在地,8、9两连配置在公路上,准备配合友军阻击歼灭南逃之敌。

敌人是顽固派石友三部的残部,该敌从鲁南窜到苏北,在我淮海区部队追击下,窜到盐阜区。师部决定集中淮海区一部及八旅、特务团,将敌歼灭于东坎至阜宁县中间,决不让敌人窜进阜宁县城。当时敌人在我友军的围歼追击下已溃不成军,沿公路向阜宁逃窜。他们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地向前涌。在公路及公路两侧满山遍野的跑,有的丢了背包,有的倒背着抢,有的用枪挑着背包、手榴弹,甚至有的病号把枪当拐棍,拄着一瘸一拐地走,一副狼狈相。他们想在天亮之前赶到阜宁。大约凌晨一时后,敌人逃跑的速度加快了,队伍显得更乱了,简直像电影院散场时人们抢着外出那样拥挤和混乱。这时,正好一个敌人扛着一挺机枪从徐佳标附近走过,徐班长一个箭步上去就把敌人那挺机枪夺了过来,只听见那个敌人说:“你怎么?……”没等他说完,徐接过话茬说:“换一下。”敌人以为是自己人换着扛枪呢,而徐佳标也被敌人挤出好几米远。连领导怕自己的同志被敌人的队伍裹走,立即命令2排全排同志拉起手来,让徐佳标再夺敌人机枪。徐佳标见过来一挺机枪,又上去夺过来了,敌人“嗯”了一声,就被他们的人挤出很远了。稍后,又夺了一挺,前后共徒手夺了3挺机枪。

战斗结束后，团营领导在战斗总结大会上宣布：“7连5班是我们的战斗模范班，徐佳标是我们的战斗模范。”

特务团为了进一步宣传徐佳标，让全团指战员向他学习，于1945年春在益林镇孙庄举办了《练兵模范徐佳标英雄事迹展》，把徐平时练兵的事迹及稽荡战斗、阜宁战斗绘成连环画，在全团各连轮流展出。

为国捐躯 英雄血洒淮阴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到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欢呼雀跃，欢庆这日盼夜盼、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不久，部队接到上级的紧急电报，命令特务团去攻打淮阴（清江）的日伪军。淮阴是连接苏北与淮南，贯通南北运河的咽喉，是抗战期间日伪长期盘踞的重要城市。日军投降后已全部撤回南京，但伪军28师在师长潘干臣率领下，仍坚持不向人民投降。该城易守难攻，四个城门均为瓮城门，城墙高达七八米，上面设有可供隐蔽射击的城垛，环城墙每隔数百米设一炮楼，城墙外有护城河，河宽约40米，水深二至三米，护城河与城门之间设有木桥，被敌人用机枪严密封锁。守城伪军有土匪、汉奸、国民党投日的部队，都是一些凶顽之敌。

这次战斗由3师参谋长洪学智指挥，我团负责南门突破进攻。团领导原先确定3营7连为突击连，后经8连干部再三要求，改为7、8两连均为突击连。团营领导再三强调“这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仗，是我团第一次配合淮海区部队打仗，是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攻坚战，一定要打好。早日打下淮阴城，解救城内的老百姓。”特务团政治处主任蒋润观同志亲自给班以上干部和突击班（7连5班）全体战士作战前动员，并为突击班敬酒壮行。干部战士情绪非常高涨，决心打好这一仗，每个人都作好了英勇献身的准备，将自己的家庭详细通讯

地址留下来交给连队,党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9月6日下午2时,我部发起对准阴城的总攻。在轻重机枪及迫击炮火力掩护下,我突击连飞快通过护城河城门桥,抵至城墙下,火速将梯子架在城上。这时只见5班长徐佳标手拿红旗,迅速登上梯子攀登城墙。徐佳标双手紧紧抓住城墙不放,拼命向上爬,想把右腿抬起来翻身进城,这时徐的两条腿已被敌人打断,鲜血直流,腿已不听使唤。突然,他发现身右侧敌机枪又响了,封锁住护城河上的桥,使我后续部队无法通过,切断了突击班与后续部队的联系,看到战友们纷纷倒在敌人的枪下,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徐佳标十分吃力而又艰难地把身体向右移动,迅速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关枪眼,顿时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我后续部队迅速通过了护城河桥,冲进城内消灭了敌人。

徐佳标同志上身扒在城墙上,两条腿耸拉在城墙外侧,红旗在他身旁飘扬。我们的钢铁战士永远挺立在淮阴城南门上。战后整理烈士遗体时,只见烈士的身体中了无数枪弹,骨头和内脏全部打穿了,牺牲时年仅19岁。

为了纪念这位马特洛托夫斯基式的英雄(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先例,所以只能以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作此比喻),淮阴城南门命名“佳标门”,徐佳标所在的7连5班命名为“徐佳标班”,3师指挥部和师党委追授徐佳标同志为“淮阴战斗英雄”称号。

徐佳标烈士牺牲70周年了,他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荣史册上,他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祖国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关于徐佳标被确认为革命烈士的前前后后

郭家宁

徐佳标是淮安地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 1943 年参加新四军。1945 年 4 月,在阜宁战斗中因作战勇敢,一人夺得两挺机枪,新四军 3 师师部授予他“阜宁战斗英雄”光荣称号。5 月,徐佳标加入中国共产党。9 月 6 日,年仅 19 岁的徐佳标在淮阴城攻坚战中,担任尖刀班班长。战斗中,在淮阴城南门的城垛上被伪军砍掉了双手,为给战友打开前进的道路,他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口而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 3 师党委授予徐佳标“淮阴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佳标班”、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以表彰其英雄事迹。

我们在整理徐佳标史料时发现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只知徐佳标是灌云人,灌云哪里人搞不清楚。二是在《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上查不到徐佳标的名字,说明他不是在册烈士。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进行了走访、座谈、考证。

一是对徐佳标是哪里人的走访、座谈。

从我们已经掌握的史料和老同志回忆录来看,徐佳标是灌云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灌云县烈士名册中找不到他的名字,有个徐兆祥烈士的经历和徐佳标很相似,都是灌云人,都是新四军 3 师特务团班长,都是在淮阴城攻坚战中牺牲的,他们是否是同一个人。

2010 年 9 月 7 日,我和漆晓芳、马新文一行 3 人去灌云县沂北

乡走访。乡里周书记听说我们是为核实烈士的情况而来的,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专门安排民政上的同志陪我们到何庄村徐庄组走访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起徐兆祥,庄上人都知道是烈士。说起徐佳标,庄上人都不知道。说明徐佳标和徐兆祥不是一个人。

后因忙于“抗战课题”和“革命遗址遗迹”调研,这事就放下来了。就在这年的4月3日,《今日灌云》(县报)刊登了“灌云英雄徐佳标——我军战争史上用身躯堵枪眼的第一人”。由于不是一个市,这个报纸当时我们没有看到。

2014年,扬子晚报社和省档案局在《扬子晚报》上辟“穿越档案”栏目。4月初,《扬子晚报》记者徐醒来准通过档案局采访我,要我介绍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的事迹并提供有关资料。28日,徐醒以“谁是我军第一个舍身堵枪眼的英雄?”为题在《扬子晚报》上发表文章。徐佳标的事迹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远在灌云板浦镇罗圩村(今属连云港市海州区)的徐育刚看到《扬子晚报》后来淮安,当他在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看到他二叔徐佳标的名字时,眼泪夺眶而出。和父亲两代人苦苦找了几十年,终于有下落了。他拿着扬子晚报到市委党史工办找我,说徐佳标是他的二叔。我说:徐佳标是灌云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你二叔,要走访、考证。

10月17日,我和市委党史工办马新文副主任、淮海晚报李超总编、江安主任以及连云港市《苍梧晚报》王雪峰总编、史卫平主任一行来到海州区板浦镇,在镇民政办张丽的陪同下来到罗圩村。村支书刘廷奎找来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颜井胜、颜文世等在徐育刚家里进行座谈。88岁的颜井胜说:“我和徐佳标一起长大,那时候很穷,没有生活,他到泥巴门卖盐,做点小生意,卖盐时他跟熟人走了。他就是这个地方人,小名叫‘小二潭子’。”80岁的颜文世说:“我就住在他家前面,徐佳标在家里排行老二,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村支书刘廷奎说,对徐佳标最熟悉的老人应该是徐守元,老人要是健在2014

年该 93 岁了。刘廷奎回忆,徐守元老人曾经对他讲过,徐佳标离家之前是帮人家扛盐的,他父亲死在日军手里,后来日军要抓徐佳标去顶替父亲做工,徐佳标才偷着跑走了。后来有人说他投八路“小鬼队”去了。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和走访座谈,确认徐佳标是灌云县板浦人(今属海州区),和《今日灌云》(县报)刊登的灌云英雄徐佳标事迹和他们认定徐佳标为板浦人是一致的。

二是对徐佳标是不是在册烈士进行查证。

我们在整理徐佳标史料过程中,查阅了江苏省民政厅 1982 年 10 月编印的《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无论是其籍贯所在地灌云县,还是其牺牲地清江市,烈士名录中都没有徐佳标的英名。这说明徐佳标牺牲近 70 年,还不是在册烈士。而淮安多年来一直把他作为烈士宣传的,是人们心目中的烈士。1985 年 9 月,为纪念抗战胜利 40 周年,淮阴市人民政府在当年淮阴城南门建“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馆”,碑文上第一个烈士名字就是徐佳标。

烈士名录中没有徐佳标的英名,我们认为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烈士登记时漏报,其生前部队新四军第 3 师 9 月打下两淮(淮阴、淮安)后,10 月在师长黄克诚的率领下奔赴东北战场。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9 军(前身为新四军第 3 师)赴朝作战,不可能为徐佳标申报烈士。从家庭来讲,徐佳标牺牲时年仅 19 岁,既无妻子又无子女,从参加新四军后(板浦是日伪占领区)就与家中失去联系。其哥哥徐佳生多次寻找弟弟徐佳标没有结果,1996 年去世前还交待儿子徐育刚设法寻找二叔徐佳标。徐育刚在他父亲去世后,曾先后到灌云县民政局、海州区民政局、连云港市民政局找过,但民政部门都说“没有原始材料”,无法认定他的二叔就是徐佳标。地方民政部门在不了解徐佳标英雄事迹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为他申报革命烈士。

2014年12月6日,我们以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的名义向烈士生前部队39军发函《关于请求为‘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出具证明的报告》。15日,我们收到39军政治部《关于徐佳标烈士相关情况的复函》。复函中称:贵部发来的《关于请求为“淮阴战斗英雄”徐佳标出具证明的报告》已收悉。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记载,徐佳标烈士生前系我部前身新四军第3师特务团7连班长,在解放淮阴战斗中壮烈牺牲,战后被师追认为“淮阴战斗英雄”。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与此同时,我和市党史学会副会长吴涟去省民政厅查阅徐佳标烈士的有关材料,章大李副厅长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请优抚局玉和局长帮助核实”。19日,接省民政厅谢玉和局长电话,要我们将徐佳标的有关材料报给他们。

2015年1月7日,根据市委党史工办孙洪斌主任的安排,我和吴涟、马新文3人再次去省民政厅,报送徐佳标有关材料,张永明处长接待了我们。张处长看了徐佳标的史料和部队出具的证明,认为符合追认烈士的条件,但按有关规定其侄儿徐育刚不具备持证人的资格。张处长明确表态:由灌云县民政局出具确认徐佳标烈士证明;在灌云县烈士陵园为徐佳标烈士修墓并增加徐佳标事迹材料。

1月8日,灌云县民政局为徐佳标烈士出具了证明,并表示已在县烈士陵园中为徐佳标建了衣冠冢(遗体葬于淮安合葬墓),并将徐佳标的名字录入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

自此,徐佳标被确认为革命烈士问题通过党史部门多年的走访、考证,通过新闻单位对徐佳标英雄事迹的宣传报道,通过各级民政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满意的结局。

(作者为淮安市市委党史工办原主任、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附

淮阴之战(五幕七场历史报导剧)

黄其明、范政、张拓集体创作

人物总表

新四军——

许家标——班长,战斗英雄,22岁。

张 龙——副班长,21岁。

王 镇——机枪射手,27岁。

李德才——新兵,25岁。

刘 潮——文工团员,男,20岁。

徐凤歌——文工团员,女,17岁。

团长——约30岁。

警卫员甲、乙。

战士约20余人。

伪军——

潘干臣——伪28师师长,现任蒋介石改编之第二军军长,年已半百,懦弱无能,残忍自私。

朱炳如——伪调查统计局局长,近40岁,无赖,一个“笑里藏刀”的人物。

胡参谋——潘干臣贴身亲信,善奉承,稍有见识。

潘二太太——潘干臣的姨太太,青楼出身,风骚泼辣,27岁。

赵得胜——潘的卫士班长,30岁。

卫士甲、乙、丙。

伪军约十人。

鬼子甲、乙。(幻影)

妓女。(不出场)

老百姓——

周大爷——小商人,50余岁。

周大妈——其妻,50岁。

春兰——其幼女,15岁。

春梅——其长女,18岁。

福生——其子。(幻影)。

林老头——更夫,60余岁。

群众约十人。

民夫约十人。

慰劳队约十人。

秧歌队6—8人。

注:以上角色皆可互相前后兼扮,全剧约需50人即可(如能临时借用部队,则30余人即可),详细分配表见后附。

第一幕

人:

许家标、张龙、李德才、王镇、团长、警卫员甲、乙,周大爷、周大妈、春兰,(伪军甲、乙,妓女)(不出场)。

幻影:

鬼子甲、乙,伪宪兵甲、乙,伪卫士甲,周福生,春梅。

时:

总攻前一天。黄昏。

景:

淮阴南关外,城下一个被炮火摧毁的院落中,主人已被炮火吓得不知去向了。

现在这儿是许家标的阵地。

舞台正面是一道花墙,正中偏左是一个圆门,靠右首的墙已经倒塌了,用沙包、门板堵着,透过沙包,隐隐地可以望见城墙的阴影,靠左边是一间被烧得焦头烂额的空屋。

幕启:

李德才正站在圆门外放哨,城墙那边不时传来一两声枪响,夕阳的金色光辉从门的树丛缝隙里钻过来,照着这沉寂的空屋。

李德才:(轻声地)老王,老王!(王镇没应,稍顷又大声地)王镇!

王镇:(有些不耐烦)干什么?

李:(坐在门外一张石凳上)来,我们谈谈吧!我心里闷得慌。

王:有什么好谈的,哨兵的责任是监视敌人。(说完又伏回他的工事上。)

(哑场片刻。)

李:(又站起来,无奈地来回踱走了几趟,最后坐下来,自言自语)……家里沟边那五亩豆子也不晓得收了没有?猪圈也该重砌了……老婆的病该好了吧!……小孩……

王:(转过身来)李德才,你还有家?

李:唔!离此地只三四十里,靠顺河集不远,从前是游击区,现在是中心区了。上月,我老婆还托人送来一双鞋子呢!(指着背包上的新鞋子)

王:家在解放区还愁什么?还怕天塌下来压了怎么着?

李:(有些惭愧,连忙解释)我不是想家,不过,刚离家没有几个月,心里免不了有些牵挂。老王,你刚进队伍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家吗?

王:我没有家,我的家早给鬼子毁了,民国 28 年鬼子进徐州,老婆孩

子都给冲散了,至今不晓得是死是活。(忽转坚决地)现在,部队就是我的家,机关枪就是我老婆。

李:(感动地)好老王,你有种!

王:我还差得远,顶不上我们许班长一层脚板皮,他才真有种呢!从小家里穷得连糠都吃不上,自己替人家放牛,14岁那年他爹挨地主逼租逼死了,他娘一急一气,加上点病,也归了西,只剩下他孤单一个。恰好,碰上八路军进山西,他就一口气参加了部队,16岁就要求下连扛枪,这五六年他哪回打仗不跑在前头!去年打阜宁,他单人只枪活捉了鬼子大队长,还缴了一挺轻机,被全团大会选做战斗英雄。老李,你说咱许班长怎么样?

李:(感动地)唉!我是新兵,哪天能干到跟许班长这样就不孬了!

王:你还等哪一天,要好好的干,就看这一回,要是这一次上级答应我们担任突击队,那就瞧着吧!

(圆门外人哼着:“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他们刚转过身,张龙已经走进来,手里提着枪,一进门就低头找寻什么。)

李:副班长,你找什么?

张龙:妈的,刚丢了个烟屁股就找不着了,这个熊地方连个卖烟的也找不着。(又低头找寻)

许家标:(他在张龙说话时,就进来了,一直站在圆门口,这才走上来)
张龙,别急,等打开城门有的是烟!

张:这个地方老百姓真胆小,生意买卖也不敢做,连个卖烟的也没有!就像咱买了烟不给钱似地。

许:这因为我们刚到,老百姓对我们还不了解。

张:就说这家吧,连个人影也跑不见了,(打哈欠坐下)了不得,一没烟就没精神。(又打哈欠)

许:(摸口袋,掏出一包烟)我这儿还有几支烟,先拿去抽吧!

张:(喜得跳起来)敬礼!(接过烟,有点不好意思)班长,你自己呢?

许:我,熬到打开城还行。

王:许班长,我们全班要求担任突击队的信,送上去了吗?

许:送上去了,上级还没答复。

张:这回再不让我们这1排担任可不行,我们哪一点比3排孬?比人有人,比枪有枪。

王:对,这回一定得争取,班长,你得快快催催上级,我真等得不耐烦了。

许:你们急,我比你们更着急呢。我许家标是战斗英雄,不是孬种,这两天我吃饭睡觉都想着这件事……

(“叭攻”!城墙上一连打来两枪。)

许:老王,你看紧些!

王:是!(返身伏回工事,监视)

李:(转过身)许班长,怎么我们围上20多天,还不攻城?老百姓说我们说得漂亮,打不开,光围着不敢打。

许:谁说不敢打,三八年平型关那样厉害的鬼子,我们都打得他落花流水,凭他潘干臣8000多“二黄”,还怕打他不垮吗?

张:对,跟他啰唆什么,哪怕他城墙再高,城河再宽,工事再牢,一个冲锋还不上了城吗?干脆!

许:你也不要太轻敌了,我听指导员说,上级的意思,先要潘干臣投降,司令部已经派了一个老头送最后通牒进城去了。同时也因为我们队伍抗战八年,都是打游击,还没打过这么大的仗,也要好好准备一下。

王:(转回头)班长,你刚说的那送信的老头,是不是住在街西的那个打更的林老头啊?

许:唔,就是他!

张:林老头,我认识,前天我在街上找烟买,他一把就拉住我,(学林老

头)“同志,你看我还能当兵吗?”

王:那么大年纪,他还想当兵啊?

张:可不是,我看他胡子拖到这儿。(用手比胸前)我就说:“老爹爹,你年纪老了,打仗该是我们年青力壮的事!”

许:他怎么说呢?

张:他一把拉住我说:“同志,你一定得想办法介绍我当个兵,我要砸死潘干臣这个王八蛋……我受了他多少罪,十八把算盘也算不清啊!……”

王:他的苦楚跟我也谈过:他一家三口,老婆在事变那年,给鬼子飞机炸死,剩下个儿子才18岁,前年被潘干臣拉了夫来扫荡根据地,一去就没回家,听说半路被“二黄”两扁担打死了。从此,剩他光棍一个,靠打更度日。

许:这次司令部找人送通牒进城,到处找不到,他一听说马上自愿报名,临走还对人说:“同志,我走了。要是你们看我不出来,你们就打进城来,替我报仇,我死也闭眼啊!”

张、王:(同时赞叹地)唉,人家老百姓都这么有种,我们还能装蒜吗?

李:(突然发现那边来了什么人)哪一个!

(台上的人都同时转身。)

(一个老爹爹的声音:我啊,我是老百姓!)

李:干什么的?

声:来家望望的。

张:(对许)呵,老百姓都回家了。

许:请他们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商人打扮的老人,瘦精精的,有一把花白胡子,穿得很寒酸,后面是他的妻和小女儿春兰。)

周大爹:(像对日本人那样恭敬地对这儿的人一一鞠躬)老爷,老爷!

这就是我的家,我们在乡下听说贵军爱民如子,纪律严明,

就大胆回来望望，在外头有顿没顿到底没有家里方便哪！

(四面观看,感叹异常。)

周大妈:(带着春兰进屋,放下包袱出,也感叹地)唉,我们被烧成了这副样子!

张:潘干臣退进城,临走放了把火,这儿半条街都给他烧了。

春兰:(从屋里跑出来)妈,四季豆都给踩坏了!

妈:这狗日的“二黄”啊!

许:老爹,坐下歇歇吧,一路走累了吧?

爹:没关系,没关系,老爷。(迟疑,不敢坐)

李:掌柜的,你看我们队伍怎么样?

爹:好,好,好,老爷!

张:不要叫我们老爷,叫我们同志吧!

爹:呵呵,同志老爷。(众笑)你们为国为民,流血拼命,为我们人民解除痛苦,哪儿还有不好呢!

王:老爹爹,你看我们这回打得下淮阴吗?

爹:(被问得惘然)呵呵,这……这我们当然指望能打下来,不过……城墙那么高还隔一道护城河,怕还不容易呢。

兰:(看见工事上有一篮馒头)妈,我饿!

妈:有什么办法呢,那个不饿?你爹不饿?我也没法子啊!

兰:(撒娇)我要嘛!

妈:要什么?

兰:要那个!(指馒头)

爹:(走上就是一个巴掌)你这丫头要死了,同志们的馒头,要得的吗?
(春兰哭!爹转向众人)同志,你们见谅!

许:(走过来,哄春兰)小妹妹,别哭,(张龙拿了几个馒头送过来)饿坏了可怎么行啊!来,拿去吃吧。(给春兰馒头)

张:(给爹、妈各一个)你们饿了两三天了,先吃着吧,等会我们再想别

的法子。

爹:(感动)谢谢同志!(自言自语,边说边下)我活了这把年纪,就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把自己的馒头让给我们老百姓吃……好几年没吃过这白面馒头了,我们的血都快给潘干臣吸干了!(进屋)

妈:(带着春兰走过来,在沙包上坐下,战士围过来)同志,你不晓得呀,我们家本来是开店的,鬼子来了以后,把我家弄得店也开不成。

李:大妈,你家就这几个人?还有儿子吗?

妈:唉,同志,别提了,提起来真叫人伤心呵。(用衣角擦眼)我家本来五口人,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她是第二个,我那个福生呵,跟你生得一个模样。前年正月十八晚上……鬼子突然把他抓去,说他私通八路……

(暗转,圆门内现出幻影,两个鬼子推一青年出,青年挣扎,以下幻影中画面与周大妈口述得一样。)

妈:我家福生跟他苦苦哀求,鬼子不听,还用皮鞭打得他浑身青一条,红一条。(鞭打声)把他拖到坝上,那运河的水流得多急啊,(水声)鬼子把他捆上,就扔进了……(泣不成声)

(幻影鬼子将青年抬起,青年拼命挣扎,终于被举起向河下一扔,青年哀叫未尽,水声砰通!幻影渐逝。)

(灯光复明,众从沉思中慢慢抬起头来)。

妈:(擦着眼泪)同志,我家福生死得好苦啊!

许:老妈妈,你不要伤心,你的儿子给鬼子淹死,还有我们在,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众:老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妈:(感动万分)这……我怎么敢当啊!

李:大妈,你那大女儿呢?

妈:你问我春梅吗?……唉,我那福生被鬼子淹死还不到一年,就在

今年上月初一晚上,我们一家都睡了,忽然,门外四下里,野狗乱叫……(狗咬声四起)

(暗转,圆门内幻影再现:伪宪兵甲、乙鬼鬼祟祟上,交头接耳了一会,敲门。)

妈:(继续说)门外突然有人敲门,说是宪兵队的,有紧要公事,他爹连忙去开门,谁知门一开,两个“二黄”拥上来,把他爹一把抓住,说是朱局长请我女儿去谈谈,他爹一看势头不好,连忙回家拿出家里的细软,只想保住女儿,谁知那两个“二黄”拿去了东西还是要人,他爹叩头求饶,那两个宪兵走去就是一脚踢倒他爹,闯进屋把我女儿拉走,他爹急得拉住不放,那宪兵举起枪托把他打昏在地……

(圆门内幻影与妈台词同)

(灯明)

妈:同志,你们怎么不早来几天呢?(擦泪)你们要替我们报仇呀!

张大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替你报仇。

(轰轰!炮声近。)

许:大妈,这个地方很危险,你到屋子里躲躲吧!

(大妈领春兰进屋。)

许:(望着周大妈进屋后,转身向全体)同志们,你们听到了没有?大妈说得叫人多伤心呀,我们一定要为老百姓报仇!(城墙那边隐隐传来哭声)你们听城里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等我们打到城里去救他们,我们一定要响应上级号召,坚决打进城去,消灭潘干臣,把他们救出来!

张:(再也忍不住了,向城喊话)城墙上的弟兄们,听我说啊,你们把老百姓害得不能活了,你们赶快开开城门,把枪缴出来,保证你们没事,不然的话,等老子打进城去,当心你们的狗脑袋!

(城那边伪军答话:“他妈的!你土八路,你有大炮吗?你们有本事

打进城来,怎么样?”)

张:你们想尝尝大炮的滋味吗?等会儿送两个开花弹给你们尝尝!

(城墙上另一个伪军的声音:“你们那儿一个月多少钱?”接着一记响耳光声。有人骂,先前那个似乎挨了打了,不吭声了。)

张:(转身对同志们)这些家伙真没有一点狗良心,上次他们说没烟抽,怎么苦怎么苦,为了争取他们,同志们掏出津贴,想尽办法买香烟、点心送给他们,他们不但不感谢我们,还说:“对不起,我们要换防了,再见!”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好!等我们打进城去,要他们认识认识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什么样儿的队伍!

(城上忽然传来一个女人淫荡的小调声:“结交了干妹子家住在高邮西北乡,结交了才郎哥哥……”)

李:不错,还给我们唱小调开心!

王:妈的,真肉麻,浑身汗毛都立正了!

(唱小调的女人说话了:“喂,小八路喂,你们赶快投降吧!我们这儿吃得好,穿得好,每个人还有个老婆,你们要老婆吗?”)

王:(大声)我们新四军,八路军,不要你那个臭老婆!(众大笑)

张:妈的,真不要脸,不知哪里来个婊子来喊话。(转身向城)我问你,你是哪个的老婆?

(女声:“我是老八路的妈妈。”)

(张气极,一拉枪栓就是一枪:乒!)

许:(对张)要喊就好好喊,骂什么!(转向城)和平军的弟兄们!不要听潘干臣的话,现在希特勒垮台了,日本鬼完蛋了,赶快过来吧!不要做潘干臣的替死鬼,等攻城的时候打开城门,朝天放枪,一定不杀你们,优待你们!

(内声:“我们是中央军的,你们赶快投降吧!”)

许:中央军又怎么样?还不都是些喝老百姓血的家伙!

(那个淫荡的小调又唱起来了。)

许：来，我们也唱一个！

（大家唱《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越唱人越多，越唱越有劲，四面八方都和起来，那城上。小调声已被淹没。）

（在大家正唱得起劲的时候，团长带着两个警卫员自圆门外上，见大家在唱歌，笑了笑，拿出望远镜，朝敌方侦察了一会。）

李：（突然发现团长）团长！（众立正）

团：（从圆门外走进来）你们唱得很好！（稍顿，问许）你就是阜宁战斗英雄许家标吗？

许：我是许家标。

团：现在，团部答应了你们全排的要求，决定由你们担任突击排，你们全班担任突击队，你担任队长！

众：（兴奋得几乎跳起来）是！

团：对这次战斗，你们有决心吗？

许：（坚决地）团长，我是战斗英雄，我一定领导全班，响应上级的号召，完成规定的任务！

团：很好：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众：准备好了！（团长将张龙的枪拿过来，检查了一会，满意地把枪交还张龙。）

团：大家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众：没有。

团：（跳上沙包）同志们，淮阴是苏北的中心，我们打下淮阴，就能将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四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老百姓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这次我们用了一切办法，希望潘干臣回头是岸。但是，他自以为城高水深，幻想老蒋来援救他们，一直执迷不悟。今天，我们已送去最后通牒，就等今晚的回音。同志们，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怎么样？

众：（大声）消灭他！

团:(紧接)对,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下淮阴,消灭潘干臣!

众:我们一定打下淮阴!

团:(跳下沙包)好!同志们,战斗胜利后再见!(下)

(一阵紧急的枪炮声,众火速进入工事。)

(幕急落)

第二幕

人:

潘干臣、朱炳如、胡参谋、赵得胜、卫兵甲、乙、丙、潘二姨太太、林老头。

时:

同日夜晚

景:

潘干臣办公室,虽在围城生活中,还保留着当初豪华生活的痕迹。迎面正中是一扇双叶门,门上并排挂着汪精卫、蒋介石的相片,门外两侧各是一西式长窗,洞开着,窗格已经损坏不少。左边墙上有大幅军用地图,地图前有沙发数张。右边墙上有潘干臣自己的照片,靠外有门通内室,悬有门帘。室中偏右有一大办公桌,桌上笔墨文件零乱,桌角有电话机,桌后有张靠背长椅。西式的房间,日本风格摆设,看起来很不顺眼!

幕启:

室内昏暗,门外,黄昏的路灯下一个卫兵的黑影,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寂静,偶尔传来一两声响。

赵得胜:(正在踱着,突然发现有人)哪一个!

声:我!班长,军长还没回家吗?

赵:唔,你忙什么?(又上来一个黑影,在窗外,是卫兵甲)

卫兵甲：八路军派来那个送信的老头儿，直嚷着要回音，他说再不给回音，新四军就要打进城了。

赵：妈的，你不揍他几下子，再闹，把他枪毙了事。

甲：人家是派来送信的老百姓，那么大年纪，经得起打吗？

赵：你问他城外的情形了吗？

甲：问了，他说城外新四军有好几万，大炮机枪数不清。

赵：这老家伙怕不老实。

甲：他是个老实人，我认识他。他是南关打更的。

赵：军长不是说城外都是土八路民兵吗？

甲：那是骗咱们的。哦，还有上次朱局长说中央军已到了宝应，也怕靠不住呢！

赵：怎么？

甲：林老头说，昨天他在十里长街，碰上刚从宝应回来的布贩子，他是新四军打开城才回家的。

赵：(惊)宝应也让新四军打开了吗？

甲：唔(稍顿，四下看看)老赵，我看咱也该打主意了？

赵：有什么主意好打，城围得这么紧，插翅膀上天吗？

甲：我听林老头说；新四军真的优待俘虏，他亲眼看见，这回在城外被抓的弟兄一律发放路费回家了。

赵：(发觉他的意图故意地)你的意思……

甲：对，咱弟兄肚里都明白，今天我是特意找你商议的。

赵：走，你有办法吗？

甲：有！半夜找个空，从城墙上吊下去。

赵：那边肯收你吗？

甲：不要紧，出了城就有办法，我身边有张八路通行证，有这东西，就能保险。

赵：拿来看看。(甲掏出，赵拿到灯前细看)好，你从哪儿搞的？(将通行

证偷偷放入自己袋中)

甲:上回出去在城墙上拾的,怕是八路甩过来的。

赵:(突然变色)好,王得标,刚才的话是你说的!等会军长回来的时候,可别怪我造你的谣啊!(掉头就走)

甲:(发现问题严重忙追去,在左边窗外)刚才,咱兄弟说两句知心话,你千万不能报告上去。

赵:(冷笑)哼,勾结八路,给军长知道了,我可担当不起!

赵:(苦苦哀求)赵班长,看这几年的老交情,饶了这回吧!

赵:(有用意地)饶了这一回?真是吃的灯草,说话轻巧。

甲:(懂了)啊,班长,我身上还有小玩意,(在身上摸出个金镯)老哥,你收下吧!

赵:(收下了)你哪儿搞来的?

甲:地上拾的。

赵:(严厉地)说老实话。

甲:昨晚在南门大街寻来的油水。

赵:还有别的吗?

甲:不多了,尽是一些破铜烂铁。

赵:又不老实了?

甲:啊?还有几十块银洋。

赵:还有?

甲:零碎衣裳首饰。

赵:还有?

甲:真的没有了。

赵:真没了?

甲:没了。

赵:哄鬼,快说!放在哪里?

甲:在……

赵:(笑)你真是,还怕我偷你的吗?

甲:(没奈何)在我住的院子后墙老槐树西边。

赵:(半正经地)你留了想开小差做路费,是不是?

甲:(连忙解释)班长,我再不敢打这个主意了。

赵:哈哈……看你小子吓的。我赵得胜真的不是人吗?告诉你,我也早打了这个主意……

(不远处有人喊:“立正,敬礼!”一阵皮靴声自远而近。)

赵:快去点灯,军长回来了!(赶紧在门前站好)

(甲入室急点亮蜡烛,全室转明。)

赵:立正!

潘干臣:(入,穿一身中将制服,神容憔悴,似乎有些烦躁不安,也没还礼,解下皮带交甲,疲倦地靠上沙发)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赵:(瞧了甲一眼,突然大声地)报告军长,他想开小差!

甲:(大惊,正要说话)……

潘:(火从心来)啊,王德标!你也想开小差!混帐!

甲:(连声申辩)军长,没有的事,这是他陷害我……

赵:(抢着说)军长,他胡说。军长不信,(掏出通行证)这是他刚才交给我的共匪通行证,他想邀买我一起逃跑。

甲:(咬牙切齿)好,赵得胜,你害得我好苦啊!

潘:(同时,接过通行证,看罢揉作一团)好大的狗胆!(对外)来人!(卫兵乙、丙上)把他拉下去砍了!

甲:(惊惶失色,两腿一软不由得跪了下来)军长,饶命,凭良心我不过想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军长我跟你这么多年,就是我跑到新四军那边,也绝不会做对你老不住的事!……

潘:拖下去,拖下去。

甲:(完全绝望了,自言自语)我替你当了几年的狗,今天才知道走错了路,早知今日我悔不该没早投新四军去……唉!(忽对潘)潘干

臣。我劝你也趁早计算,别到头来弄得个身败名裂……

潘:(打甲一耳光)你再胡说八道!(对乙、丙)还怔什么!快拉下去!

甲:(转对赵)你这条死心塌地的走狗,你图财害命,出卖朋友,算我这辈子瞎了眼……

(乙、丙将甲拖下,静场。)

赵:报告军长,共匪派来送信的老头儿催着要回信。

潘:(不胜烦恼)我知道,你去请胡参谋来,快!

赵:是!(下)

(潘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踱步,最后走到书桌旁打开抽屉拿出一封信,默默地走向沙发。)

潘:(展信默读,声渐大)……保证汝等生命财产之安全,宽恕过去之罪恶,望勿再执迷不悟,回头是岸,尚不为迟,如汝仍决心与人民为敌,则我们将一举以雷霆万钧之力,灭尔三军,捣尔巢穴,以解救两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汝三思而后行也……(念至此颓然坐下喃喃自语)保证生命财产之安全……他们真能保证吗?……唉,南京的家眷财产又怎么办?不,淮阴城高河深,工事坚固,我也还有七八千人马,谅他小小八路又能奈何于我,(又猜疑)……如果中央大军不能赶到……

胡参谋:(匆匆入)军长,有什么紧急事!

潘:(从沉思中惊醒)哦,胡参谋你来了,(将信递之)你看这事怎么回答呢?

(胡接信细看)

潘:(想维持自己的尊严)岂有此理,共匪胆敢如此猖狂,竟敢逼我投降。

胡:(看完信)不过,军长,刚才粮秣处报告,军粮已经颗粒无存,现在弟兄们吃的都是挨家挨户从老百姓锅里抢出来的,南关大街一带,已经饿死人了,长此下去——

潘：怕难维持，是不是？

胡：是，怕难维持到援兵到来之日。军长虽曾接二连三打电报到中央求救，回电只命坚守。又称援兵即刻可到，可现在也只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再者，我们对敌人的兵力，尚无确实情报，也难估计。

潘：那么你的意思是——

胡：军长，当然我不劝军长投降，但至少也要想个缓兵之计啊！

潘：不行、不行（连连摇头）。边谈边打已是 20 多天，这次他们来信口气很硬，拖——恐怕是拖不下去了。

胡：是不是请李师长来商量一下？

潘：（大摇头）你是说找李影森吗？武伦，你跟我也不是一天，难道不知道他是个武夫，只会蛮拼硬打，毫无头脑，何况他又和我合不来呢。今天我去东门巡视，要他调一个营增援南门，他竟不顾大局拒绝调动，差点还冲突起来。（犹有余恨）岂有此理！

胡：朱局长是中央派来的人，同他商量，也许有些办法。

潘：朱炳如吗？他……（沉吟）不过……

赵：（上）报告，朱局长到！

潘：（有些慌乱）这件事不准对任何人说。（正欲将信藏起——朱炳如西装革履，盛气凌人，昂然入室。脱帽，放下皮包。）

朱：今天特来报告些好消息。

潘：（慌忙将信塞进口袋，笑面相迎）炳如，真有什么好消息吗？你们调统局真有办法，情报来源比我这个军长还多得多啊，哈哈……

朱：（严肃地）这不是情报，是戴笠戴主任来的电报。（从皮包内取出一纸，念）“第一、中央军现已占领灵璧、泗阳，正向淮阴推进。第二、南路方面，31 师张林部已越宝应前进。不日即可到达。第三、三两日内将有飞机 20 架输送军火前来接济。”

潘：（接过电报）但愿早日到达，哈哈……

朱：这些消息传达下去，至少可以安定人心，鼓舞士气。

潘：也好，胡参谋！

胡：有！

潘：（递纸）把这些消息立即传发各部，叫政训处多多用纸写几张贴上大街。

胡：是！（下）

朱：潘军长，（试探地）听说今天共匪方面又送来最后通牒。

潘：唔……（含糊地、故作茫然地）……这封信……

朱：（道破）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好像看见军长把封信放到口袋里，那大概不是吧！

潘：（一看，信还露出一角在口袋外，知道瞒不住，连忙抽出）哦……

朱：（话里带刺）贵人多忘事，哈哈……

潘：（受不了也得受）真该死，这一向简直弄得神经衰弱了，我刚才正打算请你过来商量呢！

朱：（冷冷）不敢，只是责任所在，不得不问问罢了，（看信）这……军长大概早已胸有成竹了吧？嘿嘿……

潘：我的意思是——

朱：（故作恭敬）恭聆训示。

潘：（欲言又止……）容我再郑重考虑一下。

朱：（板起脸来）军长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潘：（觉得有损尊严）炳如，请别忘了，我还是军长……

朱：（冷笑）嘿嘿（故意地）哦，我倒忘了，这儿还有委座的一件命令。（翻皮包）

潘：委员长的命令？（接过，念）限一小时到达，绝密。第一，淮阴乃苏北重镇，决不能入奸匪之手。虽战至一兵一卒，亦当死守待援，违令者，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第二，日寇已降，今后目标，当为歼灭奸匪，任务至艰至巨，特委令朱炳如协同潘军长处理一切，希切实遵

办。蒋中正。

朱:(得意地)军长意下如何?

潘:(嗫嗫地)这……这当然。不过,中央大军至今未到,只怕支持不住了。

朱:(沉下脸)支持不住也要支持,这是委座的命令!(稍顿,口气转松)当然,这副担子是不轻的。(拉潘至地图前)你看,泗阳离此不过百十里。(用拳比划着)宝应更近了,不过90里,一个强行军,不就赶到了?嘿嘿……你担心什么呢?

(潘默然地走到沙发前坐下,屈指格格作响。)

朱:(思路一转忽然轻松)军长,二太太最近身体好吗?怎么好久不见出门?

潘:她胆子太小,这两天吓得牌也不敢打,我一回去,就给她缠着要回南京,四城围得铁桶似地,怎么能回南京呢?

朱:(故作关心地)哦,我倒忘了,军长的大太太,三姨太都还在南京,最近她们还有音讯来吧?

潘:接了两三个电报,都很平安。

朱:军长好像还有些产业留在南京吧?

潘:唔,十多顷地,三两月银楼,钱庄,不多了!

朱:(紧逼一步),那么,军长对这些将作如何打算呢?

潘:……

朱:(沉重地)这就该你果断了。

潘:(以拳击桌)好,干就干吧!

朱:(唯恐其不坚决,故意地)军长,这是军机大事,还是慎重为好,我看再找李师长商量一下,如何?

潘:也好,(对外)赵得胜!

朱:(止之)用不着,打个电话就行!(自己去摇电话)喂,接李师长公馆,(放下耳机)军长,听说你们俩今天早上又有过一点争执,可

是?

潘:(惊)一点儿小事,你怎么知道的?

朱:(淡然地)没什么,我随便问问罢了,如今外患深重,自己人还是靠得拢些好。(电话铃响,又拿起耳机)喂,你是影森吗?我是炳如,唔……现在在军长这儿,唔,今天共匪送来最后通牒……你没看见吗?(瞟潘一眼)……我也是在军长这儿才看到的……当然罗……是要我们投降,哈哈……你这师长也当不成了!……你别发火!……当然……你问军长的意思?(又瞟潘一眼)军长的意思还有点拿不定……(对方似乎骂开了,潘坐立不安)哎,影森!……不必,不必,自己人……军长当然不会……你要同军长亲自谈?好,好!……(恭敬地,将耳机递给潘)军长,请!

潘:(接过电话筒)唔,我是干臣啊……怎么你说什么?我干不了让你来!放屁!简直目无上级,混蛋!(忿然将电话挂断)李影森算什么东西!咄!

朱:(假意解劝)哎,军长,歇息吧!(把他按进沙发坐下)自己人何必生这么大气,影森就是脾气躁点儿。不过他对党国、对领袖还是忠心耿耿的,你得原谅些。

潘:(余怒未息)原谅?再原谅就要我的命了!你不知道,今年五月里,他假借阅兵名义把我请去,想不到竟胆敢把我扣起来,当着大队弟兄,逼着我把师长让给他当,要不是山川顾问调解,简直不知他要闹到什么地步!今天又来这一手,难道我潘干臣还怕他怎么的?

朱:(把他按回沙发)哎,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提他什么?影森他也是一片忠心,何况他这个师到底还是主力。有他挺住,还怕共匪进城?

潘:好吧!(突站起走向门口)来人!(赵上)把那个送信的老头儿带上来!(赵下)

潘:(走到办公桌后)炳如,你看我潘某的吧!(坐下)

(赵推林老头上。)

林老头:(他已鬓发花白,瘦骨嶙嶙,表情严峻)师长,有回信吗?

潘:(拍桌)!

赵:你这老不死,现在不是和平军 28 师,是国民党中央第二军,这是潘军长,你懂吗?

老:(倔强地)我不懂,昨天是和平军,今天是中央军,我老头子分不出来!

赵:(欲打)他妈的!

潘:(伪作和善地)不要打了,(指一张凳子)坐下来!

老:(固执地)用不着,快拿回信!

潘:你这老头儿,急什么?

老:你不急,我不急,城外新四军的同志可等得不耐烦了。

潘:(为了想获得些情报,压住气)你说城外八路,到底有多少?

老:人山人海,一眼望不见边。

潘:他们有大炮吗?

老:我老眼昏花认不清,只看见油布包的,骡子驮的,人拉的,多得很哩!

潘:到底有多少?

老:数不清,大路上“哄隆哄隆”过了半天,你问这些干嘛?

潘:(恶毒地)送你回去!

老:(严正地)有回信没有?

潘:有! 来人,给我捆上。(卫士乙、丙上)

老:(凛然不动)干什么?

潘:(以拳击桌)这就是我的回信,给我拉下去宰了!

老:(理直气壮)新四军首长要我说:“两方交战,不斩来使!”

潘:(蛮横地)老子杀了你又怎么样? 共匪有种打进城来!

老:(知道死定了,咬牙切齿地)潘干臣,我老了,这次进城,知道凶多

吉少。我在淮阴受了你们七八年苦罪,城内外千千万万老百姓也受了你多少苦罪。潘干臣,本来我还望你能回心转意,谁知你吃人吃黑了良心……

潘:(暴怒,现出杀神本相)混蛋!拖下去,用宰猪的办法给他宰了,把头割下挂上城去!

(卫兵乙、丙推林老头下,林老头挣扎,骂声不绝。)

老:(在门口,回过头来)你杀了我这老头子不要紧,新四军会替我报仇的,我看你用什么来还这笔帐啊……!

潘:(同时)拖下去!拖下去!(林老头被拖下)

朱:(满意地欣赏了潘干臣的杰作,狂笑)哈哈……(走上前拍潘肩)干臣,干得好,你真不愧是领袖的好部下,我一定打电报给委座……

潘:炳如,不是我潘干臣夸下海口,我一不干二不休,有你老兄帮忙,还怕淮阴保不住吗?(两人狂笑)

朱:(收住笑容)干臣,我要回去了,还有点事!

潘:(开玩笑地)怎么?新夫人放在家里不放心吗?

朱:哪里话,她到现在连门都不肯迈一步,整天哭哭闹闹真难服侍。

潘:炳如是此中老手,还架不住一个小家女孩子吗?

朱:军长不必取笑,我走了。(回头走下)

潘:(边送边说)不吃点宵夜吗?(跟下)

朱声:不用了不用了……

(稍顷,潘回。他感到一阵疲倦袭来,朝空空的小屋子懒懒地扫了一眼,慢慢地走到窗前。窗外是阴沉的夜,乌云密布,没有一颗星星。)

潘:(喃喃自语)……老婆,田地,南京,共匪……

(突然一声清脆吓人的枪声,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可怕的沉寂忽然一阵凄厉的乌叫,像是从天顶飞过……)

潘:(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赵得胜,赵得胜!

赵:(匆匆入)什么事? 军座!

潘:(指窗外天空)你听见了吗? 是什么声音?(鸟叫声远去)

赵:(谛听)军长,这怕是夜猫子叫,我们乡下多得很呢!

潘:(摇头、神情恍惚地)不,怕是九头鸟,九头鸟从头上飞,今晚大概不出什么事情……

赵:军长,我看恐怕不是……

潘:你懂什么,快去告诉参谋,要他立即打电话给各门,今晚要特别小心防范。

赵:是!(匆匆下走至门口——)

潘:赵得胜,你快去请吴道士来!

赵:吴道士,是城西娘娘庙的吴道士吗? 上次给军长看相?

潘:唔,快去,说我有点不舒服,请他来谈谈,快去快回!

赵:是!

(潘于臣像个游魂似的在屋内不安地踱来踱去。远处传来一个女人凄凉的哭声,间忽又有两声远枪,打破这可怕的寂静。外面起风了,烛光恍惚,潘忙将门窗关上,疲倦渐渐包围了他。他打了个哈欠,躺上沙发。哭声更清晰,像鬼叫似地,令人毛骨悚然。风声呼啸,一阵风,忽地将门窗吹开,烛被吹灭,场上漆黑,仅留着门外的路灯在大风里闪忽着幽黄的光芒。)

潘:(惊醒,翻身跳起,手指着门外晃动的树影,似乎看见了谁)……你,你是谁? ……你来干什么?

(远处的哭声随风阵阵传来,其声更为凄厉,似乎又加入了一个男子低沉的哭声。)

潘:(似乎有人朝他步步逼来,他吓得直朝后退)啊,王德标……是你,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要命……问我要命?(猛回头,似乎又看见什么)啊! 林老头,你……你也来了!

(风声吼然,哭声四起,在恐怖的哭声里有一个老妇人惨厉地号

叫声时断时续：“新四军……你们……快……打进来？”)

潘:(恐怖到极点,似乎看见很多人影朝他扑来)你们都……问我……要命?

(门外突然出现一个黑影摸索而进。)

黑影:(低沉地)军长,军长!

(潘回头,猛见黑影,大叫一声,忽地拔出军刀朝黑影砍去!黑影惨叫一声,转身飞奔出外,刚到门口“轰”一炮正落院中,火光迸然,门窗摇动。黑影跌倒,又爬起奔下。)

(同时,潘军刀落地铿然作声,昏倒于沙发之上。稍顷,火光中胡参谋带着朱局长、赵得胜、卫士乙、丙奔入。)

五人:(喊成一片)军长、军长!你在哪里!你怎么啦?

(谁用手电四处搜寻,终于发现军长,众围上。有人点亮腊烛,全室复明。)

众:(摇他、喊他)军长,军长!

(潘昏迷不醒。)

朱:(对赵)快去拿点凉水来!(赵下)

朱:胡参谋,你刚才到底看见什么?

胡:(余悸未止)哦!好怕人嘛!刚才赵得胜说军长要我打电话给各门,今晚要小心防范,又说他有点不舒服。我打完电话,想来看看军长,谁知进了门,只见屋内黑通通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心想军长也许在内室,就摸了进来,这时,忽听见军长的声音,叫得实在怕人,我正想张口喊,军长忽地拔刀朝我砍,要不是跑得快……

朱:(摸潘头)真是的,你摸,冰凉的……(赵捧水入)

胡:快拿来!(众忙为潘冷敷)

朱:(边忙边语)军长本来就有点神经衰弱,这两天大概是劳神过度了!

胡:(忽见地上的刀)朱局长,你看,刀还在!

(俯身拾刀,插入潘的刀鞘内。

二姨太匆匆上。)

朱、胡:(同时)二姨太,你来了!

太:军长在哪儿? 军长在哪儿?

朱:在这儿,二太太。

太:(几乎是扑上)干臣,你怎么啦?

潘:(慢慢地苏醒过来,一时口噤不能出声……)

太:(拼命摇他,急得要哭了)干臣,干臣! 你醒醒,我在这,你醒醒吧!

(众也喊成一片:“军长,军座!”)

(门外,火光烧起来了。)

朱:(回头见士兵们呆立一旁,斥之)该死的还不快去救火!(卫兵们纷纷跑下。)

潘:(完全醒来)啊,可怕,可怕!(见火)这是什么?

(门外,救火人影晃动,火光渐熄。)

朱:没什么,一个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间小屋子烧了。

太:干臣,你到底是怎么的啦?

潘:我? 做了个恶梦,一个可怕的恶梦?(众松了一口气)

潘:(突然想起地)吴道士来了没有?

胡:吴道士刚来过了,听说军长已经安睡,不敢惊动,就送他到军长府上,跟二太太谈了谈就回去了。

太:可不是,我听说你有点不舒服,急得恨不能生翅飞来。哦,吴道士说你的病不要紧,从前宰相王侯,在宫庭里也不时有个头疼脑胀的。(从口袋里拿一张黄符)他临走还跟你画了道符,说是放在身边就能驱魔避邪,永保平安!(远炮声)

潘:(接符)唔……(突问太)你问吴道士没有? 共匪能不能打进淮阴城来?

太:我问了,你前天不是给我提过吗? 今天我请他打了一卦。

潘、朱、胡：(同时)卦上怎么说？

太：吴道士说是打不开，不过晚上要小心防范。

朱：(得意地环顾众人)军长，我的估计同卦像不谋而合。哈哈……

(众和笑)

潘：(又想起)胡参谋，我刚才要你打电话，要各门小心防范，你打了没有？

胡：打了。(电话铃响，胡接电话)是的……怎么……又跑了20多个？你们管什么的？让他们开了小差，……还有两个没跑掉？……

潘：抓回来活埋！

胡：(对话筒)军长命令，抓回来活埋！（放话筒）

(炮声“轰”)

朱：怎么又打炮了？(转对众)他们这些小子，胆子这么小，还没圈上几天，就吓成这付样子，坚守着城墙，还怕打进来吗？

太：是呀，凭军长这点福气，他们也打不进来呀，你们还不知道哩，军长前些日子才请吴道士相过面，说是……(炮声：“轰轰”！)今晚怎么打这么多炮？说是一表长命富贵相，今年要交鸿运呢！（炮声：“轰”！)又打了，说心真巧，第二天委员长的命令就到了，干臣就从师长升做军长了！

朱、胡：(同时)军长真好福气！（电话铃急响）

胡：(又接电话紧张地)是！怎么……(炮声两响，很近)怎么打进来了？……

潘、朱、太：(一听大惊失色)啊？！

(炮声：“轰轰轰”！接着一梭机枪。

三人纷纷哄然跑下)

胡：(还在打电话)……啊，不要紧，再守两天，援兵就到了……对！一定要坚守！（放下耳机，一回头，见人都不见了)啊！（追出门去一会，把他们又拖回来)军长，不是新四军进城，是他们炮弹又打进

来了。

潘、朱、太：(同时松了一口气)啊——

太：(自作聪明地)我说呀，土八路真敢打进城吗？

(幕急落)

第三幕

时：

总攻之日，前幕之第二天，白昼。

人：

许家标、张龙、王镇、李德才、刘潮、徐凤歌、周大爹、周大妈、春兰、新四军战士们、群众三五人、民夫六人、伪军甲、乙。

地：

第一场——城外我军前哨阵地。

第二场——淮阴城下。

第三场——城外离火线不远的某街上。

第一场

影：

二道幕前，后面有两架攻城长梯，一横一竖架着，左边通后方，右边通城。(均以观众为准。)

幕启：

许家标正在换着新军衣。

王镇也换了新衣，在擦着他心爱的机枪。

李德才是新兵，他没有新衣换，却把他家里带来的一双新鞋拿

出,坐在地上穿起来。

大妈在忙着帮张龙钉那鲜红的“攻城部队”符号。

大妈:(一面钉着一面说着)张同志,这会打进城去,一定得把那个朱局长打死,千万要把我女儿带出来。

张:大妈,你放心吧!今天不等太阳落山,一定把城拿下!

妈:(将线头咬断又帮许家标钉)许班长,这么大白天,没遮没挡的,城墙这么高,你们好攻打吗?

许:怕什么,潘干臣白天不提防我们,他以为我们只敢夜袭,我们就偏偏白天打他,打他个措手不及,看看咱们新四军的厉害吧!

妈:对呀,打他个措手不及,看他还敢欺侮咱们老百姓吧!(咬断线头)我走了,那边同志们还要钉呢!(匆匆朝左方下)

王:(发观李在换鞋)怎么,老李,你把家里送来的新鞋也换上了?

李:换上新鞋冲锋跑得快呀!

张:(望望自己也望望大家)也真怪,发了新军装,平时大家都舍不得穿,一到打仗的时候穿起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许:这是我们大家都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两个文工团员被一群战士自左方拥上,精神抖擞的,战士们每人胸前挂一朵“光荣花”。)

甲:(兴冲冲地喊)同志们,文工团同志来给我们献花了!

许、张、王、李:(同时兴奋地)在哪儿?(抢着跟他们握手)

许:这儿是前哨阵地,离敌人这么近,(指着那边)你们怎么来了?

徐凤歌:(她梳着两条辫子,好像受了委屈似地撅起嘴)你们敢来,我们就不敢来吗?(众哄笑)

许:(抱歉地)对不起!

刘潮:谁是许家标同志?

乙:他是我们的好班长,阜宁战役的战斗英雄!

凤:(飞快地跑到许前,拿一朵大红花,天真地举起手来)敬礼!

许：……(被她这突然的举动,反倒弄得有点难为情了)

凤：(严肃而热情地)许家标同志,我代表全体后方工作的同志和老百姓,献给这朵光荣花,希望你像头老虎,带领全班同志,勇敢地冲进城去!(把花挂到许的胸前)

许：(腼腆地)谢谢!

张、王、李：(半开玩笑地)没有我们的份吗?

刘：(拿出三朵花)怎么会没有呢?(走上前)同志们,希望你们佩上光荣花,也像你们班长许家标同志一样地,人人都成为战斗英雄!

张：(接过光荣花感谢地)敬礼!(王、李跟着口令也敬了一个礼)

王：(把花挂在自己衣襟上)戴上这朵花,死了也光荣!

许：(捻着自己红花下飘动的红绸带)对!同志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答谢文工团同志的慰问啊!

众：对!

李：(对徐凤歌)同志,你们为什么不来演戏啊?

甲：她们刚才在动员大会上演过,谁叫你们不去看哪!

张：我们在前面警戒呀。

众：刚才演的什么?

甲：“活捉潘干臣”。

张：现编现演的吗?

乙：唔,演的真好,你瞧他(指刘),演潘干臣可真像,(学那演戏的神气,“别”着舞台腔)……谅你们小八路,敢把我潘干臣怎么样?(接着嘴里做效果“轰轰”)怎么?八路打进城来了?(抱头惊惶状,乱挥着手)给我抵抗,抵抗!

丙：(玩笑地走上去一把抓住他,一手卡着他颈子用力一按)投降不投降?

乙：(被按得扑通地脆下)(凑趣地)我投降,我投降!

众：(哄笑)哈哈……

(“叭攻”两声三八式枪声。)

张:(回头)他奶奶的,城上的兔崽子又打冷枪了!

王:管他呢,看他凶吧。“瞎子闻见臭,死(屎)在眼前了”。

李:(遗憾地)唉,可惜!

王:(责问地)怎么?你替这些龟孙子可惜吗?

李:我说可惜咱刚才没能捞到看戏。

刘:不早了,我们回去还有新任务吗,再见吧,同志们!

张:我们什么时候能看你们演戏呢?

徐:你们今天打进城去,我们一定为你们演大戏唱大歌!

许:说得到,做得到!

凤、刘:当然哪,一言为定!

刘:(挥着手里的刷子)咱们胜利后再见!

战士们:你们进城后一定得演戏啊!

声:(远去)“一定,一定!”

许: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众:准备好了!

许:同志们,我许家标这次已经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我一定不侮辱上级给的“阜宁战役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就是死也要死到城里去,决不死在城外。

王:(激动地)班长,我也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我死了以后请上级把我的名子刻在烈士塔上,(憧憬地)成千成万的人都从面前走来走去……让他们都记住我的名字(从衣袋中掏出个漂亮的小本子)这儿我有个小本子,是前年英模大会上,上级奖给我的,一直没有舍得用,现在,我把他拿出来,留给活着的同志做个纪念吧!(交给班长)

李:(显然经过了极严重的思想斗争)班长,我李德才是个新兵,我没参加过战斗,可我看到大家都不怕牺牲,老大哥们不怕死,难道我

还怕死吗？（对张龙）副班长，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请你叫文书给我家里写封信，告诉我老婆，我李德才不是孬种，让她好好把孩子抚养成人，记住他爸爸是为人民光荣死去的。

许：（看表）现在是9点37分，离总攻时间还有8分钟，（拿出身边的酒壶）来，我们大家干一杯吧！

（战士们纷纷解下饭碗，许家标给大家倒酒。）

许：同志们，我们这次战斗，为了人民为了党，我们要坚决把任务完成！一定要第一个打进城去，和兄弟兵团比赛，争取“清江部队”的光荣称号。（举杯，众碰杯喝光）

许：（放下酒壶，转身从地上拿起一面红旗）这面红旗是团部奖给我们的，我们要坚决把它插上南门城楼。当同志们看到这面旗子的时候，（展开，露出“战斗堡垒”四个大字）大家都冲上来吧！（看张龙一眼）同志们，如果我死的话，由副班长张龙同志代替我指挥全班！

张：（决心地）班长，放心吧！我们一定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离战场，不死也要爬进城去，活捉潘干臣这个王八蛋！如果我死的话，由王镇同志代我指挥全班。

许：来，我们大家向毛主席宣誓！

（张龙拿出一张毛主席像，高高举着。）

许：（字字千斤地）毛主席，我们是你亲自领导的队伍，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指示：“为人民而牺牲是光荣的”，坚决完成突击队任务！

（一阵响亮的号声。）

许：同志们！准备——（战士们执枪，抬梯）

（地雷响了。）

许：（一挥红旗）冲啊！（众人冲下！）

（幕急落）

第二场

时：

紧接上场，总攻击开始。

景：

这儿是南门城下，台中是洋桥，台左矗立着敌人的碉堡，墙上颜色已经剥落的“剿灭共匪”四个大字，桥右堆放着沙包。

幕启：

第二声号炮响了，“轰”！正打在碉堡上，轰开一个缺口。火光烧起，枪炮声大作。伪军纷纷在城头抗拒。

（许家标领突击队扛长梯上。王镇架机枪在沙包上。）

（第三声号响。）

许：（像一头猛虎，挥动红旗）同志们，冲啊！（众跟上，“冲啊！”）

（战士架梯，手榴弹纷纷抛上城去。

战士纷纷爬上梯去。

李德才跌倒，他顽强地爬起又冲上。

城头肉搏，李德才从梯子上翻下。

王镇提轻机枪冲上。

许家标将红旗插上城头。

许中弹，红旗倒下，许挣扎再将红旗插上，含笑倒下。

王镇昂然挺立在城墙上，提枪扫射。

战士甲赶一俘虏下城。

团长带领大批战士拥上。

担架队冒弹雨冲上。

红旗在城头飘扬！）

(幕急落)

第三场

景：

二道幕前

幕启：

(枪炮声持续不断,较前稍寂。刘潮扶着李德才上,李腿部受伤,用绑带临时裹着,血从绷带里渗透出来。)

刘:(背着李的枪,朝内招手)担架,担架!

(一副担架飞奔上来。)

民夫甲:(放下担架,扶住李)同志,快上来!(李德才正要躺下时,一通讯员飞奔而上)

通:担架,快、快,连长受伤了!

李:(听说连长受伤,毫不犹豫地翻身而起)快抬连长去!

甲:(迟疑)同志,你的伤也重哩!

李:(坚决地)我不要紧,你们快去抬连长!

(通讯员领担架下。)

刘:同志,我来背你!

李:不用,你背不动!

刘:试试看!(背着李下)

(一个伤兵在担架上翻动了,担架停下,被抬的是王镇,他还抱着机枪。)

王:(呿语)我的机枪呢?机枪!(他忽然摸到了机枪)啊,在这儿……

(他紧紧抱住枪,衰弱地躺下)

民夫丙:同志,你伤势不轻,让我帮你背着吧!

王：不……我要……(挣扎)你们不要抬我，让我……拚！（昏）

民夫们：(感动地)唉！（轻轻地将他盖好）(抬下）

（群众拥上。担架过了一副又一副。）

周大妈：(发现抬的是许家标)许班长！

众：许班长！

战士甲：(沉痛地)他牺牲了，(众静)攻城的时候，他第一个将红旗插上城头，同敌人拚起刺刀，一口气刺倒了好几个“二黄”。敌人慌了，集中火力向他扫射，他看敌人地堡里有挺重机枪火力太猛，封锁了我们炸破的缺口，他不顾肚子上已经挂彩几处，奋不顾身地挣扎起来去抢那挺重机枪，冲了两次，没能成功，眼看着后援部队上不去，他火了，又猛冲了过去，把身体往机枪射口上一伏，敌人的机枪打不响了。我们的后援部队冲上来了，可许班长他……

（众沉重的静默）

妈：(擦着眼泪，慢慢抬起头来)许班长真是个英雄，吃中饭时我还给他钉了符号，刚才还是活蹦蹦的，一转眼就为我们老百姓牺牲了……(哭)

（众低头默哀）

爹：(抬起头来，沉痛地)他们是为谁牺牲的啊？

众战士：为党为老百姓！

众：(大声地)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担架抬起，后面的担架又跟了上来。个个低下了头）

（稍顷，幕渐落）

第四幕

人：

潘干臣、朱炳如、胡参谋、赵得胜、潘二姨太、张龙、新四军战士甲、乙、丙、丁，团长及其特务员，伪军一群。

时：

与第三幕同时

景：

同第二幕，但室内更混乱。

幕启：

炮声隆隆，参谋正忙着打电话。潘、朱立在地图前，指手画脚地谈着什么。

潘：(忙得连制服也没穿，仅穿着一件衬衣)炳如，今天清早炮声就这么紧，恐怕……

朱：(泰然地)你担心什么，许是咱们援兵打到外围，共军应付不暇，开炮掩护退却呢！

潘：(苦笑)你想得真好！

胡：(打着电话，突然大声)……什么，大概两三天能到？什么，你怎么骂人？你骂谁？(气得把耳机一摔)他妈的，居然敢骂起军长来了！

潘：骂我，骂什么？

胡：弟兄们说，光说援兵援兵，到现在连人影也没见到一个，飞机连声音也没听见，粮食都光了……

潘：(愁眉苦脸)炳如，现在连中下级军官都不稳了，你说怎么办？

朱：(其实，他也想不出办法)没问题，援兵哪能那么快，不是昨天才接到电报吗？也许路上有了什么耽搁，这是兵家常事嘛……(电话

铃又响)

胡:(接电话)怎么?南门八路也开始炮击?……什么,死伤50多人?

朱:不要紧,要他们坚守!

潘:打开的缺口,马上堵上,拚死也要堵上!

胡:军长说不要紧,要坚守,轰了缺口马上堵上,……对,一定要坚守!

(放下耳机)

潘:(对胡)你上南门去看看!

胡:是。(匆匆下)

(二姨太从外迎面慌张冲入。)

太:(一把拉住潘袖)我的军长,你也不回家看看,家里乱死啦!(潘不理)

朱:二姨太,你好!

太:好,有什么不好,(对潘)你快回家看看吧!

潘:(耐不住)你又来噜唆什么?

太:我噜唆什么,家里的事你一点也不管哪!

朱:二姨太太,什么事?你说吧!

太:(唠叨地)你不知道啊,情况这样紧张!家里乱哄哄的,手下几个佣人又不得力,光一个人就撑得住吗?他几天都不回家望望,假使八路打进来怎么办?

潘:(强自镇定)你不用心焦,八路是打不进来的……

太:你光会说,八路的炮弹,都落到我们院子里啦!(炮声)

潘:(强自安慰)我潘干臣自从民国16年在钟麟手下干事起,十几年来,干过中央军团旅长,又奉蒋委员长命令参加和平运动,当了28师师长,现在又是中央6路军第2军军长,无论换哪个主子,我始终坐钓鱼台,量他小小八路,还能把我怎么样!

太:(纠缠不清)不管怎样,你总得回家看看呀!

潘:(恼)现在事情这么多,哪有功夫……。

太:(沉下脸)你……潘干臣……你长耳朵了没有?(扭潘耳)

潘:(有失尊严,大怒)你这个贱货,你想怎么?(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比着)你再闹,打死你!(太被吓住,不敢动了)

朱:(劝解)噯,军长,算了!夫妻吵嘴是常有的事!(夺下潘枪,潘收回袋中。)

太:(索性闹起来)好,潘干臣,你这没良心的!你打吧……(哭腔地)当初你那个官儿还是我家给你买来的啦,你这忘恩负义,你打,打死我吧!(欲进又退)

朱:算了,军长怎么会打死你二太太呢,算了。

太:(痛哭流涕)你打死我吧,你打吧!不打你不是人……

胡:(匆匆上)军长,东门、南门城楼都打塌了,看来八路很快就要总攻啦!

朱:(掩不住内心慌张)我去看看,不要紧,打不进来。军长我走了!(急下)

潘:我也到东门去看看!

胡:怎么行,那儿子弹、炮弹乱飞!“轰”一炮弹落门前,众惊倒)

胡:军长,情况非常紧张,你还是先到防空洞去躲躲吧!

潘:(昏昏然)不要紧吧,他们不会打进吧?(炮声)

胡:怎么?军长,你脸色不大好看!

太:(眼泪被炮火吓没了,拉住潘臂)干臣,你怎么了?你的手怎么发抖了?(潘垂目傻看着自己的双手)

太:啊呀,是不是生病了!快去请那画符的道士来!

胡:是!(向内)卫兵!(赵上)

胡:快去请吴道士来!

赵:报告,炮打得这么紧,没法找啦!(炮火益紧)

胡:快去,快去!

(炮声突停,恐怖的静场,众相互茫然。)

“轰隆”一声巨响,众又惊倒,潘呆立,太尖叫。)

胡:这是什么声音?

太:是炮弹?

胡:不像,怕是地雷。

潘:地雷?(跺脚)完了,完了!(冲锋号声)打电话,命令死守。(胡摇电话)

胡:(声嘶力竭地)军长命令,死守,……守不住要你们脑袋!

赵:(大惊)军长,敌人冲进南门了!

潘:(大惊)啊?八大处呢?李师长、朱局长呢!

赵:都跑散了,李师长被打死了!

(枪炮声逼,激烈呼杀声!)

潘:你先在这儿,我出去!(入室内)

(胡慌乱,无处可藏。

窗外火光烧起,人影晃动,赵得胜逃过窗前开枪抵抗被击倒。

门被冲开,拥进一批伪军,有如丧家之犬,四处躲藏,桌下、沙发后皆成了掩护,有的欲进内室,有的倚窗抵抗。

胡参谋正欲关上门,被一脚踢开。)

张:(端机枪矗立门前,后跟两个战士,声如霹雳)投降,缴枪不杀!

(众伪军忙丢枪举手,扑通跪倒。)

张:(对胡)你是谁,老实说!

胡:(吓得直抖)我是参谋……

张:你投降吗?

胡:投降,我投降!(忙把帽沿儿向后一拉)

张:(对众)听我的口令!立正!排成双行横队!快!(众遵从)

张:(回头对战士甲、乙)把他们带下去!(战士押俘虏下)

(胡参谋欲跟随下,被张一把拉住。)

张:你等等,我命令你,快给各门打电话,立即停止抵抗!

胡：是！是！（乱摇电话）喂，东门，东门！不要打了……

张：说！军长命令，要你们缴枪！

胡：是！……军长命令投降，立即向新四军缴枪！（又摇）北门、北门，不要抵抗了，军长命令投降！（又摇）西门，快缴枪，唔，军长命令投降，抵抗的统统枪毙！唔。

（突然内室有跌倒声，扑通！）

张：（一拉枪栓）哪一个？出来！

（潘干臣穿便衣出。）

张：（以枪比之）不要动！你是谁？

潘：（急忙掩饰）我是他的马弁……（说着掏枪，枪刚掏出被张发觉，扳枪“砰”！潘倒地。一群战士拥上）

胡：报告，他是潘干臣！是军长。

（战士们欢快的高呼：“潘干臣打死了！”欢呼声朝远方传去。

胜利的号声吹响了，远近的号都吹响了！众战士收拾地上的枪支，打扫战场。）

团：（突然出现在门口，满面红光）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立正）首长，你也辛苦了！

（胜利号声中，幕渐落）

第五幕 （尾声）

人：

周大妈，周大爹爹，春兰、春梅、朱炳如（扮作商人），张龙，老先生，群众甲、乙、丙，小贩，秧歌队及其领队，站岗的战士，新四军一大队、团长、警卫员甲、乙。

时：

淮阴解放后第3天的傍晚。

景：

同第三幕第二场，惟沙发已撤到一旁。

开幕前：

锣鼓声，欢呼声，掌声汇成一片，乐器在吹打着秧歌曲，一支响亮、悦耳的唢呐吹得格外响……爆竹声也响了。

幕启：

淮阴复活了！满台挂着红红绿绿的灯笼，灿烂辉煌。炮楼墙上原来写着“剿灭共匪”标语的地方，已经画了毛主席的巨像。一群孩子爬上靠墙的长梯朝远处望着，一队披红戴绿的秧歌队员们扭过来了……

（春兰拉妈上。）

兰：（性急地）妈，快到前头去，到前头去！

妈：（被挤得跌跌踉踉）死丫头，忙什么，还怕看不到吗？

秧歌队领队：（拦阻了周大妈和春兰，使劲吹着哨子）不要挤，前面人蹲下点（又吹哨子）听到没有？大家都有得看！

兰：（挤钻到人群前）妈，这儿来，这儿来——

妈：行了，我站在这儿好！

秧歌队：（唱）

（一）乌云四散天放晴，淮阴老百姓喜盈盈。

消灭了汉奸队，全靠新四军，

新四军有本领，发动了兵马来救老百姓。

（过门。众鼓掌喊好。）

（二）钢枪大炮响连天，淮阴四门围得紧！

潘干臣一见着了慌，忙向老蒋讨救兵，

救兵救兵不见影，连人带枪丢得干净！

（过门。众大笑。）

(三)八年血债今朝清,欢天喜地祝太平,
家家安居又乐业,不再受苦情,
新四军流血换来的,淮阴人民永远不忘大恩情。

(过门。众鼓掌,议论纷纷:“好啊!再唱一个……”)

(秧歌队扭下,人群跟着拥下。

舞台上恢复了安静,小贩开始交易,有人围着毛主席画像指手画脚议论纷纷。

春兰也拉着妈来看毛主席画像。)

老先生:唉,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头一回看到淮阴城这么热闹,

(对战士)同志,谢谢你们哪!

战士: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应当替老百姓打仗,帮老百姓翻身求解放!

众:可不是!我真没有看过这样好的军队!

妈:同志,你晓得朱炳如这混蛋挨打死了吧?

群甲:是不是那个调统局的局长朱炳如?听说他逃命跌下河淹死了!

那边有具尸首身上着的衣服是他的呢!

妈:(合掌)阿弥陀佛死得好!

兰、妈:那不是张同志吗?

张:周大妈!

妈:啊,张同志!你忙啊,你吃辛苦了!

兰:(扑上张龙衣襟上的红星)张同志,这是什么?

张:这是战斗英雄奖章!

妈:(惊喜)张同志当英雄了,恭喜你!

兰:妈,我要这……(指张的奖章)

张:(掏出个布制的洋娃娃)这是潘干臣家缴来的,缴上去,大家都不要,上级把他奖给我,我都这么大了,给了你吧!

妈:快谢谢张同志!(远处集合号响)

张：我们队伍今天就要出发打淮安，大队正在城南公园集合呢，我走了！（正欲下，朱炳如化妆成商人与张龙擦身而过，他小心地让开张龙，安详地向小贩买了包香烟）

（老先生望了这“商人”一眼，就和群众甲、乙耳语。群众乙马上走到战士前，又轻轻地与战士耳语。）

战：喂，老乡，请站一站！（战士横枪近他）

朱：（站住，恭敬地）……同志，有什么事？

战：（打量他）你从哪儿来？

朱：（笑）怀疑我吗？哈……（从衣服深处摸出通行证）这是我的通行证！

战：（看了看交给他）王长贵？！（朱炳如收回通行证急匆匆下）（对老先生等）他不姓朱！

老：同志，我看他像朱炳如。

群乙：国民党调统局长！

战：糟了，糟了！

老：快追吧，还来得及！（正在这时，朱又回来了）

众：他又来了，又来了！（春梅由内匆匆上，她一眼就认出了朱炳如）

春梅：朱炳如！（大叫）他就是朱炳如，快把他抓起来！（朱逃）（朱被群众围住了）

朱：你们干什么，你们认错人了吧，我不姓朱，这位同志刚才看过我的身份证明，我是商人，我叫王长贵！

梅：（恨恨地）朱炳如，你以为化了妆，旁人就认不出你了吗？（扯去他的假胡子）你烧成灰我也能认识你！

妈：（激动）你还没有死呀，我要咬死你！（咬他）

朱：喔唷！

众：快说，你是谁！

朱：我是朱炳如！（众欲打）

战：(从人群中挤出)老乡们，不要急，我们先把他带去，以后公审他好不好！

众：好！

(战将朱捆起，锣鼓声又传来了)

(这是慰劳队过来了，为首的是周大爷，他手拿“慰劳队”队旗，群众都拿着火把，抬着一担担一筐筐的猪肉、白菜、粉条，有的抱着鸡、牵着羊，有的捧着馍、携着蜜蜂拥而上。)

爹：不乱、不乱，排好队伍进城！

兰：爹，朱炳如被我们抓住了！

爹：(惊喜)(马上向群众传达)好消息，老乡们，朱炳如被新四军抓住了！

(众欢呼，鼓掌。远处进行曲声由远而近。)

在“万人空巷”中新四军的英雄队伍呼着：“一、二、三、四”，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台来，打红旗的是张龙，接着是团长和他的警卫员。团长热情地向群众挥手致敬。

锣鼓响起来了！

鞭炮响起来了！

火把举起来了

口号，军歌唱起来了！

部队一行行、一列列，闪亮的刺刀，红光的面孔，在群众欢呼声中走过去！

幕渐落。)

写于 1945 年 9 月

后 记

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两淮战役胜利 70 周年。抗日战争时期,淮安全境沦陷,直到 1945 年 9 月新四军 3 师发起两淮战役,接连解放了淮阴、淮安两座古城,淮安人民才真正从日伪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两淮战役是 3 师在华中战场的最后一战,也是 3 师在苏北地区对伪军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共歼伪军 1.5 万余人,不仅解放了两淮地区的人民,而且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中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为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的设立创造了条件,也使两淮在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的一年多时间成为华中政治经济中心。

为纪念两淮战役胜利 70 周年,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和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两淮战役纪念文集》一书。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即史料选编、亲历者回忆、专题与研究、为烈士正名和附录《淮阴之战》,是目前为止对两淮战役相关史料搜集最齐全、研究最深入的一本专著。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市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市委常委、秘书长肖本明多次听取汇报,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市委党史工办、市党史学会和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领导直接参与书稿的审读和编辑校对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省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通力合作。值此书稿付梓之际,谨向所有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努力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讹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5年8月